

國學基
本叢書
近
思
錄

105133
2540

國學基本叢書

近 思 錄

朱熹編

張伯行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529569

民國37.3.16

原序

集羣聖之成者孔子也。刪定往訓。垂爲六經。而道統治法備焉。集諸儒之成者朱子也。採摭遺書。作近思錄。而性功王事該焉。夫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使不得孔子繼起而紹述之。則詩書禮樂。雖識大識小之有人。而殘缺滅裂之餘。誰爲闡聖言於來禩。以周子程子張子諸儒之賢。使不得朱子會萃而表章之。則微文大義。所與及門授受而講貫者。卽未盡泯沒於廬山之阜。伊洛之濱。關中之所傳貽。然而斯人徒與寥落幾何。一脈綿延。安恃不墮。況其時又有介甫之堅僻。楊劉之纖巧。佛老之寂滅虛無。浸淫漸染。卒難剷除。其勢皆足爲吾道敵。惟子朱子承先啓後。崇正闢邪。振寰宇之心思。開一時之聾聵。亟取周子二程子張子各書。採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輯爲是錄。俾學者尋繹玩味。心解力行。庶幾自近及遠。自卑升高。而誠淫邪遁不能淆。訓詁詞章不得而汨沒焉。此則許魯齋所稱爲入聖之基。而朱子亦謂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者也。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聖。得孔子而益彰。周子二程子張子。雖賢。不亦得朱子而益著哉。我皇上德邁唐虞。學配孔孟。性功與王猷並懋。道統偕治法兼隆。故六經四子而外。每於濂洛關閩四氏之書。加意振興。以宏教育。近復特頒盛典。俎豆宮牆。躋朱子於十哲之次。誠以集羣聖之成者孔子。用是師表於萬世。集諸儒之成者朱子。故能啓佑乎後人也。伯行束髮受書。垂五十餘年。兢兢焉以周程張朱爲標準。而於朱子是錄。尤服膺弗失。閒嘗纂集諸說。謬爲疏解。極知淺陋。無當。然藉是以與天下之有志者。端厥趨向。淬厲濯磨。毋厭卑近。而驚高遠。毋覬凌躡。而遁虛無。然後優柔厭厭。有先後次序。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以不負先儒諄復誨誘之心也。於是乎士希賢而賢希聖。其以維持道脈。光輔聖朝。斯文之盛未艾矣。爰命李生丹桂史生大範校梓。而書此以爲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近思錄 原序

尹序

子朱子有言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誠以二書固聖道之階梯學者所宜亟盡心也。自人驚詞章此二書或罕寓目欲以入道難矣。余備官淮海以商士請因安定故祠闢書院延余同年友王罕皆太史爲師既進諸生屢申小學尤欲以近思錄與講明而切究焉。儀封張先生集解致爲曉暢惜版已漫滅迺與太史商重鐫之蓋太史故嘗講學於先生之門而余亦獲交嗣君西銘憲副竊聞庭訓得藉手茲編廣先生教澤余二人實厚幸焉。按集解舊節四十餘條先生當自有意願念後出晚進未睹朱子原編茲悉爲增列採宋葉平巖先生輯注參補之欲學者得盡見此書之全也謹序。

乾隆元年丙辰夏五博陵後學尹會一書於維揚使院。

近思錄

尹序

社會政治經濟倫理學
社會制裁藝術娛樂
風俗

前引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
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
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與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蠡見其梗概
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
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
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後引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葉平巖先生近思錄集解原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而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牒。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纘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歟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遙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沂大原。考合諸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竝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辯論。擇其精純。刊除繁復。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

事備也

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規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近思錄羣書姓氏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近思錄

羣書姓氏

近思錄

翠書姓氏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說

近思錄目錄

卷一

道體

卷二

爲學

卷三

致知

卷四

存養

十年浮海一身輕，獨對梨渦恰有情。

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從來小節古人輕，萬里投荒尚有情。

不學豚豕翁，捧著草甘心，甘口目偷生。

二九

八九

一二九

卷五……………一六五

克治

卷六……………一八七

家道

卷七……………二〇一

出處

卷八……………二二三

治體

卷九……………二四三

治法

卷十……………二六三

政事

卷十一……………二九一

教學

卷十二……………三〇三

警戒

卷十三……………三一五

辨異端

近思錄 目錄

近思錄 目錄

四

卷十四……………三二七

觀聖賢

近思錄卷一

子朱子原編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解

後學尹會一參訂

道體

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曰無極而太極。

此周子因易有太極之辭默契道體之本原立象盡意而復著說以明其蘊也無極止言其無形太極者大無以復加之至理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沖漠無朕之中萬象萬化森然已具蓋本無形迹可求而實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無以復加之至理此其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

太極者理也有理即有氣有氣而機見矣機一動即為陽是太極之動也而已生陽矣動無終動之理故動極而靜機一靜即為陰是太極之靜也而已生陰矣靜亦無終靜之理故靜極復動夫動極而靜是動不一於動即為靜之根也靜極復動

是靜不一於靜即為動之根也一動一靜交相為根循環無端迭為終始然其中陰有陰之界則分為陰陽有陽之界則分為陽而陰儀陽儀兩者相對待而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

時行焉。

陰陽既分兩儀既立其中途不能不相交而生成之用著矣。陽趨乎陰則主於施而爲變。陰迎乎陽則主於受而爲合。於是陽一變生水而陰以六合成之。陰二合生火而陽以七變成之。陽三變生水而陰以八合成之。陰四合生金而陽以九變成之。陽

五變生土而陰以十合成之。是生水火木金土而生成自然之序可見。且五行之實在於地而氣運於天其運也又各自相生而木火土金水之五氣遂順布於天地間而木氣行於春火氣行於夏金氣行於秋水氣行於冬土氣寄行於四季則四時行焉而順布亦有自然之序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既有生成順布之妙可見造化發育之具錯綜變化無有紀極。然推本言之則五行雖清濁異質而實不外陰陽先後異時而時不

外陰陽彼此異位而位不外陰陽推之無不皆然。是五行一陰陽也。若陰陽之散見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實乃太極之動靜。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太極之所以然則惟存其理初無聲臭之可聞形象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

一其性。

五行固同出於太極矣。而其生也有成質則理隨氣質而具。遂各專於一以成其性。如木以曲直爲性火以炎上爲性金以從革爲性水以潤下爲性土以稼穡爲性是五行各具一太極而性之無物不有可知也。

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五行雖各一性而其本實出於無極。蓋無極原

是實有之理。所謂真也。至於二氣五行。載理以出。其中無非粹然之氣。所謂精也。真實之理。精醇之氣。妙於會合。而凝聚成形。則見其陽之健者。乾道也。實成爲男。而父道以立。陰之順者。坤道也。實成爲女。而母道以立。於是理宰乎氣。而二氣錯綜變化。以生萬物。是人物之以氣化而生者。原得理氣真精之妙。而萬物同出於太極也。既氣化成形。而萬物遂各以形氣交感。生生不已。而陽變陰化。靡有窮盡。是人物之以形化而生者。又各得理氣真精之妙。而萬物各有一太極也。夫合言之。而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言之。而萬物各具一太極。則物之不能離性。而性之隨在各足。不又大彰明較著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此承上文言人爲萬物之靈但衆人因物有遷而聖人之教不得不立也蓋萬物雖同具太極同有其性而人則得天地之秀而心獨靈於凡物夫陰之聚而成形者既生而有其質矣

陽之運而爲神者又發而有其知矣於是仁義禮智信五性感物而動或得義理之正進乎陽明而爲善或任血氣之偏入於陰暗而爲惡善惡從此分而遇事接物萬變不同萬事從此出矣不有以定之將欲動情勝其不同於禽獸者幾希幸有聖人出氣質清明尤爲秀中之秀乃念人同此性性同此理於是修道爲教而定之以大中_之禮至正之智不忍之仁合宜之義凡此皆全體太極無分動靜其動處必如乎靜然後爲陰陽合德性量無虧故一主乎靜而人極因以立焉然則同具動靜之理而衆人失之於動者聖人則以動亦定靜亦定者立人極以一天下之動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承上文言聖人全體太極表裏精蘊

渾然天理無往而不合也故覆載者天地之德而聖人之道德與之合其廣大光華者日月之明而聖人之睿智與之合其照臨四時之代嬗昭其序也聖人合之而變通皆出於自然鬼神之禍福見其吉凶也聖人合之而彰燿悉歸於至當夫是以成位其中而陰陽動靜之理直上下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此言太極之理非獨聖人宜全乃人品所由分吉凶所由係兼三才者惟此徹死生者亦惟此也夫聖人主靜立極固不思不勉全體太極而動靜循環皆從容而中乎中正仁義之道矣未

能如此則必修之敬義夾立而作德日休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有此則相與悖之肆欲妄行而作僞日拙小人所以凶也君子小人之分止在敬肆人可不勉力持敬使靜虛動直以庶幾聖人之學乎聖人所以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者止是實體太極道理耳故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太極之成象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剛者太極之成質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太極之成德者也隨處著見爲三才則皆一太極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本始乃神之伸然亦祇陽耳剛耳仁耳太極之動爲

之也。反觀厥終，乃鬼之歸，然猶是陰耳。柔耳義耳。太極之靜爲之也。人能兼通乎此，則三才既備而參贊在我，死生順受而造化無違，吉凶又不足言矣。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結言此圖乃所以明易之故也。蓋廣大悉備，易之書也。而此圖乃易

中之至精至微，難以言盡，而無以復加者也。既圖其象，復著爲說，其示人之意，益深切矣。

濂溪曰：誠無爲。

此周子欲人全盡天理，而先指未發之體，使人知本然之至善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無爲者，實理自然，不涉人爲也。蓋人生而靜，此理真實無妄，何爲之有？寂然不動之中，但覺渾然至善，能守最初之靜正，便是天地之全人。此即

太極也。

幾善惡。

此欲人之慎動也。幾者，動之微也。自然之發則爲善，一有所雜即爲惡，其端甚微，辨之貴早。蓋人心不能無動，一有所動則天理自此呈露，人欲亦自此潛萌。所謂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者也。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此欲人知性中所具之理而盡之也。道得於身謂之德。蓋幾雖有善惡之分，而善乃性中本然之理，所發見，既得之於身而體用從可知矣。體不可見於用處見之，其心之惻隱能愛而仁之理可指名也。心之裁制合宜而義之理可指名也。心之秩序有條理而禮之理可指名也。心之明哲

能周通而智之理可指名也。心之確實有操守而信之理可指名也。此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則得天獨優，安則自全天理，聖者大而化之

之謂。蓋人同此誠，同此幾，同此德，而造詣各有不同，自其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性焉而誠，不待存而自存，安焉而幾，不待審而自明，其德純而無虧，渾然罔間，是爲大而化之之聖人矣。程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

反其所固有，執者持之而勿失，賢者才德出衆之稱，未能至於聖人，則必盡其思誠之功，而復焉以返其性，殫其研幾之學，而執焉以堅其所守，而後德日以進，爲才德出衆之賢人矣。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賢人之復執固不能如聖人之性安，而聖人之妙用，更有可想而像之者。一念方萌，至理已具，發之微妙而不可見，隨其所寓，理無不到，充之周備而不可窮，則是至誠之不二，直與天爲徒，而妙用不測，乃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夫聖神之極，不易幾，而賢人之詣，則可勉，士誠

能存誠審幾。以成其德。則由希賢希聖而希天。自有不能已者矣。

伊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

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程子引易大傳之文。以證明中庸未發已發之義。言喜怒哀樂皆性之動而爲情者。而未接於物。在未發之時。乃性體之本然也。以其渾淪無所偏倚。謂之中。卽易所云

寂然不動者。雖曰不動。萬事萬物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爲天下之大本。及夫喜怒哀樂之發。道理流露。而適如其本然之節。則情之自然也。以其無過不及。無所拂戾。謂之和。卽易所云感而遂通者。隨其所感。有箇恰好準則。不待安排。而實天下古今所共由。故爲天下之達道。要而言之。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寂卽所謂體。以其靜者言也。性也。感卽所謂用。以其動者言也。情也。性情非兩事。寂感非兩理。易與中庸相發明。而程子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心統性情。故有體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

性。指其靜存於中者言之。用卽情。指其動見於外者言之。隨其所指。各有所見。亦惟觀其所見。故體用以分也。要之言體而用在其中。言用而體亦於斯焉著矣。

伊川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

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此程子釋

乾名義而從而分別之。以見名有不同。爲道一也。蓋乾之象爲天。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有是性情。則有是形體。乾之德爲健。健之體是性。健之用是情。惟其性情之健。所以無息。審此而天之爲天。可推論矣。夫天非出於理之外。專而言之。卽道也。易曰：天且弗違是也。而分而言之。則有天與帝之名。有鬼神與神之名。復有乾之名。要之非有二也。形體之高大而無涯者。氣之爲主宰之運用而有定者。理之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往來。萬物屈伸之類。屬氣。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量之莫知其方。變化之莫測其端。屬理。性情則理與氣合。而健行乎其間。只是一箇道理。分別許多名目。會觀而體認之可也。

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人得天地之理以生。故在天爲元亨利貞之四德。在人卽爲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而元者天地之生理也。猶仁者人

心之生理也。生理不息。循環無端。是以偏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若專言之。則亨只是生理之通利。只是生理之遂。貞只是生理之藏。一元可以包之。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一仁可以包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元。孟子四端之說。亦以惻隱一端。貫通乎辭讓羞惡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觀此而程子之言。尤爲不易之論矣。

伊川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性命只是一理。不分看則不分曉。故伊川特辨析之。言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予萬物。猶命令然。故謂之命。人物得天地之理以生。各有稟受而全具於心。故謂之性。蓋命是造化流行

之初。生這物便賦予這物。生那物便賦予那物。所謂繼之者善也。性是人物既生之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便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成之者性也。人物所以爲性者。理本無異。因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不得不以盡性至命之責。專屬之人也。

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無所不有。蓋以二氣言之。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以一氣言之。神之爲言伸也。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鬼之爲言歸也。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

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自無而有謂之造。自有而無謂之化。非鬼神何以造化。非鬼神之屈伸往來。造化何以有迹。自其迹觀之。則實有理。實有是氣。鬼神之不爲荒幻杳冥也。明矣。

伊川曰。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

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閒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

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

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此程子因剝上九一爻而發明之。以見陽無終盡之理也。蓋剝之爲卦。五爻皆陰。諸陽已消盡矣。獨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譬之衆果俱落。尙有碩大一果。可復種而生也。如上爻亦變。

則純陰而爲坤矣。然陰陽消息循環不已。本無盡理。纔變而盡於上。則陽已生於下。不容有一間之息也。陽之道。即君子之道。陽之道不可亡。即君子之道不可亡也。乃或疑純坤爲無陽者。豈知即以坤論之。陽亦何嘗亡乎。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滿三十日。方滿那腔子。畫成得一爻。今坤卦非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未成一畫耳。以卦配月而言。則坤爲十月之卦。十月乃陽月。以氣消息而言。消之盡。即息之始。陽方消。剝爲坤。已息而漸長。爲復。可知陰陽二氣之對待。語其流行。則一氣。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故

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承上文而言。聖人之以十月爲陽月者。正恐人疑坤之卦有陰而無陽。故特以陽名之。陰於四月純乾之時。蓋亦如此。只是陽之類爲君

子。所以聖人言之。陰之類爲小人。聖人不言耳。扶陽抑陰之意。則然。其無間息一也。

伊川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

此釋復卦彖辭。言十月純陰，生意亦幾乎息，而一陽復生於下，乃天地生物，無時止息之心也。蓋天地之心，原無間於動靜，且動未始不根乎靜，然當其靜時，陽氣伏藏，天地之心，既無端緒可見，及陽氣長盛，萬物繁茂，則又散漫而

無由見，惟於將絕復續，靜極而動之時，所謂端也。天地之心，正於此見耳。先儒皆以靜屬體，爲見天地之心，而不知其見於動之端也。苟誠知之，則知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止息矣。故程子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伊川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仁者，天理渾然，萬物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又統四端，兼萬善，故曰善之本。人若不爲私欲所累，而有以全其本心之德，則與天地同體，而萬事萬物，皆得其理矣。故程子只教人求仁。

伊川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

者，默而觀之可也。

繫辭於咸九四爻，明屈伸往來之理，而程子復因而釋之，言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如氣機之消而屈也，則爲日月寒暑之往，氣機之息而伸也，則爲日月寒暑之來。其間來而復往，往而復來，屈之終，即伸之始，伸之終，即屈之始。

自感自應，非有別物。凡有動皆爲感，感應相爲循環，所以不已。此天道自然之常理，人能知此常理，默而觀之，則知天地之感，無心，聖人亦以無心感之，斯爲盡道。否則，憧憧往來，有不勝其朋從之擾者矣。

伊川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

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此釋恆卦彖傳曰：終則有始，朱子本注曰：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終者靜之極，始者動之端，終而復始，動靜相生，天下之理，所以

恆久而不窮。夫恆非一定之謂也。膠於一定。則無以神其變易之用。而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焉。乃常道也。日月所以久照。四時所以久成。聖人所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天道人事。皆是如此。非知其道之自然者。則亦孰能識其互萬古而常然也哉。

伊川曰。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此因革卦上六爻辭而發明之。言人性本善。固宜無

待於革。而有不可革者。何也。蓋以性而言。性卽理也。天所以與我之理。則皆善也。以才而言。人受天之理。以生而所生之氣質。有昏明強弱之異。故其性之發而爲才者。亦異也。下愚不移。則昏弱之極者。然非不可移也。乃不肯移耳。

所謂下愚有二

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

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

因言下愚之不移者。有自暴自棄兩種人。蓋人性本善。若肯以善自治。發憤向學。百倍其功。斷

無不可移者。雖其氣質昏弱之甚。亦可漸磨而進。所謂愚必明。柔必強也。惟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善。乃自暴害其性。所謂剛惡是也。自棄者。雖知其善而怠廢不爲。乃自棄絕其性。所謂柔惡是也。彼自處於不移之地。人安所施其移之之力。雖聖人無如之何。此仲尼之所謂下愚不移也。

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

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觀自暴自棄之所爲。以爲不移。真不移矣。然非必其生初之質。果皆昏愚之甚也。如史稱商紂資辨捷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而終不免於愚

之下者。聖人以其自絕於善。故謂之也。然既自絕於善。則亦真爲不善之歸矣。然則愚之下者。雖屬氣質。而暴棄則屬人事。氣質之下愚。所謂困也。暴棄則困而不學者也。其愚尤下矣。

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

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夫既謂之下愚。而革卦上六。乃曰。小人革面。其所以能革者何也。蓋

暴棄之小人。心雖自絕於善。然未有不知威刑可畏。而思自脫於法網者。則卽此畏威寡罪之一念。猶知所革而與人同也。惟與人同。所以知人性之本善。而其至於爲不善者。非性之罪也。非性之罪。亦安得專謂才之罪哉。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理義一也。對舉言之者。理是在物當然之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所謂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陳北溪曰。理是

體。義是用。要之能識是物之理。則知所以處之之義矣。

伊川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動靜者陰陽之性。陰陽者二氣之名。以太極圖說觀之。先動而後靜。若有端倪之可尋。而不知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豈有端乎。以易大傳觀之。

先乾而後坤。若有始初之可推。而其實一陰一陽之謂道。豈有始乎。蓋動靜陰陽之所以然者。道也。道循環而無間斷。有間斷斯有起頭處。無間斷則尋不起起頭處。故曰。無端無始。惟知道者始可與語此。

明道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仁者。人心所具之天理。故爲天下之正理。心存則理得。是以秩然而有序者。禮之所由生也。鸞然而和樂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本心亡而正理

喪。論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所謂無序而不和也。

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天理本渾然於有生之初。而人多虧欠於有生之後。

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弟夫婦。夫義婦順。皆天理也。取諸性分而各足。乃爲君臣父子。而不能盡仁敬慈孝之理。爲兄弟夫婦。而不能盡友恭義順之理。則是不盡分矣。分者職分之所當爲。理者性分之所固有。惟不知其爲性分之固有。故不能盡其職分之當爲。然則如之何而後盡。曰。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此言知道唯在進德。忠信德之本也。從心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乎物之實。而無違於其理。是信越於也。孔聖於乾

卦九三文言。直指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君子一言一動。守此忠信。終日之間。常瞻對乎上帝。不敢少有欺慢也。忠信便是立誠。誠實也。忠信亦訓做實。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則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忠信則專指人而言。所以存此實理者。君子見得此理。本之乎天。若有一毫怠惰。一毫欺僞之意。則無以立誠。而棄天之所以與我。是以終日乾乾。如對乎天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蓋其所以終日對越者。何也。理之在天。與在人。一也。上天之載。無聲

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者。太極之體也。易有太極。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者。乃循環自然之理。則謂之道。此理微妙。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但見其運用無方。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道賦之於人。謂之性。循其性之自然。爲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則謂之道。因其所當行之道。修明而品節之。則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天道爲人道之所從出。故天者道之統名。而君子所以終日對越也。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

有實理則有實

氣可知。故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浩然者，盛大流行之貌。蓋氣之盛大而流行者，本天地之氣，而人得之以生，則天人之氣一，故得養而充，即有以養其剛大，而復其浩然之本體。失養而餒，即無以配夫道義，而不能全浩然之大用。孟子發揮到此，可謂盡天人之蘊而無餘事矣。君子安得，不察乎是而終日乾乾也。

過如此。

大小猶多少也。理也。氣也。天人無間，即誠也。即忠信之實體也。故子思論鬼神之盛，至於如在上，如在左右，流動充滿，多少大小，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言天人之所以相通者，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少空隙，無少間斷，不過此誠而已。則君子忠信以立誠。

安得不乾。

乾對越哉。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徹上徹下，只是一誠，可見日用之間，無非自然實理之流行，特以其無迹象之可窺，形而上者爲道，以其

有事物之可指，形而下者爲器，須著如此說耳。其實道寓於器，器以載道，本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亦敬循乎道而已。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不繫猶不拘也。人能終日忠信，對越在天，則不違天而道在我。

矣。但得道在，不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知道者進德而已。

明道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己不貫，皆不屬己。

人心之天理，周流無間，少有間隔，便是不仁。如手足有痿痺之病，醫書謂之不仁。此言最好咀味。蓋

手足痿痺，外邪間之也。物我扞格，人欲間之也。仁者視天地萬物，本屬一體，莫非己身內事。人能認得親切，則此心之仁，何所往而不至。惟有私欲以間之，則天地是天地，人物是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干涉。如身與手足，豈非一體，而氣不貫，則謂之不仁。其形雖具，不屬

之已矣。然則藥四體之不仁，而貫通於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治心體之不仁，而貫通於身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豈無其方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承上文而言，恕者乃聖人求人求仁之方也。

施濟衆，就事上說，乃仁之極功。德與位並而爲聖人者，始有此功用。至難言也，所以夫子止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立者，扶持之使

培其生達者，通達之使復其性，隨時隨地，觸念而發，取之己而至近，譬之人而可通，求仁之方，莫切於此。於此觀之，可以得仁之體，而天地萬物皆屬於已矣。

明道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此是程子兼理與氣以言性，正與孟子性善之旨互相發明，而非如告子生之

與理俱而受之以爲在我之性，則言性離不得氣，性卽氣也。言氣離不得性，氣卽性也。而謂性之說也，生是氣生之理是性，然氣非理不立，理非氣不行，人生而成形，氣總皆生之謂也。若告子所云，則道理言氣，專以有生之知覺運動者爲性，詞同而意懸矣。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理本有善而無惡，自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中交感錯綜，參差不齊，則不能無清濁偏正之分，而理

斯有善惡，惡亦謂之理者，本非惡，但流而或過或不及，便是惡，是亦理之所有也。雖曰理之所有，而性之本然，則善而已，其爲惡者，乃氣稟爲之。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惟理有善惡，故有自幼而善者，如后稷克岐，克癡之類，有自幼而惡者，如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放氏之類，同一生也，而

性之不同如是。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氣稟之清濁偏正，其不同有然也。氣稟即是性矣，由是觀之，善固爲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雖非性之本，然亦是氣

稟生出來的所謂論。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釋生之謂性之意。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其有善無惡不

性不論氣不備也。容說但可謂之理。不可謂之性。理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性是人生以後。此理具於我而爲我所有者。性字從生從心。才說性時。此理已附於形氣之中。便兼氣稟而言。不全是性之本體。張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天地之性。乃性之本體也。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就其中認出。不相雜者而爲之言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

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

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此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性之意。夫子繫易有曰。繼之者善也。

是就造化源頭處。言其氣之方動之初。流行賦予。更無別物。只箇渾然至善之理。今人說性。正說此一句。蓋造化之賦予者。本善。則我之受於造化而爲性者。亦無不善。可知孟子言性善。意本於此。此語極精。然性之原固善。麗乎氣。便有善有惡。猶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所謂繼之者善也者。是專就原本上說來。猶以水就下之性言之。水無有不下者。若於流而未下之時。勘驗其遠近清濁之分。則固不同矣。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無煩人力。源清而流亦清者。有流之未遠。已爲沙塵所涸。而漸濁。有流之甚遠。然後沙塵涸之。而有所濁。又於涸之中。亦有濁多濁少。此皆源清而流不清者。猶人之氣稟。昏明純駁。各有淺深也。水之清濁不同。不得以濁者爲非水。故性之善惡不同。亦不得以惡者爲非性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激治之功。故

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

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此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之意。蓋人

之氣稟雖不同。而性之本善則一。非其本體之善。將於何處用功。非其氣稟之有時陷於惡。則亦可無所用其功矣。惟其如此。是以宜加激治之功。激治者。擇執是也。所以用吾力也。用力敏勇。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其清速。而愚必明。柔必強矣。若用力緩於前。怠於後。則其清遲矣。況不用力者乎。夫性之惡者。有以激治之而復其本然之善。則只是元初理也。猶水之濁者。激治之而及其清。卻只是元初水也。固不是此濁彼清。將清來換濁。亦不是既清之外。另有濁。取其濁者。置在一隅。可見水元來清。性元來善。此孟子以性爲善之謂也。豈有善與惡並在性中。對立而並行也哉。前曰相對而生。此曰相對各自出來。前就其涵於中者。以體言也。此就其見於外者。以用言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

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此又以中庸性道教之旨明之。言此理之有善無惡。乃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所謂在天曰命。

也。我受天之命以爲性。順而循之。因其自然之理。以爲日用事物當由之路。則道也。道無過不及。而人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聖人於是循其道而制爲禮樂刑政以修之。俾各得其本然之分。則教也。教屬人事。而其所以修之者。出於天命之本然。則自天命以至於教。非人私智所得加損於其間。而要惟聖人爲能盡乎性而至乎命也。故以舜事明之。舜有天下而不與。依然人生而靜之。初渾然一理在中。所謂性之者也。無煩人力之爲也。人未能如舜之性之。則濬其源。激其流。烏可以不用其力哉。

明道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天地間天理流行之妙。隨處發見。故萬物之生。渾是一團大和元氣。充塞遍滿於上下之內。而不靜觀不知也。周子謂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正見得天地氣象在我。而我之生機流行。亦初無一息

之或停矣。

明道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此程子欲人於萬物生意起時體驗仁理也。生理周流，固無一時間斷。而於其初生之時，萌芽發露，直達懇切，所謂

生意也。此處尤最好看。蓋萬物之生意始於元。元即仁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之統天，則貫通乎亨利貞之德。徹終始都是一個元。然曰資始，則其生意勃發，正自此始。前此物猶伏藏而未可觀，後此物已散漫而不易觀。唯觀於此，而知元爲衆善之長，所謂仁者，觸處呈見矣。所以程子嘗說雞雛可以觀仁，切脈可以觀仁。雞雛是生意淳粹處，切脈是生意貫通處。而朱子亦云：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卻難看，皆與此意互相發也。

明道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腔子猶言軀殼。滿腔子即渾身也。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惻隱之心，即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充塞

塞天地。天地亦渾是惻隱之心。所以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渾身都是此心。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要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耳。

明道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萬物之理，不外陰陽。陰陽判而兩儀立，其間動靜屈伸，往來消長，寒暑晝夜，上下左右，推而至於方圓枘鑿，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類，或以類而相對，或以反而相對。總未有兀然獨立而無對者。此皆真精妙合，自然而然而之理。非人力所安排者。如所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反覆思之，真令人手舞足蹈，能會於意言之表，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也。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此言未發之中，勉人當敬。

而無失也。萬物莫不本於天。萬事莫不本於性。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在中間。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程子體認既久。灼然如一物之在目。見得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者。蓋中便正。正便一毫不容走作。稍違其正。則出乎中。而不是自然之理矣。然使心有放逸。此理安能無失。必如中庸上文所云戒慎恐懼。乃是主敬工夫。學者存養此心。果無須臾之離。則大本克立。而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理矣。故曰唯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心公私之別。天理人欲之分也。蓋天理流行之初。天地萬物。本皆一體。自皓於有我之見。而以人欲參之。斯與天地萬物睽隔。故人之

心。惟公則天理渾然。雖有親疏遠近差等之分。而胞與無間。未有不一者也。若人心一私。各分彼此。則朋從黨擾。而有萬殊之勢。不能使之一矣。語云。人心不同如面。正言人各一心。只是私意起。而天理亡耳。然則存理遏欲之功。烏可須臾間斷乎哉。

伊川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統天下之物論之。莫不有本末之辨。然即一物之末。而本亦具乎其中。不

可分本末爲兩段事。蓋理形而上者也。本也。事形而下者也。末也。然事必有理。則即末不能遺。本如灑掃應對。未矣。是其然事也。必有所以然理也。事有本末。理無本末。故不可分爲兩段。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

怎麼執得。識得。則凡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此言事物之中。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

可安排也。蓋中無定體。權乎事物之大小輕重。而可否焉。可爲則爲。爲之中。不可爲則不爲。不爲亦是中。奈何有楊朱者。不知有仁。但知爲我。推其心至於拔一毛而不爲。又有墨翟者。不知有義。但知兼愛。推其心至於摩頂放踵而爲之。此二者之非中。易知也。乃至有佻

徇於爲不爲之間。如子莫者。其爲我不敢如楊朱之刻。其兼愛不敢如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中間。以爲中。不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義精仁熟。自然無過不及。而實未嘗有意於執之也。若胸無權衡。膠於一定。則中無形狀。怎麼執得。是徒泥乎中之迹。未識乎中之義者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恰當不易道理。非移彼以就此。非截長以補短。所謂天然之中。即在那事那物之上。不必安排著意。稍著意焉。則難以人心臆度之私。而失天理本然之妙矣。此子莫之非中。難知而孟子所亟欲闡者也。總之三聖所執之中。中是生活的。子莫所執之中。中是硬煞的生活之中。無定而有定。惟其宜而已。故中庸曰。時中。又曰。時措之宜。硬煞之中。當變而不變。則所謂權者安在。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知子莫執中之非中。則庶乎識所謂中矣。

問時中如何。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時。故有問時中之義於程子者。程子因而詳告之。蓋中最難識。非難識也。不先明乎善。以究

事物之當然。而欲執一求之。則此事之中。移之彼事而已。非前日之中。遲之今日而又非矣。須是默審其理。識之於心。而變通其所以然。且試以淺而易見者言之。一廳則有廳之中。一家則有家之中。一國則有國之中。不可執廳之中以爲家之中。不可執家之中以爲國之中。推此類求之。持身處世。莫不皆然。而所謂中者可見矣。卽如禹稷之三過不入。何以如是其急也。當平世則然也。設以禹稷之世。而若顏子之居陋巷。則非中矣。顏子之居陋巷。何以不改其樂也。當亂世則然也。設以顏子之時。而若禹稷之三過不入。則非中矣。此正所謂時中也。熊敬修曰。恰好是中。件件恰好是時中。又曰。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中。因物付物是權。愚謂中以在物之理言。權以處物之義言。處之之義。各因其物之理。而時之用神焉。故可與權之難也。

伊川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此二語因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故或以問程子。而程子答之。其所謂誠。蓋就人言也。无妄者。實理自然。無一毫之妄。不欺者。眞知實理之當然。無一念之欺。則

无妄乃自然之誠。聖人地位。在人適如其在天。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不欺是著力去做工夫。善未明。不敢自謂已明。必求其明而後已。身未誠。不敢自謂已誠。必求其誠而後已。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故曰其次。若李邦直以不欺爲誠。是指工夫爲本體。遺卻誠字正面。徐仲車以不息爲誠。是將功用做道理。亦與至誠無息之解異矣。得程子分別出來。誠字之義始明。

伊川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

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此言寂之與感。分體用不分先後。

即用之存。用卽體之發。無二致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曠遠曰漠。物之始生曰朕。沖漠無朕。總以形容本體之渾然耳。渾然之中。而森然者已具。蓋無其象。有其理。卽體而用在其中。所以應之用。無加於未應之體。如何分得先後。夫所謂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靜也。所謂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動也。動靜非兩端。猶木之根本枝葉。上下非兩物。枝葉是自根本中來者。根本是自能生枝葉者。皆是一貫也。豈可謂未應。上面一段事。空虛無有。及至已應之時。待卻安排引入。教人去尋塗轍乎。轍車跡也。塗轍猶言路脈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卽伊川所謂只是一箇塗轍也。若以塗轍待人安排引入。則已應之時。千條萬緒。亦必有千萬塗轍矣。如塗轍之出於一。則未應已應。一以貫之。而不可分先後也。明甚。

伊川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閒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

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盈天地間皆氣也，而其所以運是氣者，理也。理生生而無窮，則氣流行而不息，卽以近取諸身言之，人身與天地通，故一息而百理具焉。鼻息呼吸之間，卽可以驗屈伸往來之義。蓋氣

之往者已屈，氣之來者復伸，只是造化之理，則然非是既屈之氣，轉爲復伸之氣也。如人之鼻息呼出則散，不能轉吸入來，後此之呼，又是氣至則呼耳，亦如既謝之花，盡再開定非此盡，既涸之海水，再盈定非此水，但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所以氣有往來，無間斷者，謂後此方伸之義，仍是前此既屈之氣，則是天地間翻來覆去人物，只有許多定數，造化之理，亦幾乎窮矣。朱子曰：程子此段爲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此說不明，尤易流入於釋氏死生輪迴因果之謬，其不達於理氣之故甚矣。如復卦言七日來

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以易之復卦明之，易言七日來復，非謂既退之陽，倒轉復來，正言其

間陰陽循環，元無斷續，剝盡於上，陽已復生於下，物極則反之理如此也。理通古今而無斷續，氣隨人物而有生死始終，知其所以生，則知其所以死，知其所以始，則知其所以終，天地間無有伸而不屈來而不往者，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流行，若寒暑晝夜古今消息之故，大段既得，反而驗之吾身，自父母生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寢興作息，熟體精察，則必洞然於理氣之說，而無疑矣。

明道曰：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天地間消長變化，循環無端，只是一箇感應之理。如屈以感伸，則伸爲應，伸以感屈，則屈爲應。至於屈又感伸，伸又感屈，而屈伸之相應

者，充塞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容掩，無非此理。尙復何事？明乎此，則人當以天地之理體之於身，使其表裏內外之間，無所拂戾，無所虧欠，而後得感應之正也。薛敬軒曰：感應之理，於太極圖陰陽互根見之。

問仁，伊川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

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程子恐人之論仁者不知性情之別。故因問而使體認聖賢之言。以辨韓子之非也。蓋仁道甚

廣大精微。聖賢隨時言仁。各有所指。若不類聚觀之。單執一說。則既失之偏。而前後亦相牴牾。如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也。是以惻隱知其有仁。就外面之可見者。驗其中之所有耳。後人遂以愛爲仁。不知仁是此心。生理從心中萌動發出。自是惻然有隱。因心之惻隱。推到那人物上。遂成個愛。則仁爲愛之根。惻隱乃根之萌芽。而愛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愛是情。仁是性。猶曰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云爾。若專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須合孟子仁之端也一節。體認出來。便自得之。端緒也。物在其中。而緒見於外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而退之乃以博愛爲仁。舉其用而遺其體。其說非也。蓋仁未嘗不博愛。博愛乃仁之用。見於外者。豈可便以爲仁乎。夫子答樊遲問仁。亦曰愛人。而朱子解之曰。愛人。仁之用。下一用字。便明。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學者得孟子仁人心也一語。便認心卽是仁。不知仁之與心。正自有異。故程子因問而辨

之。蓋孟子恐人懸空去討仁。故言仁之切於人。其實心是形之載理者。不過血氣做成。猶穀種是殼實結成的。但其中具有生理耳。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以其有生之性。而卽以穀種爲生之性。則不可。人心之所以自然惻怛慈愛者。亦以其有生之性。而卽以人心爲生之性。亦不可。蓋生之性便是仁也。惟仁具於心。觸著便動。猶穀種遇陽氣之發。自生萌芽。此乃所謂情也。他日謂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說可參互。而於其於仁也。庶爲得之矣。

伊川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三

歲得之未晚也。

仁義禮智皆吾心之天理而仁包乎三者其道至大故三者易訓而仁難訓訓猶解也以此字之義通乎彼字之義而得其解也義者天理之裁判所以決斷事物而得其當然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疏貴賤之分

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可否是非之辨故訓知仁則非可以一字訓也有以覺訓仁者謂仁無物欲之蔽疾痛疴癢觸之即覺夫覺自是智之用仁可兼智故仁者無所不覺耳究不足以盡仁之蘊也且仁之知覺純是理若專以知覺言仁恐流入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其說非也又有以人訓仁者謂天地生生之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無間斷夫仁固以人爲體然人是氣仁是理理從氣上識取認氣爲理其說亦非也當合孔孟之言仁處類聚而觀之或以體言或以用言或以體用兼言得其所以言之意說開說合沿流溯源研窮之久必有所得勿慮晚也

伊川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此程子決

習性之所以善也性者人之生理卽所稟於天之理也斯理也造化流行之初則爲繼之者善人生稟受之後則爲成之者性在天在人一也然所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者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自家受這理於天而爲我所有之理故性卽理也一語朱子謂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真實精切天下無不善之理安有不善之性原其所自從無夾雜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當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何嘗不善及其發也仁義禮智之性自然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適中其節何往而不善無他節本具於性之中其所以爲節者理也惟無以養其性而守其理故或過或不及而不中其節然後爲不善而非性之有不善也善則吉惡則凶善者爲是惡者爲非自後而論是對待的從本原看來是分先後的不可以並提例論也觀程子此言而孟子性善之

皆定
矣。

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

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

此因心而推本言之。見心無不善也。以天道流行賦于萬物言之。謂之命。以日用事物各有當然之義言之。謂之理。以人得是理以生言之。謂之性。以性具於中虛

靈知覺爲一身主宰言之。謂之心。其實性者心之本體。理者心之所具。命者心之原頭。非有二也。則寂然不動之中。渾全天理。心之本善可知。及至事物一觸。思慮忽萌。那時天理呈見。人欲亦乘間而入。方有善有不善。蓋善其本然而不善者外誘之私也。人非盡能去其外誘之私。以充其本然之善。是以發而爲喜怒哀樂者。未必無過不及。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心者。或失當然之理而不自知矣。然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心。蓋情乃心之用。而非心之體也。愚謂心統性情。情亦何嘗非心。但情之善者是任天而動之情。心善故情亦善。情之不善者是因物有遷之情。情有不善而心無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曰：故者以利爲本。詳玩可以爲三字及利字。便見分曉。

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

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曷不觀之水乎。水雖有必流之勢。而當其渟注淵涵。未見其流。只可謂之水。猶心有必發之情。而當其沖漠無朕。未見其情。只可謂之心。至於水流而爲派。東西分行。有未必安其就下之性者。何嘗非水。卻謂之流。猶心發

而爲情。善惡錯出。有未必合於自然之中者。何嘗非心。卻謂之情矣。程子言此。欲人反求而得所謂心。蓋不知心之本善。則不識天理流行之妙。有莫之爲而爲者。不知心之流而有不善。則必不致謹於思慮之微。以至離道之遠。故綜源流而言之。愚謂思慮之發。正天人之交。所謂幾也。所謂獨也。學者喫緊關頭在此。

伊川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才字有二義。一訓才質。猶言材料質幹。以體言。

一訓才能。猶言他會做事。他不會做事。以用言。性善則才亦宜善。而有不盡然者。蓋性即天理之本然。出於天者。安有不善。若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爲氣質之性矣。才出於氣。氣有清濁。則才亦有清濁。而善不善因之。以分。雖氣所從出。亦理之所爲。固非天地之性之外。另有所謂氣質之性。而性是形而上者。全是天理。氣是形而下者。陰陽雜揉。便有參差不齊。是以人隨所值。或值陽氣多者。則其才剛。或值陰氣多者。則其才柔。或值陽氣之善者。則其才嚴毅貞固。或值陽氣之惡者。則其才躁暴忿戾。或值陰氣之善者。則其才巽順。或值陰氣之惡者。則其才狡譎奸險。種種如此。至於得天地真元會合之氣。以爲清明純粹之才者。其唯聖人乎。此其所以有善有不善。而性則無不善也。孟子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殊等語。直把才都做善看。是從性善大本處發來。不兼氣質之性言也。必欲全備。須如程子之言方密。

伊川曰。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性者。人心中之天理。完全畢具。無所虧欠。其大目不外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蓋就造化上推。原來即是五行之德。

然所謂信。只是實兼此仁義禮智而已。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如木金火水。定位於東西南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四位之中。各配春夏秋冬。而土無專配。只分旺四季之間。木金火水而無土。都無所該載。仁義禮智而無信。便都不實了。故對五行而言。則謂五常。對四時而言。則謂四端。四端不言信者。信已立於四端之中故也。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心含理與氣。有虛靈知覺。是箇活底物。故曰心生道也。有是心。

斯具是形以生。此就生人之道言之。惟心之全體。生生不息。所以其端緒觸動出來。便有惻隱之心。如在天之元。於時爲春。萬物於此萌芽發露。故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此就人身上指點言之。蓋身猶特於形氣心。則通於神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一思便想到千萬年。頃刻可歷千萬里。故胡敬齋曰。天下神速莫如心。所以然者。心具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年共此理。千萬里亦共此理。是以思無不到。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故曰心是箇活物也。心之靈如此。可不知所以養乎。

橫渠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

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此張子極言氣之用。以見即氣即理與虛空即氣之

說合也。塊然者。盛大氤氳之義。蓋形而下者是氣。形而上者是理。氣實理虛。而實者不離於虛之中。一而無二。故曰塊然太虛。以下正言氣之塊然處。句句皆有太虛意。未結無非教也。仍合到塊然太虛上。言理都從氣見得也。大意謂天地之氣。塊然充滿於太虛。無聲無臭之中。其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生物者。亙古窮今。無時止息。此虛實動靜之妙用。由是而形。其機之所在乎。陰陽剛柔之定體。由是而立。其始之所由乎。分陰陽之清濁。判而爲上浮下降。因感遇之聚結。合而爲風雨霜雪。人物萬有不齊。森然流布其形。山川萬古流峙。昭然融結其實。卽至小而酒之糟粕。火之煨燼。皆氣之渣滓。統而觀之。無非上天之以理示人。所謂教也。然則氣在而理具。理具而教彰。形上卽在形下之中。有無混一。所言虛空卽氣者。於此尤可想見矣。

橫渠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者。流行之氣也。紛擾者。參錯不齊也。

合而成質者。綢繆交合。凝成人物之形質也。陰陽兩端者。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也。循環不已者。陽而陰。陰而復陽。陽中有陰。陽中亦有陰。陽也。惟天地之大義。由此立。故人物之

萬殊由此生。游氣亦不外陰陽。游氣是用。陰陽是體。陰陽之循環。即所云乾道之變化。生人物之萬殊。即所云各正其性命也。

橫渠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此言天地日在人中，人當順理而行也。凡言體者，猶云做他骨子也。出王者，出而有所往，且亦明也。衍從容之意。此四語，大雅板詩辭，蓋天者理而已矣。仁即人心所具。

之天理。物物皆有天理。是天爲物之體而不遺。事事皆從吾心之天理做出。是仁爲事之體而無不在。試思經禮曲禮三百三千，燦然畢陳。無非愛敬懇惻之心。發見於大綱細目之間。而非繁文縟節之爲。則仁之體事而無不在。可知矣。若夫人之往來游息，而天皆與之俱。豈真有物在上，日監在茲哉。理無往而不在。人無在而非天。由詩言觀之。則天之體物不遺。尤可見矣。是故人而不仁，必無一事可爲。而稍有戲豫馳驅之心。即爲獲罪於天。知天則知仁。全盡乎仁。即爲全盡乎天。張子之言極其真切。所以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豈苟揚所能到也。

橫渠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此言鬼神之靈，出於理之自然也。二氣即陰陽。良能言屈伸往來。皆理之自然。不待安排措置。一伸去即生許多事物。一屈來即一物無有。是屈伸者二氣。而其能屈能伸者鬼神。此所以爲。

二氣之良能也。夫鬼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也。此曰二氣。則以陰陽之對待者言。而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言氣而理在其中。謂爲良能。朱子所以云橫渠此語尤精。○此下六條集解。

關今照原編補

列注參葉本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此即

物之聚散消長。以明鬼神之理。不外一屈一伸也。物自初生。以至少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游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蓋鬼神一氣機之動靜。此其所以一往一來。一屈一伸。而不見其或窮。所謂兩故化也。張子又言曰。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其義盡矣。

橫渠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此言性爲人所同得。而大人盡性之非以自私也。萬物本乎天。天所命之理。是爲性。如水有萬派。其源則一。非我所得私。

但人皆有性而莫之能盡。惟大人能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率性爲道。能盡性則能盡道矣。故已立必與人俱立。已知必使人周知。愛必兼愛。使人得所養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成。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知者智之用。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途。自立以至於成。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爲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已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橫渠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

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此言聖人之心。純一不貳。故隨感而皆通也。一謂純一。神謂神妙而無不通。譬之人身。四體本是一物。故觸之即覺。不待心之思慮。使有所覺而後覺也。此正易繫辭傳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使未至於純

一。則有間斷。而痛癢有所不覺矣。蓋天地之爲物不貳。故妙用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莫測。其理一也。

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

此言人心之妙。包乎性情。發前聖之所未發。而大有功於後學者也。統。主宰之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也。蓋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則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者。其發於智

識。觸於念慮。皆是情。朱子曰。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學者以是觀焉。則凡所以靜存而動察者。皆心實統之。而不可以須臾或放。張子此言。可謂深切著明矣。

橫渠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此言人物同具此性。而氣不能無異。所貴盡人以達天也。凡物有是氣。則有是理。理氣合而成性。此

人與物之所同也。但性之稟賦雖同。而氣之清濁各異。由其氣有通蔽開塞。故或靈或蠢。有人物之別。由其蔽有厚薄。故或明或昧。而人有智愚之別。彼塞者。得氣之極濁。故牢固而不可開。此其所以爲物也。若均之爲人。而不能無蔽。其爲蔽之厚者。雖非極濁。而鄰於濁。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至蔽之薄者。介乎清濁之間。則開之也。易。夫人特患不能由學以開之耳。開則以察識之明。加擴充之力。由是上達乎天之道。不與聖人合而爲一乎。蓋在人爲仁義禮智之性。在天爲元亨利貞之天道。本同一理。誠不爲氣拘。而至於開。則天人合一。聖凡同歸。人奈何甘自暴棄。而至于下同於物乎。

近思錄卷二

爲學 凡一百一十一條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爲學之大凡矣。

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此周子欲學者立志以幾於有成也。希期望也。道無窮極。學貴上達。聖人生安之質。地位儘高。猶不自滿足。孜孜矻矻。思爲法天之學。是有心無爲之聖。猶望無心成化之天。以爲期若斯也。

自聖而降。則有賢。是才德過人者也。然亦不敢自怠其功力。必朝夕勤苦。以聖人爲歸。是學知利行之賢。亦望生知安行之聖。以自勵若斯也。况號爲士。乃人中之秀。方入學問之途。可不厚自期待。求致其知。勉其行。以庶幾賢人之詣乎。蓋能刻勵向前。則可漸進不已。由賢以希聖。希天而無難。若不能立志。頹廢其功。不惟不可以進於聖賢。并不可以言士矣。學者可不勉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承上文賢希聖而言。商之時有伊尹。聖門之中有顏淵。皆大賢也。伊尹耕於莘野。樂堯舜之道。其應成湯三聘而出也。惟欲堯舜其君民。使其君不爲堯舜之君。則伊尹

必恥之。天下之大。有一夫失所。則伊尹以爲辱。觀書言而知其心。惓惓以堯舜爲期。是伊尹之希聖也。顏淵居於陋巷。樂仲尼之道。其承夫子克復之教。遂能純養其心性。至於不遷不貳。懲忿深而改過勇。何私欲之淨耶。三月不違。歷時久而心理純。何天德之剛耶。讀論語而見其孜孜好學。以夫子爲歸。是顏淵之希聖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又即上文所謂希賢者以策士也。士固當希賢。而欲希賢。必先端所志。而審所學。蓋志必取乎高。而千古事業之高。孰有如堯舜乎。學必

求其正。而古今學術之正。孰有如孔子乎。伊尹之志。志堯舜也。堯舜未可幾。而伊尹之志。獨不可志乎。顏子之學。學孔子也。孔子不易。追顏子之學。獨不可學乎。故伊尹之志。不必其治。亦進亂亦進。兆後學取予之殿。即是天下不與之家法。乃伊尹所志。而士之當志者也。顏子之學。不必其聞一知十。不違足發也。語不惰而進未止。即是不厭不倦之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及指

傳。乃顏子所學。而士之當學者也。士能以此爲志。以此爲學。所造又何可量耶。用力而言。蓋同此所志所學。而用力有淺深。則所至之遠近隨之。用力精勤。有進而上之之量。則便越於賢。而造聖人地位。或用力稍遜。僅得追而隨之。則但得與之齊量。而爲賢人之詣。即用力不足。瞠乎在後。而有爲善之實。亦自有表見。而不失於令名。此皆工夫之旋至。而有效者。士亦何憚而不奮然於所志。殷然於所學乎。噫。周子論志學而遞降以求之如此。其所望於士者切矣。世之爲士者。若能知此志。此學。乃本天之道。而爲聖賢相傳之業。自將反其所以希榮射利好異矜才者。而一歸於正大。則志學交進。不患無成。出則爲王佐。處則爲純儒。唐虞之風。尙可復觀。而洙泗之澤。庶幾再振也夫。

濂溪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此周子欲人爲有用之實學。勿爲無益之虛詞也。學

以聖人之道爲大。平日講習討論。入乎耳。必有欣然於所聞者。求之至精。辨之至當。便可存之於心。而涵泳思繹。令其純熟而浹洽。由是蘊蓄既深。油然而得。美在其中。途有根心生色之妙。而凡日用動靜。無非以心得者。見之躬行。而德行俱極其純粹矣。至於德行既充。作而見之施行。自能以其日新者。著爲富有而莫大之事業。皆從此出焉。如是乃爲有體有用之學也。雖有德必有言。有時英華之發。亦垂載道之文。然德行爲本文。藝爲末。已非聖人之所重矣。況乎無實之辭。既無當於身心性命之旨。復無益於家國天下之務。君子何取焉。彼工於華麗。徒以悅人耳目而已者。其誠趣之卑陋甚矣。學者尙其務修德。而求之聖人之道乎。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

學也伊川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

此篇見程子所學之正而其得力於濂溪者深故其文無一字不從大極圖說流出也當今世儒劈頭一箇學字便不識

向下東走西作都無是處不知學乃本天道理聖人學天故人欲求天理之學舍聖人其誰與歸今人若聽見學聖人便相與嗤而怪之不想儒者不學聖人將學箇甚勿論發策決科希榮逐利怪誕異端之學弊謬種種即從事詩書六藝而不切實爲已做效聖人之爲縱朝夕記誦作一場話說無益也程子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據問以答之而設爲辨難之詞謂聖門弟子三千獨顏子稱好學竊意詩書六藝三千子所時習者未必顏子獨也顏子默然無以異於衆人而夫子獨稱之則其所好者果何學也曰學者非他凡以求至於聖人之道也而或以聖人之道亦高矣豈後之人所可學而至歟曰然人特患不學耳不學則不可至也此開篇第一義正程子喫緊之言也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承上文更設問所學之道而應之也蓋學原所以學其爲人未知學當先知人所從來人本之天地者也天地儲藏陰陽之精會合冲和以成變化遂有水火木金土而五行雜揉生生之用以著於是所生之中得五行之最秀者爲人人乃天

地之精英所萃也無論智愚賢不肖皆當思其理氣之固有以盡其日用之當然使徒醉生夢死於天地間其所以爲人者安在乎此學之所以貴切己也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

此繼善成性之事人生之初其本粹然無妄而真淡然未紛而靜其未發也冲漠無朕而中涵變化生成自然之氣以妙變化生成實然之理而五性已備具無少欠缺焉五性之目曰仁義禮智信是即所謂性善也學之所以貴有盡心知性之事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又言由性而情之事人生而靜有靜則不能無動而動未有不因乎

形者也。蓋氣雖載理以成形。然形既生矣。便有五官四體之器。有時在外之物。感觸其形器。而相交相引。遂不能無動於中。其中一動。心志亦因之有所繫。而二五之性。流爲七情。遂紛然有雜出之勢矣。七情惟何。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所謂發而必有其節者。學所以有因性治情之功也。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情出於性者也。而亦足以亂性。蓋七情之出。本有相牽日甚之勢。若火之然。既矣而不可撲滅。則將放蕩而難救。至於放蕩難救。滿腔子都是情欲用事。此心不能自主。而其性之本根。卽爲鑿害。而不

固矣。是故明覺之人。知有此病。當情之初動。必約束之。使合於無過不及之中。而中其節。然後有以正其心。而使之無偏。養其性而使之不害。彼昏愚之人。則不知其弊。無以制遏其流。反縱而恣之。使其情之所之。流蕩忘返。不至於邪侈放辟不止。蓋至是則所以梏害其性者已深。勢將舉其所謂仁義禮智信而盡亡之矣。學所以貴有存心養性之事也。自此以上論其所以當學之故。

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

而誠也。

言學之道。固當實求諸天人性情之間。然未有不自知。而能好之者也。故必此理先明白了。然於心。知其所從入之途。與其

所歸宿之地。下學上達。自有先後而不可紊。然後循序漸進。力而行之。以求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之域。若子思子所謂自明而誠。由教而入是也。此學所以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

必先致知而好之情。從此生矣。

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承上文明誠而言。既由知而好。而好必至於樂。而後爲好之深也。蓋思誠之道。在乎實見斯道。不遠於人。而學必可以進乎道。方謂信之篤。信之篤則所以行乎道者。必果決而不惑行之果。則所以持守乎道者。自堅固而不搖。由是而仁義忠信之道。念念不忘。不使一

刻或離於其心。好之切於內者然也。心乎好之。至於急遽苟且之時。必於是。傾覆流離之際。亦必於是。而好無間於常變矣。極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而無不於是。而終身之好。又可知矣。好之既久而弗失。則處之愈安。而常貞。卽一舉動容貌之間。周旋進退之節。無不適中乎禮。如是則行純者志愈密。外熟者中愈堅。邪僻之心。無自而生。幾幾乎有從容自得之樂矣。此一節深明好學者之情也。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卽顏子所事克復之目。以明顏子之所學也。顏子深潛純粹。而博約功多。竭力已久。一聞四者之教。遂坦然信之。而無疑。蓋視聽言動止絕。其非禮之緣。而天理便可渾然無間。顏子終身爲學。親切工夫。莫過於此。四勿字。乃是好學之基。四面掣斷。而中心自堅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

顏子之學。在於事者易見。而顏子之好。在於心者難明。則惟於仲尼之所稱者求之而已。如中庸引子之稱其爲人。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其好之精神。已見於能擇能守矣。而其稱之以

告哀公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卽繫易而稱其庶幾。亦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其好有深於中者。安能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勇若此也。此其所好之篤。所學之道。有歷歷不誣者。又何怪乎聖人之稱之不置。而聖人之道之不從此而幾也乎。

然聖

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

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此又言聖人顏子之所以分見。顏子所學。乃聖人之道。而聖必可學而至也。夫顏子得聖人爲依歸。固學之而日期其至者也。然聖人則生而知之。不待

思而自得。安而行之。不待勉而自中。顏子則由於學。必待思而後能得其理。必待勉而後能中於道。其與聖人勞逸之相去。止在一息之間。所未能一蹴而至者。特得其道而守之勿失。非與道爲一渾然而化之。忘其思勉之迹者也。惜乎其得於氣數者薄。無以究其所學耳。

以其好學之心。若幸而加以年歲之長。則極其思勉。不日亦將進於能化而聖可幾矣。又誰謂學聖如顏子。而不可至於聖耶。

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

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末言後人所學之非。故去聖日遠。非聖不可學也。蓋聖如孔子。嘗自言好學。而顏子亦以好學見稱。此正顏子之善學聖人者也。後人不達其故。以爲聖乃絕人之詣。本是生而能知。原非學力可至。遂相與震其名而忘其實。絕口不敢言學聖人。則當其爲學之始。而其道固已失矣。舍自己身心。不知其可以爲聖。偏求之外物。執其不可爲聖者而好之。日從事於詩書。廣博見聞。勉強記誦。徒以供其弄筆墨之資。於是巧飾其文。富麗其詞。以悅人耳目。爲工。雖使光榮華采。衆人羣服其言。而大本已非。求所學之至於道者。鮮矣。然則今之儒者。亦非無所學。而與顏子所好之學。自不同耳。夫學非所學。即有所好。一齊差卻。徒令聖人之道。架漏千載。且謂天地精英。歷久不一發其奇。何多誣也。抑又思之。程子之學。得於周子者。今觀所論宗旨。次第與太極通書處。吻合。其學周子。與顏子學孔子。若出一轍。濂溪有云。學者當尋孔顏樂處。又曰。士當學顏子之所學。方今學人。豈無作聖之資乎。願與尋周程之所好。而欲學聖人之道者。請自學程子始。

橫渠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

外。此見程子知性之學。即周子所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理也。通篇就累於外物上折辨。而此先與論定性之義。蓋橫渠亦知吾所得於天之理。本自寧一。無累。而此中究不能不動心。一動而外物即有紛擾之病矣。故問如何而使之無累。亦是其刻苦意多於性之自

然。上少理會也。不知性卽理也。天下無不定之理。則無不定之性。纔說求定。便已不是性。程子所以先與之論性之定也。所謂定者。非能使之不動。亦非必離動而後定。順理而動。動亦定也。卽靜時不過是此理。故靜亦定也。天下無性外之物。何所送於事之往。吾心非無物

張載
子思陽明
之

之性。何所迎於事之來。吾性卽是外物之理。何所分爲在內之性。凡物卽是性內之理。何所分爲在外之物。如是方可語定矣。

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

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

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姑以己性與外物交接時言之。苟以在外之物。止屬爲外應之者。必牽己性以從乎物。是以己性爲有內外。必在內方謂之性。外此卽非性。而天下無是性也。且以應物之性。卽將隨物而之。於外則當其在外應

物時。性必不在內矣。然何嘗無在內之性。亦何嘗另有箇在內之性。今必專就內以求定。是有意於絕外誘之物。而不知性與物理。通一無二。原無內外也。今旣以內爲性。外爲物。不相管攝。是性在內爲一本物。在外爲一本。則感應之際。便有之彼之此之紛。又烏可遽謂之定哉。若性則未嘗不定者也。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夫未知己性。獨不觀之天地乎。性命於天地。天地之常理。卽性理也。天地何嘗不妙萬物乎。雖不可以心言。而所以爲主宰。爲運用。卽其心也。然不過以其心順動。而此理此氣。已普徧乎萬物。而化工寂然。一如

其無心焉。是天地之定也。又不見夫聖人乎。聖人渾然天地之性。其常性卽我之性也。聖人固亦應萬事矣。雖不可以常情論。而所以爲感通。爲孚洽。亦其情也。然不過以其情因應。而隨機隨宜。已周浹乎萬事。而措施恬若。亦如其無情焉。此聖人之定也。故君子之學。聖人以順天地者也。莫若涵養其心。使擴然無一私之存。而大公以待天下之來。正不必求其不動。卽物之來也。亦隨其自然。因其當然。而順以應之。又何必以之爲累。而慮其不定哉。此固性之自定。而定性之功。亦莫切於此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

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

除也。

又引易以見外誘之難除也。易成卦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感物之情，得正則吉而悔亡。若繫於私感，憧憧然往來不絕，則物各以朋類從爾所思，可見人心之感應。原有牽引無窮之勢，苟規規焉，惟外物之誘是除，恐除則除矣。而一物方去，一物復來，此念纔消，轉念又然，將見滅得東邊火，西邊又發煙矣。不但日時不足，那得許多除滅工夫。且其端緒紛紜無窮，亦未易以盡去其根而除絕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

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

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此又言人情之常蔽，以明其不能大公而順應也。人情見理不明，故各有所蔽，而難與入道。大率所患在於自挾一己之私，而欲用其察察之小智，自私則出而應物，凡有所爲，皆欲以己御物，而不肯應乎事物當然之迹。

安得有順應之妙。用智則當其存主於中，自負明覺，皆是機心用事，而不能任其本體自然之哲。安得有大公之休。今也以外物爲累而惡之，是謂物與性不相關也。私甚矣，是謂性中本無物，欲於無物之性，求見其所以定也。不幾於用智乎。此猶反其鑑之明，而於背之昏者，索其照焉，不可得也。不惟不足以絕外物之累，且與其性之定者而蔽之矣。如之何其可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

其鑿也。

引艮卦象辭及孟子之言，以證自私用智之不可也。易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人心止於所當止，內不

以其私智言性所惡者，以其穿鑿之見，不出於自然，亦足見小智之不可自用矣。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

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

夫自私用智，則是以物之在外者爲非，而以性之在內者爲是矣。豈知性固無內外乎。與其以外爲非，而以內爲是，則不若存內外之見，一以理通之，而是非俱可兩忘也。兩忘則在

非大覺悟也
先達此

此到春地也

內祇是萬物之理。在外俱爲性理之推。而內外澄徹貫通。可無多事矣。無事則無彼此膠葛紛擾。而泰然自定矣。定則以理爲主。內外昭灼。無蔽而明矣。明則因物付物。隨在皆宜。尙何應物之爲累哉。如是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以貫之定性。固未嘗不可動。而遇物之時。亦未嘗不如其靜矣。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學者不可不知。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

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

此就聖人喜怒。以明定性之不爲物累也。喜怒哀情也。情本於性。最足以驗性。聖人何嘗無喜。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何嘗自私自私。聖人何嘗無怒。然聖人之怒。以物

之當怒。何嘗自私自私。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適以喜怒見性之定也。而喜怒原係於物。亦不得以喜怒於物爲物之累也。是聖人固未嘗自用其喜怒之智以應。而又豈必性之不動。而不應於物哉。夫物之當喜當怒。聖人且不以喜怒爲非。又烏得以從外之物爲非。而更求在內之性。乃爲是也。如必謂性以靜而定。動則多爲物累。今試以自私自用智者之喜怒。其累於物者多矣。視聖人之大公。順應得其喜怒之正者。相去爲何如哉。則定者自定。不定者自不定。而性之不必離物以爲定也。明矣。

夫人之情。易發

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末就怒之一節。使平心觀理。自見內外之可兩忘也。蓋人之情。易發動而難制滅者。惟怒爲甚。自非定性。必不能無累於物。然第於怒時。平其心。和其氣。忘其所怒。使之廓然大公。因而返觀乎理之是非。以求物來順應之則。則當怒者怒之。不當怒者自不怒。物定而性亦定。亦可見外物之誘。不能累性。而惡而絕之。多見其膠於內外之見也。如是則定性之全體。於此可驗。其於適道。亦思過半矣。夫自性術之不明也。庸愚逐外忘內。日爲物累而不返。而異端者流。每託於清淨。以自私自謂內能見性。而不知其遺外者。適以滅性。達如橫渠尙有

卻物求定之意。賢智之過。將不免矣。豈知性爲吾心之理。推之酬酢萬變。無非此理之用。人但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內外合一。動靜皆宜。吾自若其性。物各止其所。天地之無心。成化聖人之有心。無爲皆是。如此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極天下之至曠而不可厭。善乎濂溪之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又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蓋亦逆知天下必有厭動求靜之弊。故於動靜之交。屢切言之。程子此書之旨。實本濂溪。其言定性也。反覆詳明。但見滿腔渾然。遇物灑落。正足以藥張子力索之病。而其有功於後學。亦豈淺鮮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

知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朱長

文以書通伊川。欲立言以自表見。而伊川戒之。欲其務爲實學。勿徒事無益之虛詞。以蹈好名之失也。言君子爲學。將以明理致用。言本非所貴。自古聖賢亦有垂世之言。然皆其有感於世道人心。不得已而然。蓋其心以爲有是言。以闡發是理。則是理之精微曲折。乃可顯明於天下。使天下得有所考究。以盡其用。無是言。則身心固有而不識。日用當行而不知。天下之理。必有闕失而不能盡其用焉。譬之器皿。如農夫之耒耜。食用之陶冶。其器皆不可少。有一件不制。則生人飲食服御之道。必有欠缺而不足矣。如是則聖人之言。雖欲已而不著。其可得乎。然雖不得已。猶必審實無華。其言已包涵盡天下道理。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而其卷帙亦甚約。如聖經賢傳是也。然則聖賢亦豈苟於立言乎哉。

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此言後人之言。無益於世而反害乎道也。後之人不知求道。當其始執卷讀書。便以作文章爲頭一著事。生平刻苦用功。風雨不廢。寒暑不輟。所爲文連篇累牘。動輒多於聖人。然取其書觀之。不切於人心。不關於世道。有之無所補益於人。無之靡所闕失於用。徒煩人耳目。

愈多愈可厭。乃無用閒話。若贅疣之物耳。且不止贅而無用。其繁而愈汎。離心性之真。支而愈歧。失事理之正。反爲道害。有必然者。學者烏可不戒乎。

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

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

存。非所汲汲。

長文來書又云。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噫。不忘乎善。原學者爲己事。乃欲作文見意。使後人知而稱之乎。此乃衰世好名之私心。其失亦甚矣。或者曰。夫子嘗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原非聖人所禁。然夫子所云者。乃疾此身既沒。無

實有諸己之善。可以爲後世稱道耳。非空疾其無名也。如以爲名者可以鼓舞人爲善之心。好名何必不足爲君子。顧此第爲中人說法耳。君子欲學聖賢。心之所存。自有務實工夫。若虛聲所著。非所當汲汲者矣。蓋實行若立。則有德必有言。言爲世則名亦隨之。徒欲以言留名於後。竊恐浮詞害道。愈貽後人擬議之端。又何名之與有。程子之於長文。抑何愛之深而詞之切也。

伊川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此程子釋易乾卦九三文言之辭。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乃言實心是爲學之基。人能盡心而信實。何行不可立。故存於中者無念

不實。使此心充積極盛。則無虛假。無間斷。而德性遂日進於高明。此所以進德也。又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乃謂樸實者。載道之器。人能恬默敦篤。何事不可受。故見於事者。修省言辭。擇可言之。使此志篤實輝光。則無浮僞。無游移。而學業亦可居之。以爲安。此所以居業也。內外交養。君子進修之功。誠大矣。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夫

業必由知入也。其曰知至至之。乃致知之事。言欲有所至者。必求知其所由至之途。與其所以至之域。然後循序竭力。以知終終之。方至之。知之者必在於未事之先。則志有定而心亦豫。故可與幾。如孟子論孔子。而以樂之始條理喻其智者。亦此之謂也。

行也。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德業又以行而成。其曰知

終終之。乃力行之事。言既知其所終成之業。則必不留餘力。勇往進前。而敬謹持循以終之。守之者在已事之後。自能使工夫有著落。道理有歸宿。故可與存義。即孟子論孔子而以樂之終條理喻其聖者。亦此之謂也。此乃學中知行並進。徹始徹終工夫。故文言以此明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人能法乾九三以進修。德不患不崇。業不患不廣矣。

伊川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此程子發明易坤卦六二文言

之辭。文言論六二之直。而謂敬以直內者。何也。人之內心不直。以其中無主也。敬則心一而有主。故君子之主敬。所以直其內也。文言論六二之方。而謂義以方外者。何也。人之外行不方者。以行無所守也。義則事宜之可守。故君子之守義。所以方其外也。有主而敬立矣。敬立便能約之使中。持之以健。而內志順理。自直遂而無回曲之患。有守則義立矣。義立而形於事物之間。皆有整齊畫一之軌。則外行有則。自端方而無防檢之踰。然義雖形於外。而所以形者。皆定於心之裁制。究非在外也。程子恐人因方外而有外義之見。故特指而言之。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敬義特患不立耳。敬義既立。夾持而進。其

德日新而盛矣。但見篤實輝光。不期大而自大矣。至於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內外交養。左右逢源。德便不孤。而自此發越推行。無所用而不周通。無所施而不順利。孰見其所行之窒礙。而以爲疑乎。人能法坤之六二以爲學。則體立而用行矣。

伊川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此程子釋易无妄卦彖辭也。无妄內震外乾。震動也。乾天也。動以天則所發純是天心。故爲无妄。若動以人而有物

欲則是妄矣。存得无妄之心，則順理而動，無所不通。无妄之義，豈不大哉。占曰：无妄，淘不誣也。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正以无妄爲可貴耳。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矣。乃邪心也。既已

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既曰大亨矣，而必利於貞者，何也。无妄之心，雖無人欲之私，而不出於邪，然苟無精義之

學，所行或不合於大中至正之理，則亦妄也。卽此便是邪心也。且心既已无妄，則但當保其純一之意，不得別有他歧，而有所往。往則離其真而爲妄也。故无妄彖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皆戒之辭。可見學雖以存誠爲大，而居敬窮理亦工夫之最切要者也。

伊川曰：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待之，以蓄

成其得。

此程子釋易大畜卦象之辭也。凡人蘊蓄之大者，莫大於畜德。然非由學問之道，則無以大其畜。故君子體大畜之象，以爲學。在多讀詩書，聞前古聖賢所垂之言，與其所行之事，此非徒資博覽也。欲考其行事之迹，以觀其利用之道，察其立言之旨，以求其心理之同，默識絀繹，使浹洽而得之於心，自然充積極盛，融徹貫通，蓄成其德。如乾之剛健，艮之篤實，輝光日進於崇隆，而不自知矣。君子之畜，何大如之。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易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

通之道也。

咸之爲卦，兌上艮下，爲山上有澤。其氣以虛而通。君子體其象，務使此心虛公無我，以受人之感，則亦無有不通之理矣。伊川作易傳以解之曰：凡人中有所主，則實無所主，則虛皆不足，以言感通之妙。惟聖人中無私主，實而能虛，一片天理公心，而未嘗先立意見。如是則人感我應，我感人孚，無感而不通。若未能忘私，其相感也，或示寬深之量，以容納之，恐貌結而心不洽，或擇其可合而承受之，恐得其同，或遺其異，皆非聖人大公無私。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則無所不感，無所不通。如山上之有澤而已。其

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

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感以正而通九，而居四，不中不正，不能無私係者也。故其辭曰：得正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則但其朋類從爾所思而已。程傳解之曰：人之有所感，乃

其由靜而動之機也。故咸諸爻，皆以一人一身之形取象。四居股之上，膺之下，正當心位，辭不言咸其心，蓋以感乃此心爲之，不可言心也。感之道必無所不通，方見感之大，有所私係，則偏著雜亂，害於感通之正理，所謂悔也。故戒之以貞，言聖人感天下之心，至公至正，如天地寒暑之氣，雨暘之澤，無不有以通於物，而物亦無不化其氣，而應者亦惟得其貞而已。貞者，虛中無我，所謂普萬物而無心者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

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一隅猶言一處也。言感既必以正矣。若物我之

間往來憧憧然牽纏不絕，用其私心以感乎物，則意思所及之物，或有被其感而動者，意思所不及，則不能感之使動也。蓋以有所係著之私心在我，既偏倚滯滯，而主於一隅之隘，一事之小矣。豈能廓然洞達，順而能孚，虛而能受，而無所不通乎？合咸之象，辭與九四之爻辭而參觀之，可見聖人之善感，止是公正二字，人能虛公正大，以存其心，其於感通之道，思過半矣。

伊川曰：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此程子解易蹇卦象辭也。蹇象內艮外坎，山上有水，則見險當止而不進。君子體蹇之象，以爲遇險而止者，豈徒止而已哉。君子遇險阻之來，必反而自省其身，凡存心行事，或有所失而致此遇乎。如果有失，是在我有所未善，於逆境乎何尤。則當速改其失焉。如果無所失，是在我無歉於心，又何困厄之不可安。則當加勉而使之無失，此乃自修其身心之德者也。如是則安蹇之善術，亦無非濟蹇之要道也。

伊川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此知行並進之道也。行以知爲先知，以行爲據，非此心之明，早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循其所當然之道。則此身之動，亦將無所往矣。非此身之動，有以體其

所當然之則，雖知其所以然之理，而此理亦終無安頓處。則此心之明，畢竟無所用。耳。明動相資，德業自能進於盛大之休。此亦豐卦象辭明以動，故豐之義也。

伊川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

無悶，乃所謂君子。

此程子釋論語首章之義也。學而言習者，重復而習熟之也。時習何以能說，時時詳復思繹，使義理浹洽於中心，則說也。何以言朋來而樂，蓋我之學既有所得之善，便可推之以及人，而使之皆善，於是同有是善者，莫不興起

而信從於我，則講習日衆，意氣日孚，故可樂也。然又言不知不愠，乃爲君子，何也。雖樂於及人，而同我者則知之，異我者或未必知之，未知則難免於誇毀，而我恬然處之，絕不生愠怒之意，是即易所云不見是而無悶者也。乃所謂成德之君子，然則夫子之言，蓋謂學之成已，而成已，卽有以成物，乃成物之後，猶然爲己之心而已。此豈不學者所能知乎。

伊川曰：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學所以明理，非欲以博名。古之學者，凡致知力行，皆視爲吾身分內事，故有所學，不過盡

乎己之當然。而外此皆所不計。惟欲此理實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凡讀書談道。祇以爲門面好看事。其有所學。不過求人之稱道。而實理俱可不問。乃欲見知於人。以虛名爲事而已。程子解論語爲己爲人之意。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務哉。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

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

乃無用之糟粕耳。

此程子欲道輔之窮經以求道也。道輔名家。程子門人也。言學以求道。道以聖人爲歸。聖人之道。平易正直。坦如大路。學者欲行道。所病在未知路頭。不得其門而進耳。若得其門。循其序。不息其程。無遠之不可至也。夫聖人之

道不可見。聖人傳道之文。則可讀。六經者。聖人之傳道者也。欲求入道之門。不由於經。其可得乎。即今之爲學。自號治經者。亦不乏人。然而不得其所以治之之要。譬如買珠者。空買其藏珠之櫝。至其中之珠。則不知取而棄還之。此蔽人人皆然。豈不大可笑乎。曾不思經所以載道也。徒誦其言辭。以資記覽。解其訓詁。以便傳說。而不能融會旨歸。以求聖人之道。雖遣文具在。乃無用之詞。如酒之醞釀。無存特襲其糟粕耳。將何所益於食飲乎。此治經者所當戒也。

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

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世間學者有治經之名。無治經之實。雖曰治經。與荒經何異。故望道輔由

經以求道。庶幾有得於經。至於勉勉不已。沈酣既久。宗旨可悟。異日見聖人之道。卓然如有立於目前。而不可移。然後歡欣向慕。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此時不必加意勉勵。亦有不能自止之趣。而聖人之道。亦將沛然行之。而有餘地矣。程子之策道輔者如此。經學之要也。道

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

此程子因易中修辭立誠一語，恐人誤認爲修飾言辭之意，故切指而言之也。言易中修辭立其誠，最是切實工夫，不可不子細理會其立言本意。蓋易之所言，乃謂人能修省在外之言辭，便是要立心中之誠意。凡人多言而躁，總爲心中誠意少耳。果念誠實，那得許多閒言語。若錯認修字爲修飾之義，只是以修飾言辭爲心矣。以此爲心，即當其修飾之時，已是爲僞。誠何處立乎？學者不可不猛省也。

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體當者，體認使之貼合也。言若修省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而然將日用間凡有所言，便當斟酌，恐心口或有相違，內外未能如一。此乃是體當自家平日主敬守義，無念不實，無事不方底工夫。有此實事而

不敢苟，則此中之辭，不期者而自省，而當其言辭之省時，即是誠意之立時矣。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夫君子之所以從事於身心內外者，無非欲以求道耳。道之全體，精深廣大，浩浩然，何處著下手工夫？惟是此理本實，則吾心亦必積於實，纔有根基而爲可居之處。既有可居之根基，則漸而積之，推而廣之，雖富有之大業，亦不外是，故可以修業也。

終日乾

乾，大小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然則合乾九三之君子觀之，終日乾，乾何故著忙？乃爾無論多少大的事，

別無他法，卻只是在內存一點盡心信實之意，以日進厥德爲工夫下手處。而在外又不過修省言辭，以立此心之誠意爲修業要緊處。蓋忠信內積，則無念不實，修辭外謹，則無言不實。內外交迫，止養得一箇誠，天下惟樸實頭爲可以載道之器。此進德修業之君子，所以不得不於此用功也。

伊川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

化乃可知。

此程子欲學者知寬以居之道也。言人之於道。原以篤志爲期。果能有志求道。而勤懇切實爲心。豈不是爲學之誠意。然若忙迫急切。無寬舒之氣。則急遽無序。不中乎道理之次第。此欲速之心。即是私意而不誠矣。蓋實理中自有緩急相兼之用。如健順動靜。皆迭爲終始。故人雖實心向道。亦必優游涵泳。盡其自然之妙。不容如是急迫。反有所害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地之化。寒暑晝夜。亦是漸移默運。未嘗不循序有常也。觀之而爲學之道。乃可知矣。

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此程子教人希賢以希聖之事也。學之準的。以聖人爲歸。而欲希聖者。必自希

賢始。然賢人之學。各從其資分爲工夫。又不可不知所擇。以爲效法之要。如孟子顏子。皆大賢也。孟子才氣高邁。凡立論行事。多據其顯以爲見。如言不動心言仁義。以及辨異端明王道之類。皆磊磊落落。規模正大。而貼實工夫。或少及之。學者欲學孟子。一時尋不著下手處。必無可依據。顏子則從博文約禮上用工夫。隨擇隨守。沈潛切實。學之者以之入聖人之道。其途轍較近。但看聖人平日論學論仁。皆從切近做起。卽其自言。亦第云下學上達。則顏子所事工夫。與聖人約略相類。而工夫有所持循。學者亦不患無用力之地矣。又曰。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古來學者。何人不可學。然氣象廣大者。學之恐有疏曠之失。繩墨謹守者。學之恐有狹隘之失。學之而可以無失者。須是學顏子。蓋顏子天性純粹。見得頭路已不差。而質性深潛。既入門又

能親切行之。極正大極細密。人若依顏子做工夫下梢。那有走作處。謝上蔡亦曰。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故學者須是學顏子。

明道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此亦明道教人重內之學也。凡事雖無不是。學然畢

竟心性工夫爲大學者用功。莫若且省外面繁縟之事。但專心致其知。以明乎吾心本然之善。及善既明而真妄已分。惟務進此心之誠。使所存無非真實無妄之理。則知至意誠。心德有日新之樂。至於充積極盛。自能發見而當其可。凡其見之威儀。發爲文辭。雖不中乎道理。亦所差不遠矣。不然。沾沾惟文章是習。而無明善誠身工夫。則所守無實而不約。徒見汎濫失所依據。終歸無功而已。學者可不戒哉。

明道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此程子教人居仁之學也。爲學工夫。莫切於求仁。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

得以生者。此理體物而不遺。體事而無不在。至公至純。至大至密。最難辨識。學者若能認得這箇道理。全體明白。有得於心。方爲實有諸己。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何所往而不通。如此則根柢已全。只要把事物上所得之義理。時時來栽培。使之充長堅固。卽窮經而求其義。無非是要栽培此理之意。則甚矣仁道之大。學者不可不求而求之者。又不可以無養也。

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周子善陶鑄人。故常使學者認取孔子顏子所謂樂者。所樂的是何事。思而得之。便能自見道也。程子既有得之後。

乃知周子接引之善。故追而述之。欲人共領此意也。蓋仲尼顏子之樂。乃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身心所值。隨處洞達。故能灑落無疑。此一段意趣。懸想不得。執著不得。必工夫到時。泰然有以自得。方能領其大意。故朱子教人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可以得之。愚謂就境與道上尋。不如就孔顏身上尋。就孔顏身上尋。又不如就自己身上尋。尋亦不是。空尋其故。須見其所以樂之實在也。

明道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學者所見。每患其智不周。而僅明於小。而

所期許亦病其安於近而趣或不廣。然行之亦須量才力之所勝。與次序之有漸。若不量其力。進不以漸。則立志雖大。不能如其所願。徒爲勞苦。其心力量既小。而妄受艱鉅之任。其不至於困頓顛越者幾何。亦終見其敗事而已。故明道重以爲戒。欲學者隨力自盡。循序漸進。毋蹈驚遠。好大之弊也。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致知事也。禮曰。相觀而善之謂摩。乃力行事也。均之益也。然講

習討論。以辨其義理。工夫之益猶少。更莫如相觀感化。有以善其身心之益爲多。此亦在取友者之能自得益而已。

明道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

學者所志不大。語以聖賢之學。則諉而不敢爲。語以心性之事。亦怠而不能盡。故須是大其心。使根基開闊。方

載得重遠之道。卽曾子所謂弘是也。譬如人欲爲九層至高之臺。其基址亦須開闊。故必大做起腳方好。不然。無以承載上面積累之勢。雖極經營。高亦有限。有志聖賢者。總要拓開心胸。使規模廣大。以爲後來進德修業之地也。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生境遇之來。閱歷之故。皆足爲鍛鍊身心之資。而至於處困。則其淬礪也更深。蓋其操

心慮患。揆幾觀變。動忍增益。無所不有。如古來聖賢豪傑。多從此中出頭。故孟子所序舜發於畎畝一節。都是鍊成聖賢去處。學者若要身心道理爛熟。亦須從這裏過。蓋大要鍛鍊一遺性情。方能處處有下落也。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明道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學者喜言才華。多謂高明乃造道之資。而不知惟篤實之志氣。其任道爲有力。如聖門曾子。省身常若不及。才華未嘗一露。夫子亦以魯稱之。然真積力久。聖人終以一貫之道呼而告之。其後傳孔子之道。

以循其宗者。惟曾子之澤爲最長。故曰。竟以魯得之。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者。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與此意同。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玩物喪志。周書旅獒篇語也。言人耽玩外物。便喪失胸中之志氣也。著意記誦博識。而無得於大道。則心局於此。而書亦物矣。故爲玩物喪志。按本註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穀

云。嘗見顯道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毫髮事。胡定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明道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禮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程子因其進反之故。而明禮樂之妙用也。言禮樂所以陶淑人之性情。用禮樂無俟他

求。但即記之言禮。而以進爲文。思之是謂禮。以謙退爲體。或非人之所樂。必進前做去。方有當於禮。更即記之言樂。而以反爲文。思之是謂樂。以暢滿爲體。每易至於流蕩。須收轉向裏。方有當於樂。則是用禮樂者。不過於禮一進。而用禮之性情已得。不過於樂一反。而用樂之性情已得。故曰。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也。

明道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

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父子君臣。乃生人莫大之倫。其道實天下一定不易之理。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中處天地間者。即欲脫離乎此。而有所不能。然倫出於天。理亦本於天。而有其不容紊之分際。若循天理。安得自然之

分際而不雜以一毫人欲之私心。便能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如此理得心安。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亦有所不爲。蓋所以爲父子君臣者。其天定也。若有分毫私意之起。其中自有多少不可知之處。便不是王者之事矣。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明道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天地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論其所受。則性只是理。至有所成。則性已兼氣質矣。故論性而不卽氣以兼論之。則氣

稟不同。或有不可盡概以理者。將不謂之性乎。是於性之義有不該之理。故曰不備。論氣而不推原乎所性之理。則受中以生。自有不雜夫氣者。將謂性本無所謂善乎。則性之原有所未徹。故曰不明。蓋爲理與爲氣。皆性中所有。離而二之。其說便不是。若合而論之。則養性可以御氣。治氣亦足以復性。是爲得性之全者也。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要之孟子是因人之不明而推本言之。荀揚之論不惟不備。直是誣性而已。學者宜細思之。

明道曰。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此明道先生示人。以內聖外王之要也。儒者修己。必端所學。然所學何事。將以全吾所得於天之理也。道理不明。不可言學。故必先窮理。務使天人性命。洞見其原。人倫

日用。皆知其則。然後所學一歸於正也。王者宰世。必隆治道。然治無他術。惟當不失乎立政之體而已。大體不知。何足言治。故必持體要務。使井田學校。大定規模。風俗人心。勿忘化導。然後所治不流於雜也。不然。記誦詞章。非聖賢之學。權謀術數。非帝王之治矣。

明道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學者所見不大。終日營營。無灑脫處。或少有得。旋又自足。均之病也。聖門曾點漆雕開。俱能見其大。故一則春風沂水。隨在自得。一則吾斯未信。輕試實難。將

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曾點已見及之。開亦同此意焉。故聖人均與之。蓋斯理之大。上天下地。亙古亙今。無處不足。無時或窮。能徹乎此。則觸處悅心。物皆得所。而凡理欲公私。義利善惡。更無不瞭然目前。此是何等境界。或見得及。或難自信。志趣總

皆可用。抑又聞之。朱子謂點規模大。開更纖密。欲學聖人者。須求切實。雖希灑落。更當知朱子喫緊爲人處也。

明道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此欲人務本立志用力。勉學也。學必知根本之所在。

如一身爲萬物之根本。一心爲萬事之根本。皆當居敬窮理。若種植然。先加培壅。使其根本堅固。然後可立志向前。必以聖賢爲期。則趨向正矣。趨向既正。便好用力。須知後來所造之淺。乃由於力之不勉。所造之深。實由於力之能勉耳。苟能惟日孜孜。何患心之不正。身之不修。而有志之不克成就哉。

明道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此示人下學而可以上達之功也。居敬則心有主。和義則事皆宜。動靜相維。無瞬息之間斷。則工夫自當直前而上行。敬以守之。而內直義以裁之。而外方。表裏交密。無毫釐之走

作。則心思專直。日進高明。天德之達。不自此可信哉。

明道曰。懈怠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道原於天。體道者必與天相似。方全盡此天理。天行之健。無時或息。故君子自強不息。乃所以法天。懈怠一生。便與道隔。豈非自棄自暴乎。且一有懈怠。勿謂後來不得與於道。即懈一

時。便暴一時。懈一事。便棄一事。學者所當猛省也。

明道曰。不學便老而衰。

天下無不衰之人。而有不衰之學。學者學乎義理者也。義理無窮。豈有衰時。不學則理不足以養心。志不足以帥氣。至老而倦於勤。凡事漸有衰謝之意矣。獨不思聖人憤樂相尋。直不知老之將至。即吾衰有歎。

死而後已。尙留此不衰之學。以振勵萬古。安可以不學者自墮吾精神乎。然則無可奈何者。我日斯邁。不能自己者。至理日新。老當益壯。其必由學也夫。

明道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期日進。然既學矣。自當有進境。而亦有學而不進者。或諉諸氣質。或託之時勢。皆非也。原其故。非懦而無志。則餒而因循。直不勇耳。若勇往直前。則食可忘。憂可忘。何論時勢。愚必明。柔必

強。何論氣質。有不進者。斷無是理也。

明道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學以明理。亦以盡性。然理不足。則爲血氣所使。而理爲所勝矣。性不定。則習俗能移人。而性爲所奪矣。然此只可責志。若能勇往前。則能持其志。而志以帥之。氣

質可變也。志必於道。而志以道寧。習俗無權也。

夫寧得而勝之。奪之乎。學者可知所策勵矣。

明道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凡人內有不足。方見在外之有餘。中無實得。始覺紛華之可悅。若心性爲重。則富貴利達。儻來之境。皆在所輕。其榮無加也。所得於

學問者深。則物欲攻取。繫戀之私。自覺其小。其樂不改也。學者亦知所重而求有得焉耳。

明道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儒者之立心。貴光大而不雜。而用心當專一而不紛。漢儒董仲舒有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義者事理之所宜。利

者人情之所欲。道者日用之當行。功者效驗之自至。正其心。以要乎義理之歸。絕無一毫私利自便之謀。致其知以求乎道理之當。總不敢有預期速效之計。此心何等磊落。何等光明。處則爲儒術之醇。出則爲王道之大。若董子所言。眞邪正之大關。而學者居心之要道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

凡人畏葸者不可與任事，而果敢則又或出於蘧疏，拘固者不可以應務，而通方則又流於詭隨，立心行己若斯之

難也。唐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蓋膽壯則遇事能斷，故欲其大，心細則處事周密，故欲其小。智周則酌理無滯，故欲其圓，行端則威儀可則，故欲其方。人能體此，則果決而出之以精細，明通而持之以莊重，何事不可濟乎？此孫子之言，所以可與董子並傳而爲法者也。愚謂養氣者壯膽之方，讀書者細心之要，窮理者益智之訣，而居敬者操行之原，又學者所當知也。

明道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此欲學者心領神會，實得斯理之所以然也。蓋學期有得，而所謂得者，豈偶然有得而即

以爲是乎？又豈勉強得之而可據以爲安乎？大抵默而識之，深而造之，融會貫通，至於冰釋，理順自然，心契其妙，油然而得，乃自得也。否則安排推測，牽合布置，終是影響附會，心與理未能浹洽，非自得也。豈能實見其精蘊所存，歷久而無失乎？是以君子惟自得之爲貴也。

明道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此卽所謂省察之功也。天以理與氣賦予於人，而人得其秀以生，則一身之五官百骸，皆與天爲體，故目之視

耳之聽，心之思慮，四體之動作，皆天之靈也。然既屬乎人，則形之踐者，必全乎天性，而物之交也，未必悉合於天。則蓋其中循理而發，則爲真，從欲而發，則爲妄。必於此識得不爽，然後能知所存，知所過，而動靜可以無違。然則何以識之？惟靜會於未發，以見其本原之正，更體察於已發，以驗其感應之宜，而真妄之分，亦思過半矣。

明道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此示人切己之學也。學所以求道，而道即在身心之中，所謂仁是也。鞭辟猶言警策，近裏著己

猶言貼身也。言爲學之功。若著一毫虛浮。驚外之意。便與道離。只要反求諸身心。著實理會。自然能有所得。如子夏言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者。胥是道也。蓋問必求其切實。思勿忽於淺近。則聰明內斂。志意眞摯。心存而理從此得矣。此致知之功。近裏著己者也。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進學固在致知。而所以實體諸躬者。力行尤其重矣。願行遠原。必自邇。而驚爲高遠者。便有難行之病。昔夫子告子張之問行。祇就言行爲教。如言必忠信。而誠實行必敦篤。而恭敬則近裏著己。雖遠而蠻

貊之邦。亦必可行。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卽是不近裏著己。雖州里之近。其可行乎哉。且所以求其忠信篤敬者。更須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如立則參前。在輿則倚衡。然後信其可行。此豈非力行之功。近裏著己者乎。夫學莫大乎得仁。而道莫難於可行。乃切問近思。而仁在。忠信篤敬而行通。則卽此便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而又奚事他求。信乎學不可不近裏著己也。

則一也。

承上文言。同此知行而氣稟不同。苟能用力。而成功自一也。蓋求仁求行。既不外切問近思。忠信篤敬而得之。學者亦可知所。用力矣。但用力亦關氣質。氣質美者。得天清明。見地容易透徹。當其一了百了。私欲淨盡。自然不雜。其剛健和順。自與天地同

體。其次未易渾化。則惟端莊恭敬。操持涵養。以俟其熟。而自至耳。然及其真積力久。亦自消融明淨。與天地同體。其造詣固歸於一也。苟能切實爲己。何人不可以勉學哉。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此兩引乾坤文言之詞。以明爲學之道也。

乾健而動。一而實。有清明強固之意。故文言於乾九三之學問。言其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德之所以日進。見於外者。無一言之不實。樂之所以可居。此就乾之道而論也。坤順而靜。二而虛。有恭謹整齊之意。故文言於坤六二之學問。言其主於內者。敬以守之。乃有正直

之衷見於外者。義以裁之。自有端方之概。此就坤之道論之也。大抵人之氣質清明者。可以用乾道。而氣質簡重者。可以用坤道。至於德崇業廣。則爲忠信立誠爲敬直義方。無不同條而共貫矣。

明道曰。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此示學者以有事勿忘之功也。著力者身心切要工夫。得力者所以進德之由也。才學之時中未有主。若不識工夫要緊所在。則泛

然無所持循。非紛而無當。則躡而罔功。既學之後。詣當有進。若不辨功效所從來。則悠悠然任其蹉跎。勢必擇焉而或不能守。忽焉而無以永其趣。故必知著力處。然後能竭才以底於成。亦必知得力處。然後可習復以至於熟。大學之知所先知所後。亦是此意。

有人治園圃。役其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

爲人之道也。

此程子引蠱卦象辭。示人以知所務也。園圃之役。細務也。治之而至於智力甚勞。其人之識趣卑陋甚矣。故先生誦蠱之象辭以戒之。振民者。振起其民使之自新也。育德者。涵養吾德以期大成也。蠱壞之象。在民爲舊染之污。在己爲天德之

喪。君子觀此而有事。其治民。則必振而作之。使民去其舊染之污。以自新。其自治。則必培而養之。使吾德復其本體之明。而不至昏昧。蓋新民者。所以全明德之量。明德者。所以爲新民之本。君子所當有事。惟此而已。餘可無他及矣。夫道貴謀其大者。遠者。二者乃爲己爲人之道。所謂大人之事也。若園圃之役。其細已甚。智力之勞。何爲乎。此與孔子答樊遲稼圃之學同意。

伊川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所以求仁。然求仁

者。非一箇仁在彼。而切切求之也。仁即在吾心。亦即在日用事物之間。隨時隨事。博以學之。窮其理也。立志誠篤。專其務也。所問至切。辨其真也。近以爲思。釋其要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則心常存而思不雜。功無間而理自熟。仁卽此而在矣。學者口讀子夏之言。試思博學

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不言求仁。而言仁在其中。若能了悟乎此。便知是徹上徹下之道。蓋形上即具形下之中。下學即是上達之事。功與心純熟無累。便謂之仁。無內外精麤。一以貫之也。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此程子因西銘而教人以求仁之學也。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西銘所言。可謂極其廣大而周通。故曰言弘之道。然言弘實包曾子弘毅二字。

之義。蓋弘而不毅。則心力或懈。而廣大之量。何能有所植立。而持之以永久。毅而不弘。則度量窄狹。而周通之意。何能寬以居之。使其恢廓而無外。此弘毅之所以不可偏廢也。

伊川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此程子辨古今爲學之異。而歎今之不古若也。優柔從容自得。

也。厭飫。沈酣而飽滿也。學無古今。一也。而古之學者。當其爲學。未嘗敢以矜浮出之。亦未嘗敢以淺嘗置之。常從容於存省。以俟其動靜之安。沈酣於詩書。以博其義理之旨。故其工夫。有先後之不索。其條目。有次第之可循。所學何其漸而深也。今之學者。則不然。亦嘗妄希性命。而探索祇資談柄。亦嘗不憚涉獵。而雜博徒供口實。卻只做一場話說。務爲自高而已。其用功與古人異。曷怪其所得之不同乎。

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此引杜預之言。以證古人之優游厭飫也。元凱預之字。江海之浸。漬之深也。膏澤之潤。濡以漸也。冰釋者。融解無痕之謂。理順者。曉暢條達之謂。元凱有言。讀書當若江海之浸。淵涵淳蓄。膏澤之潤。漸濡默化。久之便能道。

理融徹。渙然如冰斯之紛解。節目疏通。怡然見條理之直達。然後爲深造而自得也。古人之爲學如是。宜其功深而得實也。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

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又承上文學者之務高。而直指今人之病也。言今之學者。大抵輕浮淺露。妄肆譏議。雖以聖門文學。

之游夏亦小視之。以爲不足學。而欲駕而上之。獨不思游夏之文學。原不是徒飾虛詞。凡一言一事。卻是實見實聞。傳其中之所得。後之學者不肯實用工夫。虛夸驚外。了無所得。或影響其辭以云深。或張皇其說以爲大。徒好高耳。譬如坐馳之人。游心千里之外。精神亦若飄然遙寄。然總屬虛妄。自身卻只在此處。未嘗實到彼也。用心無益。亦足悲已。然則較量古今之學。正是爲己爲人之分。學者不可不知所警哉。

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此欲人之爲聖爲賢而即

引年永命以見例。明工夫之可恃也。學者不以聖賢自待。皆謂聖賢不可學而至。即勸之以聖賢之功。亦以爲徒虛語耳。不知天下事止問工夫何如。工夫到時。有志竟成。即如人之年壽。至不可知。然修煉其精神。充養其元氣。屈伸吐納。工夫既久。亦自有延益之效。是以引年者不虛也。國之享祚。似非可人力致。然積功累仁。工夫既至。亦可以格天而獲寧長之佑。是以祈永命者不虛也。若常人之於聖賢。同是人也。第氣稟異而習染分耳。苟百倍其功。自能變化氣質。長其聰明而堅其才力。其成功之一。可以勉而致者。又豈虛哉。三者皆有足信。可知有工夫。必有效驗。工夫到極至。則便有極至之應。學者第患因循怠棄。不肯實用工夫耳。不怕不到聖賢地位也。

伊川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此見忠恕爲立心之本。故反覆言之。欲人之自勉也。盡已謂忠。推己謂恕。人能盡己之心。則此所盡者。乃合乎天理。而爲天下之公心。自

此推之。使人各如己心。而分願各得。何平如之。故忠恕乃所以公平之道也。人知爲學。莫重乎成德。而德不外此心。心之體用。不外乎忠恕。則欲造其德。必自忠恕始。而忠恕之極致。則自能公平。至於公平兩得。是外內合一。人已乎治。而性之德全矣。忠恕顧不重乎哉。

伊川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仁之道至大而難明。

故程子別言之。使人知所體驗也。蓋仁之爲道。取數多而旨各有當。若總而論之。只消說一箇公字。而仁之旨已無餘蘊。然公者止是仁之理如此耳。非卽仁也。理者其中之條理也。其理無所不同。無所不統。無所不貫。無所不純。無所不覺。無事不在。無時或息。皆有公之義。故謂仁之道至公則可以公而當作仁則不可。惟其本公而以人體之。則身心之間實有所同。所以能統而貫。所以能純而覺。所以能體事。能不息方喚做仁。故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就人身認取所以公。便得。其所以爲仁之旨。學者當細思之。只爲公則

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承上文仁之公而實指其所以推行之妙。卽所謂體仁也。言惟仁爲至公之理。所以能體之。則於物

我之同然者。兼照無遺。故仁則此心本如彼心。卽當使彼心適如此心。所以能恕。仁則一體之懷有感。關切之情輒動。所以能愛。然則恕者彼我如一。因其可推之理。達其能推之才。則仁之施也。而愛者滿腔惻隱。不忍抑遏其情。不能直遂其願。則仁之用也。朱子有云。仁譬泉之源。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而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也。狀仁之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伊川曰。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此言有志爲學者。不可以無勇也。迤邐山

勢坦緩處也。峻陡急也。人之求道。務造其極。如人之登山。必至其巔。所謂有志者也。然欲至巔。必須直上。欲造極。則必須勇行。今之爲學者。譬如登山麓。方其平緩處。莫不宏闊其步。及到峻險處。則途畏阻而不前。多是趨易而避難。進銳而退速耳。故須剛決而必往。果敢而無畏。然後進進不已。以至於極也。學者若能如是。將學聖賢。必至聖賢。猶之登山麓者。必至山巔云爾。

伊川曰。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

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此亦爲急行而不灑落者發也。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古人有言矣。故人口頭傳說，動曰要力行，然須知人謂要力行者，猶是尋常淺近話。至於所以行之，則又不可不知。蓋人苟能知一切事，皆所當爲，即時

爲之可也。但爲之亦自要當平常事，方行得灑落可久。不待另著簡要緊意思。一著意要緊，便少自然。而成一箇私心矣。此一點急迫不洪意氣，能支撐得幾時子。不提防，逢休歇，而所行終廢矣。故當行則隨時隨力行之，不必汲汲，徒謂要力行也。

伊川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

道理。

此與孔子知不知好節同意。但孔子歷言進境，以示勸。程子則歷決其必然，以示勉也。學以必得爲歸。如進學在於致知，豈徒然乎。蓋知得此理之妙，則自不能已。必中心喜好，覺天下之物無以尙焉。既不能已於好，便要刻苦用功。而汲汲以求之，既不憚工夫以

求之，則必能順其所當然。會其所以然而實有以得之。須知古人此箇學，乃是終身事。設若不得，即負卻終身。然果能知而好好而求，無論變故急遽，皆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奈何甘自暴棄，而以必得者讓聖賢獨得耶。

伊川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

儒者之學不可。

此程子歎學術之日分也。言古之時，學重爲己，務求實得，止有儒者一途。舍儒而外，有異端而已。今之學者，多務爲人弊。遂日滋。學術已分爲三，而異端尙不與焉。其一溺於文詞，徒富麗爲工，務以悅人。曰文章之學。其二牽於註釋。

尋章摘句，不觀其大。曰訓詁之學。其三乃爲言坊行表，求修己治人之要。而曰儒者之學。夫自文章訓詁之弊興，而儒學幾於闕淡無色。拘迂而不概於時矣。然欲趨大道之歸，舍儒者之學，斷斷不可。吁，學術多歧，今日之所當辨者，又不徒異端矣。有志衛道者，可不卓然以振興儒術自命乎。

問作文害道否。伊川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於天地同其大也。書曰：

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

文以載道也。後人習氣大盛，富麗相誇，而不知其去道已遠。故程子每言詞章之病，或者疑文章亦儒者事，因問作文害道否。而伊川直應之曰：害也。蓋斯道之大，洋洋優優，包含無外，充塞無間。學者日用

性情，當使廓然大公，無息不是天理流行，方能與道爲體。何沾沾文詞之足云。凡作文之法，心思不專於其中，則不能極其工巧。若專一著意於是，則氣拘神滯，志趣已局限於此，卑隘甚矣。又安能剛健含弘，與天地同其大。雖有詞章，亦當前快意適觀而已。故尙書曰：玩物喪志，言玩弄外物，精神馳逐，心志便不寧而喪失矣。文亦物也，爲之而字飾句雕，留戀不舍，非玩物而何。夫以覆載同量之性情，而遂以文詞自小之，亦可笑之甚也已。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

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

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與叔名大臨，程子弟子。因上文言爲文亦玩物，遂引與叔詩以明其不誣也。癖，偏滯之病也。俳，俳優，俗人之屬也。心齋，澹其心若齋時也。莊子言顏子心齋坐忘，與叔實用其語，與

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至相如始類俳。蓋學如元凱，稱博洽矣，而義理不充，物而不化，方成結癖之病。文至相如，豔麗極矣，而道德無關，華而鮮實，始類俳優之輩，均無足貴也。繼之曰：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言爲學而立聖門中，別無要緊事，所愧未能涵養性情，只輸顏子之心齋，而差到耳。與叔之詩如此，可見古之學者，性情爲重，惟中和之養是務，其他雜博藻麗，皆不屑學。今爲文者，舍自家性情，不養專務尋章摘句，塗飾美觀，以媚悅人之耳目，旣掩抑其性情，而粧綴以博觀聽，其與俳優之修飾聲容，取憐於人者，相去幾何。夫人而爲俳優，喪志已甚。

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

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問者曰：文既若是之弊，是亦不足學矣。古之人亦曾學此否？伊川曰：文者道之華也。道乃文之實也。有其實而華自見，故美而可傳。如六經是也。人但見六經皆聖人所定，便以爲

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全體皆道，其見之文者，亦描寫發揮其胸中所蘊蓄之理，而性情流露，自然有條理次第而成。文章耳。孔子有云：有德者必有言，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理固然也。六經之文，聖人豈必先學之，而後作而傳之哉。

曰：游夏稱文

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

問者又曰：文苟不足學，則古來當無復以文擅長矣。而聖門子游子夏，獨以文學著稱，何也？伊川曰：游夏之稱文學，乃其天資英秀，學問淹通，凡所著述皆斐然可

觀，不覺其才華之長乎此耳。亦何嘗秉筆構思，計工拙，追時好，欲以詞采表見於當世耶？其不得以游夏藉口，亦明矣。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

章之文也。

此又引易賁卦彖傳之詞，以明所謂文者，非必如今人所學也。蓋天下之燦然有章者，同謂之文。如陰陽交錯自然之理，乃天之文也。君子觀之，而可以察四時之變化，孰加焉。人倫條理，各止其分，乃人之文也。君子觀之，而有以成天下之

化，文之整齊孰加焉。此豈詞章之文，所可同日而論哉。蓋大文不假安排，至文非關粉飾。即六經之文亦是如此，故能與天地爲昭，與人道終始也。自非知道者，烏足語此。自非知文者，亦烏足語此。彼沾沾著作，爭奇於字句間者，亦徒勞矣。志氣既卑，意旨亦薄，支辭愈多，義理愈晦，願當世學者，慎毋輕弄筆墨，而以文害道也。

明道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此示學者以徹始徹終工夫也。凡人爲學，先求其靜，然後心思纔可用。然徒主於靜，而不

一不可也。但涵養非守寂之謂，須祇畏以一其內，端莊以肅其外，則此心常存，可以爲事物之主。進學亦非憑虛可得，在乎卽物以究其極，隨物以會其通，則此心漸徹，有以全其本明之量。此君子所以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居敬窮理，相須並進，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亦是

此。如

伊川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

其自棄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天地間道只有一箇道。無不當盡之理。人亦只是此等人。無可以不全之量。故學者切莫將第一等三箇字。看得寬絕。不可到甘讓與別人。我

不妨做第二等。此無論後來能做第二等與否。才如此說。便早將本分第一等丟卻了。非自棄而何。雖其欲做第二等。猶與自謂不能居仁由義者有別。然試思此第一等。誰做得。誰做不得。讓而不做。即是自謂不能。其果於自棄一也。故言學便當以道爲志。道原人人所當盡也。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聖乃人人所可爲也。夫道者。第一等事也。聖者。第一等人也。然道之於人。不論等也。聖而盡道。亦曰人也。何多讓焉。有志者其勉諸。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明道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此程子恐人以敬爲專。是主靜。而流爲寂守之學也。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是疑孟子言必有事者。或是當用敬以持之。便是有所事也。程子言敬者。主一無適。乃是涵養一邊事。有事雖不離敬。而必有事焉者。須用集義工夫。蓋隨事合宜積累。以獲此心裁制之安。方是

有事。若只知用敬。空洞洞把持在此。不知就事物上體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此程子懼人以義爲在外。故因問義而分別言之。或疑義之得

名。莫是凡事所行。皆中乎理之謂否。程子言所行中理。乃是就事上論。若第以此爲義。不將有外義之意乎。須知義者。吾性中本有之理。故事得宜而心安。心有所宜之。則然後能裁而制之。使得其宜。則義實在心。然則以心之義處事。事乃無不中理。似可合內外以言義。

而究竟中理處。止可言事。而所以中理之義。乃在心也。

問敬義何別。伊川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

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此與明道先生之言敬義意同。或問敬與義。其用既不同。則二者必有分別。而後見其不同也。伊川言敬與義原自不同。安得無別。敬乃用力字。是吾身心本當斂束。持己之

道則然耳。義則凡事原有是非。吾心處之。便知有是非。順乎至是之理而行。是乃所以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字。以爲學問之道。已盡。不知去事上。更用集義工夫。則是身心間都無一事。何所著落。不將與致虛守寂者等乎。學者當早辨之。且如欲爲孝。

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承上文守敬不可不

知集義。而就孝一事。以明其當然也。蓋言敬者。乃所以爲集義地。非敬而集義。卽在其中也。且如子之事父當孝。是子所當敬守者。孝道也。然孝自有孝之所宜。亦隨事有義也。不成只敬守一箇孝字。便可以事父而無憾。須是知吾所以行乎孝者。自有道焉。於是隨時隨處。小心體貼。凡所以隨侍奉養者。當如何盡物。如何盡志。所以冬溫夏清者。當如何得宜。如何無曠。方有所循。以敬行吾孝焉。如此之類。皆孝中之義。所當集者。體之然後孝道可無愧也。卽一孝道而敬義之辨。已明。集義之功。顧不重乎。

伊川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

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此程子欲人務實。而戒人以慕名之失也。學期有得。不務實則浮。而無據。安能有得。故須是專務著實。而無半點爲名意思。方是聖賢之學。蓋務實則心皆實。心行皆實。工夫皆實。工夫著實。爲己。乃能上達。而處則有真

學問。出則有真事功。一有近名之意。亦僞焉而已。立意既差。大本已失。勿謂不學。卽學亦一齊差卻。更濟得甚。事人多謂名原是清潔。一途。還屬好的。與利之汙濁不同。不知爲名與爲利。意象之清濁。雖分。而有所爲而爲。總以便其人欲之私。立心則一也。此與莊子爲善無

近名詞若相類而旨實不同。此欲人之務實。彼第欲
免人之忌而已。本領既差。立言亦別。又不可以不辨。

明道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此因孔子稱顏回不違仁。而切言所以爲仁之體也。仁者天理渾然。無雜無間。孔子稱回

三月不違仁。乃其克復功深。故此心能歷久純粹。所謂不違者。只是私欲淨盡。無纖毫之
爲累耳。若有些少私意。則心德不純。非渾然之本體。去仁便遠。蓋甚矣仁道之難言也。

明道曰：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此因論語仁者先難後獲。而歎今昔用功之不同也。仁純

德也。學者求仁。未論造詣。且論用功。孔子言仁者先難後獲。乃謂仁人用功。無所爲而爲。止先盡其事之當然。絕不敢有畏難之意。至於
效之所得。則放在後著聽其自至。全不生計較想若有所爲而然。則是未作之先。必計其有效。方纔下手。著著希冀。所謂先獲者也。試觀
古人原不如是。但見其朝乾夕惕。爲致知爲力行爲靜存爲動察。孜孜矻矻。滿腔切實精神。知爲仁而已。他不違計也。今人則大異矣。詩
書只爲科第而讀。文章亦因聲望而作。卽有嬌語心性浮慕聖賢者。或亦捷得爲期。庶幾一蹴而至。皆先獲也。志趣既不古若。工夫亦自
此殊。其去仁
道也遠矣。

伊川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

可與權。

學莫先於立志。而志必以聖人爲歸。有志求爲聖人。則與之共學。便能相引於光明。而不至流於汙下。故必如是。然後可與共
學。道由思通。而思必求其善。善思則能專於所入。慎於所往。與之適道。自不至躐等爲高。半途而廢。故必如是。然後可與適道。

至於能用其思。則心力日進而有功矣。然聖道高深。未易言得。或恍惚失所。據依者有之。惟有所得。則中有定主。乃能不惑於他歧。不奪於外誘。與之言立。其亦可矣。若夫立則所守已固。德性亦自堅定。然執而不化。抑亦入而未優也。惟進於能化。則有所持以得其中。復有所通以適其宜。與之權輕重。而化裁可以利用。變通可以盡神。是聖人之能事矣。此皆徹始徹終工夫。故孔子因其未可與。而歷指造聖之候。以期之。程子亦因其可與。而歷言作聖之功。以實之也。

伊川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學所以盡性。而性合內外。通物我。不可相遺者也。然得其實功。成則兼成。役其浮志。喪亦

兼喪。故古之學者。知實功在於一己。於是爲之不懈。務窮天下之理。以盡天命之性。其終也己之性盡。物之性亦盡。遂至於成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焉。今之學者。浮氣盛而日役於物。亦復爲之不置。務工一人之術。以爭人世之權。其終也功名不可知。而心術已難問。遂至於喪己。而俯仰亦覺其自慚矣。由是觀之。古之人成物。以完其爲己之量。今之人喪己。即在於爲物之私。孰得孰失。何舍何從。學者必能辨之。

伊川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

以其所造者極也。

此勉人以自強不息之功也。學必造乎其極。而造之以漸。自有月異而歲不同之境。故君子之爲學也。必刻勵其功。潛舊見以來新機。使其所得有日新之益。日新者。學既上進。則所見聞。非復舊日境界也。然學無中立之理念。

念不忘。自當進進不已。若不日新。便是心有間斷。私欲相乘。非昏則倦。日退必矣。未有半上落下。能站得住。不進而不退者。惟有聖人之道。仁至義盡。窮神達化。純之又純。既無可進。自不能退。以其所造者。已進乎天理之極也。學固以聖爲期。然未至於聖。其可忘日進之功乎。

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天下無人不可學。然浮動之人。心思既不能入。才氣亦易以怠。惟賦性沈靜者。其所得於天也較醇。其所以盡人也亦易。蓋靜則生明。而有以用其體察之功。靜則淡定。而有以盡其持守之力。靜則從容。而

有以深其涵泳之致。皆爲學之所取也。故可以爲學。然則未能靜者。當思變化其氣質。既能靜者。又當涵養其本原也乎。

橫渠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曾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二者固有兼重之意。而不知二者尙有相維之功。蓋弘者并包之量。然無謹嚴之心。則或驚外以爲高。浮夸以自大。而防檢

廢矣。故無規矩。毅者強忍之力。然無寬廣之概。以居之。則堅確或流於急迫。拘守或入於鄙吝。而規模狹矣。豈不隘陋。是二者原缺一不可。

明道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人之果於自暴棄者。皆是於自家性善信不及。故醉生夢死。甘虛過一生。而不知性善。惟欲治其性情而不尋主腦。亦恐無著落處。乃所謂不知務者也。惟真知吾

得天之性。原純粹而至善。自不忍自暴其身。以喪吾心本來之良。亦不敢自棄其身。以負上天賦予之意。則由是存心養性。求切實爲己工夫。莫若以忠信爲主。然後能以實心行實事。而身心人已皆可無憾。此卽孟子所謂先立其大者。蓋大本既立。向後都爲有用工夫。工夫到時。固能極誠无妄。以全其盡性至命之量。卽工夫未到。而不昧其心。不欺其志。猶不失其真性之本然。故羅整庵謂程子此條。說得頭腦分明。工夫切當。始終條理。概於三言之中也。

伊川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凡人輕浮。則氣虛而見識不定。亦神散而操守不力。故人能安靜厚重。則氣質神完。識力自確。然不移。而所學因以堅固。此卽論語重威節意也。

伊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此卽中庸所謂誠之之目也。五者有實義。有實功。有次第。有緩急。如人不可不學。不可不問。不

可不思不可不辨不可不行此實義也。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篤此實功也。乃學然後問問然後思思然後辨辨然後行則有次第也。若學問思辨在先篤行在後當其始則以學問思辨爲從入之門及其終則以行之篤爲歸宿之地則又其緩急處也。古今爲學工夫不能出此五者。故曰廢其一非學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學不可躐等而問必切問乃爲善學。思叔請問而持論太高其凌躐不切可知此而答之非其所及知既恐滋其所疑強

之以必知又恐愈以生其妄。故程子不答。然程子雖不答而所以不當躐等之故思叔未能自克則所問終未釋然也。故良久第曰累高必自下。示天下之至高者皆由累積而成且其累必有基基則自下者也。此便可知太高之論皆君子所不答而不切之問真可無庸也。至於所問之旨終未嘗言及是不答者乃所以深於答而所答者乃其所以不答者也。此伊川之善教也。

明道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此欲學者循序漸進以至於成也。標準也準的也言人之爲學固以聖賢爲歸以道理爲的然先立一簡表的則希冀欲

速之念生而下學之功廢矣。若能循循博文約禮不已其功勿忘勿助以漸而進自必有所至雖以之希賢希聖無不可也又何必私意期望爲哉。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此亦教不躐等之意也。大學明內聖外王之道西銘通事親事天之理規模大意義精微初學見之未必能無逆於心即告之曰此天地大道聖賢公心而中未

有主思未能細不惟無以得其綱領條目之全通其理一分殊之旨直以啓其好大欲速而膠葛紛紜終未有已故尹焯來見伊川之初二書猶不與讀至半年後方得看蓋前半年所聞於師者未嘗有放言高論所見於師者祇是循規蹈矩主敬窮理未有滉浚反身修己

未得歸宿。知必有所以然者。一旦看此二書。乃知平日循循下學。只是求此道理。則內外合一。而萬物同原。吾身真不可自小。也其豁然猛省。奮然精進。當如何矣。伊川之善誘也如是。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心者身之主宰。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身一刻無主。則官骸皆爲虛器。遇事一刻無主。則動作皆違物。則如之何其無心。有人說無心。不問

可知爲禪學矣。伊川卽辨之曰。無心便不是。蓋說無心者。似乎活潑而無滯礙。不知心一言無便不是。聖學此正佛氏無心意無受想之說。若聖學則言心便有性。但能純乎天理。廓然大公。便能順應乎物。而盡此心之用。何嘗多心。亦何得言無心。故只當云無私心而已。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

謝顯道程

子門人名瓦佐。上蔡人。平日有志聖學。而所見過高。其來見也。伊川欲發其病而藥之。因問近日所事工夫如何。彼卽據所見對曰。天下事任其自然。何必思慮。以滋紛擾。蓋亦實見得道如此。故引繫辭以見意也。然義精仁熟之後。而順其自然。乃是至誠之無事。進學求道之時。而矯語自然。恐類異端之強制。故伊川戒之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蓋明是聖人之言。論理何嘗無此境界。但未至其地。如何說得。卽果見及。而此語無乃發得太早乎。所謂談何容易是也。

伊川直是會發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此因上文戒顯道之詞。又詳記伊川一時之語。以明其善教也。鍛鍊猶言陶鑄也。言伊川先生最能隨時誘人。既戒其發言太早。又欲乘機策

其下工夫。恰好著工夫。蓋上蔡亦是涵養得有些端倪。見得無欲之妙。但未有著實工夫。後來終成捕風捉影。故戒以輕易自足。復勉以及時下學。便能循循向上。去勸戒有加。無已如此。宜其成就人之速也。

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

邊。此上蔡見地明白後，因悟當日受教之難融，并述明道之言，見其善發人之病也。學者中未有主，一聞警戒，把持不定，東走西作，真

以不奈何，往往支吾逃遁，多著閒話，譬如酒醉人顛三倒四，纒扶起這邊，已倒那邊，既不自在，猶自嬌強，怕人扶持，此段光景，真覺可笑。故顯道承先生教，只管著他言語，而明道因以醉漢形容之也。顯道至此，猶追憶其言，其猛省於師教者已久，而得力亦有自來矣。朱子謂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一言，故其所論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隨於一偏，故學者不可執著道理方也。

中正

橫渠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

此言內外之交養互發，以明繫辭所言爲學自然之機也。天下之理，本無

內外，故爲學之道，不離屈伸。易曰：精義入神，乃精於研究義理，以通乎神妙之極，可謂屈矣。然凡事斂其精神，刻入深思，使義理素定於心，則推之於身，無不順理而裕。如是乃求利吾外也。伸何如乎？又曰：利用安身，乃利於推行事理，使吾身各適其所安，可謂伸矣。然凡事沛然肆應，從容恬適，則吾身之德，愈覺光明而日休，是所以致養吾內也。無非屈之機也。然則寂守而不足以利用，是遺外也。非所謂學也。徇物而不足以養心，是遺內也。亦非所謂學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

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承上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日進不已，至於窮極神妙之理而無方，深知化育之機而不測，乃充養之盛，純熟自至，豈勤思勉力之所能強易，所以言德之盛也。然神化之盛

德，總由精義利用以幾之，則君子惟盡崇德之功，而外此未嘗致意求知，以生妄希之念也。故易又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是不知者屈之意也。自至者伸之義也。學之道，何一非屈伸之自然乎。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在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此張子欲人變化其氣質也。形，形體也。得天地

之氣生而成質。故謂之氣質。性止是理耳。既成形而理亦賦。則有氣質。而性亦不能離矣。於是形質之性。程子所謂兼氣質是也。然人雖不能無氣質之性。而天地之性。乃吾之正性。惟氣質不能無偏。而天地之性。亦隨之而失。故必深自濯磨。反其偏者。使歸於正。然後人欲去。而天理見。天地之性。自存於吾焉。彼氣質雖吾所有。而其性不可恃。君子終不敢以爲此。亦吾性而徇之。以滅天地之正也。然則變化氣質者。復性之要務也。是所望於善反者矣。

橫渠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

天而已。

此欲人修德以全性。即所謂善反之者也。性命於天。出於無爲者也。德成於人。可力而勉者也。人不能修德。則性情難以堅定。便爲血氣所使。而德不足以勝乎氣。如是則我之所受。與天之所賦。專職其權於氣。而滿腔皆是氣用事矣。既成其德。則理義已極充盈。血氣亦自退聽。而德遂有以勝乎氣。如是則我之所受。與天之所賦。皆主其權於德。而滿腔盡是德用事矣。故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而所賦於我。皆天之理。遂成爲有德矣。至是而氣亦不自知其變矣。所不變者。獨死生修天。爲氣之有定數。而不可移者耳。

橫渠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此明變化氣質。非學不爲功也。領惡而全好。見戴記。

領猶理治也。好善也。理與氣同稟於天。故曰莫非天也。理足則陽明勝。而德性用事。故日進於高明。氣偏則陰濁勝。而物欲肆行。故日流於汙下。德性用事。志潔行芳。天下之善。孰加焉。物欲肆行。神昏行殆。天下之惡。孰甚焉。無以治之。將終於惡也。無以體之。亦難以有其好也。治之體之。惟有學之一道耳。蓋學則格物致知。以明其理。閑邪存誠。以去其私。氣質之變。實由於此。夫然後靜虛動直。清明純粹。直與天爲徒矣。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
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萬物皆備於我。故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本自至大。況天下之物。皆實理所爲。豈能出吾心之外。然必一私不存。使此心廓然大公。乃能入乎物之中。而體認其理。若物理有所未體。則物與心

隔。而心爲有外矣。世人之心。私欲蔽塞。故內外扞格。止能於所見所聞者知之。狹隘甚矣。惟聖人全盡天理。覺吾性中所蘊。無一不與天下之物相通。原非推測而知。藉見聞爲事。故不以見聞梏限此心之量。而其視天下之大。直無一物不在性中。即無一物而非我也。其心之大。又寧有外耶。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承上文聖人之盡性而言。人心與天爲一。聖人盡性。便是盡心。盡心

便可以合天。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亦以此蓋盡此心之量。而於所具之理。明徹無蔽。則其所從出之原。可推矣。天大無外。則其心亦無外。故有外之心。與天殊不相似。何足以合天心。蓋人即天心也。心不能如天之大。非人也。彼造物者。抑何其自小之耶。

橫渠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

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

此橫渠體會聖人身教之妙也。意必固我四者是常情。自始學至成德。皆不可有此累。兩端猶言兩頭。四者常爲終始。中邊前後未易淨盡。惟聖人渾然天理。絕無意必固我之累。則自始學以至成德。聖人直以

身作則不啻即大小事前前後後之病。節節指示出來。竭盡其教。而無餘焉。所謂叩兩端而竭者。即此可想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常在事後。意者應事接物。先著計較。是有思也。必者預作主張。做時便要如此。是有待也。固者守其成見。執而不變。是不化也。我者顧己地位。意趣不融。是有方也。常人多是四者之病。循環纏擾。豈知天地無心成化。往過來續。無期待。無留滯。人於四者若有一焉。安能與天地相似。惟聖同天學之者。即未能絕。尙思所以毋之乎。

橫渠曰。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此張子明論語君子上達節意也。達只是向前直去之意。上達是向上去。乃復反乎天理者也。天理清明。上升之象。循理則日徹一日。進而不已。卽上極乎高明矣。下達

是向下去。乃循乎人欲者也。人欲重濁。下墜之象。多欲則日溺一日。流而難返。便究極於汙下矣。此君子小人之分。所以有天淵之異也。

橫渠曰。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此會易繫與論語所言知禮之意。以見其互相發明也。易言知崇禮卑。知崇者窮理則見識高明。日進而上。始如天也。形而上之象也。必如何方可言知崇。如易言通乎晝夜而知是也。研究事物之理。已徹乎陰

陽動靜之故。乃能通乎晝夜而知其理。其知可謂崇矣。然既已知之而不能行之。以禮使中正在躬。若出天性之固然。尙非己有也。此易言知崇必繼以禮卑。而孔子言知及亦曰不以禮未善也。故人能知明禮安以成其性。則知行並進。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如天高地下。而陰陽之理行焉。是以易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也。蓋知崇如天。禮卑如地。道義如陰陽。原無二理也。

橫渠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此合易與孟子之言。以明處困之可進德也。辨別也。大抵人情

困厄則能激發感悟。故困之時。人之德性學問最易進益。易曰。困德之辨也。言人當困時。憂深慮遠。審擇乎吉凶之幾必詳。而慎持平險。阻憂虞之界者。必預用心苦則窮而能通。用力貞則鍊而能敏。爲德辨。爲感速。洵不誣也。卽孟子亦云。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者。以此之故。蓋人之德性所以靈慧。操術所以多智者。常出於遇災罹患之人。彼其明生於刻苦。而識長於艱難。是以德不病其迂。慧不入於小術。不至於疏智不流於擊也。凡此皆困之進人者也。此卽孟子之深有契乎易者也。

橫渠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此示人以無息之學也。言君子自一身以至於一日一刻。皆當操存省察。無少間斷。然後能進。進不已。以幾於聖賢之學。故就一身

而論。不能無言也。言則必係世道人心。而後爲有教。不能不動也。動則必中乎規矩準繩。而後爲有法。自一日而論。必有事於晝也。晝則勤其功。而有爲。終日乾乾是也。不可廢於夜也。夜必激其慮。以驗有得。夕惕若是也。至於密之又密。如一息之間。道義不使去心。一瞬之頃。天理自覺常存。而終食不違。參前倚衡。不是過也。學者用功。不當如是乎。

橫渠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此橫渠先生頂天立地。深契本原。已見大意。故推生人所由來。與此身所自主。融會而參同之。因事親以明事天。合併而言交暢其

旨。作銘自訂。欲使胸中洞達。不致頑而不化也。乾。健也。陽之性。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坤。順也。陰之性。而地之所以爲地也。天以至健。位於上。爲萬物所資始。有父道焉。稱父可也。地以至健。位於下。爲萬物所資生。有母道焉。稱母可也。資始資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者。其間則有子也。藐然此身。形氣與天地混合無閒。而位乎其中。有子道焉。父天母地。儻不知天。下一家道理。恐無以爲子。無以爲人。天地父母。其將謂我何。故下文途歷言其所以然。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性。承上文混然中處而言。人既處天地中。則此氣此理。直與天地通一。無二。故陰陽二氣。充周遍滿。乃天地之塞也。吾實以之爲體。是此身氣血。稟受於父母者也。健順合德。主宰默運。乃天地之帥也。吾實得之以成其性。是此心精爽。遞傳於父母者也。然則吾以此身爲天地之分氣分形。天地亦以吾身爲一脈一氣也。混然中處者。可自小其體。自薄其性乎。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此卽並生於天地者。推其共本同原。以明父乾母坤者。之不容以自私也。人物同得天地之塞。以爲體。同得天地之帥。以爲性。但所

稟之清濁不同。則體不能無偏正。所賦之純駁不一。則性不能無昏明。故惟得其秀而最靈者。乃與我同類之民也。其形氣與我同其正。性命與我同其全。是形生之最貴者。此如吾之兄弟。屬毛離裏。同顧復於父母。雖同胞視之可也。至於生質之蠢而爲物。乃與我不同類。

者也。其形氣之偏，已與我異，性命之雜，亦與我分。然同是含生，質性之倫，亦猶我之儕輩。往來交接，同關情於父母，即徒與通之，不爲過也。體同胞之意，則必由親親以仁之，念吾與之誼，則必推仁恩以愛之。天下一家，兄弟翁也，庶類咸若，儕侶乎也。天地之所以位，非即父母之所以順者乎。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此又即同胞之中，別其貴賤尊卑，賢否窮達，明其皆爲乾坤所子，皆吾兄弟，而與共事父母者也。

天下之人，固皆父乾母坤爲天地之子矣。然天地之大統，不得不歸一人，如一家之統系，不可不屬之嫡長，則承天地統人物者，大君是也。是爲父母百世不祧之宗子也。降而有大臣，則左右大君以整頓乾坤，殆猶諸子之有幹才，宗子委以家事，則亦宗子之家相而已。至於天地閒有高年焉，理當尊也，而體天地而引年，與推親親以敬長，無二道也。天地閒有孤弱焉，情當慈也，而承天地而恤孤，與順父母以撫幼，無二理也。若夫聖人與天地相似，則亦同氣中之合德於二人者也。賢人鍾天地之英，則亦式好中之挺秀於鷹行者也。況曠觀天下，或所受不完，或所遭不偶，窮苦難言，如疲癯殘疾，惇獨鰥寡，亦不乏人。類而推之，皆吾兄弟。彼特承受世澤不起，俯仰乾坤，顛連無告耳。然父母之心，未嘗不念之，有兄弟情者，諒不得而忽視之也。

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上言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此以下，乃言事天之功，不異於事親也。蓋知天地爲大父母，則事之敢不敬乎。敬之斯畏之矣。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乃子之敬親翼翼，奉持恐失者也。又安得不愛乎。愛之斯樂之矣。易曰：

樂天之命，故不憂者，乃子之愛親仁孝，純篤而無間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由是而天人父子之際，逆者自逆，順者自順，俱可參觀矣。如日用當行之理，乃

天之德，不循理而徇欲，是禮所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者也。生生不已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天之仁也。戕害天理之仁，是傷其親之甚者也。故謂之賊。天之降才，本可爲善，長惡不悛，不可教養，與古之言不才子者，何以異。若夫天子以形皆有天性，能盡性以踐其

形則與天地合其德。亦若子之克肖其父母而已。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此即能踐形者而極言之。乃上文樂天之事也。化育之故。著於萬物。乃天之事也。盛德之知化。則紹天之事。而推行盡利焉。孝

子善述人之事。其是之謂乎。神妙之機。運於無形。乃天之志也。盛德之窮神。則體天之志。而成性存存焉。孝子善繼人之志。非此之謂乎。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又即求踐形者而實言之。亦上文畏天之

事也。事天者當使仰不愧。俯不忤。故中庸引詩言不愧屋漏。與孝經引詩言無忝爾所生。可相發明也。事天者當使此心不吝。此性不害。故孟子言存心養性。與孝經言夙夜匪懈。又可互證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自此以下三節。乃舉古來之善事親者。以證事天之功也。事天者必絕嗜欲。以養性。養性者不忘天也。猶之養身者不可忘父母人之過欲。能如禹之惡旨酒。而不忘天之養。則與孟子言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大縣絕矣。

事天者必有以成物。然後完其成己之量。猶之事親必能以孝感化人。然後爲孝道之純。人能本天爲教。如孟子所云得英才而教育。則與穎考叔之推純孝之類。以錫及莊公者。又彼此同揆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

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事天者必至能格天。方見盡人之隆。亦如事親者必順親。方見盡孝之大事。天之道。若得致天心。豫順則與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者。其功一也。事天者必當修身以俟。惟天所置。亦如事親者先意承

志。罔敢有違耳。事天之道。若能安命奉行。則與申生之被讒無所逃。而待烹。其恭一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無虧乎賦予之良。是即父母

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之義也。不見夫啓手足而免。體其所受於親者而歸其全。曾子之事親然乎。人能不喪天。棄天。保其全受者而全歸之。不亦事天之曾子乎。人知天地之命難移。當無拂乎氣數之常。是又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之義也。不見夫履霜鼓琴。以從令。伯奇之事親然乎。人能於吉凶禍福。勇決聽從而順受其正。則又一事天之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此又言人能志遇以事天。則見天之處我者。無

非父母之心也。富貴福澤，任人之自取之，無異飽煖安佚，必欲爲子謀之。然此豈私奉我哉？將厚資吾生，使之爲善，而非以養驕也。貧賤憂戚，雖至偉人而不免，無異艱難刻責，欲寬令子而不能。然此豈私困我哉？蓋以玉必琢而後成，拂亂乃所以增益，而勞苦即所以全愛也。夫是以事天之君子，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所謂愛之喜而不忘，惡之勞而不怨者，凡以此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結言事天，事親皆必至於生順死安，無復遺恨而後爲至也。孝子之事親也，身存則順乎親而事之心與

之一而未始有違，身沒則返之吾心而安，寧有以爲子無忝所生也。仁人之事天也，身存則順乎天而事之，理與之通而無所或逆，沒則問之吾性而亦安，寧可以爲人無愧兩大也。學者誠能存此心，則知藐然此身，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無所負。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精而求之，歸諸天德，推而入之，無非王道。卓然效參贊之能事，天地以我爲孝子，恬然盡繼述之善圖，父母亦樂我爲仁人。至於理一分殊之旨，橫看直看俱是，可以盡仁，可以精義，廣大精微，程子論之已詳，抑愚嘗思之，自乾父坤母，推至兄弟無告，乃言盡心知性而知天之事，自於時保之，至顯封人之錫類，乃言存心養性以事天之事，自不弛勞而底豫，以至末乃言修身俟死，以立命之事。天人性命之理，先賢先儒言之，同條共貫，若合符節，亦可知斯道之四達而不悖也已。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

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秦漢以來，學多未純。張子則毫無駁雜，故所言精粹。○此下八節，集解闕，原編列本注，今照葉本補。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

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於道無補也。

此欲學者領會訂頑

之意，無務求之高遠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學者須體認此意，實爲我有，則地位已高。至此真知而實踐之，則自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若不能體認而務求高遠，何益哉。

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普萬物而無私。

天德也。訂頑徹上徹下，直從源頭處理會，覺得萬物一體，絕無些子隔闕，此心已達得天德也。

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

言語之外者也。

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惟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爲體。同具是理。以爲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

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卽中庸之理。張子能會通之。語雖異。而旨則同。定夫一見。便覩得此理。亦可謂學能達原者矣。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

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

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

然之理也。龜山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疑西銘言胞與而不及推行節次。恐流弊幾近於墨氏。程子解之。謂橫渠正蒙中。其立言不無有過。至若西銘之意。直欲推窮底蘊。揭出示人。前聖未經闡發。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一般解。有功性學。不得以墨氏相比。蓋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疏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汎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疏並立而爲二本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

愛而無義。

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爲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

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爲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

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兩者判若懸殊。疑其相近。則失旨矣。

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況橫渠本意。要人實踐推行。卽體是用。何嘗遺卻一邊。龜

山錯會故不免有此疑耳。或謂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不知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閒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然有理也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差等耳。非二端也。卽如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箇親疏。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卽在其中矣。此西銘義蘊極爲精深。得程子發明。則其指益暢。學者所宜深玩也。

橫渠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橫渠
既作

訂頑。明萬物一體之學。又恐日用閒言動偶有過差。亦進德修業之累。因作銘以砭治其愚。蓋亦省察之功也。言學貴內外如一。則思誠慎動。改過不吝。最是親切工夫。如日閒偶然戲謔之言。乃出於心有所思想。或有戲謔之動。乃起於心有所謀慮。蓋言乃心之聲。四支亦爲心之役。明明有言發於聲。有動見乎四支。謂非己心爲之。是不明於內外相因之道也。明明言動有所出入。而不中節。欲人無疑乎己之不是。勢不能也。如是不速悔。試思此過差之言。本非吾心所固有也。過差之動。又非吾心誠實當如是也。既失錯於聲。而爲戲言。紕繆迷亂其四支。而爲戲動矣。若謂己本當如是。是自誣其本心也。因人欲人。不以爲非。順從乎我所爲。是誣人。無是非之公心也。抑已惑矣。或者又轉一念曰。吾之言動雖出於心。而所以過失處。乃是己之戲耳。且以爲戲。故失於思。而吾本然之心。未嘗不真實。无妄也。夫思而有失。卽是不誠。由心而出。又將誰誣。乃不知戒其言動之出於心。而日恣其戲。且歸咎於戲言戲動。以爲不出汝者。原非真實之過。如是則戲可不戒。而傲慢之氣將日長。既屬於戲。卽過亦不妨。而非道之心。亦日自遂而不知所終矣。過惡日深。是非回惑。不知孰甚焉。凡

此種種病痛展轉相因。其弊在於省察不嚴。謹獨無功。學者誠以爲戒。則言動必誠。身心如一日用動靜無息。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

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張子揭此二則。警示學者。伊川恐人泥愚頑字。或左右互誦。以起爭端。故改爲東西銘。不作標題。義指自渾。○此一

節集解闕原編列

本注今照葉本補

橫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惟尙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

如改過之不吝。

此橫渠因論語不重則不威一章。而明其實串相因之功也。欲修己者。輕浮便非任道之器。故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而不知學。則拘固之病不免也。厚重而又知學。德自日進。而不固滯矣。夫知學者。必以忠信爲進德之基。然徒有

忠信而無進德之輔。如之何其可也。則必尙友而急於親賢。賢乃勝於己者也。欲勝己之賢。與我相親。而聞過而不能改。則賢人亦將離而去之。故無如改過之不吝。此與論語本義不相合。而道理自有可取。亦采之以資學者之益云。

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

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巽之名育。張子門人也。學者患在終日悠汎無警覺處。故張子設此語以問。巽之而巽之未悟。因再請其旨。其意以不及古人之病源。一時難以認取。故

先生發之曰。此無甚難悟。其所以設此語。乃欲學者時時存此不及之意。而不忘。自能游心省察。積久浸灌純熟。必有一日自得病源而去之。脫然如沈睡之得醒耳。非卽今便欲苦求所謂病源也。

橫渠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

學者立心未定。而汎用其思。則紛紜多故。反致疑惑。故此時且求立心。而惡多思之爲累。既知立心。而徒循講求克

治故事。則蘊疏可慮。不能得其精微之蘊。故此時更求刻入精細。而惡講治之淺略。

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

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

可欲對惡字看。承上文思多講治而言。講治之功。致思之多。莫非吾學術分內之事。雖勤於此。亦所不廢。何必厭之。而有所惡。顧君子爲學。自有所欲之功耳。所以急於可欲者。求志向堅

定明白。立吾心於不疑之地。自無多思之可惡。然後沈潛講治。優游厭飫。沛然有得。若江河之決。條達流行。任吾所往。無不冰釋理順。而講治亦無惡其不精矣。如是乃君子之所貴耳。非謂講治致思之可不事也。

遜此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此又引書辭與孔子之學。以明

講治致思之勤。未嘗有厭也。書言學求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言爲學當遜順其志。務時敏勉其功。所修之學。乃進而來會。遜志者。立心已定也。時敏者。講治之功也。立志講學。自古重之。故雖仲尼以聖人之才之美。猶必敏皇以求之。今持不及之資質。而欲不思不講。徐徐以聽其自至。非吾所聞也。蓋所惡於思多與講治者。惡其多與不精也。非惡其講治而致思也。

橫渠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此張子合中庸孟子論語之言。以明爲學之功也。學貴知行並進。乃能盡

道之量。而入手必自知始。故必先明乎至善之所在。然後用力以求其至。則明善爲學之本。知之既明。則必固而執之。其德乃植立而不移。守之既固。則必推廣而擴充之。其德乃能光大而不隘。若忽以爲易。便是不能明善。而所見亦卑狹。而不足語夫道之大全矣。然則由

知而行。由行而大。皆所以盡乎道之量。而不可以自盡其功者也。人心有覺道體無爲弘道之力。豈不在乎人哉。

橫渠曰。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

學者詣業不進。皆由不曾實用工夫。故悠悠汎汎。年復一年。觀其志意。一似無可下手處。爲今之計。且只將中庸所言尊德性而道問學存之於心。常常省察。看日

閒講習之功。於問學果有所背否。背如不精微不中庸。不知新不崇禮之類。看日閒靜存之功。於德性果有所懈否。懈如不廣大不高明不溫故不敦厚之類。似此意義。即是夫子教人博文約禮。由下學而可進於上達工夫。果能以此自警省策勵。便當有益。未論久後何如。即此不作不輟。著實用得一年。則問學必漸以充。而德性亦漸以隆。安有不長進之理。人亦盡於所以存心致知者。加之意乎。

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

益。自此以下。示其求益工夫。言每日既以違背懈怠自警策。又須於德性問學上。實得求益工夫。方爲有用。如吾心中有所未知。涵泳久而心體自瑩徹。便知其所亡。吾心中未能滿其本然之善。即是不善。磨礪深而不善亦漸少。是謂改得少不善。此乃德性上之益。而每日所當知者也。

聖賢之書。皆義理所寓。不徒文辭而已。讀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
聖賢書。必講求其義理。了然心目。不僅佔畢字句之習。古人之書。有關於日用倫常者。吾欲採錄而編輯之。則必理會其綱領條目。先後次序。使有所歸著。勿雜亂湊集。汎然寫過。以資博洽而已。又必多識前人之嘉言以廣其識。前人之善行以昭其鑒。此乃問學上之益。而每日之所當知者也。

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未復以工夫之無閒者。勉其有成也。言求益工夫。當勿使有頃刻虛閒度過。逐日似此周密用功。至於三年之久。庶幾進不已。學日充。

德日純。能底於成。不然。一有閒斷。終爲頹廢之歸而已。前言警策一年。便有所長。以誘其志。此言求益三年。方能有進。以堅其力。要之存心致知。總是徹始徹終。工夫純熟後。則亦至誠而無息矣。

橫渠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儒者須知此身爲三才倚屬之身。亦爲古今係賴之身。則必自愛而不敢棄。必公正而不敢自私。

故天地以生生爲心。變化萬物。而性命因之。各正。儒者亦以此爲心。而參贊位育。必實全其盡性之能事。生民以倫常爲道。愛親敬長。而好德。卽治於乘彝。儒者爲之植立。而修道爲教。必不虛其知覺之先民。此心此道。聖人修之於身。未必後人皆傳其緒。有以繼之。道統乃不中絕。故崇正道。闢異端。爲先型已往。難忘。續述之苦心。此心此道。今日卽親見之行事。未必利澤之傳於永久。故闡心傳。昭治法。爲有王者起。不患取法之無徵。凡此皆先聖先賢學生之命脈。所俯仰乾坤。縱觀萬物。上下古今。而難以告人者。張子數語。老實指出。思深言偉。真是儒者氣象。學者於此拓開心胸。子細思量可也。

橫渠曰。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

卽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此張子教人學禮以消世累也。習熟謂習熟周旋世故。套禮也。言我所以使學

者先學禮者。只爲學者世累太甚。難與入道。學禮則自有中正節文。便能除去世俗一套周旋世故。繁文省得。糾纏紛擾之病。譬之延蔓之物。解卽旁邊纏繞。卽易直上去。故學者苟能除去了。一副習套繁文。心胸便自然超脫灑落。不患係累而進道無難。且禮又有法度。可據。學之則身心以有守而得堅定。更爲有益。此禮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橫渠曰：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道在天地

之間而實具於吾心之內，自其得乎道而爲心之所蘊者，則爲德性。道無由見，惟心能見之心，何以見道。惟德性能體之道，本不隘，道本不滯，道本無私無敵，惟人心爲物累，故與道隔耳。須是放開此心，使寬容快利，公普平易，以求斯道，乃可以明其體而著其用。况吾心中所受之德性，本自廣大，而與道爲體，安可不盡此心之量，以爲載道之地乎。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蓋謂窮神妙之理，知變化之道，乃德之極盛者能之也。浩浩斯道，豈淺狹之心所可見得乎。

橫渠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

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此言好問乃爲學之益也。凡人耳目心思不能無所不知，不知而問，固其宜也。人多以年紀已長，既屬老成，則欲自尊大，不肯下問於後輩，故

終身無以解其惑而終不知，又或爲人平日以道義相推重，以先覺相稱許，自當無所不知。若一旦問人，是見理不明，而有愧其名也。故亦不肯下問，獨不思不知而問，何妨於老成，何傷於道義。先覺且我既實有不知，又何必以之爲諱，因此不肯下問一端，遂不得不掩飾回護，要瞞得人，種種病痛皆從此出。自甘做箇奸詐之人，寧終身不知而不恤，不亦愚之盛乎。

橫渠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

矣。學貴實有所得，乃可以汎應不窮。若徒求多聞，謂可以博洽爲周知之資，則耳目有限，而天下之故無窮，何足以盡之。苟欲以多聞待天下事變之來，則其道僅足以應其所嘗知者，一旦舉其所未嘗聞者而試之，便足以奪其所恃，而使之證據無從，則胸無真識，遂窮

而無以應之矣。然則多聞雖學者事。而亦非君子之所貴也。

橫渠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人生所賦之理。原自足。而氣質不能皆純。故

不得不思所以變化之學也。所以矯偏反正。爲變化之要者也。人之爲學多端。其莫大之益。只在自求變化其氣質。若不能變化。則口耳之功。辭章之爲。何與自己事。皆是爲人之弊。於學中親切之故。茫然無見。將安所發明乎。如是則聖人奧妙之旨。終不能得矣。夫聖人千言萬語。無非爲學。無非所以變化氣質者耳。

橫渠曰。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洪寬廣放。舒展也。密察則見理精細。洪放則志氣從容。如是而外粹美而內安和。文與心洽。純是天理之流行而已。

橫渠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此言學必有疑。方是實工夫也。人之不知所疑。只因未嘗著實用工夫。若既實用工夫。則

必有所可疑之處。難道所作之事。俱無一節行不去。時有不行處。即是當疑處也。故無疑之中。忽然有疑。則其實作可知。有疑之後。更得無疑。然後無所行而不順矣。

橫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心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原是廣大的。惟能涵養此心。寬平宏遠。自然處已待人。無往而不達。若氣拘習蔽。不加擴充。則此身褊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爲病。

矣。故學以治心爲要也。○此下九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列注參葉本。

橫渠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

由之。只是俗事。

此欲學者存心體道。不可有閒也。人或有他務。妨廢學問之功。然道體事而無不在。此心操持在己。到處是學。苟一念不忘。則雖酬接人事。卽是學道工夫。若逐事紛馳。毫無見地。則日用而不知。終身汨沒於俗事中。何有實行哉。蓋

心存則爲實行。心不存則爲俗事。非二事也。心之存亡不同也。然則學者亦何適而不可存其心哉。

橫渠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已而爲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已而爲言也。忠以自盡。恕以與人。而求道不遠矣。

橫渠曰。旣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旣有意。必穿鑿。剝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

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古人德成而功業自見。立言立事。皆其道之充積。不能以己也。苟方志學而輒思有所剝建。其於學必有妨。蓋旣有意。則一心偏向功業上去。勢必私逞胸臆。穿鑿剝造。多事紛擾。其害道也

甚矣。是知無實得而強思剝建。猶未能操斤而代匠斲。鮮有不傷手者。可不慎歟。

橫渠曰。竊嘗病孔孟旣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剝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此張子反約窮源之學。見苟作者之妄也。謂孔

孟沒而微言絕。後人當由博反約。窮其根源。方有實得。不必汲汲以立言自見也。乃漢唐諸儒。浮淺無實。率意著作。道不足而強爲言。不過欲博名後世耳。而明者見之。直笑其妄。我方以此爲大戒。惟默養吾誠。以反乎約而窮其源。第患時日有限。不能盡孔孟之精蘊。何敢他爲以蹈苟作之弊哉。

橫渠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

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謬矣。

橫渠曰。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進。庶可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爲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

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

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己。又非若顏子之知愚於聖言無所不說者之比也。學者心地光明。磊落自日務求

益。豈甘爲自

覆之計哉。

橫渠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言學當近裏著己。不可自寬也。人苟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其聰

明聰驚者。良由心思渙散。自治不切耳。人苟厚於反躬。何暇議人。其評較短長者。豈知當身之責備哉。學者最宜猛省。

橫渠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

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學者惟不自畫。斯日進無疆。不自欺。斯學古有獲。亦在乎虛其心。以自厲其志氣而已。

近思錄卷三

致知 凡七十
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始於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學莫要於致知。致知云者。辨其孰爲

是孰爲非也。然必心通乎道。而後是非有所準。如物有權衡。而後輕重有所較。蓋權者錘也。所以往來於一衡之上。而取其中。衡者秤也。所以承載乎一權之用。而得其平。道者當然之理也。所以揆度乎事物之宜。而歸於正道。卽是非之權衡。心通乎道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理。有以究極於心。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也。孟子之知言。正心通乎道者。物之輕重。以權衡較之。則自明。非以意爲那移。言之是非。以道裁之。則自見。非以意爲測度也。

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不通乎道。則是非無所折衷矣。而欲較量古人。

安知是者不以爲非。非者不以爲是。輕重在物。而權衡不在我。鮮不淆矣。徒自竭其目力。精神耗而愈眩。勞其心志。私意起而反惑。其中宜也。雖有時而中。亦是揣度之偶合。夫子所謂億則屢中。非致知而知至者。豈君子所貴哉。然則君子亦明理而已矣。欲明理必自格始。物。

伊川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此程子欲

人因疑求信。傳而能習。以致其知也。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焉。人之樂有師者。所以明道解惑也。孔孟門人多矣。其初豈皆什伯庸衆之賢哲。固亦無以異於衆人也。未至聖賢地位。欲觀聖賢道理。其不識者諒自不少。而卒能相信以進於道者。惟不敢信己。而信師也。夫信師者。非一意欽承之謂。將師之言。苦心極力。深探妙契。求而後得。得則未有不信者矣。今諸君於問答之言。注意思之。始雖智識之淺。或見爲不合。終有會悟之期。必知其不異也。惟纔不合。便置不復思。不思則不求。不求則不得。不得則異者終異。卒爲衆人之歸。而不識聖

賢在何處著力矣。豈致知之方乎。程子諄諄命之。且重望之。其所以廣孔孟之傳者至矣。

伊川答橫渠曰。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此程子規切張子。抉微洞髓。而知朋友之取益爲多也。張子志道精思。既得於心。則修其辭。觀其所論大。概集引古人之言。貫串己意。以斷事。從雜博中過來者。故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有餘溫厚和平之

氣。蓋非從本心之明睿畢照。即始見終者。乃由零碎考索湊合如此。故以己之意。釋古人之意。則屢偏。以古人之言。附己之言。則多窒。雖本原不差。大段皆是。而小有出入。亦時不免也。本註云。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毫髮。盡識之矣。考索至此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而已。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張子不患其不能思慮。患其苦心強索。而精神失完養。不患其不察義理。患其急進勇敢。而意味少涵泳。故以此深望之。蓋有精思力踐之勇。加以完養涵泳

之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則明睿自生。他日自當條暢也。張子見二程後。渙然自信。盡棄異學。淳如也。則其受切偈之益。顧不大哉。

伊川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

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此言學貴實得。實有所得。則義理足以養心。不患心疾也。學道必由思慮。思慮皆可。有得而欲驗其得與不得之候。只須自家心氣上體勘。便分曉。蓋從容饜飶而自得者。胸中道理。淡洽無制縛。無拘礙。心安氣順。如

論語之言。時習而說。如孟子之言。資深達原。皆實得之驗也。若苦思力索。略見髣髴。亦自以爲得之矣。而勞心耗氣。精神不條暢。守著這一事。未見觸處洞然。則實未得之驗也。特勉強揣度已耳。更須涵養到熟。熟則自得之。不患心氣之勞耗矣。

嘗有人言。

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承上而言。有謂近因學道，遂致心虛之疾者。此無是理。蓋心虛之疾，大抵是氣虛。人之血氣不能無虛實。虛則疾病因之。聖賢或亦不免。然未聞有學道而致心疾者。疑思慮能致心疾，必非能學道者也。或謂前云心氣勞耗得毋虛乎。愚謂勞耗是思慮未熟，覺心中無受用處。久後自條暢，恁地快樂。那會虛。虛則疾病不能思慮矣。程子前恐人於勞耗時認做實得，不更求進，後恐人以爲勞耗易致心虛，併廢思慮，故云然也。垂訓之義大矣。

伊川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儒者之學

將以明理也。理所有者，雖無其事，亦可以其理信之。若無其理，則斷無其事。如鬼怪之談，總屬異說。今人不察，多雜信之。只因燭理不精，不向大源頭上體究，胡亂就事上理會。事無盡期，懸空臆度，則展轉游移，邪說易入。是以君子貴窮理之學也。學則通乎陰陽晝夜死生之道，可以知幽明之故，而鬼怪異說何足以惑之哉。

伊川曰：學原於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曰：思則得之。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思爲要者。是知學原於思。不思則口耳之學，茫無實得。知行都無由進矣。故程子言此以示人也。

伊川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聖人者，將以求進乎仁也。仁有生熟之分。聖門諸賢所謂或日一

至，或月一至者，方其至時，亦是實造其域，窺見堂奧，故視三月不違，久而不息者，當場所見，其規模亦略相似。然有內外賓主之辨，意味氣象總是迥別。蓋不違者意味淡洽，則氣象渾成。若日月至焉，不免勉強痕迹，如一座宅子安置器用物件，日在家中者，種種習熟，起居

自覺便適。久客纒抵家。雖用得著。到處終見生疏耳。

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

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於其別處。正須潛心默玩。使其淺深厚薄之氣象。一一融會。則所見者大。庶幾自得。此之謂善學聖人者也。蓋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知其氣象。氣象

非一時摹擬得出。熟復玩味。便覺明白親切。若只於名上理會。究竟不達。是如何。至是如何。茫不知分曉。則爲講論文義之末耳。非心得也。愚謂熟玩氣象。是從聖人文字上。以心體之。而察其所以然。非資談柄而已。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

此章問答。見行由於知。未知而欲勉強行之。不惟躐等。亦不能久也。易云。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存誠也。進德。力行也。問者之意。以爲行可勉強而進。知不可勉強而

致。似致知爲其難。學者俱從事力行可耳。不知天下有既知而未能行者。未有不知而即可以行者也。

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卻

堯學他行事。然無堯許多聰明。容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

程子正其不致知之非。以爲進德力行。固學所貴。然知行相因。必先知而後行。如堯聖人也。其行事

可學也。然無堯之聰明。容知而遽欲學。其動容周旋中禮。得乎。雖堯之聰明。容知。由於天授。不易幾及。然循循由格物窮理。漸向上去。則聰明容知。自生。否則正牆面而立。如何行得。

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

有之也。

儒以致知爲難。而欲勉強力行。如或人之所言。則未辨是非。但知篤信。擇之未精。遽言固守。所信恐未必正。而所守亦僅出於矯制。非默識心融。從容自得。而固有之者也。所謂固有之者。知得此理。不從外求。不得不信而守之耳。

未致知

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

忠信是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大學知所先後之序也。未致知便欲誠意。則凌躐等級。而先後之序紊矣。且勉強行之。安能久而不變。欲學堯之動容周

旋中禮蓋亦難矣。

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

難也。

此以下又正其言勉強之非，勉強則不樂，不樂則覺其難，所以然者，燭理未明故也。欲求其樂，須先明理，蓋理是性中自具，合下便善循之而行，本無拂逆，如動容周旋，閒知手容之宜，恭自然以恭爲樂，知足容之宜重，自然以重爲樂，非待安排而使之然也。

恁地快活，曷見其難。人只於理有所未知，不免私意穿鑿，臨事安排布置，便覺難耳。惟其難也，所以不能久也。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

行將去也。

由是見致知之爲要，而所謂知者，非可一概論也。有多少般數，因其多少以爲淺深，知得一分則行得一分，知得十分則行得十分，如徒就外面理會，卻於裏面未理會得瑩淨，便是知之未真。真知者知之至也，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忠便會盡

信，便會立泰然行之日進無疆，雖不無篤信固守之功，而亦何待勉強乎。夫子謂半途而廢，吾不能已，朱註謂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此可以見矣。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

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此又自言其致知之漸，以身示教也。言少時解釋經義，已用許多格致工夫，但年益進，則知益進，知益進，則行益進，故文義無異，而意味自別。知之有真有不真也，此見程子進德之實，可爲學者之師，而學以致

知爲先，不可不亟講耳。

伊川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

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此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理具於物之中，從統體上推出萬物，同此一理，從散殊上看來，一物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窮究其理，方有以順性命之正處事物之當，而窮理之目亦不一其端，或讀

書或論人物。或處事皆當。隨寓而窮之。其從讀書講明。示本原而得之者固多。從討論古今。分別是而非得之者最捷。從應接事物。處置各當而得之者最實。無時無處不用其功。而窮理之方始盡也。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此又因或人之問。示以用功次第也。學者務博。要盡窮天下之理。固

不是。其務約者。謂窮得一理便到。亦無此容易法門。故答或人曰。怎得便會貫通。蓋到了貫通時候。難道有箇異理。但方格之時。則雖明睿如顏子。亦不敢如此說。只要積疊多。後自然見。故一日一件者。次第工夫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麤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又訓格曰。至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有是物。卽是有理。故卽是理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也。呂東萊訓格字。則以爲通徹無間。吳敬庵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較明白而深長。合而觀之可也。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

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疊多。後自然見去。

上積習貫通之說。既示人以窮理之務矣。又言所務於窮理者。非謂馳情浩博。必盡窮天下萬物之理。而無所遺也。又非謂專守簡約。止窮得一物之理。卽到

貫通之地也。夫理不勝窮。聖人且有所不知。物各有理。執一何可以該萬。二者均失。是以窮理之務無他。止要日積月疊。由少至多。則聰明以漸而開。事理以漸而著。自然然而不待推測擬議。而無不見矣。蓋既不失之於博。又不失之於約。斯爲窮理者所當務也。○此一節集解闕照原編補。

伊川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此欲人善用其思也。思曰睿，洪範篇文。睿，通微也。人
心本自虛靈，靈則通，故致思以窮理，久自通微也。

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

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能通微則無不通，而或於一事思
之未得，權將此事放下，別換他事。

思之不可拘守此事，勉強求得。蓋人心是活物，而知識有偏僻處者，是於這處被物遮蔽，且暫置之，後
來觸類旁通，蔽自然去。睿自然生。若強思力索，則滯於一隅，故人不可不思，尤不可不善用其思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伊川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

人之爲學，固要
識力並進，然識

高則力量未至，還是知識未明，而知識之所以蔽固者，則推致之功未盡也。故
或以爲問，而答之曰：只是致知，蓋真知事理之當然，則力量所進，自有不容已者矣。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伊川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理散

於物而實管於吾心，故物之理即己之理，天下無二理也。若分觀物察己而二之，謂見物還須反求諸身，則以物我爲二致矣。故不必如
此說，蓋以其述觀之，雖有彼此之分，以其理論之，則明乎彼，即曉乎此。內外之道，皆爲性之德，本是渾成合一的，無內之非外，亦無外之
非內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欲致知者，近取諸身，
先求之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四端，固可即己之理，以通萬物之理。然一物各具一理，即如一草一木，亦勿放過，須是潛心體察，積累久後，融會
貫通，方算得物格而後知至。故不能合內外之道，則無以知天下之理之一，不能察物物之理，則無以知天下之分之殊。

又曰：自一

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人心本有覺而未免於昧者。惟其於事務之理。理會得少耳。故自一身之中。推而極之。以至萬物。無在非理也。但能

隨處察識。理會得多。則胸次之閒。自然有覺悟之處矣。○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速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文義之末。終味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斯道也。

伊川曰。思曰容。容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皆濁。久自明快。

復引
洪範

之言。以明致思之效。思能通理。聖人是全盡此理。故充其思之容。可以作聖。譬若掘井。漸漸由渾得清。初用其思者。疑慮方生。心地雜亂。亦不免有溷濁之病。到久則是非判而疑慮消。自然明快。而作聖有基矣。掘井不及其清者而止。則爲棄井也。

問如何是近思。伊川曰。以類而推。

此示人以近思之方。物各從其類。因吾所已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若是真箇劈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自亦不難。故近思者。致知之要。而類

推者。又近思之方也。若遠去尋討。便不切己。朱子以近思名篇。厥旨深哉。

伊川曰。學者先要會疑。

疑者。悟之階也。會疑便是用功於學。或於理上推不去。或平時見理以爲如此。於這理卻又不合。便自反覆求解。弗知弗措。若不會疑。必未嘗用功者。是不知其何以是。非不知其何以非。故朱子曰。書始讀未知

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至哉言乎。

橫渠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

此言正道明則怪妄自消。學者當堅守其正也。訪問也。物異爲怪。神妖爲姦。張子以巽之問及。謂此固無難語者。但

灼理未精。則語未必信。君子貴先窮理耳。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

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

任天下之至奇至變。總不外於此理。性即理也。天即理所從出也。故孟子之言知性知天。反始窮源。通徹無間之學也。學至知天。則有以探其從出之源。而知一本之所以萬殊。理所當有便

有此物理所當無。便無此物。了然明白。返求諸心而自諭之。亦不須提命告語而後知矣。豈有語之而顧不信者乎。

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

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

若學未至於知天。則知有或昧。而異端之徒。往往規爲姦怪之說。以劫奪吾道之正。所以諸公今日亦不免談論及之。但當堅守其正。勿爲所奪。就日用倫常光明正大

物事。漸漸上進。久而不已。則馴至於知性知天。而所謂怪異者。不必攻辨。自然識破。約略其功候。不過一歲之間。吾道勝矣。朱子云。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不必深與之辨。與此意互相發。

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

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若不能堅守吾道。作騎牆之見。以爲物理無窮。姦怪或有只付之變幻。不可知。

是胸中懷著疑胎。吾學有可以撓之隙。外物亦易昏我之明。將所謂姦怪之來。交錯迭見。而我卒無所折衷。以自存其是。其溺也必矣。豈天下真有怪妄之事。亦我之不達於理而已矣。

橫渠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

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

此因論語之言。見學者當領會實得。勿徒以性命資談論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之正理。天道則造化流行之妙。性與天道是一。二。惟仁可以該之。子貢既明。

說夫子之言。則其言雖罕。亦時於平居常言之矣。而以爲不可得聞者。蓋聖門學者。實以仁爲己。任期於身體自得。不徒以苟知爲聞也。苟知者。徒竊其說。未會了悟。了悟則深達其理。幾乎自得矣。子貢是知至之後。得悟一貫之傳。因有是說。而張子恐後之學者。高談性天。

實無領會。故引子貢言以發之。

橫渠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義理之具於物者。莫不有表裏精麤。今人都從外面覷得。淺便自以爲義理之學。是獵取而非有造也。須深心沈。

力窮究到底。方有造耳。淺易看過。輕浮用事。豈有得乎。善乎朱子之言。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橫渠曰。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心具衆理。必於衆理推究全盡。方完得心之本體。而此心細入無閒矣。故不特。

大段空疏者。算做心麤。卽至顏子優入聖域。而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後。猶有未達之一閒。則此一閒心理未融。猶是心麤。直須義精仁熟。全體不息。而後可謂不麤。此則聖人之事也。

橫渠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習。重也。坎。險也。上下皆坎。爲重險之象。而其彖辭曰。維心亨。亨通也。張子。

借習坎心亨之義。以明博學於文者。只要悟得此意。初開義理未明。有所齟齬。胸中疑難。如歷重險。積習既久。自脫然有貫通處。則心亨也。人可以險阻艱難自疑畏。而不求進於心亨之地哉。

橫渠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此合下節。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之意也。義理有疑於心者。只緣執而不化。心有所係吝。不能推而廣之。是以知識爲之蔽塞。須濯去舊見。如去渾水。引出清者。

來。便覺新意活潑流動。而疑可釋矣。今學家固滯不通。多爲舊見不濯之病。張子此言。示人之意切矣。

心中有所開。卽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

新意既來。舊障盡撤。則前所未知者。而今知之。是心中有

所開也。隨手筆劄記錄。以時觀省。則已知者。可以不忘。若不記。則旋得旋失。安能思憶得起。猶山徑之蹊。閒不用。則茅塞之矣。張子處處安置筆硯。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生平用功。正是如此。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

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此又言朋友講習之益也。學既勉於自進。更須得朋友之助。若於一日閒。剖析疑難。覺意思有

些差別。卽須日日如此。蓋會聚一番。精神便收斂一番。講習一番。義理便開發一番。其進無涯也。張子見二程共語道學之要。遂渙然自信。此亦自以其得力者語人乎。

橫渠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此言不得於言。

當求於心也。思到說不得處。心中不開。正鬱而將通之候。最好用力。若天下事都容易得。更何用思。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此時復審思明辨。自然至於有得。乃爲善學。若冥然悍然。如告子之。更不復求。則亦終於不得而已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不知義。而見斥於孟子也。按孟子書。謂不得於人之言。此云說不得。則已心之塞。而有不得也。釋文少異。但當審思明辨。則一耳。

伊川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讀書是格物第一義。則看文字不可不求作者之意。然必先曉其文

義而後意看得出。所以訓詁之學亦不可不用心。若於文義有所未曉。謂可略觀大義。必至穿鑿附會。失立言之本指矣。或謂尋章摘句。反成學者何也。曰正坐不曉文義耳。古人立言各有所指。須看他前後文義如何。或一字分數解。或一義分數類。或斷或續。或單或合。或緩讀。或急讀。學家不潛心理會。誤執舊見。拘泥不通。遂使作者之意不明。豈云曉文義者乎。

伊川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讀聖賢書須要

自得於心。非以徇外。誇多爲務。如六經聖人明道經世之書。學者所當玩索而涵泳者也。然其言浩渺。驟而讀之。有難以盡曉者。且於六經之中。各認得其路徑。如詩以性情。性書以道政事之類。既知所趨向矣。就中自立一箇門庭。如詩之貞淫。正變。書之帝王升降之類。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則浩渺之難曉者。漸次求之。胸中當有灑然處。此在善學者。反求而自得之。不務自得。卽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伊川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此之謂也。

此欲人平心觀理。不必強生穿鑿也。文字皆理之所寓。理在目前。凡解文字。不可以崎嶇委曲之心解之。但平易其心。就見成話。看見成事。自然見理。所謂理者。非他。只是爲人之理。著乎日用之間。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大路。易知而可行者。小雅大

東之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平而且直。豈不甚分明乎。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聖人之言正所以明理也。或震聖人之名而謂其言必深遠。豈得徒以淺近測之。故程子曉之曰。聖人非能有越於理之外。其發而爲言。亦有時就近處說。有時就深遠處說。其實深遠處亦是此理。如近處更自明白切實。強要看做深遠。則是以私意窺測而失之鑿矣。豈所以爲聖人之言乎。

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揚子雲
惟不達

於聖人之言。故其著爲法言。以聖人之言爲遠如天。而以近如地者爲賢人之言。豈知聖人包蘊無所不盡。語遠而不遺乎。近語近而不遺乎。遠如天。其近如地。不必分遠近而二視之也。自賢人以下。則不免所見之偏。而言或滯於一隅耳。按此條正爲強鑿深遠者發言。聖人只是明理言。雖近而指則遠也。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此於孟子書中偶舉見例。欲人識讀書之法也。讀書貴識大意。有背理之遠。而以爲不泥文義者。固

大害事。若滯泥不通。而以爲理會文義。則亦徒費心力。如孺子侵鄭及舜完廩浚井二事。孟子只是就事言事。一取其不背師。一取其善事。父書中文義。不過如此。太泥字句。反生支節。以事君之道律庾斯。以井廩得脫之故詰虞舜。此中便有柄鑿虛窳礙不通。故格物窮理。

必歸之
通儒也。

伊川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

不同。

學固以類而推，然有不類而實類者，有相類而實不類者，義各有所指耳。安可徒以相類之故而泥爲一義，如泥爲一義，不知變通，則字字相梗矣。惟當觀其文勢上下之義，意別則義自別，義別則文之類者亦不類，如充實之美說在己，詩稱美刺說在人，同一美字，非同解，卽此可見。竊怪今人解書，借彼影此，徒知掠字句之形似模糊，那撮反於本處，意指如風馬牛，愈當以是正之。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

此言說經者要周備精密窮其

指歸，勿好高守約也。陳忠肅公名璠，字瑩，中隋王通字仲淹，號文中子。終日乾乾者，乾九三爻詞。文中子取此一句以蔽全易，而瑩中愛之，謂其說最盡。又推到文王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若有合於夫子一言蔽三百之義也。

伊川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意。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

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程子以爲凡經義中，每章有每章道理，不可通融。如小論文義所指，只管借其一語，故意節節推上去，則隨手

拈取，那一語不可通得，而其實非也。夫易之道，廣大悉備，非終日乾乾句，便謂完盡無餘。據此一句，是說九三憂懼之地，重剛不中，欲使占者玩其象，及時進德修業耳。硬將此句推到不已一層，又推到道一層，推廣言之，究極其義，自然是盡，只是論乾之九三，則有九三一爻的道理。論全易則有全易的道理，不得如此模糊混看也。今人看書心，蠱獵取大意，終成廓落，正坐此病。

伊川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此取論語之言逝者。示學者當切己體察也。逝者是說天地之化。斯是說水。水是逝者一端。然

逝者之可指而易見。莫如川流。故夫子發以示人。亦可以見聖心純亦不已之妙實與道體契合。而學者所當時時省察無毫髮之間斷也。故這裏須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

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繹字思叔。程子門人。因程子之言。故有見於無窮之義。程子又云。不可以無窮二字。便了此義。蓋往

莽蕩蕩。終沒巴鼻。故朱子亦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

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

此言讀書之法。當反之於己。致其實用。方爲有得也。今人徒事口耳。了無心得。名爲讀書。其實不會。

讀書。如夫子之言誦詩者。不可鑿乎。未讀詩時。不曉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未能溫厚和平。長於諷諭。則其不達於政。不能專對四方。固其宜也。若既讀之後。須是一面於風雅頌中。思索義理。一面反到自己身上。體驗力行。確然如此。方算讀詩之益。否則三百篇中。並無一句受用。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又引夫子之訓

何益之有。

伯魚者以例之。未讀周南召南。則於修身齊家道理。不曾理會。固無怪於正牆面也。到讀了後。王道風化之本。既已體認精察。

自可見之躬行。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故必不爲昔日之面牆。方是讀二南有驗。以此推之。讀書之非尙口耳明矣。
大抵讀

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看來讀書無他法。只是既讀之

後。非同未讀之前。此便是法。如論語中教人做聖賢。變氣質。所以爲人之道盡矣。學者著實。會務要穿透入去。湊到身上來。自然長進。若未讀是這箇人。讀了又只是這箇人。便與不曾讀一般。枉費工夫。豈不可惜。反乎此。則以我觀書。可處處得益。而有日新不已之功矣。

伊川曰。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聖人之言。無一字無下落處。故凡看文字。要逐字研究。如論語言教民。可卽戎而約以七

年。言王者仁天下而定。以必世。言勝殘去殺。而期於百年。都非虛語。當思其治效之遲速淺深。以究其規模之設施次第。了然胸中。方爲明體達用之儒。而所讀之書。實見其益。此亦致知之一事也。

伊川曰。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解經可以不同者。謂文義也。緊要處不可不同者。謂道理也。如心性理命之旨。道德綱常之要。本領一差。則學術都差。若止字句之訓詁。意見

各殊。固無甚害。夫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朱子取胡氏春秋。謂其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皆於緊要處留意也。

焯初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

焯尹

字和靖。約要也。爲學最重讀書。書是聖賢做過工夫。開示後人讀之。體驗到身上來。豈不受用。然不必貪多務博。須得其要。蓋義理根本。自貫通。聖賢議論。若合符節。苟得其要之所在。此處透得過。別處亦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若多看而不知其要。則如藏書之肆。而巳。與書中意。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因自道其生平之學以教之。蓋讀書貪多，有刻苦迫切之病，有涉獵鹵莽之病，自然記不得。故程子謂少時如此，今都忘了。是從前所學者非我有也。須將聖人言語熟復玩習，記之於心，令其意味浹洽，然後力行以驗其所知。則所學在我，而由約可以觀多。朱子謂陳正之初極魯鈍，後卻無書不讀，其知約也夫。

伊川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此教人讀書之序。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而執者先孰者後，混淆不得，倒置不得。初學者最有依據，故爲入德之門。蓋其

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語一書，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蓋天理人事，精蘊無二致。下學人事，卽所以達天理也。孟子言學宗旨，只是性善言王政之要，只是教養二書，自有要約處。故朱子亦謂不先乎大學，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須先讀大學，次讀論孟。

伊川曰：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孔子折衷六藝以立言，而孟子得孔子見知之傳，凡所言者，皆切於人倫事務當然之理，而本於天命之性，故天下道理盡於語孟。學者先讀其書，得其要領處，則道理爛熟，以之推明他經，本末精蘊

無不洞曉。如持丈尺以較長短，用權衡以稱輕重，其於事物必無差錯。若未嘗讀論孟，而遽欲窮他經，猶無量之衡，無寸之尺，亦何所據以取正乎？故朱子用四十年工夫，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訂定論孟集註，正要學者仔細讀也。

伊川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

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論語所載多聖人與諸弟子問答之辭。大約因其氣質而進之以涵養之功也。讀者能設身處地於所問者如己之求釋其疑於所答者如己之親聆其益。則自然玩味有得。推之以讀孟子。

亦用此法。意味淡洽。涵養之久。將來成一箇絕好氣質。其生猶言絕好也。蓋學之不能變化氣質者。爲其讀書不見真切耳。虛心細心熟讀而體之於心。當自見功。

伊川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

多也。

大凡讀書而終身無所得者。以書自書自我也。今人看語孟。且須讀之甚熟。玩味之久。咀嚼出意義來。直將聖人言語爲切己之事。勿作空言看過。方爲善讀語孟者。蓋二書備詳致知力行之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事物。那一句話不切於學者之身。

心學者看得二書切己。便終身受用不盡。否則只

作聖人說話震之。謾之。唇舌應付。釋卷茫然矣。

伊川曰。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一部論語。幾樣讀法。只因用功有深淺。故其所見不同。全無事者。全無所得也。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便知聖賢格言。自句句好好之者。真知其味而必欲得之也。手舞足蹈。則自得而樂之矣。

學者由喜而好。以至於樂。庶

乎聖人之意可得而見歟。

伊川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非謂治語孟便可不治六經。然六經之要旨。備於語孟。先以語孟爲本。胸中有

簡丈尺權衡。以此權度事理。自是容易不治而明者。猶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

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因概論讀經之法。蓋聖人作經之意。總以明道。聖人之用心。總以先覺覺後覺。聖人之所以至聖人。總是能盡其性。而無損於天命之本。然吾之所以未至者。必行之未盡。吾之所以未得者。必知之未

精。就聖人身上。一一體究。又反於吾身。一一推勘。當有悟其所以然者。勿作說話混過去。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

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字辨句析。不失之鹵莽。晝誦而味。則熟復不厭。不失之淺嘗。中夜而思。則心理浹洽。不失之扞格。又平其心。不為艱險崎嶇之見。只於明白正大上尋討。易其氣。不為好高浮囂之習。即在切近著實中涵泳。闕其疑。不為穿鑿附會之解。

俟其融會貫通時發明。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聖人之意。卽道也。得聖人之意。卽知道也。道者。吾身自具之道。亦天下事物當然之道。有以知而得之。則亦將至之矣。是在乎善讀經者。

伊川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論孟二書。自日用倫常。至於天人性命。自灑掃應對。至於精義入神。體用兼明。精蘊畢備。乃斯道之統會也。讀之而不知道。則章句訓詁。

之學而已。雖復博涉乎簡編之多。終何益矣。有志知道者。宜盡心焉。

伊川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

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剩。餘也。猶言多也。聖賢語意。包含完滿。後人一偏之見。則未免有破綻處。故讀語孟者。只熟讀精思。則義理本周密。而其意自足。若出己

見以語言自爲詮釋恐於聖賢言中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而反之疏漏程子因自言昔日曾作論孟解後來思之又似剩剩者本旨尙有餘於所解之外也故卒不復爲只將先儒舊解其中有些錯會處待與整頓使勿復錯而已其餘不敢復贅古人之慎於解經如此世之管窺蠹測妄竄古書者其不大失聖賢之意也幾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泐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聖人之道隨處皆有妙義都要一一理會俟其融貫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若欲於語孟中擇其緊要者去看固亦是好然揀擇闕湊未免有得此遺彼之病義理單薄縱有所得終不法治如喫飲食者擇味下筋腹必不充惟釋氏徒主空寂一見了便無剩義可再推求吾道則不爾也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之問其後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

伊川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詩三百篇抑揚反覆皆出於人情之不容已學者吟哦諷詠使其性情油

然勃然涵養條暢於道德之中歆慕鼓動而不自知便會有曾點浴沂詠歸之意蓋曾點是見得性分之內萬理畢具其樂無窮故夫子與之學詩而有所感發興起則天地之大品物之細寓之於目觸之於心洋洋灑灑豈不有此氣象

又云興於詩

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夫人學詩而能興者良以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最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吟詠之閒鄙吝既消性量自廣覺得天理周流汪洋浩大觸處皆此意象詩能理人性情如此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此以明道之善

言詩爲學者讀詩之例也詩之爲教往往以有盡之言寓不盡之意拘其義類泥其字句便少滋味故明道先生善言詩不在逐處解釋但將詩中文義從容玩味恬吟密詠自有天動神解之妙卽如衛風雄雉之篇所云瞻日月而憂道遠者彼第將四句吟哦一番徐曰思之切矣所云勸德行而戒枝求者彼第用箇終字又將四句吟哦一番遂曰歸於正也矣字也字呼應頓挫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悠然自見於言外學者當就其神思遐曠意象渺茫之中想見其所以言詩之妙不然此二句盡人曉得非先生瓶解也

又云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

也此亦上段之意多著訓詁非鑿則滯明道不下一字訓詁只轉換一二字於血脈疾徐唱歎高下之間指掇出來便使作者之精神與讀者之精神兩兩活見忽然省悟這段妙境親炙其下者聞其聲欸真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趣雖極魯鈍亦能領取謝上蔡蓋真有得於親炙者故不覺又欣然曰古人所以貴於親炙之也親炙言親近而薰炙之也愚謂凡讀書者曉用明道點掇之法便是會讀書又作文者曉用明道點掇之法便是好文字何獨說詩爲然乎

明道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使人長一格價

典觀翠怨詩之益備矣看詩則己之真性情流露必能變化氣質長一格價故不可以不看詩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自是作文當如此

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恐單泥一字之解有害全句之義也程子因申其說蓋詩有律有韻句法字法長短難以參差多有暗藏曲折處故解詩者不得拈括一字解之卻須遷就其說始行得也如大雅文王之篇曰有周

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是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矣。此類可以例推。

明道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書以載帝王行事，而道卽存乎其間，不可徒作文字觀也。看書者須如親

當其時，親爲其事，安見帝王之道之所以異？又見帝王之道之所以同？如堯典舜典二篇，其文無多，而堯之治民，舜之事君，已具見矣。必於讀之之時，詳察其所以然，則異日之事君治民，自可本所學以應之。至於讀謨誥訓誓，皆當如此。此家修廷獻之資也。

明道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麤。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

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道之體用相涵，本末高卑，原自一以貫之。安有精麤之閒乎？故惟中庸一書，乃孔門傳授心法，而子思述之以傳於孟子者，其書所言雖多雜記，非出一時渾成。說話卻更不分精麤，一滾說了始言一理，中

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則本之於達道達德，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可謂高卑舉陳本末兼該，令讀之者想見斯道本然流行之妙，非如後人之書，語高而遺其卑，語本而遺其末，淪於空虛，而不識天下之大本達道者也。故學者必會其極於中庸焉。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此程子自序易傳之所以作，欲人由辭得意，而盡乎變易之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則之而畫卦爻，故名其書爲易，見所以變易之故，皆出

於陰陽之道之當然，而此書之所由作，總以教人體卦爻之變，爲隨時從道之方耳。朱子曰：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若非天地閒本有許多底道理，易何爲作哉。

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

6. 2017

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

天下之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內。是以其爲書也。就中

所含蓄言。則極其廣矣。就外所包括言。則極其大矣。廣大悉備。皆本於太極兩儀。繼善成性之自然。是順性命之理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得其晝夜上下南北高深之所以然。是通幽明之故也。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是盡事物之情也。先天下而開其物。使知之。明後天下而成其務。使行之。就是示開物成務之道也。惟順故通。通故盡。盡故有以示之。聖人恐後世不順其理。不通其故。不盡其情。而物無由開。務無由成。故數聖相承。而共爲一書。其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後之讀是書者。其可不加意乎。

去古雖遠。

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沒。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今之時去。義文周孔雖遠。而其遺經固在也。神而明之。吾儒之責。然而前之儒者。不得其意。妄爲詮釋。使後之儒者。徒誦其言。反失真義。自秦以來。蓋斯道之不傳久矣。

道無終息。天生程子。千載傳燈。斯文在茲。故心焉悼之。不忍其湮沒沈晦。後人無從講習。用是不能自己。將使後人循流而至於源。因作爲傳。以發明之。蓋心聖人之心者也。沿流求源。卽下文所謂由辭以得意是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

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約言作傳大意。無非與聖人之道相發明。聖人之道四者。卽下辭變象占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占者。吉凶悔

吝厲无咎之類。尙取也。謂尊用之也。辭者言之則。故以言者尙其辭。變者動之時。故以動者尙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尙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尙其占。是辭變象占皆有所尙。而天道之吉凶消長。人道之進退存亡。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故推辭可以知變。而象

非辭則象無由明。占非辭則占無由決。是象與占亦皆不外焉。讀易而不得其辭。聖人之意。其不可得而見乎。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玩習也。謂觀之詳也。惟其變與象占皆具於辭。是以君子之於易也。在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以求盡乎卦之理。統全體而言之也。到臨事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各盡乎爻之用。指一節而言之也。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因一時所值之爻。究之動由於居。占視乎辭。故辭不可不得也。既得其辭而不達聖人作易之意者。猶或有之。若不得其辭而通其意。則斷乎無矣。人當逐卦逐爻。句句尋討。務使其辭可以見之行事。應接之間也。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

不備。

蓋有象斯有辭。有理斯有象。理至微。未形未見者也。象至著。已形已見者也。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理中有象。是體用一源也。象中有理。是微顯無閒也。知其一源無閒。則觀於理。可以得其會。觀於事。可以得其通。而日用

之常。於以流行矣。蓋理之所聚。易生窒礙。於會處得通。故可行也。典禮者。典常之禮也。其理則於辭無不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仔細理會。俱有下落。而不善學者。味味也。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

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學之善者。必須自用。以觀體。自顯以推微。是欲求聖人之言者。未有不

自其辭之近也。若以其辭爲近而易之。則不可以學易。非能知聖人之言者也。故今日所傳。正不敢忽近而務遠。祇因聖人所繫之辭。而發明之。若夫由辭得意。擬之議之。以成其變化。則在乎人焉。雖聖人不能舉以詔天下後世也。夫聖人憂後世之耳目心思。不知天地萬物之情。而爲卦爻之辭。以開示之。程子又憂後世之章句訓詁多。失聖人設卦觀象之辭。而作爲易傳。以發明之。同一憂患之深心也。

伊川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此言理爲象數之本。不可尋流逐末也。張閔中。程子門人。易傳既作。

而其書猶未傳。閔中必勸使速傳。故答言易理難盡。自度己之精力尙健。日就月將。學與年長。冀有進益。再可改訂。又來書之意。以爲卦爻由圖畫而設。易之義起於數。而不知非也。易有太極。太極者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極數知來之道備焉。理無可見。聖人作爲易象者。以明理也。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象而知數。是理居象數之先。而爲易義所由起。得其義則象數俱在中矣。故以易之義爲起於數者。其說非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

流逐末。術家之所尙。非儒者之所務也。

若以爲義起於數。則耳目有限。思慮未周。縣斷臆測。而必欲窮其隱微。盡其毫忽。是不務求其本。而爲尋流逐末之見。如京房郭璞之流。乃術家所尙。豈吾儒所務哉。要

之理象數三者原不相離。探其本則末不能外測其末。則本恐有遺。此程子意也。

伊川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時有盛衰。勢有強弱。知時識勢。惟變所適。此學易之大法。蓋時勢皆道之自然。知時識勢。則變易以從道。正所謂時中也。

伊川曰。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此取

大畜卦爻以明識時勢之義也。乾下艮上爲大畜。大陽也。畜止也。乾之三爻皆爲艮所畜。故以四畜初。以五畜二。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時不利於進。勢又必不能進也。四五兩爻皆柔所應。初二皆剛似當以初二爲善。四五爲邪。乃謂陰柔足以止剛者。蓋畜之時主乎

止而四五位據乎上。又有可以止之之勢。則其象爲以柔善而止。夫剛惡也。學者不識此意。必味進止之宜。至於犯災取尤。而不足以得喜集慶矣。故時勢爲學易者所當深識也。

伊川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

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葉平巖曰：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者內卦之上。四者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以陽爻

居陽位。陰爻居陰位。則爲當位。反此者爲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尙於中行。蓋以中爲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亦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德。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爲歎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者隨時而得其正。故中之義重於正。於九二六五觀之可見也。葉說備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

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

四近君。故解作太子。而程子云：亦不妨。然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得。只看人如何用之耳。若占者所處之地當此爻。則可以此爻做此地位。如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亦不害。但聖人作易。稽實以待。虛一卦一爻。足包無窮之事。不要只以一事拘定說。若太拘執。則三百八十四爻。難道只做三百八十四件事。其餘都推不去。蓋他書是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故曰不可爲典要。又曰惟變所適。

伊川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坤厚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奇偶數書。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而所處之時既異。其用亦因以異。故看易且要知時。知時則隨各樣人。隨各樣用。不能強同而無所不通。非謂一爻只當得一人用也。即所問坤卦。固是爲臣之事。難道厚德載物。人君不用得著。推之六十四卦。皆可相通。在人神而明之耳。

伊川曰。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反覆往來上下者。陰陽之義。在卦有之。在爻亦有之。在卦則反復者如姤復之類。往來者如賁无妄之類。上下者如咸恆之類。在爻則反覆者如陰陽之變。各得其位之類。往來者

如陰陽自某卦往某卦來之類。上下者如承乘比應之類。蓋反復往來者變易也。上下者不易也。易中只有此一義。

伊川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天地閒別有甚事。只是陰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故聖人作易以示人。大無不包。細無不該。自乾天地離明坎

幽之類。以至於說卦中稱名取類。如昆蟲草木之微物。莫不有合者。陰陽本於太極。其理本一貫也。

伊川曰。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

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天下事變易之中。有不易底道理。蓋有這理。方有此事。不是人力穿鑿來者。自是添減不得。今人不識此意。只於易之卦象辭義。巧爲穿鑿。空作一場念過。若念不熟。以意添減。如不知兀子之方圓。平直。易其常制。都不知覺矣。若識得。則一物有一物制度。事理有一定恰好。必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得也。事可添減。理那可添減得。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陰陽不測之謂神。易大傳文。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而朱子本義引之言。卽陰而道在於陰。卽陽

而道在於陽。此其所以無方而變化不測也。當日未經張朱之解。義本精深。故以此爲問。伊川微窺定夫之心。未曾深思。率爾請問。故不答而直攻其心。欲其反己致思也。蓋疑了後問。一與之語。變而能通。便渙然冰釋。久必不忘。自是切問。若揀擇來問。心沒緊要。口頭搬弄。縱與之言過輒忘了。那有實得。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易理無窮。經數聖人而後成書。包含天地萬物。今雖熟讀精思。作爲易傳。豈遂了無餘義。俟後人推求。故只說得七分。蓋理本

生於人心。加一番體究。必更一番明透。亦是虛心亦是實話。

伊川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

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此程子自序春秋傳之所以作。欲學者因此以極聖人之蘊。復三代之治也。春秋一書。即人事以明天理。本天理以行王道。故程子從天之生民說起。見天生蒸民。篤生一首出庶物之才。畀以君長之

任。則必無歎於君長之道。而後無負於天生民之意。故爲之制節謹度。以息其相爭相奪之風。道在有以治之。爲之播植佃漁。以遂其相生相養之業。道在有以導之。爲之庠序學校。以盡其人倫物理之常。道在有以教之。三者具矣。建極乘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三極之道。盡焉。非甚盛德。孰克當之。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自溯

洪荒之世。草昧初開。而天知生民之道。不可不著爲政也。是以堯舜而上。代有聖賢。漸次開闢。相繼爲治。夫以聖賢之姿。得一人焉。已可盡生民之道。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風氣各有所宜。聖人亦順其宜而已。誠以人事準於天道。不先天以開人。而當其可之謂時。各因時以立政也。是故平地成天。六府三事。萬世之治。自堯舜始。

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

風氣

日開規模日廣。故自堯舜以下。帝降而王。夏后商周。聖人迭興。議禮制度。考文三重之事。既已備具。如天開於子。周建子爲天正。地闢於丑。商建丑爲地正。人生於寅。夏建寅爲人正。皆本三才爲更始。則天運周矣。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皆本仁義爲致用。則人道備矣。此以上言二帝三王。順天應時。盡其君長之道。而道在於上。則其事行者也。

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

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若夫三代而下。王者迹熄。世遠言湮。雖有銳意復古之君。無所考證。未免私意妄爲。而於先王之道。未必有當。其尤謬者。

秦建亥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則於三才之更始者。謂何。而天運失其序矣。其尤悖者。漢以智力把持天下。謂漢家自有制度。則於仁義之致用者。謂何。而人道失其正矣。世變日甚。彼豈復知二帝三王之道。有心斯世者。不得不引爲己責矣。

夫子當周

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夫子生當周季。有出類之才。無君長之任。不得已作春秋。假魯史舊文。立百王大法。上接將墜

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中庸所謂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者。於是乎在。蓋天地鬼神同此理。三王百世同此心。而道在於下。則其說長者也。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

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贊助也。游夏於聖門擅文學之

科而不能贊一辭者。胡文定所謂筆則筆。削則削。皆裁自聖心。而游夏不能與焉者也。顏子幾聖人之道。故嘗聞之。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程

子引以爲據。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

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

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未筆削之春秋。一國之史也。既筆削之春秋。天下萬世之經也。後世不察。亦僅

以史視之。謂義主褒貶而已。而不知其爲經世大法也。春秋之大義。可炳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尊內攘外。貴王賤霸。扶陽抑陰。如此之類。不過數十。乃易見耳。惟其迹有所嫌。不得不微其辭。辭微而未嘗不顯。事有所諱。不得不隱其義。義隱而愈所以彰。以時措之。悉合乎宜。

此非明曉通貫不能深知其意也。蓋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或有功宜揚而反抑之。或有罪宜誅而反縱之。或功猶未就而先予之。或惡猶未著而先奪之。或本尊也而故退之。或本卑也而故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以酌義理之安。而無偏無陂。參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劑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存是非之公而無毀無譽。一時輕重之權衡。由此而準。萬世軌則之模範。由此而立。乃真經世大法。而僅以史視之可乎。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

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

造其微也。

由是觀之。春秋殊未易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比事屬辭。必合全經始見精義。如測化工者。統觀百物。然後知其神。欲作室者。先聚衆材。然後備其用。徒執一事。徒拘一義。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故學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默識心通。然後可以造其微焉。未及此而治之。則其說多鑿也。

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

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

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夫子作春秋之意。欲使後王知折衷也。後王苟知此義。則經文具在。善惡分明。依而行之。即非禹湯之德。

亦可成三代之治。而秦燬一厄。斯學不傳。千有餘年。及今不講。則聖人之志。終沒於後。是以慨然作傳。發揮聖意。蓋不通其文。則不能明其義。不得其意。則不能法其用。惓惓之心。正爲此耳。古今作春秋傳者。始自程子。而胡傳祖之。簡當精切。可謂極聖人之蘊奧矣。猶謙言未能。只使學者得門而入。亦猶夫子自言其義竊取焉爾。蓋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程子作傳以翼聖經。聖經即道統也。守先待後。功豈淺哉。

伊川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

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道將見之用。用皆本於道。其揆一也。然詩書即道以推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譬之於藥。詩書恐人病不知醫。製爲藥方以備不時之需。春秋隨人之證。投以藥劑。可試國醫之手。夫子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其所以任知我罪我之責乎。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

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義。則義須別。

春秋之義。有要分別觀之者。亦有不必分別觀之者。其閒言之重。詞之複。如記盟會征伐之類。或詳舉列國君大夫。或贅行年月日時。與其地其事。

蓋欲成書以便後人之觀覽。其勢不得不如此。必欲各求異義。則鑿矣。至於字法之有異。及上下文之有異者。子奪褒貶。義例存焉。則須分別看耳。是在學者神而明之也。

伊川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詩以正情。書以制事。易以明變。

禮以正行。猶律令然。律令者。製爲刑書。禁人勿爲惡。春秋則某事用某律。某罪用某法。斷例分明。其中之輕重大小。實見之用者也。前以用藥譬之。此以用律譬之。俱是一般意思耳。

伊川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

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輕著。故窮理爲要。

此言春秋爲窮理之要。然必識得義理分明。而後可以窮理也。人不學春秋。守經事不知宜。遭變事不知權。故學春秋亦善。春秋一句爲一事。是非存於一句中。乃窮理

之要。若論他經，亦可窮理。只是論義當如此。不若春秋有事述可。按是非較然著明，尤爲易決。以爲窮理之要，洵非無故矣。

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

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

然欲窮理，必須識理。未識理而讀春秋，則理無由窮也。程子言我平居嘗語學者，教他先讀語孟，謂語孟如丈尺權衡，好以此度量事物也。讀語孟後，似可窮理矣。而此中尚有幾微疑似之辨，未易分曉。更

須讀一經，然後可看春秋。所謂一經，卽下文言中庸是也。總要識得義理精微之極，然後可察人事是非之機，故其先後讀法如此。

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

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閒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

於此爲中。

事之是非，固準乎春秋，而春秋以何者爲準，其無如中庸乎。春秋之法，卽中庸之中也。中不是鐵版一定的，要量度以取中，故無如權。須權乎時而不失義理之中，始爲能讀中庸之書。若以禹稷顏子較之，謂禹稷手足胼胝，未免太急。顏子閉戶不

出，未免太緩。較於二者之閒，不緩不急而以爲中，便非義理之宜。不當乎時而非中矣。惟當急時則急，禹稷胼胝，中。當緩時則緩，顏子閉戶亦中也。此中庸之時中，惟可與權者知之。學者必先讀此一經，然後可與看春秋也。權之爲言，秤錘之

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因釋權字之義，而言當以何物權之。總不離箇義字。義者所以酌乎時措之宜。

往來於事物之閒者也。此就用上說。一事各有一義，只好說到此。若義以上，則自用溯體。處物之義，本於在物之理。在物之理，一實萬分，不可以言盡。在人切已體認，自看如何耳。要之當其可之謂時，隨時處宜之謂義。義不膠於一定之謂權。權於過不及之閒而得其中之

謂中，中庸明其理。春秋見其事，反覆言之，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大綱，而以一字斷是非，若其詳則具於史。朱子謂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羅整庵謂左氏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此所謂以傳爲案，經爲斷也。他日又云：某年二

十時看春秋，或曰：如何看？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舍此兩言，無以讀春秋矣。

伊川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

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史所以載一代之事也。讀者非徒要記事，須要明理。蓋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事，特其迹耳。而所以然者，有其理也。如讀漢史，觀高帝寬大長者，能用三傑，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則知漢所以

立四百年基業，若其輕儒嫚罵，不事詩書，僞游雲夢，械繫相國，以叔孫通制禮樂，以張敖定律令之類，則規模遠遜三代。諸侯王次第皆叛，大臣不克保終，皆由於此。以此讀史，致知方也。昔者伯禽封魯，呂伋封齊，三年報政，而其始終強弱，明驗不爽，亦理有固然者。君子格物窮理，豈誇博涉云爾哉。

伊川曰：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

幸而敗，令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先生謂明道也。古今事善者當成，惡者當敗，理

數感應自然之符。故先生讀史到一半，看其行事如何，便掩卷以思，據理懸斷，然後看到終局，大約不出所料者。十居六七，其有當成而敗，當敗而成，不如吾料，則吾之所謂善惡者，恐認不真，須更再三精思，灼見其理之所以然，至於氣機不齊，人事難定，幸不平之閒，理亦

果有不能料者。先生究以理爲衡。此先生格致之學也。今人無識。但據見成。豈知幸而成者。奸雄不得藉口。不幸而敗者。聖賢不以易節論。是非不論成敗。成者不必皆是。敗者不必皆非。以此讀史。方是胸有千古。

伊川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古今治亂。必有其機。機者。治亂雖未至。而動於幾微之間。聖賢存之於史。以爲千古得失。

之鏡。讀史者須於此處加意。如賢人君子出而在朝。則世將治之機也。若退而在野。則世將亂之機也。有以見其機。便是格物。若不能格物。無貴讀之矣。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閒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元祐。宋年。

號。范祖禹字淳夫。作唐鑑。按外書。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用先生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蓋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爲何物。程子之說。得淳夫表章之。不是三代下人議論。王道藉以復明。所以几案閒常置此部。惓惓不釋也。

橫渠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概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徧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伏羲之序六十四卦。以卦畫生成爲次。乃自然之用也。文王周易以序六十四卦。則取其名義以爲次。所

垂教於世者實深。夫子作序卦傳。發明其義。安置審處。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人安置一物於中邊前後。猶必審處停妥。况聖人序易。豈無意思。雖易之爲道。廣大悉備。其極至精義。不啻在此。而即此亦足見聖人徧布細密。如大匠作室。規爲布置。胸有尺度。非拙工可擬。看徒欲以一斧知之。

未極其能事也。

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

之大，必不能得也。

周建六官，取法天地四時。冢宰曰天官，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故天官之職，必須胸襟懷抱寬洪廣大之人，方可看得。蓋其於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統，規模可謂至大，若不得此廣大之心量，但於每事上

委曲窮究，勉強湊合，使心量如是之廣大，究之心量本小，必不能周悉而貫通之也。

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

亂矣。

承上文言人心之廣大，有實體然後有實用。若徒言廣大，則蹈釋氏之失矣。釋氏猖狂，錙銖天地，其論性也可謂至大，然未嘗身爲大事，而徒空言之，究不可以理事，無論遺之以大，投之以艱，有不可也。卽以至小而言，設使畀之一錢，亦必有倉皇失措者矣。

蓋由其遁於虛無，則所謂廣大者，原非實體，故亦不足以致用也。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

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周官惟太宰之職，總兼衆職，最爲難看，蓋無至大之心，胸包括網羅，則於此而記，至彼復忘，蓋太宰兼衆職之

全，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全用其心力求之，方可看得。若其他五官便易看，以其所司者止一職也。地官以教化爲職，春官以禮樂爲職，夏官以師旅爲職，秋官以刑罰爲職，冬官以度地居民爲職，非若太宰之兼衆職而無所不統矣。看太宰之職者，可無至大之心胸乎。○此下八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

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此示人以求詩之法也。古之讀詩者多矣。而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己之意逆詩之志。是以能知之也。夫詩人之志有感而發。莫非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讀詩者不必以艱險求之。

今之人以艱險求詩。非出於附會。則出於穿鑿。是已喪其自然之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乎。

詩人之情性。溫厚和平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

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詩本性情。詩人之情性。溫

厚而無刻薄。和平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本平地上道著言語。非有崎嶇。今乃以崎嶇求之。則己之心先狹隘而不廣大矣。蓋詩人之情本和樂平易。只爲所遇之時。所值之事。拂其和樂之性。如忠臣不得於其君。孝子不得於其親。故託之詩而長言詠歎。以見其志。使其心先狹隘。何由見詩人之情。有感而發如此哉。後之求詩者。法孟子之以意逆志焉。可也。

橫渠曰。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迄於三代。其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理無不該矣。禮樂教化典章文物。政無不備矣。家齊國

治天下平。功業無遠弗屆矣。其規模至大。最爲難看。人之胸臆。非若堯舜諸聖人之廣大者。不足以知之。若只欲解其文義。則尋章摘句之士。皆能之矣。蓋惟聖人之心。無乎不包。故所見者。大學者之心。亦必無乎不包。而後能見尙書之大也。

橫渠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

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此言讀書所以存心。惟心存而後理得也。讀書不多。則疑信相半。無由考校得義理精詳。蓋書以維持此心。使之不放。一時放下。則昏惰乘之。德性即因之有懈。蓋惟讀書則神明不至外馳。而此心常在。使不讀

書則此心不在虛靈之舍。雖義理自在當前。亦終看不見矣。是讀書即治心之功。治心即明理之要。人可不多讀書乎。

橫渠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此示人以讀書之法也。書須熟

讀。令可成誦。則文義常留於心。而觸處精思。或在夜中。或於靜坐。皆可得其解。若未能成誦。便不記得。若存若亡。亦思不起矣。但讀書者。果能思之至精。通貫書之大原。則理在而辭可憶。義明而文可推。而書亦易記。故惟能記而後能思。亦惟能思而後能記。此其所以交相也。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惟記與思相因。所以觀書者已有疑

必釋之。已有未達必明之。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而學益進矣。讀書者誠由記與思之功。而知所未知。於不疑得疑。則所得於書者。不已深乎。

橫渠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此言讀六經之法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

經。讀者須周而復始。深求玩味。其義理自無窮也。待所學有進。知識日增。則所見日高矣。

橫渠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中庸文字一句有一義。須逐句深求玩味。使一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朱子曰：此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

橫渠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

故其說多鑿。

此言春秋之未易學也。春秋之書。唐虞夏商之世所未有。仲尼因魯史舊文。而寓褒貶予奪之大義。固其所自作。後惟孟子論春秋。爲能明聖人之大旨。而舉其綱領。自非見理極其明。析義極其精者。殆未可學也。漢唐諸儒。未至於理明。

義精。而遽欲治之。故揣摩臆決。其說多失之鑿。蓋春秋一書。明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人心。非孔子不能作。非孟子不能知。苟未得孔孟之心傳者。可易言乎。

近思錄卷四

存養 凡七
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論聖學之要在心之一也。誠者聖人之本。聖人只是誠。故或問聖可學與否。而周子應之曰。可也。學之要一而已矣。天理誠而无妄。其具於人心者本一。緣人心有

人欲之私以雜之。便是二三。無欲則此心純一不雜。而復乎天理之本然。是以內外俱一。靜而未發之時。渾然在中。邪不能入。而虛內一故也。動而將發之頃。惟理是循。物不能撓而直外一故也。靜虛則心無障礙。而明明則於事物之理無不融徹。而通動直則心無偏陂。而公公則於遠邇之間無不周徧。而溥通者公之極。明通靜而動。公溥動而靜。則又無時不一也。聖人誠無不一。學者求其一一。以至於誠。其亦庶幾於聖人乎。信乎聖人可學。而學之有要也。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蓋一卽太極。無欲卽無極之真。靜虛陰之體。動直陽之用。明配木屬仁。元通配火屬禮。亨公配金屬義。利溥配水屬智。貞合之卽兩儀四象之本。而靜是性。動是情。明通公溥是性情之德。故云皆不外乎此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欲。學聖人者。莫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必戒慎恐懼於心之至靜之地。而後靜無不一。慎獨謹幾於心之將動之時。而後動無不一。未
有動靜不實。致其存養省察之功。而自能無欲者。既能無欲。則與聖人同一至誠無息。而天道亦不外於吾身矣。

伊川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此釋復卦象義也。至日。謂冬至也。冬至之下。陽始生而甚微。不安靜以養之。

不固。無以爲發生之本。故先王以是日閉道路之關。使商旅不行。取安靜以養微陽之義。而易象以之爲訓也。月令。是月齋戒。掩
陰陽之所定。亦卽此意。夫天地之陽。何藉於閉關之養。而理可相通。所謂天道人事。自爲流貫也。要知天地有大冬至。人心有少
當雜念既退。惡極而善。平旦初復之時。正此心冬至之關。主一無適。居敬涵養。閉關之義也。遇過此關。漸漸善端發見。過天地各
關。方能見天地之心。否則反覆枯亡。如萌蘗生而牛羊牧。良心天闕。其於天地之心。終亦不得而見矣。復本以動見天地之心。知
以養之者。主乎靜以慎其動。尤動根於靜之義也夫。

伊川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此釋頤也。頤也。

上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故爲頤之象。而以養爲義。養有自養養人二意。程子歷言之。見人兼所養而養不可不得其正。動息節宣
脈周流。無劬淫鬱滯之病。豈非所以養生。飲食衣服。口體安適。無飢飽寒暑之傷。豈非所以養形。威儀著於容貌。不剛不柔。而
象。行義見於事業。無過不及。而合禮義之宜。豈非所以養德。己有所欲。推以及物。則立俱立。達俱達。有痛癢之關。己有所惡。推
不傷財。不害民。有擗節之道。豈非所以養人。故養得其正。則吉。而學者當於此觀之也。按頤之卦體。下三爻象自養。上三爻象養
傳以養生養形養德。釋象中觀其自養意。以養人之義。釋象中觀其所養意。而
朱子本義。則以養德養身釋之。是對大象慎言語節飲食而配言之。其義小異。

伊川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此釋頤卦象辭也。禍從口出，慎

之者時然後言，病從口入，節之者勿爲飢渴所害，二者日用之常，人以其近而忽之，易於縱恣情欲，敗德害身而不自知，所繫至大，故朱子本義云：養德養身之切務，而程子亦嘗云：能盡言語飲食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是知養德養身雖不止此，而二者其切務也。

伊川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此釋震卦象辭也。七所以舉鼎實鬯者，以桓黍

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震爲雷，爲長子，震驚百里，取象於雷，以遇變而言也。不喪七鬯，取義於長子，以有主而言也。雷之奮也，百里之內，人皆震驚，獨主祭者所執之七鬯，不因而喪失焉，豈非臨以大可震懼之事，而不失所主之常者乎？蓋長子身當主祭，誠敬中存，交於神明，不敢懈惰，故動亦定如此。此以見君子於大患難，大恐懼之來，能處之安泰，而不至改越常度者，亦惟誠敬而已。誠敬則中心有主，外物自不得而搖亂之，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然後可以盡處震之道也。

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後，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此釋艮卦象辭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止於極而不進之意，故爲止人

之所當止者，義理也。反乎義理則爲欲，今人所以不能安於義理而失其止者，動於欲心之萌也。欲心一動，則意有所牽，只管前面追逐，那能安於其止，故止之道，當主於至靜無欲之地，因取其義於背，蓋物在前面有所見，斯有所牽，背之爲言背也。物欲之來，我無從而見。

之止於其所不見。則冲漠無朕。一理渾然。以不動爲衆動之本。此心清明。純一無人欲之亂。而後乃安於所當止之地。而不遷矣。此其背之義也。

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

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

何謂不獲其身。身者情慾嗜好所由生。是人因身而有欲。止於當止之地。則無欲。無欲則只見理。而不見其身之所欲。故曰不獲其身。是之謂內不見已。而忘我之私者也。忘我之私。則理常存而止矣。苟不能無

我之私。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無可止之道也。此不獲其身之義也。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何謂行其

庭不見其人。庭除至近。而未嘗無紛華利欲之集。是爲有人之地矣。見其身斯見其人。在背而不見其身。則雖至近之處。人之紛華利欲。交集當前。而亦不見。是之謂外不見人。而不與物欲交也。此行其庭不見其人之義也。

外物不接。內欲不

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承上文言。外不見人。則外物不接。內不見已。則內欲不萌。如是則止固止。行亦止。動靜不失其所。而皆主夫靜焉。乃得止之道。此所謂无咎之義也。要之背非塊然

無用之物。徒以枯守爲靜者。鍼灸書云。人之五臟。皆係於背。故雖不動而爲衆動所由係。良背之學。非定性者不能不獲其身。靜亦定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亦定也。苟不能定性而欲忘已忘物。非告子之強制。則莊子之齊物矣。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存養者。存其心。養其性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無害。學問之道。固在致知。然非操存涵養。使其講習之義理。實有以得於己。則所知者。只爲口耳之資。豈非只是說話乎。故人必存養而

後。天理本在內。學問思辨之事。皆有諸已。而不失。而要其所謂存養者。不外一敬。朱子謂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敬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此程子發

明孟子求放心之言。而曲盡其旨者也。有身即有心。心本在腔子裏。纔放了。愈私。最難收拾。故聖賢開示學者。不啻千言萬語。要其指歸之所在。無非欲人將已放之心。檢束收斂。使反復入身來。心既在此。則進學有基。聰明日長。義理日熟。自能節節尋向上去。循下學知行之功。以上達於神聖之域。而無難也。蓋心之體至足。心之用至神。知求放心者。求著仁便仁在。求著義便義在。所以孟子教人戰戰兢兢。最爲切要。而程子發明之。又極其詳切如此。學者所宜服膺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明道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

居。盤孟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

直內。是涵養意。

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學問原兼動靜。則操存之功。不宜忽於無事之時。今李籲以爲遇事知操存。而無事時不能存養得熟。是謂無可著力下手處。恐學問功夫有所閒斷。乃切問也。故程子以敬字開示之。言古人無時不敬。無時

不養。故其所以養之之方。甚詳且密。樂以平心。使耳聞之。而有所敬。禮以節性。使目習之。而有所敬。左右起居。不敢忽也。盤孟几杖。不敢略也。勒之爲銘。使有所觸。而敬心起。著之爲戒。使有所懲。而敬心存。凡其一動一息。皆有以預養此心。而使之存而勿失。則雖無事而心存。是以馴至於熟也。今皆廢之。則失其所以養心之具。但人心不容泯滅。古今惟此義理。古之禮樂銘戒。皆爲義理而設。則爲今之計。惟有以理義養其心耳。理義如何養。但常存此涵養意。勿坐馳。勿妄想優游漸漬。久自會熟。而其工夫要不外於一敬。敬以直內。志慮精專。無所放逸。不須禮樂而自知肅。不待銘戒而自知警。卽涵養意也。古人設養之之具。以生其敬心。今人苟能操敬心。以存其養之之意。卽此便是著力下手處。動靜之間。何適而非義理之發見哉。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明道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

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此言人心中有主。則思慮自靜。否則日事驅除。而有所不能也。呂與叔。程子門人。所患思

慮之多者。以閒思雜慮。憧憧往來耳。但言驅除。則是日與外物爲敵。費盡氣力。思所以攻之。方未得所以守之。本。故程子以破屋禦寇。虛器入水。喻之。破屋虛器。猶言心中之無主。寇來水入。猶言思慮之多事。蓋寇之所以東逐西至。左右前後周防不及者。緣屋之破。四面空疏。顧此失彼。回惑徬徨。做不得主。是我投盜以易入之隙也。水之所以漫灌漸漬於器之內者。緣中空外溢。水因虛而入。若先以水實於器之內。飽滿充足。則雖置之水中。無能再入。是器當予水以無可入之地也。所以人心定而後能靜。必須中有專主。整齊嚴肅。使義理之心充實於內。則外之非僻。不得而干之。那有閒思慮之多耶。程子嘗云。有主則虛。此云有主則實者。蓋彼是言有主。則人心退聽。而虛以受理義之來。此是言有主。則道心常定。而實以祛外誘之入。其理一而已矣。

邢和叔言。吾曹嘗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言人之精力。須是愛惜保養。凡事方幹辦得來。承當得去。若不愛養而致不足。則於體有所不充。委靡廢弛。必至之勢。故臨事只皆勉強支持。不能徹首徹尾。一意做到底。卽如接賓客時。精力稍有不足。應對言語之間。尙且散緩忽略。不能照管。

此其淺而可見者。况臨大事。安能配道義而塞天地乎。蓋精力。氣也。愛養精力。所謂養氣也。勉強無誠意。則志亦爲之累矣。世有以聲色臭味。日肆斧斤。憂傷病沮。坐致銷耗者。豈不可痛然則宜奈何。曰。涵養主敬。最是愛養精力第一義。

明道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此言存心爲應事之本也。心所以應萬事。

學所以求盡乎事物之理。但事務在外。其來不窮。必盡天下之事物。一一學之。則有所不給。而應之者紛。故學者惟全體此心。以爲因應之主。雖學有所未盡。而於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之時。各隨其分限而處置之。雖不能悉中於理。亦必不甚相遠也。所以然者。理具於心。而散見於事物。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隨其事之常變。物之大小。莫不各有分限。分限者。理之當然也。全體此心。則心無偏倚。隨其分限應之。所謂心存而理得。若以事物爲學。則失爲學之本矣。

明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此程子發明論語所言之意也。恭敬忠只是一心。隨時而異其名。朱子謂此三句。便是存心之法。蓋

心存於居處之時。則要動容中禮。心存於執事之時。則要主一無適。心存於與人之時。則要中心不欺。自始學以至成德。止有安勉之分。而理無二致。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也。

伊川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己。終

不足以達道。

此言敬非強持之謂也。學者存心主敬。正所以爲達道之本。非可急追求之。要將義理浸灌深透。使此心有所持循。不爲事物搖奪。所謂栽培深厚也。優焉游焉。勿忘勿助。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謂之自得。自得則達於

道矣。若但急追求之。著意硬持。矯語鎮靜。虛無枯寂。只是私己而已。何足進於道乎。當時異學亦常言敬。彼其所以爲敬者。非也。故程子辨之。

明道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此程子撮詩禮之要以示人。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毋

不敬。曲禮篇文。撮此二句。詩禮之大旨盡矣。學者循此而行之。則邪念不作。而所以揆度皆出於正。存心有主。而所以操持一本於敬。日用之閒。物來順應。安得有差。凡人之有差者。心無檢束。客感紛之。不敬不正故也。朱子謂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然則

無邪由於敬而敬尤要也。

明道曰。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

此程子爲恭而不安者發也。敬固是嚴謹意思。然非出於勉強拘迫之爲。故雖戰戰兢兢之中。未嘗不優游自得。且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

安。此學者所以貴居敬也。今有敬而不自得。乃是勉強爲之。又神拘意迫。若有所不便於中者。何也。大概是存於心者尙生。未到純熟時候。此中尙有扞格處耳。

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

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

恭而安。

且非獨心生之爲患也。亦是把一敬字。著力做事。未免作意太過。此論語所云。恭而無禮則勞。蓋恭合於禮。宜恭而恭。則恭爲天理之公。何患其勞。惟恭而無禮。則私爲恭之恭。而非天理之公矣。夫所謂禮者。豈徒升降揖遜有形體可象者之謂哉。乃是

非體之禮。自然而然底道理。人只私爲恭。而非出於自然。是以勞而不安。須是行乎吾心之恭。合乎非體之禮。乃是恭而安者。豈有不自在之理。

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

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何謂恭而安。今如容貌必端。言語必正。恭也。卽禮也。非謂吾之獨善其身者。要人說我好。作意爲之。只是天理合如此。有

不端不正而不可者。天理正非體之禮。禮則天理之節文也。本無私意。惟知循理。因其自然。循乎當然。何不安之有。由是言之。心生者持之久而不懈。則自然矣。否則私爲恭者。矯飾作爲。終悖天理。豈不失之遠哉。

明道曰。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

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慙去。

此爲助長者戒也。義理足以養心。人患無志。何患不安樂。今有志焉而於心不安樂者。此無他故。正孟子所謂助長之害。蓋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此

心便自會安樂。若無真實積累功用。而遽有求安樂之心。則是只剩一箇助長也。雖心要操不要捨。然而類類提醒。便是操之之法。若持之太甚。不得安閒自在。一心方爲其事。一心預期其效。則非所以操之之法。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正之則必助長矣。凡志於義理者。須是恁地節節做。自能尋向上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夫人之所以助長如此者。

只是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於吾心中之德。猶覺孤立無靠。故思所以助之長者。若勿忘其所有事。工夫純熟。則義理充積於中。而德不孤矣。夫子云。德不孤。必有鄰。正謂到德盛後。觸處天理。東海北海。此心此理之同。百世而上。百世而下。亦此心此理之同。中無滯礙。有左右逢原之妙。此時心不待操而自存矣。何不安樂之有。愚謂德者人所同得。斷無患孤。此云孤者。就其人之初志。義理者言之。鄰則對助而言。見德盛之後。義理充足。無事作爲以助之長也。

明道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中者。天命之性。敬者。存養之心。所以載性。故

心常能存養而不失。則於寂然不動之時。主乎一而無他適。便是無偏無倚。渾然未發之中。蓋中屬本體。敬屬工夫。敬不可卽謂之中。然有此工夫。方養得此本體。是敬乃所以中也。按敬之爲言。原兼動靜。然動時之敬。非有加於靜時之敬。猶已發之和。仍不外於未發之中也。故言靜可以賅動。

伊川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司馬子微名承禎。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坐忘字見莊子。司馬子微蓋學莊子之學者也。殊不知有意於

坐忘卽是坐馳。蓋不能操存此心。以爲一身之主。而徒厭思慮之多。欲一切驅除屏息。卽此欲忘之心。便已不能忘。故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與此處相發明。學者苟能主敬。則自無此患矣。

伊川曰。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心爲虛靈之物。惟虛故靈。著意把捉。便有所撞擾。而失其虛靈之本體。明道倉中閒坐。數長廊柱。初閒心虛。虛則主一。故數之不疑。及有疑。再數之。是心不主

於一。而有他適矣。所以不合。至使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不差。可見心非把捉物事。越把捉。越不定。須是止於事。則自定。能止於事者。其居敬之學乎。

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

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天祺名戩。司馬君實名光。此要人以敬持志。而爲心作主也。蓋心

者身之主。敬又能做心之主。若中無操存。作主不定。翻來覆去。正如翻水之車。流轉動搖。無刻停息。夫物之所以感於心者。紛紜萬端。而我之所以應之者。無能做得一箇主宰。何以握要御煩乎。然所謂作主者。非強制其心繫縛之之謂也。張天祺自約數年。上牀不思量事。是患心之流轉動搖。而思有以定其心者。畢竟此心何所安頓。必須把心制縛。寄寓一處。必偏倚於一處。所謂欲息思慮。便是思慮。皆非自然。此天祺之作主不定也。司馬溫公自謂得存心之術。只管念箇中字。是又患心有偏倚制縛之弊。而欲以中之理定之者。畢竟中字

何處捉摸。有心求中。卽爲中繫縛。不多著此一念乎。且中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形象。懸空設想。此心究是動搖。溫公之衡。亦未見作主之定也。

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

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

賢必不害心疾。

蓋人止一心。若制之係縛之者。一心而爲所制。所係縛者。又一心。是兩心也。一人而兩心。則是胸中常若有兩人焉。一心欲爲善。又如爲惡之一心。以閒之一心。欲爲不善。又如羞惡之一心。以沮之。本無二人。而反覆如是。此正

作主不定。胸中交戰之驗也。防其交戰。須先持志。持之云者。義理爲主。涵養爲功。如尸如齋。勿忘勿助。使神明自定。而氣不能亂。則雖所感萬端。物來順應。天下自紛。吾心自一天下。自動吾心自靜。此大可明驗者。若患心之流轉動搖。而欲強制係縛之。是害了心疾矣。聖賢順此心之自然。因物付物。必不使心之爲累。而自害心疾。所以然者。敬以持志而已。

明道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此見存養工夫。無一息可閒斷。卽寫字時。心便當存於寫字之中。非層層欲字之工也。不誠無物。心一息不存。天理卽便閒斷。推之。事事皆然。夫子所謂

執事敬。之夷狄。不可棄者。正此意也。故曰。只此是學。不然。所學何事乎。

伊川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此言心貴涵養。蓋心

者。神明之舍。虛則明。明則通。聖人胸中不著一物。無心記事。所以虛而能受。常能記事。今人遇事便橫著心中。物而不化。是先有事以窒之。所以昏滯不通。不能記事。然則事已往而記之不真者。固由不能養其心事。方來而處之不精者。亦由不能養其心也。嘗驗之。平旦矣。

日閒所思不得及不知所以虛置之者到那時分外記憶分外精細豈非夜氣之完固而心虛明乎此處最可想見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

不滯於已往不逆於將來事至而應心如止水是謂主敬之學程子因修橋少長梁博求而後得之後遂留心林木見其佳者輒生計度固非私意之爲亦覺有些沾滯故言之以爲戒見其不可有一事無事則定定則能止於其事

否則心爲之擾矣豈主敬之謂哉

伊川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應事須要致知而非存心則無以致知故入道者當先持敬能持敬則澄心觀理專精之至是非不淆而知乃可得而致也安見有格物窮理而不從操

存涵養中來者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

不可惡也

今人不能以敬存心而心不定因恐心爲事動被他糾牽遂欲屏棄一切自家繫縛其心不肯思量則是視心如寇賊不可制而惡外物之爲累也此豈真事能累心哉乃自桎梏其心置心於無用之地使天下事無所整頓是心累事也夫心爲應

事之主萬物皆備於我無論大小精麤皆有其當然與其所以然那一件是合少得知其不可小便當知所以應如何以爲累而惡之此惡之之心便是不敬所謂害心疾也然則主敬以致知物來而順應豈非入道之要務哉

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合下生來無別物只是所得於天之正理與生俱來卻自不能存得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故曰更做甚人也詞旨痛切極矣然則如何

而後能存曰戰兢
惕勵是存之之法

伊川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

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

人心不能無感必無屏絕思慮之理只是當思慮而思慮何至憧擾不寧其所以不寧者心主不定故也如何做得心主定凡事莫不各有所當止之地

隨其所當止者我從而止之不虛於事之中不溢於事之外如大學言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仁者君之所當止也止於仁則止於爲君之事矣又如舜誅四凶誅惡者天子之事也舜以其可誅而誅之而非有私意於其間則止於誅惡之事矣事之未來心何所馳事之既往心何所滯此之謂做得心主定而思慮自寧也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

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今人不止於所當止只管包攬他事如事之所不可爲不必爲非我所得爲非今日所宜爲者皆是也如此則思出其位心爲所紛不能使物各付物矣物各付物者心爲主物爲客居中以御各聽處

分則是御物不如是而爲物所役心一而已物號有萬雜揉紛沓日不暇給則是役於物夫有物必有則物事也則理也則具於物其所當止者也因物付物止其所當止而止於事者也須是止於事則所以治事者即所以定心那有思慮不寧之患否則欲屏其所謂思慮者而空之只是添得許多雜亂

伊川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此言接人處事皆要誠也誠能動物如獲上治民信友順親之類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誠則無息如學自不厭誨自不倦之類於

事厭倦。皆是無誠處。何以存誠曰敬而已矣。

伊川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地生物之心。逐時逐物。發見呈露。無間於大小精麤。皆自然而然者。是謂春意。非獨以四時之首春爲春也。人在大化鼓動中。雜感紛紜。所以不見天地生物之心。若涵養得久。

凝神定慮。靜與天通。隨處體驗。覺飛躍蠕動。碧綠青黃。眼前看底。耳邊聞底。自然皆有勃勃生機之發。昭昭天理之行。明道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卽此意也。

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此明體信達順之道。而約其止於敬也。仁體事而無不在。而非敬無以存仁。所以孔子爲仲弓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見賓承祭。心之形也。一出門。一使民。便要如此。就此看其氣象。有無時無事之不

宜存仁者。蓋仁根於心。施於四體。見於動容周旋之間。有一毫人欲之僞。則心必不廣大寬平。體必不安舒自得。動容周旋。必不合於天理自然之節文。孔子舉出門使民以爲言。要見無適不然。意所以常守此仁也。然非慎於未出門。未使民。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則倏忽之感。必有持之不及持者。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蓋敬實動靜。而由靜而動之幾。正天理人欲之關。故慎獨是主敬第一義。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

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夫敬之爲功甚密。而敬之爲用甚宏。故聖人言修己以敬。而所以安百姓。卽在

其中。中庸言君子自篤其恭。而天下之平。卽在其中。曰安曰平。則盡乎位育之理。而天地萬物。和氣休徵。統攝乎吾心之內矣。惟上下一於恭敬。便能如此。此體信以達順。其道固有然也。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載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

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蓋學者之患。惟在不敬。敬則耳目自會聰明。心思自會睿知。以之體天地萬物之實理。而達天地萬

物之和氣。未有不由此出者。此無敢戲豫馳驅之心。自可以對越於日明日且之際。則是事天饗帝。亦以此而已。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如郊祀之類。朱子曰。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學者誠能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聰明睿知之。不長進哉。

伊川曰。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凡人於日用之間。所行未免拘礙者。皆存養未熟之故也。熟則心安乎理。發便中節。所以泰然行將去。便覺學問有進益處。胡敬齋曰。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

可得矣。

伊川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屋漏。室西北隅。蓋不睹不聞之時也。於此而不密其存省之功。則天理間於一息。自家覺有愧歎。愧便不安。愧便不舒。故惟自反無愧。則心安而體舒。與大學心廣體胖意合。

伊川曰。心要在腔子裏。

此言心之不可放也。腔子。猶言身子。心本在身中。只爲物欲牽引。思慮纏擾。有悒於形象。滯於方隅。而併游於無何有之鄉者。無一刻在腔子裏矣。殊不思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豈可聽其

放而不在。若要他在。須有操存工夫。操得此心。便覺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都是心之運用神妙。所以心要在腔子裏。而朱子又教人在腔子裏之法曰。敬也。

伊川曰。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心不可放而放之最易。只外面有些隙罅。便縱逸奔馳而不可羈。夫視聽言動。何一非隙罅。隙罅雖在外面。實是內面工夫疏漏。故乘間走出。耳操存完固。打成一片。隙何自生乎。

伊川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則不滯於一隅。

心本活，纔繫於物便不活，不活則滯矣。大學言有所則不得其正，有所二字正是滯字病根。常要他活，必須涵養不息，則自然周流不滯，無適

非心體之

流行矣。

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

此即易之言天地者，以推明人心之當敬。易謂陰陽之變易，流行也。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故天設位於上，地設位於下，中

間會恁地變易，生生無窮。天地只是敬也，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而義理無間斷。若不敬，則所謂不誠無物，安能使成性存存而爲道義之所從出乎？故觀於天行之健，而知敬固健也。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而後可法天之不息。觀於地勢之順，而知敬固順也。君子必無所處而不安，無所安而非正，而後可應地之无疆。天地人同歸於一敬而已矣。

明道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此即禮之言毋不敬者，以推明事天之義。毋不敬，該動靜內外言。齋坐端嚴，靜而敬也。隨事檢點，動而敬也。思慮湛一，敬於內也。容貌莊正，敬於外也。帝者天之主宰，天日在人之中，出王游

衍而天在焉，爾室屋漏而天亦在焉。一息不敬，無以安於心，即無以對於天。故又云：終日乾乾，君子當對越在天。而孟子則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明道曰：敬勝百邪。

邪與正不兩立，而有相倚伏之勢。如寇從外來，周防不密，彼將乘間竊發，與我爲敵，故必有以勝之。惟常常提醒此心，如主人做得主定，只管精神不寐，羣盜自退。故曰敬勝百邪也。邪言百者，人心只一箇義理，是正底，反乎義

理，不獨嗜慾爲邪，即五官七情爲人，所不能無者，而邪亦各以類潛滋暗長於其間，其黨甚夥，安得不戰戰兢兢，主一以守耶。

明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此取易坤卦六二文言之辭而發明之。直者，心無私。方者，事當理。敬以直內者，凡人能敬則心自正。正則以循理爲念，胸中洞然，自無纖毫私意。義以方外者，凡人遇事有裁制，則是的

決定如此。不是的決定不如此。自截然方正不可那移。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之謂。今自內達外，微表微裏，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豈不是仁。故於此決言之，而他日亦曰：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也。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易不曰以敬直內，而曰敬以直內者，敬只是此心，合得收斂，合得操存，非有意於以之而欲直其內也。有意求直，則其心便有所爲而爲之，已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類類提醒爲所當爲，而無期必

計效之意，則不求直而自直也。若義以方外之意，可不煩言而解矣。

明道曰：涵養吾一。

一者誠也。無欲也。無欲則一。有欲則二三。其謂之吾一者，人心一太極。太極本具於吾心，所以不自外面提掇箇一來，只好涵泳持養，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矣。要其所謂涵養者，非一朝一夕之

也。事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

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此程子見聖心與道爲體，而因取論語之言以明之。欲學者知所以體道而慎其獨也。蓋川流不舍，逝者之一端。天地之化，往過來續，無

非逝者，而之所以然之故。乃天命之流行，有不容一息間斷者。衆人不識天命之本然，是以不能默契而有得。惟聖人全體此心，與天爲一，故以心中之逝者，觸乎目中之逝者，以目中之水之逝者，會乎天地全體之逝者，而不覺於川上有感焉。自漢以來，儒者不曉此義，則

以爲在川言川已耳。不知天地之逝者。天地之至誠無息。聖人之有感於逝者。聖心之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者。渾然天理。無私意之間斷。是卽所謂天德也。王道必本於天德。蓋王道貴純不純。卽爲雜霸。故有天德。斯可語王道。而要非無自而能純也。學者必由慎獨之功。兢兢然恐吾心有人欲之私。而少有不謹。則天理爲之間斷。然後可以漸底於純。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天命之流行不已者在我矣。不然。我生在逝之中。我心不知逝之理。當前錯過。一生醉夢。安能與道爲體哉。

伊川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復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

萬物。

此取易蒙卦六三爻辭而申其意。見人不可不立己也。易以見金夫不有躬爲徇欲喪心之譬。程子謂此不有躬者。是不立己之故。大凡人不立己。則人化物而滅天理。必不能向好事。卽有所爲之事。偶合於善。亦非己心。以爲當爲而決然爲之者。究竟爲物之所

化而不能以我御物也。化物者。見化於物。則物得而撓之。學者御虛動直。居己於無欲之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蓋一己之中。萬物皆備。己以義理爲主。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孰得而撓之。不撓故立己立之後。忘乎物累。順乎性命。旁行貫通。其應在我。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又奚至於徇欲喪心。而有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哉。

伊川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學須靜也。心慮紛亂。不能寧靜。則東奔西

馳。無歸著處。那會進益。此天下學者之公病。只爲這心整頓不起。守不定。不能以義理勝其利欲之心。而思慮因從而紛亂之耳。苟先立

箇心安頓。定著積累上去。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如作室無基址。今正要立得基址。使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

可以用功得

程子之意矣。

伊川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

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此言敬爲閑存之要。須由敬以入誠也。人心本誠。誠則有善無不善。緣心不主一。則有三。有三則邪得以入而不善之事。憧憧往來。於是本來之誠。皆之反覆。

至於不足。以存而內。而妄思。外而妄動。蕩然不知。有以閑之。此人欲所以日長。天理所以日消。學者終身於其中。執捉不定。無下手處。程子拈出敬字。喚醒學者。說閑邪則誠自存。見邪之與誠。不是對待物。事閑之。卽所以存之。無兩層工夫。亦無兩機道理。又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蓋誠非待外求。我生之初。天理渾然。眞實無妄。則其當爲善而不當爲不善也。深切著明矣。今人之患。平日無涵泳持養之功。栽培深厚於其中。以致外面役役爲不善。而乃欲於不善之中。尋箇善來存著。是以善爲外鑠耶。不然。善何處尋。此尋之之心。正是不能存著之心。豈有入善之理。殊不知善在於心。不須尋。只須存。如之何而存。只是閑邪則誠自存。少一分人欲。便長一分天理。豈閑之者。一心存之者。又一心哉。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

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既言存誠之由於閑邪。恐人別求所以閑之之法。莽莽蕩蕩。究無交涉。又推其故而言。以爲誠者性也。以其實有是理言之。謂之誠。以其

實理具於心言之。謂之性。孟子揭性宗旨。斷爲性善。則善皆內出。卽誠非外鑠。本不待存而自存者。今云閑邪以存之。豈閑邪更著甚工夫。然外之容貌。不有以閑之。則易以惰慢。而卽於邪內之思慮。不有以閑之。則易以紛亂。而入於邪。而誠不可得而存矣。學者但惟是提醒於容貌思慮之間。使此心有所持定。則自然生敬。而閑邪工夫。莫過此矣。豈外此別有所謂存誠之方也哉。

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

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既言敬爲

閑邪工夫。恐人以敬爲別是一事。另以一箇敬來主此心。故又言敬非他。只要此心常自整頓。而端主乎一也。端主乎一。則不之東不之西。湛然靜虛。無所偏倚。只是中。不之此不之彼。止於所止。不出其位。只是內。於以關防外邪。洞見本性。自然性中之天理。惺惺了了。如日之方升。而無不明。那有閒思雜慮。私而不直之爲。是之謂敬以直內也。學者須是敬以直內。常常整頓其心。將此意涵養久之。心在腔子裏。邪無由入。即是閑之妙法。故曰直內是本也。未能直內。則亦安得謂之敬哉。今由程子之言。總論之。人生有性。性中所具無他物。只一箇理。此理原之於天。本是真實無妄的。故謂之誠。閑邪而外。別無存誠之法。然所以闢之者。究不外於吾心。心放故邪。纔收斂便有一箇主宰。無許多雜亂邪念。則內直矣。內直誠便存誠。是一敬是主一。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誠不是外面捉來存著。敬亦不是另外捉來主著。心要如此。便端主乎此。而不適乎他。是之謂敬。時時事事。要從此做去。大段總是收斂。入來。所以直內是本。朱子曰。程子有功後學。最是拈一敬字有力。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哉。

伊川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邪而誠自存。則心固一矣。然心惟不一。故邪邪。故思所以閑之。若端主乎一。則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亂底心都靜了。自然無邪。何消說箇閑。

邪耶。則甚矣。主一之要也。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

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夫一有甚形影。視之不可得而見也。故有疑其難見。未知如何下工夫者。夫一非他也。只是要心在這裏。外面整齊嚴肅。以養其內。則心便一。一便無非僻之犯。人惟涵養未久。心有二。

用。天理因有間斷。但涵養久之。心一乎理。而理之具於心者。自然明無不照。不患邪之爲累也。故曰不消言閑邪。此承上章之意也。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伊川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人心神妙不測。動而應事之時。隨事而存。而非爲事所繫縛。靜而未感之時。所以應事者自在。而非有所偏倚。寄寓於一處。今人不達其理。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者。夫心有所寓。則墮落那一邊去。有定時。有定處。不算是活物。

矣。伊川引孟子之言。心者見操便存。舍便亡。倏存倏亡。則出入無時。一出一入。則莫知其鄉。心之虛活如此。更何處尋其所寓。只是有操。勿舍而已。操亦不是太拘束他。略收拾來。卽在這裏。易言敬以直內。所以操之也。能敬則未感之時。胸中有箇主宰。洞洞屬屬。義理昭著。雖無所寓。亦不在不寓哉。

伊川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程子恐人誤認周子主靜之旨。故言此以示學者。蓋周子說主靜。正要人靜定其志。自作主宰。所謂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敬也。敬則無閒思雜慮。自虛而靜。人若

只管求靜。空卻一切欲與事物不交涉。是把虛靜喚做敬。其不流於窈冥昏默之異學。幾何哉。

伊川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

此言人心

無不思慮之理。只思其所當思。則其所不當思者不能亂。此聖賢主敬之功。所以不同異學也。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之定。紛擾膠結。此誠大病。然不得持心之要。而徒求虛靜之道。遂有謂耳目之聞見。心志之知思。皆非自然。欲屏去一切清淨無爲者。則是老氏之絕聖棄智。而不識吾心之本體也。又有謂心雖能思。而多思多亂。不如過絕制縛。看住心在這裏者。則須如釋氏之坐禪入定。而不知吾心之大用也。夫心如明鑑。其體光明洞達。其用自足以照物。是以縣之於此。而萬物妍媸。隨來畢照。鑑無與焉。此鑑之常。今有是鑑而使之不照。

既虛此鑑之本體。而妍媸之異其形。又何所持以顯其照之用。亦見其難爲也已。況人不能不感於物。物不能不感於心。心與物交感。而思慮起焉。心爲思之體。思爲心之用。乃以爲心無所用思。而棄絕其心之聖智。又患思慮之足以累心。而枯守寂坐。以學佛氏之所謂定者。將求靜反不得靜。欲息思慮。反添思慮。豈非難之又難乎哉。

實實謂物來奪之。

夫思慮必不可卻。而欲免思慮紛擾之患。惟當思者思。不當思者不思。心有所主。自不至爲所紛。然如何爲心有主。只是敬而已矣。敬者心之體。所以立心之用。所以行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是以有主也。有主則

虛。虛者心中若無一事。事來便可否分明。邪何能入。若無主則實。實者不以義理養其心。滿腔都是私意。所以物來奪之。觀有主無主之分。可知主敬爲學者先務。豈以事物之來。漠然不應爲能持其心耶。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

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承上文極言有主之

效。大凡人心不可二用。今人爲一事而耑用其心。如讀書時心在書。寫字時心在字。執玉捧盃時心在執玉捧盃。干戈戰鬪時心在干戈戰鬪。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不過一時之心之耑。尚不爲他事紛擾。若時時主敬。則時時皆主於事。又焉有紛擾之患。而必爲屏去思慮之見。則亦可謂不察矣。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

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此又詳解敬字之義。使人深思而自得之也。夫所謂敬者。隨動隨靜。專致其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主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當事而存止於其

事。勿東以西。勿南以北。無適之謂也。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且當就主一之義。玩味涵泳。察其所以必主一之故。蓋不一則二三矣。二三之憧憧思慮。豈不成紛擾乎。所以不必過絕思慮。不必屏去聞見。知思只要主一。至於實致其主一之功。隨時隨事。無非持養用力。

之地不敢欺。有惕然畏慎意思。不敢慢。有肅然整頓意思。尙不愧於屋漏。有卓然精明湛然純一意思。皆所以實致其主一之功。而爲敬之事也。敬不求靜。而自無不靜。聖賢教人。只有此法。異學絕天理。害人心之教。豈儒者所可爲哉。

伊川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禮記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謂是以上臨下之敬。即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程子既以爲非敬之道，而又謂致敬自此入者，蓋不齊

其外無以養其內，外端則內自肅。胡敬齋謂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是也。

伊川曰：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

言。程子恐人專要去靜處求，便以默然無言，謂可明心見性。不知靜中要有箇存主，故拈孟子言：舜孳孳爲善，當雞鳴之時，未與物接，如

何爲善？蓋天理無間，聖人爲善之心，亦無間。雖未接物，而惺惺存存，必主於敬，使吾心之內，天理流行，便是孳孳勉而不已，便所以爲之也。以此觀之，聖人豈但是默然無言，其所以

戒慎恐懼者，蓋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已。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乎？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

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形體者，心之微也。怠惰見於燕居之形體，卽此便是不敬。

而以心有慢爲問，亦未達於內外交養之義矣。故程子告之，以此盤坐曰箕，踞曰踞，皆怠惰之形。蓋外而嚴肅整齊，則中自然寧一。豈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呂與叔，程子高弟也。六月盛暑之時，在緱氏閒居中，非見賓承祭之地，猶必儼然危坐，不見怠惰，則其整齊嚴

肅終身守敬之敦篤可知矣。夫發於外之謂恭，存諸中之謂敬。只是一般意思。學者須內外交養，而後可以進於道。但亦有勉爲恭敬，而卒不能久者，以其把握太重，覺有拘苦急迫之意，故始嚴終怠而不能久。如呂與叔之嚴然危坐，彼若有拘迫意，豈能鎮常如此。此是素性從整齊嚴肅做上來，久成自然者。胡敬齋曰：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困去矣。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伊川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

然無度，雖正亦邪。

此卽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也。思以位爲準，位以時爲定。日用間一言一動，莫不各有其則，故其發之思慮者，稍違乎時，便是出位，或問思慮苟出於正，雖多似不爲害，而程子告之以此，蓋思慮不失其時，方是不失其正。如時

在宗廟則愾見優聞，以敬爲主。時在朝廷則嚴威嚴恪，以莊爲主。時在軍旅則介冑不可犯，以嚴爲主。所謂時也。卽便是正也。若移宗廟之敬於朝廷，移朝廷之莊於軍旅，移軍旅之嚴於宗廟朝廷，豈得謂之不正，而發不以時。胸中紛然無有限度，則不必邪思妄念，乃是爲邪。雖正亦邪，甚害事也。學者平時但當涵養本原，激然無事，主敬之功既至，則發必中節，自無此患矣。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伊川曰：不可。旣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旣

思卽是已發。

此程子辨別心之動靜，極明極細，足以闢異端主靜之非，與易理相發明，使人有著力下手處也。蓋論道理自有動有靜，論工夫亦兼動靜。靜時卽已涵動時之理，動時正以密靜時之功。靜時道理多於動時見，動時工夫要於靜時做。此

動靜之體用，原自無間，而據其地頭言之，則有辨別。靜是無思無慮，纔有思慮便是動。故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因旣發之後，推原未發之前，就其地頭認其名狀，見人心確有此未發道理。這道理確是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少偏倚。雖未喜怒哀樂，而所以當

喜怒哀當哀當樂之節。全具其中。人若涵養得好。則發便中節。與未發之中無異。其立言本意。欲人識認天地間無處不是道理。事物之來。當隨處以道相應之。乃無虧於天命之中。非欲人只管向靜處求。舍日用現成物事。去無形迹處尋討。毫釐之差。必有謬以千里者。故程子因蘇季明之問而詳辨之。蘇季明名陋。程子弟子。其以求字爲問。求非出於思。不可思。與喜怒哀樂一般。卽是已發。蓋未發是性體。無形象可見。無方所可尋。子思卽喜怒哀樂之可見可尋者。體貼出不可見不可尋者。使知性體卽此而在。仍須於喜怒哀樂上。取不可於未發之前求中也。求必思。思必有喜怒哀樂。豈非卽是已發乎。其後羅季二先生教人靜坐觀氣象。觀者思慮未萌。與求字不同。而朱子以爲說終有病。不如程子之說得平。學者宜細察之。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也。人之思慮纔發。便謂之和者。如思其所當喜。則心已向喜一邊。思其所當怒。則心已向怒一邊。雖其喜怒中節。無過不及。而和亦是得喜怒哀之中。然算做喜怒一邊底中。非渾然包涵全體畢具之中。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推之哀樂亦然。然則中和一理。而異名。不可不辨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

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知和不可謂中。則欲求喜怒哀樂之中。便是求和。不可言求中。故季明又舉呂學士之言爲問。呂學士卽與叔程子以爲未發時。只可言存養。不可言求。言求則太著力也。夫存養豈非

所以求之。且亦是人心要如此。似亦算做已發。而程子以爲可者。蓋有是本體。必有是工夫。工夫都屬動。而動中仍分動靜。必從靜處做工夫起。以爲動處之用。存養正是靜處做起。非一意求靜。謂工夫卽此完備了無餘事。故可言存養。不可言求也。

又問學

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夫未發雖只言存養。而存養亦有工夫。故季明因問學者於發時。用得勉強工夫。以裁抑其過不及。使之中節。而和若未發時。如何用存養之功。程子以爲這

箇中尙在未發。更怎生求。只是平日虛心平氣。體察玩索。主宰分明。義理昭著。所謂涵養云者。便是所以存養之也。涵養既久。則中隨事而見。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亦豈待於勉強裁抑之爲哉。

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

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聞。程子涵養平日之說。亦可曉然於存養與求之辨矣。而季明之意。又以爲明說一箇中字。便是有可指名。有名斯有象。有象斯有聞見。有聞見斯有思。今謂

思而求之。便是已發。則當中之時。耳目無聞見否。程子以爲事物未接。思慮未起。自是無聞見。然心具衆理。雖未有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在。如未遇孺子之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未發。難道便無此心。未見牽牛於堂下。不忍殺觶之心未發。亦難道便無此心。學者須體會此心。原不落空。於中之理始得。蓋惟有其理。是以謂之中。非中可得而聞見也。聞見又是已發。不是靜。

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

程子恐季明於靜時境界尙未

分明。故復設問。靜時如何。欲因其蔽而開曉之也。謂之無物則不可者。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季明蓋謂靜時未與物接。固不可謂之有物。然自有知其當然。覺其所以然處。似不得謂全無聞見。仍欲於未發之前求中之意也。

曰。既有知覺。卻

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

安得謂之靜。

程子以爲季明之言。靜者非也。不但言求言思是動。卽言有知覺。卻亦是動。蓋以心體論之。固是具有知覺之理。所謂虛靈不昧。如鏡本來明是也。謂之明則可。謂之照物則不可。明是體屬靜。照是用屬動。中是體屬靜。有知覺是用屬動。故曰

怎生言靜。因以易理明之。易於震下坤上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人皆以爲靜然後見。不知積陰之下。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至此陽氣始生而復。可見陽氣始生是動也。其卦五畫皆陰。惟下面一畫。從剝盡復生爲陽爻。豈不是動。安得謂之靜。蓋天地之心。動靜無端。何處不在。而人之見之。則於動時最爲著明。前此伏藏收斂。無端倪可尋。後此流行亨通。盡散在萬物上去。惟此冬至之時。萬物未生。一元之氣。纔動。故其生生之心可見。知動爲見天地之心。則人心之知覺。人心之動也。不可以言靜明矣。蓋天地一大人。心也。人心一小

天地也。天地著在人心上。卽是天地以知覺之用屬之於人。故人心中心自具有知覺之理。而人心未著事物上。則知覺之用尙寂固。不謂無知覺。而要不可以知覺言中也。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

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以下三條。皆在旁者設問。而程子答之之辭。或見程子與季明問答。悟靜時之體。因動而見其動時之用。須如靜時方可。故問是於動求靜否。程子以爲其理甚是。而工夫卻最難也。因論儒

釋之分。使人知所以實用其功者。釋氏多言定。定亦吾儒所常言。然吾儒之所謂定。以理言。釋氏之所謂定。以忘物言。忘物而無所爲。自謂求靜。不知天下之物。是那一物合少得。有一物卽有一物所當止。故聖人惟言止。止無定而有定。無定者其事。有定者其理。雖動而未嘗動。如文王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當止則止。初不以己意與乎其間。乃真能於動上求靜者。易於兼山之艮。取極上而止之義。而其衆傳之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者。就事上言。則爲無過不及之和。而此無過不及之和。原天命之自然。卽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多於平日不能涵養。故遇事不能止於其所。所謂發不中節也。所以然者。人心萬物皆備。寂然之時。不偏不倚。本無偏重。因遇事時。心繫於事。便有偏重之弊。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如偏於喜。則喜心重。偏於怒。則怒心重。偏於哀。則哀心重。偏於樂。則樂心重。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之或過或不及。而出於其所矣。故多不能止也。若聖人之言止者。因物付物。各得其所。喜以物之當喜。怒以物之當怒。哀樂亦然。則便不出來而止其所止矣。止其所止。動亦靜也。然非從涵養中來。那能如此。豈不最難。

或曰。先生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

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或又問既於動上求靜。則存養於未發之前。亦是動工夫。先生今將以未發爲動乎。爲靜乎。先生應之曰。這地頭是靜。謂之靜則可。然靜非空也。此中須有物始得有物者。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虛寂

昏塞之患。這裏太著力不得。便是難處。蓋有物方要存養。無物則存箇甚。養箇甚。卻又非臨時存得此物來。養得此物來。學者不用求靜。且先理會得敬。敬該動靜時時整頓。其動也知此心之所以動。其靜也知此心之所以靜。則已發一如其未發。而所謂中者。灼然無遺蘊矣。朱子曰。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是也。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以程子之言思之言靜恐做病。言敬則無偏。其說精

矣。或又問敬何以用功。蓋敬是大總括。須有使人依法力行可見功效者。而程子以主一之義蔽之。主一猶言專一。朱子所云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者。是也。季明問程子主一之言。自愧不能主一。常恐思慮不定。一事未了。他事復生。如麻。問如何而後能一。程子戒其不可如此。因言此爲不誠之本。誠自無不一。不一所以不誠。不誠則發爲喜怒哀樂者。皆勉強不和。而中之本然者。不可得而識矣。欲去不誠之患。須是習習者。覺得不當思慮。便莫思慮。初時未能遮斷。漸習漸定。久之打成一片。自然無間。思慮。故曰習能專一時便好也。思慮在應事之先。應事在思慮之後。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總要敬。總要求一。一則誠。動靜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程子反覆辨論詳盡如此。此以見人心皆有未發之中。即不主敬之人。此理亦未嘗無。但在嗜慾日紛之中。無由知之。知其中者是平日主敬。方會曉得。敬正是存養。存養不啻在靜。即對省察而謂之靜。亦是從工夫中對舉言之。其實有功夫。即都是動。都是已發。不可言未發之前求中也。求字有冥心以嚮求之之意。嚮求於靜。必遣卻動。伊川所以力辨其差。而朱子亦云。若以世之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

伊川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人志定則氣清，志不定則氣昏。卽一

夢寐間，而且晝之操存於此驗焉。故曰可以卜所學之淺深。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蓋寐者心之靜也。夢者靜中之動也。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此亦睹聞之隱微也。自家靜體而默識之，亦庶乎其知所矣。慎。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伊川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

捨此皆是妄動。

此言人心常操則定，有所係著則妄動也。周禮六夢，一曰思夢。蓋人之夢多由於思，日間所思之事，或已往而未忘，或當事而偏重，則心有係著而夢爲之擾，是害也。或問若係著之事果善，夜見於夢，未始非拳拳不忘之意，莫不是

爲害否？程子以爲心當靜時，總不要動。雖夢善事亦動也。蓋心中若無一事，便是敬，有所係戀，卽是私意。以心之有所著而夢，則非無一事係戀者矣。惟事未至，心未嘗動，而吉凶云爲之朕兆，先發於夢，此卻無害。所以然者，人心常操則存，存則天理自然明，天地之氣復於子，人心之氣息於夜，夜之所夢，氣方靜而忽動，在虛靈不昧之本體，先事而呈者，固不爲害。捨此則皆意必固我之爲累，而動爲妄動，雖善亦害矣。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

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承上文言人心要定者，以義理定其心也。定自無妄動，使他思時是心有所感而動，不得不思，方用其思，則動亦定也。如此乃爲有主

之心。今人心中無主，如不繫之舟，妄動不定，是都由心耳。因設問曰：心誰使之？思隨應之曰：以心使心，則可。夫人那有兩心，非以一箇心使一箇心，常操常存，則心爲義理之心，以義理之心用其知覺之心。故曰：以心使心，非二心也。義理者心之體，知覺者心之用，以心使心

者。分心之體用而言之耳。今人不能操存便放去。宜其夢亦顛倒也。

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志者心之所之。不持則馳驚汎駕。氣者心之輔。暴則動止乖愆。持守也。暴害也。朱子曰。橫渠以不戲謔爲持志之一端。是真能主敬者。

又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也。持志則有所主於中。無暴氣則無所縱於外。中有主則氣愈充。外無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要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耳。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伊川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辭氣者。辭之氣也。或問曾子是教人於言語上用工夫否。程子窮本之論。以爲辭由中出。中得其養。發之詞者。自然有典有則。雅而不鄙。是彝是訓。正而不倍。所謂言不妄發。發必中理。有德者之言也。若於言語上用功。此固學者事。然卻可著力。未爲涵養純熟之候。是以君子貴涵養也。

伊川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

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此見聖賢守身之道。非同修養引年之術也。受氣甚薄。而由少而壯。由壯

而老。年彌高。筋骨彌固。蓋由持志養氣之功。充積完滿。故粹然有道之氣象。不與日月爲遷流。張釋以爲因受氣薄之故。厚自保生。此言何嘗不是。而不知程子保生之學。非徒斤斤養其血氣之軀而已。此生中處乾坤。受形父母。如何可忘。忘生而徇聲色嗜欲。至於斧斤交

伐。馱毒日損。何以儲五行之秀。稱萬物之靈。故深以爲恥。恥之云者。臨深履薄之意。朝乾夕惕之心也。皆哉張南軒之言曰。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學者敬體此言。可以守身矣。

伊川曰。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仁者純乎天理。其心存而不放。固不須著力把捉。自安所止。而有定者也。把捉不定。則是理不勝欲。而心爲物奪。故程子以爲皆是不仁。有志於仁者。只理會一箇敬。庶幾捉得定耳。不

然。越把捉。心越不定也。

伊川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

致知存養雖兩事。而功實相因。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緣爲物欲所昏。則無以窮理而理之。既窮者。亦不能得於己。而不失。如鏡本是光明物事。塵染汗之則

昏。故在乎有以養之。而養之之道。莫過於寡慾。寡慾則心境清。而天理著。精神完。而明容生。知何患不致乎。此與大學致知在格物意互相發。大學實指其功。此窮探其本。不得其本。功無由致。不盡其功。本無由擴。學者宜盡心焉。

伊川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言者心之聲。故因其言可知其心。重審慎也。舒和緩也。輕淺易也。疾躁急也。人有操存涵養之功。則中有所主。而其心定。言必不妄發。發之必

鄭重審確。而又安舒自得。無急遽躁率之病。其不定者。反是。學者非必於言上著力。但須養於中耳。

明道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四百四病見內經。其言曰。四大不調。四百四病。一時俱動。四大謂地水火風。一大不調。有百一種病。合四大則爲四百四

種病。而宿食爲病根。程子引此以爲喻言。凡病之來。皆由外感。非自家所能計度。若心則人之神明。所以爲此身之主。在內不在外。其操舍須全由我。不可聽其若存若亡。自家放去也。噫。在外之病易醫。在心之病難醫。心不操存。吾恐其在於膏肓。而倉扁無如何矣。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

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此見靜坐之法，爲涵養入門之要也。扶溝地名。謝上蔡從明道有年，乃程門高弟，而明道謂其學心口不相應者，蓋學之而不養。

之而不存，是空言也。故欲其捨言語之學，行存養之道。及上蔡請事斯語，而問行之之要，則曰：且靜坐者，初學之心，雜念膠結，諒所不免。且學靜坐，收住此心，使無他適，可以補小學培養一段工夫。滋夜息清明之氣，故詔之以此。而伊川每見人靜坐，亦便歎爲善學。夫心以定而靜，理以靜而明。靜坐之爲用大矣。朱子曰：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至哉言乎！或以伊川平日謂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亦以明道教人靜坐爲學終，是小偏。與此條似有礙，而不知非也。伊川恐人專要去靜處求，則遺卻日用現在道理，故言敬則無偏，而朱子從之。若欲制其飛揚之心，消其蠱厲之氣，非靜坐不可。蓋以靜坐爲敬之入門，非以靜坐爲敬之全功也。

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

我者。此勉學者以求仁爲要也。夫子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張子舉以示人，使當知不違與至之辨。蓋仁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不違，是在內而爲主。日月至焉，是在外而爲賓。學者之始，專其心意，由日月至，以馴致於三月之不違。勉勉焉，盡其功，循

循焉，致其漸，以是欲罷不能。過乎此，則大而化之之事，有非可勉強而至者。故曰：幾非在我，然不已而底於熟，則亦將至之而不自知矣。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按朱子之說，是

言仁不違於己，前說是言己不違於仁，說有不同，其實一也。

橫渠曰。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

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此張子涵養熟後。體驗精切。因言心清心亂之辨。復自道其所得以示人也。心爲天君耳目四肢之所聽命。而載生

初本來之義理。義理是純粹至善底。本清者也。心存義理。不爲物欲所擾。故清。物欲是昏濁底。本亂者也。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故亂。人往往清時少。亂時多。警驗之矣。當其清時。視自明。聽自聰。四體自恭謹。蓋天君激肅而百體從令。清時之驗如此。及其亂時。非無心於視而視不能明。非無心於聽而聽不能聰。非無心於拘束其四體。而四體不能恭謹。亂與清時相反之驗如此。如此者何也。用心於義理者。不可以不熟也。用心不熟。在外之慮。足以勝吾本然之心。則客慮多而常心少。氣習之染。足以勝吾真實之心。則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故清時少。亂時多也。朱子曰。客慮是汎汎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

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承上文言。人之心固貴於清。而氣又要得剛。剛。天德也。不剛。做不得事來。故太柔則入於不立。不立者。遇事萎靡。操持不

定也。人生有喜怒人情之常。乃亦有無喜怒者。是其本質得柔之氣多。則又要得剛以變化其氣質。蓋剛者堅強有力。物不得而撓之。故守得定而不同。於以求進乎道。勇猛敢爲。勇猛者。氣之迅。敢爲者。膽之決。張子因遂以身示教。謂我比他人自是勇處多。夫勇所以成知仁而盡擇守。所謂剛也。剛柔之氣。稟於陰陽。雖不偏廢。然人生而後靜極而動之時。其動也剛。故剛爲進道之資。觀天地之春。萬物勾萌。四德之仁。生意流動。皆以剛爲用者。則人之要剛也審矣。張子積累功深。不以人欲害天德之剛。故比他人勇處多。而言之親切如此。欲人涵養於義理之中。操持不息。則心自會清。氣亦自會剛。於以消融其客慮習俗之心。進進於道而已。否則心清氣柔。其如道何哉。

橫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戲謔雖小，往往至於害事，且心無誠實而氣多輕浮，氣壹則動志，故志亦爲所流，若不戲謔則出於

心作於謀者，無過言過動而要於誠，雖持志工夫不止乎此，此亦其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過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謔爲無妨，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謔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橫渠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人惟無戒慎恐懼之

心故肆欲妄行，無所忌憚而不得其正，以己心爲嚴師，則一動一作，自知自懼，知是心之明，懼是心之誠，明與誠合，愈知愈懼，愈懼愈知，心常在腔子裏，至於一二年之久，堅牢貞固，無少走作，心自然正矣。夫所師之心，與其所欲正之心，無二心也，只要提撕警覺，亦臨亦保，所謂誠意以正心者而豈如佛氏本心觀心之學哉。

橫渠曰：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

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人心靜定而明生焉，蓋不役於妄動，則泰宇定而天光發，苟使紛移變易，擾攘不寧，智識何由而開乎，易之艮象以止爲義，惟止乃篤實而有光輝，故大學必自有定做起，自然漸次到能慮，其言正互相發明，可見人心凝

一則虛靈，若煩雜必昏塞矣，此激源之功，所宜亟講也。○此下三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

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欲
者慎動而自發其光明也。易艮卦彖辭言。動靜因時。則道自光明。故學者惟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則心無滯雜。靈明自生。不患學無進益。
今之因循不振者。總緣不知動靜之有時。而此心馳騖。逐事紛紜。因之內治之功俱廢。學何由長進。律以聖學。則是昏昧悠悠。過了一生。
終何光明之有。甚矣學者當審
幾慎動。勿失之不當動而動也。

橫渠曰。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

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此言存仁之熟。其味始見。欲人實體於已也。閔。閉礙也。蓋吾心之仁。本敦篤而無間。虛靜而不有一物者也。人若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有所

繫閔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均非仁矣。故持重存誠。即所以爲敦厚。而祛除緣染。自可以虛靜。然非工夫純熟者不知。未可以頓然明悟也。苟知得此理。須是存心之久。實實體驗。然後深知敦篤虛靜。仁之本味。有如是也。然則存仁之功。惟在純熟其心而已。爾莽滅裂者。豈有當哉。

近思錄卷五

克治 凡四十
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功也。

濂溪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合乾損益三卦發明聖人之蘊。而示人以思誠之方也。乾乾健而又健之意。乾卦九三爻辭言乾乾。大象言不息。文言言修辭立其誠。周子則總其意。而曰乾乾不息於誠。蓋修德之本。朱子所謂乾乾不息者體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又括其辭。而曰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蓋修德緊要中事。朱子所謂去惡遷善者用也。非體則用無以行。非用則體無所措。故合而言之。言君子終日乾乾。健而又健。自強不息。以存无妄之誠。然其所以用力之要。則固有在也。必治其難制之忿。而懲之。過其易流之慾。而窒之。善者人心之天理。遷之不可不亟。過者人心之私欲。改之不可不勇。而後可以至於誠。是則乾乾之用。莫此爲善。而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亦莫有過於是者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而教人思誠之方。著於三卦之中者。其旨不亦深哉。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又引易辭以見人之誠不誠。皆於動處見之。而歎其不可不慎也。繫辭下傳有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蓋人之動也。忿慾與善過形焉。而吉凶悔吝四者所由以生。四者之中。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是人之所值。福常少。禍常多。可不於方動之時。審之而致其慎乎。慎動則必盡懲窒遷改之方。以得損益之道。而去其不誠。以歸於誠。斯能善乾乾之用者。於聖人作易之旨。庶乎其有得也。所以然者。人生而靜。以上本皆誠。

也。動而爲忿，如火之燎原，而誠於是掩，動而爲怒，如水之潰陸，而誠於是蕩。見有善則姑待之，見有過則姑恕之，其動於意者，不自慊而自欺，而誠於是虧，所以君子思誠要於慎動。周子綜厥易辭歸結大意，至於發爲嗟歎而不能禁也，讀之能無懍然。

濂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

也，明通聖也。

此周子因孟子之言而推擴其量，見無欲之卽爲聖賢也。孟子恐人不上聖賢之路，且只教人寡欲，以求此心之存。周子恐人不盡養心之功，故言須至無欲，以幾聖賢之域，其意以爲學者之心，可聖可賢之心也。千病萬病，只是欲爲之根。孟子

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謂欲寡則心存，洵學者克治之要。然以予觀之，所謂養心者，非止於欲之寡，而致其存焉已耳。蓋欲不能寡，則流於不肖之歸，能寡則人心日消，道心日長，必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欲者，誠也。誠則明，明則通，實理具於人心之中者，其體用原是如此，則實心不雜以人欲之私者，雖聖賢豈外乎此。由無欲而誠立，由誠立而明通。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明通則不感知命而向乎耳順矣。故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聖賢非有異心，亦盡其所以養之者而已。

伊川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

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此程子學顏子之學，實做克己復禮工夫，約其大意，著爲訓辭，而引學者使至於聖人之域也。夫有身則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則非禮之私得而干之，所謂己也。故顏淵問克復之

目，夫子以四勿示之，勿者禁止辭，拔本塞源之意，非望流斷港之謂，乃真克己功夫也。蓋四者身之用，確有所謂當視當聽當言當動之，則是之謂禮，已與禮常相敵，不克其非禮之己，無以復乎禮之本然。故視聽言動爲此心之形見處，因由乎中而應乎外，而勿視聽言動，是就視聽言動上克治，必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言其功也。

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

以自警。

四勿之功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顏淵問夫子之語而以請事爲己任有一番眞精神眞力量是明而健者所以進於聖人後之欲學聖人者亦要從四勿做去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固守而勿失也於是作箴以自警蓋顏子而事

斯語者舍伊川其誰今讀其箴句句皆制外養中意朱子謂此箴發明親切學者最宜深玩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

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此發明非禮勿視之要旨也視與見異色突然而入目何能不見但我不可有欲求操之之要先謹視之之則則猶準也心之準在於內爲天理視之準見於外爲天理之節文天理向明萬象無隱物交乎前顧影斯

蔽不去其蔽心隨以遷是外之失其準卽爲中之失其準矣惟制其外目不妄視以安其內心泰神定所謂克以復之以求其誠者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動容周旋眞理流行禮卽誠也誠卽仁也四勿之功故視爲先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

邪存誠非禮勿聽。

此發明非禮勿聽之要旨也聽與聞異聲突然而入耳何能不聞但我不可有欲聽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人生之初秉執五常之德是皆原之於天所性皆善者也情感意紛知誘其外漸而忘返如響斯應聲入心動物化

其內久而神移有聽斯受於是天理之正日就怙亡常人皆然賢者不免惟卓然精明之先覺知心所當止而有定不爲知誘不爲物化外閑其邪內誠斯存聽德惟聰非理勿聽則秉彝全乎天而克復盡乎人矣繼視而有所事者以是爲次焉

言箴曰人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

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此發明非禮勿言之要旨也言者心之聲心感物而有動何能不言但我不可不愼所以言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心無由宣言以宣之由其發之也易必其禁之也

嚴躁者輕肆。驚而不靜。妄者虛譎。紛而不專。雖曰內能靜專。可以慎其所發。尤必發禁躁妄。斯以安其內存。況乎人之有言。猶物之有樞。機樞。扉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闔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言之惡者。可以興戎。言之善者。可以合好。得則爲吉。爲榮。失則有凶。有辱。皆言之所召致。如之何不謹。故言不可躁。躁者傷易。易則誣。而不審。言不可妄。妄者傷煩。煩則支而不實。肆者縱情之謂。肆於己者。必忤於物。躁之致也。悖者乖理之謂。悖而出者。必悖而入。妄之致也。是皆非法之言。總不克己之由。惟非禮勿言之戒。與非法不道之語。同爲切要之訓辭。必致欽敬之至意。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此發明非禮勿動之要旨也。動者心之符。五性感動而萬物出。何能不動。但我不可不愼。所以動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動於心而有思。則思是動之微。惟明哲之人。克灼幾先。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動於身而有爲。則爲是動之著。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敬以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凡思與爲。以理爲主。順理而動。必得安裕。苟違乎理。則欲易縱。從欲而動。必至危殆。是以俄頃之間。常存此念。雖極造次。勿之敢忘。明且之際。持守不失。一於戰兢。勿之敢數。其習之於己者。久而漸熟。與得之於天者。合成自然。則原其本然之性。聖賢固與我無異。全其繼起之修。我亦可與聖賢同歸。此克己之全功。復禮之歸宿也。合而觀之。非顏子不能事斯語。非程子不能作斯箴。聖人原可學而至。惟當以四勿爲進學之要。四勿雖一蹴而成。惟當以四箴爲力行之實學者所當勸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

而復也。

此釋復卦初九爻義。及夫子繫辭之言。見惟顏子能不遠復。人當學顏子之學也。剝之一陽。窮上返下而爲復。復者。陽既去而復反。以陽爻居卦初。故有不遠之象。而無至於悔爲大善而吉。祇。抵也。至也。程子釋之。以爲聖人扶陽抑陰。爲小人陽爲君

子前乎此者。自姤而剝。陰主於內。陽行逆境。今自剝而復。一陽復生。善取去不善以反於善。又初之爲爻。復之最先者也。失之未遠。能復於善。是不遠而復也。此釋不遠復句意。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夫人有所失。則必有所悔。今既失而復。而易以爲無祇悔元吉者。蓋失者人所時有。只以復爲貴耳。不能無失而後貴於復。如無所失。則何待復乎。但恐失之既遠。是以

悔不能免。惟未至於遠。則不至於悔。而有以全其元善之道而吉也。此釋無祇悔元吉意。

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

有。復之初九。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地位高。平日從克己復禮用功。偶有無心之過。不待形於身。顯於事。而後能復於無過。故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庶幾近辭。言近道也。夫過而能改。卽爲無過。況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此釋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意。

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

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天下惟聖人無過之可改。彼蓋不待勉強而自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踰乎法度之則。下此則

雖未達止一閒。亦不能無過。然辨於非禮之介者。明足以察其幾。而從事於四勿之閒者。剛又足以致其決。明則有過而卽知。剛則既知而卽改。此其所以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之學問。非顏子莫能然也。此釋有不善未嘗不知三句意。今人何者不可學。何者不當學。學問之道。豈有他哉。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結言人當學顏子意。夫善無終息之理。卽極特亡。亦有來復之期。責人無過。則爲過刻。若過可以改。改卽爲善。拓充前去。併得元吉。乃始爲顏復之屬。終爲迷復之凶。千百年來。無祇悔之學。僅有一庶幾之顏子。是以陰陽言之。天運無不復。以盛衰論之。世道無不復。而以善惡言之。人心竟一往而不復也。亦獨何哉。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伊川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

此釋晉上九爻義也。晉進也。角之爲

物。剛而居上者。伐治也。削去之謂。非征伐之謂也。邑。私邑也。蓋晉之上九。以陽居上。剛之極也。處晉之終。進之極也。剛極則過猛。進極則躁急。動多爲害。故只用以自伐其邑。自伐其邑者。是內自治之事。自治者。守道要固。遷善要速。剛進之極。愈固愈速。則雖過於嚴厲。亦吉且无咎。蓋嚴恐不和。厲恐不安。道固以安和爲貴。而

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真正之道。爲可吝也。

既曰吉且无咎。

而。又曰。貞吝者。蓋以之自治。雖得其正。然而中和之德。則有剛克柔克相濟之美。今則剛進之極。乖於中和。故可羞吝。夫功高無震主之嫌。祿厚無焚身之懼。上下一德。處剛進而不極。猗歟休矣。今因過極其分。懼不免焉。深自貶損。冀倖無罪。終非臣道之光。然世之人。往往盈滿招損。傾覆是災。不知危厲以內自治。則亦昧於晉卦上九之旨矣。

伊川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此因損之卦義。以垂戒也。損。減省也。天下有當損而損者。凡事起初。

皆是天理應如此。本無過不及而得其中。後來私意日增。遂流於過。過則皆爲人欲之私矣。故程子以爲損者。損過而就中正。是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未有不浮者。本未有不實者。故併言之。因極推未盛之害。如宮室飲食刑罰征討之類。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居也。於是宮室之制興。取其可以蔽風雨而已。而其末流則高峻其宇。雕飾其牆。是本於宮室而過焉者。其害一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食也。於是飲食之制興。取其可以免飢渴而已。而其末流則有酒如池。有肉如林。是本於飲食而過焉者。其害二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法也。制爲刑罰以馭天下。蓋刑期無刑也。而其末流則有淫刑以逞。酷虐爲政。殘民之生。忍民之死者矣。是本於刑罰而過焉者。其害三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威也。制爲征伐以一天下。蓋兵期無兵也。而其末流則有窮盡民力以事兵革。貪黷無節以修武功者矣。是本乎征討而過焉者。其害四也。諸如此類。凡人心之欲。日生日熾。過其限度而不自知者。其要皆本於奉養之私。求便其身。圖而流則爲害矣。夫先王之制。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缺者。其本無非天理之當然。後人不知合乎理之中。反藉先王之制。以恣一己之欲。遂使人欲肆而天理亡。末勝之害。一至於此。奈之何。不損。故損之爲義。甚大。總要損人欲以復天理。使之適得其中。此聖人作易意也。

夬九五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伊川易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

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此釋夬卦九五爻象也。覓陸。今馬齒覓。感陰氣之多者。夬夬決而又決也。夬之卦體下乾上兌。五陽決一

陰而九五又以剛居剛爲夬之主。必不係累於陰柔者。但與上六切近。如覓陸得陰氣之多。恐不能無所比。雖迫於衆陽之合力。且已有陽剛中正之德。必能決而決之。不失中行之道。可以无咎。而象謂中未光者。程子釋其意。以爲人必心正無私昵。意誠無勉強。乃能極大

中正之道充實於內而光輝於外。今九五比於上爻，狎習親昵，心未必正，特以迫於義之不可而勉強決去之，則其意亦非盡出於誠。雖所行中正，有無咎之道，然勝人之邪者，必先自勝其邪。邪念一分未盡，天理便一分未光。何也？人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發以示人，欲人正心誠意，無一毫係累，而後中正之道得光大也。聖人於夫之九五，蓋有深望焉。

伊川曰：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此釋節之卦義也。節有限而止也。其卦兌下坎上，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情說便易流，惟說而能止，方無放縱淫佚之失，而合於天理。當於人情，此節之義也。非勇於自克者，其孰能之。

伊川曰：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齋節於用，儒

節於行，是也。

此釋節九二爻義也。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蓋九二位居人臣，當可行之時，而有不出門庭之象，則知節而不知通，不正之節也。夫節之為義，知時識變，要於中正，故有當節而節者，有不當節而不節者。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當節而節，非

剛健不能致其決，所謂剛中正為節也。若太節用則為吝齋，太巽怯則為柔懦，是不當節而節。九以陽居二陰，失剛，不正，有齋與懦之病，所謂不正之節而凶也。蓋當禹稷之任，欲守顏子之節，則反為失節，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伊川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

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此因論語夫子答原憲者而發明之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者之情，皆生於人欲之私。仁則純乎

天理，而自無私欲。若未能無而制使不行，斯其克治懲窒之功，亦難能也。然病根未除，潛藏隱伏，有制之不勝制者，且不久又生於心。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夫子答憲意也。蓋開其蔽而示之，使由勉強進於自然，則仁矣。須知不行工夫，與克己異。朱子曰：克己者，從根原上便

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不能去也。

明道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

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義理者天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天命悟於形氣之私。其勢常相勝而迭消長。義理長則爲君子。客氣長則爲小人。學者須辨二者相爲消長之數。兢兢集義循理而行。使義理之得於心者積彙漸

多。則知形氣之私。在外爲客。有以勝之而禁其方長之勢。消了一分。義理愈長一分。散則漸少。便爲君子。至於私欲淨盡。消無可消。則氣質變而學問成。渾身都是義理。有以復其天命之本然。豈非大賢之事。若聖人則合下無欲不煩消散矣。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明道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以持志爲本。志帥氣者也。人之氣

和而不乖。柔而不迫。寬而不褊。緩而不急。豈不是好。或謂人皆知之。臨事則不能然者。其故云何。程子以爲是皆志不勝氣之故。蓋知和柔寬緩之爲美者。志也。臨事反暴厲者。不勝其氣也。志不勝氣。則心反爲氣動。所以反動其心。此由於不持其志也。不持其志。則無以帥氣。平居氣未用事。心尙分曉。臨局倉卒。只憑氣質做去。躁暴兀厲。俱所不免。事過又悔。悔後臨事。又是如舊。此變化氣質之難。而持志涵養之功。所不可一日斷者也。

明道曰。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氣。

客者。氣歛。常爲私意小智纏繞。故人有閒思雜慮。不能祛者。只是客。惟其客也。浩然正大之氣。餒而不充。是以不能祛思慮。若克治功深。養得

浩然之氣。遇事劈成兩畔。何至如此纏繞。

明道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七情皆人所有而不可不治者。怒與懼其最難也。怒者氣盛不能自遏。懼者氣歉不能自立。故一朝之忿。有忘身及

親者。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者。有獨行而懼心者。有見蛇蝎而股慄者。總之不克己。故怒多。不明理。故懼生。己私既克。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即可怒而怒亦以物之當怒。而我何與焉。窮理既明。則浩然之氣配義與道。雖千萬人吾往矣。何懼之有哉。

明道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礪底物。

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邵康節先生名

雍字堯夫。他山之石二句。詩小雅鶴鳴篇。程子蓋有所感。而引堯夫解詩之言也。夫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然質美未完。不能不有以磨之。兩玉相磨。不可成器。必得麤礪之石磨之。礪錯功深。倍加精瑩。玉固如此。於人亦然。如君子之與小人。薰蕕自不同類。學問反資進益。蓋與小人處。小人易肆侵陵。惟慮其侵陵也。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其禍者必嚴。動其仁義禮智之心。不敢苟安。忍其聲色嗜慾之性。不敢妄發。增益其才智之所不能。預防其患害之所未至。至於德日崇。慙日修。惑日辨。其於天下事。必知之明。處之當。而道理便出來矣。譏搆擠排。詎非玉汝於成。艱難險阻。正將以利吾器。常存此心。何處非學。乃有一遇小人。而憂傷病沮。不能自振者。亦未聞堯夫解詩之義。而不足爲君子也已。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此即明理

可以治懼之意也。天下不乏可畏之事。吾心自有不畏之理。循理而行。卒然臨之而不驚。即如物之尖者。易以刺人。目之所畏者也。當於此事。思其所以刺人者。如何。求其所以不至於刺者。如何。不得放過。便與克去其畏之之心。使此心直可放下。遇室中率然置有尖物。須

以理勝他如動容周旋中禮行安節和坐作進退皆有常度物雖當前心泰神定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若夫舉趾高心不固者蹶趨以自暴其氣者一跬步便是荆棘雖無尖物開目便錯能無畏乎克己之功類當作如是觀也葉平巖訓率字爲常字言明道教人於室中常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是所謂班金革之強北宮黝不目逃之勇近世抄化僧之坐鍼霜豈可云以理勝者乎愚謂畏自在境不畏自在心心亦非強制也義理明透定靜安慮震驚百里不喪七魄夫何畏不然天下豈少刺人之尖物哉

明道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己之職分所當任者儘不容恕己不自責而暇爲人責是憂上下之憂而不知憂己之憂豈可謂能任職分哉職分所該者廣不

必端以居位
守官言也

明道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孟子稱大舜舍己從人蓋其大公之心善與人

同成見忘而形迹化若學者則未免胸中爲一己字罣礙斤斤以爲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有憊懣懼其守己者固執而不化從人者勉強而輕緩也然聞義能徙由勉幾安則亦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九德最好

虞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慤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栗莊栗也慤樸也亂治也恭著乎外敬守乎中也擾馴也廉有廉隅也塞實也每上一截是說所稟之性每下一截是說學問之

功學問以化其氣稟而德成焉列之爲九要不外以剛濟柔以柔濟剛之義蓋天下惟聖人生而清明純粹大中正渾然無所偏倚其餘有氣稟之拘皆不免滯於一隅必加學問之功矯揉以歸於正此後世之學問皆本唐虞而程子以爲九德最好也

明道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飲食衣服本天地開公共道理而爲人生所不可缺者天固盡人授之以職雖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而莫不各有當

然之分。循其當然。纔是不廢天職。若沾沾有所私於己。而致一貪吝之心。如欲獨享膏腴。獨侈奢華之類。便廢當然之職。分徇一己之私欲。此克治之功不可不謹也。意與孟子口之於味。節互相發。

明道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

果知未也。

此程子以身示教。見治心不可不密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閒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蓋病症雖治。病根未除。潛藏隱伏。有所觸時。不免復發。故程子自謂今無此好。而周茂叔窺其隱而示之。非周子用功之深。不

知其不可易言。非程子治心之密。亦不能隨在省察。學者所當警也。

伊川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身之私也。不能無私。便不能合天理之公。宜其與道難一。惟聖人爲能盡其性以踐其形。下此則必有賴於省克

之功也。

伊川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爲悔。

有過自責。君子克治之學也。豈可無乎。然有不是處。便改。改後不復行。心胸向前上去。儘好商量。若已往之失。長留爲悔。則應

酬之閒。反爲繫累。是甚學問。

伊川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所欲如口目耳鼻四肢之欲。豈人所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故不必沈溺於其中。始爲非理之正。只一念之差。偏有所向。被他牽惹。卽已是欲。不可

不克
治也。

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本註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聞過而喜，則其改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速於改過，其進德庸可量乎？故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而程子亦以爲百世師。夫人情畏難苟安，遂非文過，聞子

路之風，足令傲心恭，忘心奮，亢心消，吝心釋，豈非與夷惠同足興起百世者哉。

明道曰：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

有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語言緊急，自是氣不定使然。在以學問之道變之，故當漸漸習，習之既久，覺語言閒自然和緩，無復緊急之病，便是氣質變也。氣質無不可變化者，學問之爲功於氣質亦匪一端，卽語言一節可以觀矣。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

被說得麤了，諸君莫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

此見顏子之心，卽是聖人之心，所謂因物付物也。不遷怒，不貳過，本夫子稱顏子之辭，語錄釋不遷

怒句，謂怒於甲者不遷於乙，或問其說是否，程子答之曰：是。又言誠如此說，稟性和平者似皆能之，無甚難事。夫子何以獨稱顏子？程子反覆示之，以爲語錄之說，說得麤淺，令人易曉耳。箇中卻有意義可尋，諸君不曾細察，便見爲易，不知能如此者最難，須是潛心理會其所以不遷之故，苟非此心至虛至明，物來順應，而無一毫私意者，未易勉能也。程子又嘗曰：不在血氣則不遷。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

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

蓋因是人有所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

鏡何嘗有好惡也。

苟知其所以不遷之故。便知顏子已近聖人地位。如舜大聖人也。誅四凶者。怒四凶也。其實舜非有心於怒之。可怒在彼。己無與焉。蓋聖人之怒不自心作。因其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則雖有怒而無怒也。譬如鏡之照物。妍媸

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謂鏡不沒人之妍媸。則可謂鏡有好惡。則不可。此聖人心如明鏡。惟顏子爲能庶幾也。

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

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

難。若以常人論之。怒氣一發難制。有不自知其遷怒之甚者。夫室與市不相涉也。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甚無謂也。氣不能定者。固亦有之。況且怒在這人對那人說話。辭色之間。能無遷怒及之乎。蓋其怒以己不以物。物遷而怒與俱遷。常人大概然也。然則有能怒一人

而不以餘怒之辭色加於別人。已是能自禁持。不爲血氣所使。而知以義理制之者。算是難事。矧夫聖人之怒。因物而生。不以己意與乎其間。豈不甚難。彼顏子之不遷。亦是內外相忘。澄然無事之候。非止謂怒一人不怒別人。即足以盡怒甲不遷乙之旨也。蓋怒一人不怒別人者。胸中猶著箇怒意在。怒甲不遷乙者。發中其節。過而忘之。不曾繫著於心。即使復見其人。非如前日之可怒。則亦不復怒之矣。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

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由是而知君子小人之分矣。君子以我御物。心有主而物聽命。役物者也。小人逐物而往。心無主而爲物所引。役於物者也。夫喜怒原在事不在己。今人客氣橫溢。

胸中勞擾。見一可喜可怒之事。自家先著一分恚懣。是物爲主。我爲陪。往迎而奉之。不得活潑潑地。此段神情。亦見其勞矣。惟聖人之心。湛然如水之止。蓋止水喻其靜。明鏡喻其虛。虛故靜。靜愈虛。二義相須。故本文兩言之。聖人乃自然而然者。顏子則由平日實致其克復。

之功。以至於此。學者涵養未深。理會未熟。正未可易視也。

明道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人之視聽言動。本乎心。見乎體。一般要緊。然人心纔感而動。便是目與物接。而耳次之。隨後方言動。故有先後之序。要之己之宜克。則一也。當夫己之未克。心有所累。那

能廣大光明。其體逐物而馳。那見安舒自得。不能合乎天理之本然。俯仰自有愧怍。愧怍便不得樂。樂之真不流行於心體之間。而有一息之閒斷。則以行之不慊。致氣不充而餒矣。當日顏子實能於視聽言動上約之以禮。故草瓢陋巷。不改其樂。程子又於中分別出先後來。蓋從體驗之後。得其用功次第。而深知克己之效。真有與天地同其廣大。與萬物同其安舒。無自欺而自慊。俯仰從容。浩然常伸者。所以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當初亦知是好語。今看來。直是恁地好。愚按。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此是程子尋著說出也。

明道曰。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人之閒。有感有應。然必我先有以感乎彼。而彼乃有以應乎我。若徒責人之應。而不自責其所以感之之道。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所以聖人責己

處多。責人處少。非故爲長厚之行也。揆之感應之理。當如是耳。是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盡其所爲感。不問其應不應。及其歸也。其應如響矣。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

者也。

謝子即謝上蔡師弟一年之別。相見即以工夫爲問。可見昔賢汲汲於學。上蔡謂去箇矜字。實據其工夫以對。有難之意。伊川又問何故者。將以驗其工夫之實有所得與否也。矜者誇張務大。是爲人之學。不知省察者。看做沒要緊。仔細檢點。百般病痛。都從此處掛根。須著實克治。按得此心住。伏得此心下。免這箇罪過。纔是爲己不爲人。可以向進上去。上蔡言之痛切。而伊川即點頭心契。又恐在坐同志者。未悉此意。急爲稱許。欲人以上蔡爲法。蓋切問近思。爲己之學。矜心未伏。問那肯切。思那肯近。能切而近。方按伏得矜字。按胡文定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是甚恁地。由謝子此言觀之。中庸尙綱。大易藏密。何莫非此去矜之心。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明道嘗曰。治怒爲難。其答橫渠定性書。亦曰。惟怒爲甚。蓋人爲血氣所使。往往偶然之怒。發於不及覺。而不能制。故以張思叔之賢。亦不免有

詬詈僕夫之舉也。僕夫愚很固執。不識事體。其足起人惱怒者甚多。伊川教以動忍。動則義理爲主。彼之無知姑恕之。我之不便姑安之。知世閒原有多少拂亂之事。知此身本無恣意順適之期。則心性定而怒自消。思叔聞言。即可謂勇於自治者矣。

伊川曰。見賢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

論語言見賢思齊者。以賢皆可爲也。當初是從有爲來的。思而爲之。則齊矣。故復引孟子之言爲證。

論語言見不賢內自省者。以不賢雖在人。亦不可不反之己也。世閒儘有知人則明。自知則暗者。內省則莫非切己工夫。故曰莫不在己。總之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爲善去惡之實心。則隨所見皆是爲學。否則悠悠泛泛。日見賢不賢何益。

橫渠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

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此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意。湛者不動。一者不雜。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故爲氣之本也。攻取那物必欲得之。便是氣之欲也。攻取亦曰性者。氣質之性也。屬足

也。厭飽也。屬厭而已者。適可而止。無貪心也。人生之初。氣以成形。有氣則有欲。如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之類。然從其本而溯之。湛然純一。未嘗有此。乃是後來攻取於外。感物而始有之者。雖亦人所不能無。然任此爲性。而不知有以制之。則義理之性。反爲所累。而無以全其本心之德矣。故惟知德者爲能盡其性。不以氣質之性爲性。其於飲食臭味。取足而已。攻取之嗜欲。不足以累之也。蓋心大也。本也。嗜欲小也。末也。不以小害大。未喪本。則氣亦可徵理。雖在攻取之中。不失湛然之體。非知德者孰能知之。

橫渠曰。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

此去惡莫如盡之意也。性之由來者本善。而不除其惡。無以成其善。除者拔其根而去之。成者復其初而完之也。不除由於不察。察

之未盡。卽云爲善。亦麤而已。安能純粹至善。以復其本然之天。故人之省克。不可一日已也。

橫渠曰。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

人心之中。只有一仁。而學者欲成其德。確有好仁。惡不仁兩段工夫。好仁是慈。

愛意思多。惡不仁是斷制意思多。好屬仁。惡屬義。人能惡不仁。故其察己也精。見不善之事。非己所能姑容。而一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當好。不知不仁之當惡。則所習之理。所行之事。皆將以爲是。而不及察其所以然。著明其所當然。雖有好仁之心。或陷於不仁而莫之覺。此夫子所爲以好仁。惡不仁並言之也。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蓋仁爲元善。而仁之中有義。義所以裁決

是非者也。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心。而無裁決之明。豈能盡義。不盡義則無以別其爲非。徒見爲是。此心未必悉當乎理。豈能盡仁。仁與義合一。而後仁之道盡。好與惡並用。而後仁義之道盡。世有含糊做好人。苟且行好事。終無著落。反成害道者。始知張子之言至精切也。

橫渠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不責己者，多要非人，苟知所以責己，則不惟可以情恕，可以理遣，實自家有不

是處，斷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將惴惴求免，人尤之不暇，而敢尤人乎哉？故學至於不尤人，真能密操存公物我，而爲學之至者也。

橫渠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

此言人之志道貴專

也。專始獲益，世亦有潛心於道者，庶幾知所志矣。然而閒思雜慮，不能自禁，此心忽忽如有所失，反被他事牽引，則不專矣。此無異故志不勝氣也。氣用事，則誘於習染，習染深，則積新成舊，交相纏繞，於是心爲所掣，不能脫然無累，灑然自得。本欲求益，畢竟無益，但覺吾道之拘，反樂舊習之誘，宜其引之而去也。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

來。欲勝其氣，究在先天定其心，夫心何由定乎？必得朋友相與觀摩，則有所以輔吾心矣。而由是琴瑟以調養之，使心得其和，簡編以涵泳之，使心得其正，常使其心專有所在，而不及乎他，則思慮自除。古人之欲爲此具者，皆將以求益耳。惟聖人知三者之益，朋友最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是以樂也。樂在乎此，必不在乎舊習，而講習實善，以爲潛心於道之助，其益豈不大哉？

橫渠曰：矯輕警惰。

此欲學者戒輕惰之弊也。學以養重爲先，輕則失之浮躁，而所學不固。是在有以矯之，禮陶樂淑，以變化其氣質。矯輕之道也。學以勤敏而進，惰則失之弛慢，而學且日墮。是在有以警之，恪恭震動，以淬厲其精神，警惰之方也。

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矣。可不戒乎？○此下四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欲利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

此言求仁之方，在於寡慾也。仁

道至大而至精，其難成久矣。夫仁本固有，而所以難成者，以人人失其所好，好所不當好也。蓋公與私不並立，仁者，天理之公，無所爲利欲，利欲者，人心之私，顯悖乎天理。今人人有欲利之心，則與爲仁之學，分途異運，正相背馳矣。故學者求仁，有要道焉。惟在寡慾而已。紛華靡麗，不以動其心，耳目口體，不敢逞其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其於仁也，何難成之足患哉。

橫渠曰：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

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此欲人存

恭謹之心也。大凡君子持身自有定見，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宜濟之以剛強。至於瞻視之間，亦有自然之節制，不可稍過。蓋視有上下，視高則近於輕揚，而其氣必高；視下則近於巽順，而其心必柔。此不獨視常人然也。即視國君者，即其瞻視以定吉凶，不離紳帶而已得之。故學者必先去其輕傲之客氣，然後進道有基。如其爲人驕暴，則客氣未除，必不肯進志務學，而亦終不能進於道。昔曾子嘗有言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正以其氣貌高亢，無收斂篤實之意，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蓋目

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

心，則聽言敬且信。

所謂視有上下而氣與心隨之者，蓋人身五官之用，視居其先。故目者，尤人之所常用，且心之神，常於目託之。視之上下，且於目試之。己之恭敬傲慢，亦即於所視而見。所以欲下其視者，豈徒致謹於視哉。正欲制外以安內，而

借以柔其心也。人誠能柔其心，則虛以受人。其於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惰矣。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

效最速。

此言交友以謙恭爲主人之有朋友，原非爲相習於燕安，所以共勉於存理過欲而輔佐其仁。今人之交，不能親近直諒之士，但擇其工於媚悅而柔遜者，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味相合。既非道義之孚，則必凶終隙末，一言不合，遂至怒氣相加，豈復成朋友乎？夫朋友之際，在乎取善輔仁，必卑以自牧，相下而無厭倦，方爲得之。故惟能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則彼之善有以資乎我。我之善有以助乎彼，涵育薰陶，不自知其轉移之捷，其得效爲最速也。交友之道，張子言之盡矣。學者宜取法焉。

仲尼嘗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此言進學以溫柔爲主。昔仲尼

嘗有言曰：禮有之，童子必隅坐，必隨行。今闕黨之童子則不然。吾見其居不讓坐，儼然居於先生之位也。行不後長，儼然與先生並行也。是非求學問之進益者，乃欲速躋於成人之列者。由此觀之，則凡爲學者，必先溫和柔順，誠溫和柔順，則謙能受益，而後有以爲進學之地。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嘗觀諸詩矣。大雅抑之篇有曰：溫溫然恭敬之人，是爲進德之根基。蓋以人自處於高亢，則志驕氣盈，無由得益。惟溫和恭謹，則德日進而所益者多矣。是滿

則招損，謙則受益，無事不然也。學者其勉之。

橫渠曰：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

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

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此言教子弟者當慎之於始也。古者教人必先小學。所以收放心。養德性。而預絕其驕惰之根也。近世小學不講。父母於子愛踰於禮。是以男女從幼卽習於驕傲怠惰。

壞了氣質。及其長也。暴戾恣睢。遂益形其凶狠。此豈其天性然哉。只爲未習小學。身爲子弟之事。則於一體之親已分彼此。不肯安意下之。驕惰之病根常在。又隨身之所居。而日有所長。夫人之驕惰日長。則焉往而不敗乎。當其爲子弟。不能安子弟之分。凡灑掃應對之節。皆所不屑爲。由是在朋友則蔑視儕輩。意氣自用。足高氣揚。雖遇勝己之友。亦不能相下矣。又或時而遇有官長。則平日虛憍之氣。習慣自然。將以卑踰尊。蔑禮犯分。其所必至。如何能下官長。設使爲宰相。則封己自足。嫉賢妬能。亦其所不免。安肯虛懷折節。下天下之賢。又其甚者。但徇夫一己之私心。盡喪其本然之義理。此豈有他故哉。也只爲驕惰之病根不去。隨所居之地。與所接之人。積習漸長。爲害滋甚。故人須隨在精察。力加克治。使事事消除驕惰之病。則人心退聽。道心日長。而本然之義理常勝矣。教子弟者。其可不慎之於始乎。

近思錄卷六

家道

凡二十
一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文。非爲己之學也。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弟子之職。乃作聖之基。故必端其本行。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皆日用

倫常之所當盡者。隨時隨處。力而行之。或有餘裕。當閒暇之時。則留心於詩書六藝之文。以博其義理之趣。然亦正所以廣其見識。養其性情。爲力行地耳。非別有他事也。苟不修其弟子之職分。而汲汲於辭章記覽之學。適足以長其浮夸驚外之習。便非切實爲己之學矣。後世教弟子者。本行未敦。即以科舉之文期之。是當成童而志趨已教壞了。何怪乎聖學之日遠也。程子卽論語之教弟子而重致叮嚀。朱子於家道中首列此條。無非以聖賢望人。誰無弟子。而使之競逐時趨。以汨沒其根器。則亦非盡弟子之咎也。

伊川曰。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此因孟子稱曾

子之孝而申言其義。明孝道乃人子盡分之事也。古來善養志者。必推曾子。然孟子稱之。祇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則雖以曾子之孝。孟子未嘗謂其於孝有餘量也。蓋人子之身。卽是父母之身。人之自養其身。未嘗以所能爲者。爲身不當爲之事。以子事親。又安得以子身所能爲者。爲事親不當爲之事。所以古來之純孝。祇有事父未能之心。初無當然已盡之意。誠以孝道之大原。無處說得起也。然則如曾子。然後可以事親。而未能如曾子。皆其不可爲子。不可爲人者也。普天下子舍中。所當爲者何事。所能爲者何事。但求盡其分內。亦足矣。

伊川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

此釋蠱卦九二爻辭也。

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蓋言子之於母，本以恩勝。平日當柔婉巽順，輔佐而開導之，使合於事理之當然，乃爲善事母者也。若不能巽順，反致壞事，則是子不善輔導之罪也。此九二之於六五，爲子幹母蠱之象，而聖人不能不爲之斟酌其宜者也。

從容將順。

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

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子於母蠱，其不得不思所以幹之者，理也。亦情也。然將奉而順承之，抑豈無道以善其後乎？若直行己志，恃其剛陽之道，遽然矯制而拂逆之，則傷

母子之恩，所害於倫理大矣。亦安能入母心而化之？是在屈抑自己之氣，低下其意思，巽順相承，潛移默化，有以喻之於道，使之感悟，而身終處於正事，究歸於治，而後此心乃安耳。子之於母，所當盡者如此。彼剛陽之臣，事柔暗之君，其不可直達而務盡其婉轉匡救之道者，義與此正相近。九居二上，承六五而得中，失正，故取象如此，而戒以不可貞也。

伊川曰：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

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此釋蠱九三爻義也。蓋幹父之蠱，當以承順爲主。九三以陽之德處剛之位，而在下之上，不得其中，乃剛之太過者也。過剛則爲拂逆之病，其小悔所必有，然猶在巽卦之體，不可

謂無巽順之意。巽順者，所以事親之根本也。且以陽居剛爲得正位，故无大咎。但既小有悔，則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者，不相侔矣。幹蠱若九三，亦非可謂善於事親者也。

伊川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古今莫難於齊家。而家之所以齊者。分與情耳。分之不嚴。則尊卑長幼。不能各安其所。而家道紊矣。情之不親。則愛敬細繆。不能相通無間。而家道乖矣。故必正倫理。使父子。

兄弟。弟。夫。夫婦。有秩然不敢干之名分。然後大小相畏。上下相維。而家道以正。家運以興。又必篤恩義。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有肫然不可解之至情。然後天合者不拂。人合者無違。而家道以和。家聲亦振。家人之道。孰有踰於此乎。

伊川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

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此見處家之道。不可無剛方之意也。人之處家。所與朝夕者。無非至親之人。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動於情之不能已。而禮法之嚴。在所不拘。是以情勝禮也。出於恩之不忍薄。而義理之正。或所不計。是以恩

奪義也。惟剛方卓立之人。自能至公無私。不以一偏之愛。失其至正之理。故家人一卦之爻。大要以剛陽爲善。觀聖人所繫辭可見矣。

伊川曰。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

不服。

此釋家人上九爻辭及小象之義也。上九爻辭。有孚威如終吉。是謂治家之道。當有威嚴之意。以行之。則整齊嚴肅而終吉。而夫子繫象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乃言欲嚴以治家。當先嚴其身。如視聽言動。與應事接物。皆必恭敬自持。以爲一家之率。然

後一家之人畏而服之。而家可齊。若威嚴之意。不先行於一身。則一家將怨其拘束之嚴。而不服其整齊之教矣。大學言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亦言家之本在身。正是此意。

伊川曰。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嫖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

也。此釋歸妹九二及小象之義也。歸妹九二爻辭言利幽人之貞者，乃陽剛得中，能堅守其幽閒貞靜之德，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嫫媿玩狎習爲故常，故以貞靜之德爲異而反目之，以變常不知貞靜乃夫婦常久不易之道。故孔子繫象特表而出之曰：未變常也。所以明幽貞之可貴也。

伊川曰：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夫婦人倫之始，天地之大義，父母爲兒女擇婦擇婿，亦人

情之常，但世人往往欲嫁其女，則必鄭重詳慎，擇其快意者而許之，至於爲兒娶婦，又多因循苟且，忽於選擇，竟有不知其賢否而遂訂之者，何其昧於難易輕重之分耶？夫男子在外言辭晉接之間，其品行猶易見，女子居內，閨門幽遠之中，其德性則難知，且娶婦所以承宗祧，古人有以婦之賢否卜其家之興廢者，其所係甚重，寧可輕易不擇哉！此伊川所以重爲之戒也。

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具慶，父母俱存也。言人子初生時，正是父母鞠育艱難之日，人若既無父母，則

此日更是人子念親彌切之日，故當倍加悲傷痛悼，更安忍置酒高會，張樂娛賓，以自博快樂，此惟父母俱存稱具慶者，或假此日爲嬉戲娛親之事，則庶乎可耳。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

性命孝悌，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

行狀，明道先生之行狀，伊川所作也。行狀言明道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或人不識其義，故以爲問，而伊川答之，蓋性命者，天人賦受之

理孝弟者人倫全盡之稱。性命無處見於倫物上見之。後人不知其同條共貫。便將性命看得太深。別作一般道理說了。其實人所受謂性。天所賦謂命。徵之於事。則爲事親從兄之道。而謂之孝弟。只是合一統貫底事。就孝弟中盡到無憾。即是盡性至命。如仁義本性中所具。而命於天之理也。親親卽所以盡仁。敬長卽所以盡義。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誰謂盡性至命不自孝弟中見之哉。

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

末。無有精麤。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

此又類而推之。以明此理之通一無二也。如灑

掃應對乃事之至麤淺者。論其道理。卻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雖性命是本。灑掃應對是末。而本卽寓於末之中。末卽通乎本之原。無有本末也。雖性命爲精。灑掃應對爲麤。而精必由麤以見。麤亦得精以傳。無有精麤也。卻因此理不明。被後來之人穿鑿言之。便把性命別作一般窮高極遠話說。使人竟謂性命無處窺尋。故舉孝弟以示之。是就人最切近者言耳。若論道理統貫。卽灑掃應對亦無不本於性命。何況孝弟爲人根本事乎。

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

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盡性至命。既本於孝弟。則有孝弟之人。宜無不盡性至命矣。然今時非無善事父母兄長。可稱爲孝弟之人。而究不能盡全所受之性。以徹乎所賦之命者。此由其天性本厚。學問功疏。故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其道。

有如孟子之所云耳。其實與性命之理。未嘗不暗合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

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

第五倫。漢時人。字伯

魚爲人長厚誠篤。人有問之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或疑其自謂私者，未必是私。伊川據理答之曰：公私之辨甚微，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意，較計方謂之公。如倫所言，不待論其安寢與不安寢，方謂之私，只就其有意不起，便是私也。子疾既關切，何得不起不起者，畏人議其私也。兄子之疾，亦同關切，又何必十起十起，欲人見其公也。聞此畏人議私，欲人見公，便是私意。蓋父子之愛本是天理，人情之至，才著些少意見，周旋做去，即是私。即與渾然天理之公不合也。

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閒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或又疑倫之異視己子與兄子，亦未謂不是。因問人情之視己子與視兄子，原亦有閒否？伊川

曰：聖人立人倫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則亦何得以有閒視之。蓋分形雖微有閒，而視之之情，其親愛原不當以有閒分也。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閒然？曰：只爲今人以私

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

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

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或又疑父子主恩，原屬天性，卽視兄子有閒，雖私亦不害其爲公。故問天性自有輕重，不同疑若有閒，是有差等。伊川曰：天性本至公的道理，只爲今人滿腔是私意。

遂以私心看卻天理，謂雖存不害，其實不然。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見得子之事親，由於天性而不容自己。故言父子天性，若統論道理，卽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是本天而出，卽有此數倫，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無廓然大公之心，小看卻這些倫理，不能推其本原所由來，故不知其皆出於天。皆性中所固有，故如此分別爾。且如己所生之子與兄所生之子，所爭差曾有幾何？固同出於父，均爲父一氣之親也，只爲兄弟不能無分形，故以兄弟爲手足，究之手足亦合而爲一身者也。人多以形既有分，故親愛乎己之子，更篤於兄之子，不知己子爲父之一脈，兄子亦爲父之分脈，既知天理之愛，其爲當愛則一耳。異而視之，甚不是也。又問若己子兄子之愛，不容有閒，則聖人必不有分於其閒矣。乃孔子以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擇其賢者以避薄兄之嫌，以己之子妻公治長，取其稍遜者，以遠自私之嫌。若非有閒，何必委曲如是。伊川曰：此亦在己先有私心，故以此窺測聖人，遂看差了當日情境耳。在聖人固無此意也。凡人行事畏人譏議，遂存避嫌之見者，以在內之道理，未真知實得而有所不足，故自己信不及，恐他人亦不之信，是以不能不費周旋也。若聖人至公無我，如青天白日，人人共見，何嫌何疑，而更有所避乎？大凡嫁女亦自有嫁女之道，當各量其才之高下而求配，設或兄之子才不甚美，則必擇其才之相稱者以爲之配，必不盡取於賢可知。或己子之才原爲甚美，則必擇其才美之配，方爲相稱，又不妨擇取於賢者可知。豈必委曲周旋，求免口實以避嫌，而礙於嫁女之公耶？避嫌卽是私意矣。今試縣而度之，若孔子事，或是年歲之多少不相同，或是議配之時有先後之異，皆不可知。何可執其事迹，以泥其親疏，較其厚薄，如以孔子之妻己子與兄子，謂避嫌而然，不惟無當於當日事情，并大不是。觀聖人見識，如避嫌之事，稍有學問，若賢人之詣，且不屑爲。況聖人天理渾然，意見盡融，而乃有如此憚憚乎？知聖人之無私而不避嫌，則第五倫之不起與十起，皆太著意矣，其不得謂之無私明矣。

伊川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感之甚矣。

此言人當敦友于之誼也。蓋人於兄弟。同爲父母所生。

屬一氣之分。自宜相親相愛。而今人多不知之。何也。且如閭閻小人。卽一衣食之細。必先以奉父母。是乃天性之良。發於自然。見得父母之口體爲重。而不敢私之於己。雖至父母所畜之犬馬。亦不敢輕待焉。況兄弟者。固父母之所生。而與我同胞。所以愛之者。尤宜無所不至矣。乃自分形離體以後。天性日漓。私意日熾。視父母之子。反輕於己之子。甚至相殘相害。其與讎敵何異也。舉世若此。迷而不悟。亦惑之甚矣。人誠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於兄弟之間。式好無尤。庶不愧爲名教中人耳。

伊川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此戒人以敬身謹疾之道也。人以敬身爲重。節飲食。慎起居。勿致有病。此其要也。不幸病臥於

牀而不知醫道。委之庸醫之手。則脈理不明。證候不的。必至誤治。而有傷生之患。夫此身上承父母。下係子孫。乃以病體寄之庸俗之醫。而死生存仁。俱未可知。承先啓後之謂何乎。故比之不慈不孝。未爲過也。若事親者。以親身爲重。亦不可以不知醫。蓋知醫則朝夕奉侍。於寒暑陰陽。必能時其衣服飲食。設或有病。亦能斟酌良醫。以善其調理。而不至爲庸醫所誤。然則以醫書爲人子之須知。豈誣也哉。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此見程子之於葬禮。有以自處。亦有以處人也。周恭叔。程子弟子主客者。主待賓客之事也。葬父凶

事也。人子方在哀感之時，客之來會，必其皆有關切之誼者也。此時但當信甲奠之儀，安可爲燕飲之事？乃有向主客之人而欲酒者，其悖禮甚矣。故蕪叔以告，而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蓋彼不知禮法，而自蹈於非禮之惡，已爲可憫，我知而順彼之欲，則彼之惡，乃我陷之也。故不與之酒，而主客俱兩無憾矣。世之人有事於葬親，乃置酒高宴，以侈美觀，而爲客者亦習爲固然，風俗移人，莫知其悖，聞程子之言，可以少警矣。

伊川曰：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二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人家生子

而置乳婢以養之，大抵皆出於不得已之事，或自己不能自養，必使人代養，亦所不免，然以一母養二子，勢不能無所妨，若使專食己子，恐致殺害其子，此大非道理之宜，必不得已，當再置乳母，以二子之乳養三子，則以一子分給於二子之餘，彼此兩全，足以備他端不虞之事，卽或乳母有病且將死，亦有他婢而不爲害，又不至以食己子之故，而殺他人之子，但此中多有所費耳，如此則於不得已之中，善全其道，亦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宜若是，若不思所以善全之，設不幸以己子之食，殺他人之子，其害於仁道，孰大焉。

先公大中諱璠，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兒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兒之女又寡，公

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寘之坐側。嘗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

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此程子所作大中公及侯夫人合傳也。大中公至公無我。前後以恩例。五得任子。皆以均諸父之子孫。又盡力嫁遣孤女。俸錢則分贍親戚之貧乏。奉養伯母。甚恭且至。至其從女

兄之寡。亦迎以歸。並教養其諸甥甚篤。卽其寡甥女。亦體女兄意。取歸而嫁之。其於內外周親。亦極恩意之備至矣。官卑祿薄。而克去己私。以爲義。可不謂難歟。旣慈恕。復剛斷。故雖幼賤之人。猶欲體恤其心。而過犯之舉。則未嘗寬焉。他如左右使令之輩。其飢飽寒煖。體察必周。古之所謂寬嚴互濟。恩威並至者。先生有焉。夫人侯氏。孝於舅姑。必敬必戒。以相夫子。故相待如賓客。亦賢內助也。觀其謙順自牧。事必稟而後行。殆所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者。至於仁恕寬厚。撫庶子如己出。視孤叔均於己子。治家整肅。遇奴婢以恩。不爲子掩過。不以愛慈而有姑息之教。是以謹其步趨。戒其飲食。嚴其惡言。懲其爭忿。無非教子嬰孩之意。使之習慣以成自然。而又擇師友以教之。延賓客以成之。若夫人可謂善於教子者也。乃若閨房之出入。維謹筆墨之流傳。是戒。尤其律身以禮法。而揆諸內則。無一而不合者。夫是以相夫子以齊其家。而家道以正。其養成明道伊川之德器。以繼孔孟之傳也。宜矣。

橫渠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事親所以盡子之道。奉祭所以達己之誠。此二事豈是人可以代的事。親必親爲之。而後飲食起居。得竭其承歡之情。奉祭必親爲之。而後優見愾聞。得致其如在之意。若使人爲

之。則孝心不能以自達。誠敬不能以自通。此孝子所以有不遑將父之悲。聖人所以有祭如不祭之憾也。

橫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

此見爲子之道。當以順親

爲要也。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順親者。悅親者也。古今惟舜爲盡事親之道。而有不悅者。只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之故。非舜無以悅親之也。若中人之性。其愛惡未必大拂乎人情。苟略無甚害於義理。尙有可從之道。姑必順其志而爲之。不必過執己見。以傷親之心也。

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

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順親之道非一。卽親之朋友往來。亦足以爲悅親之端。如親之平日故交舊友。有意氣相投。爲所喜者。時常聚首談心。亦晚景

之快事。爲子者當極力招致之於家。以悅親之志。凡於父母賓客之來。其奉之也必極盡其力。經營取辦。不可計家中有無。以貽吝嗇之羞。然所以盡其奉養者。又須委曲行之。示以優裕。使不知其出於勉強之艱。勞苦之力。苟使見其子之所以爲此奉者。原有不易備之數。則親之心亦有所不安矣。不安則烏能悅乎。此養志者所以必盡其道也。

橫渠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此釋詩斯干之辭也。斯干之詩有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乃言凡人之爲兄弟者。宜相和好。不要相學。而教其不和之所爲。猶者相

似之義也。凡人之情。大抵所患者。在我如是而施之。而彼未必如是。以相報。則因之輟。其所施。故恩愛之情。不能終篤而不衰。豈知兄弟之恩。本出於性情之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不要彼此相視。學其所爲。其報不報。俱可勿計。但盡其在己。而以式好之情施之。而

已。朱子曰：如兄能愛其弟，弟卻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愛其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故式相好無相猶之詩，張子甚喜其言之有味而釋之也。

橫渠曰：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

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論語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張子以爲常深思此言之旨，甚切當而不可易。人不能從此實用工夫，則不能修身齊家，未出門庭，於事便多阻隔，向前許多事皆推行不去，蓋至親至近。

莫如夫婦居室之間，此而能盡其誠敬，何處不是此誠此敬之推？非然，則無以對至親。何論及疏？無以通至近。何論及遠？故最要緊者，莫甚於此，而存誠主敬，須從此著脚。程子所謂有關係鱗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亦是此意。

橫渠曰：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

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

此言御婢僕者，須時常警策，使之勿怠勿惰也。提掇者，提醒而點掇之也。婢僕初來之時，本欲自獻其忠勤，以示可

用。故常懷勉勉敬慎之心。若在上之人所提掇更嚴，則彼亦愈加勤謹。或縱而慢之，則彼將棄其初來之本心，久而便習，懶以成性。若出任之人亦是如此。入治朝則在位多君子，紀綱整肅，不得不勉勉以赴功。故德日進。入亂朝則在位多小人，法度廢弛，遂亦因循而自墮。故德日退。然則德之爲進爲退，只觀在上位者有可學與無可學之人耳。仕者且然，況婢僕輩乎。

近思錄卷七

出處

凡三十
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

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程子釋蒙象傳意也。蓋蒙卦九二。上應六五之童蒙。是爲人君純一不雜。虛中以受之義。時亨

而行。爲得其中。非干進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耳。豈可自求於君。苟自求之。則君不求我。而我輕身以枉道。彼且將有所挾以傲我。安有信用之理。古人所以守不見之義。必待人君內致其敬。外盡其禮。而後往見之者。非故自尊大也。道在我則我爲有德者。人君欲有爲於天下。必需道德之佐。而不致敬盡禮。如是則其尊德樂道之心未至。安足與有爲哉。故惟蒙九二爲剛中。而孟子亦云。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賢者知所以自處也。

伊川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

其常也。

此程子釋需初九象義也。需。須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道之常也。初九以陽剛在下。安靜自守。雖有上進之志。而遠居於郊。其心恬然。若將終身。是謂能用其常久之道。彼未進而志先動者。躁也。妄也。豈能安其常哉。孔子曰。我待賈者也。其對哀公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與此意互相發。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伊川易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此程子釋比象辭也。比親輔也。原推原也。筮占決也。原筮云者。指來筮之人而借言之。令自推原占決也。大凡人相親比。必有其道。不可妄從。苟非其可比者而比之。則爲非道。而有悔咎。故必自爲推原占決。得有元永貞三者之德。乃所謂可比者也。元有君長之道。言可以宗而主之也。永者可常久。言其終始如一。無凶終隙末之禍也。貞者得正道。言以道相合。而非邪媚諛說之私也。有是三者。則得其道。無是三者。則非其道。上之比下。下之從上。皆要審度。然後可以無咎。否則有不勝自失之悔者矣。人可不慎所比哉。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伊川易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

此程子釋履初九爻辭也。履之爲卦。有往進之義。初九陽爻得正。素行之。修可知。故發輒之初。率其素而行。即可无咎。而程子發明之。以爲人當貧

賤不能自安。則諂屈媚人。違道苟合。必不能守其非仁無爲。非禮無行之節。其進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俸而得之。量淺則驕。器小則溢。必至之理。蓋貧賤而移者。未有不富貴而淫也。所以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

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

賢者則不然。夫賢者之學出處二端而已。當其處也。安其貧賤之素。不貪躁而妄動。如莘野之樂。陋巷之樂。若將終身及其進也。則將以堯舜。

其君民爲禹稷之飢溺。所謂達不離道。驕溢之志。於何而生。故得其進則利有攸往。而无不善。何咎之有。

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賢者之進。爲行道計。

非爲欲貴計也。人止一心。心無兩用。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胸中。則欲貴之心居其勝。而道必不可行。豈能安履其素。每見近世士大夫。初終作兩截人。論者譏其變節。而不知其素履然也。向特未有驕溢之具耳。

伊川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

身亨。乃道否也。

此程子釋否六二爻象也。身之否亨。隨乎時。道之否亨。由乎己。大人以道自重。故當否之時。小人羣集。而能守其正節。不入其黨。身雖否而道無否。此大人之所以否亨也。若不以道自重。惟身是謀。枉道以進其身。則道否矣。雖身之

亨。曷足貴乎。

伊川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

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此程子釋隨六二象義也。人之所隨。邪正是非。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蓋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五陽在上。丈夫之象。初於二爲近。五雖正應而遠。六二陰柔。則見理不明。持守不固。又陰性

躁急。不能自守。將苟且以自比。其勢必遺五之遠。而就初之近。安能兼與之乎。易之取象如此。以此戒人。當擇其正者而從之。專一靡他。得此則失彼。不能兼亦不可兼。非苟焉而已也。垂戒深矣。

伊川曰。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此程子釋賁六二爻義也。君子不以富貴在外之物為榮。而以守節處義為榮。

世俗則反是矣。故易於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蓋賁之為卦。離下艮上。初九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賁其趾。取居下之義。所以寧舍非分之車。而安於徒步者。由其取舍審於義利。不以世俗之所貴為貴耳。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易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

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

此程子釋蠱上九爻義也。蠱之上九。以陽剛之才。超然人世之外。有不事王侯之象。高尚其事。如孟子言尊德樂道之意。程子取而發明之。以為高尚亦非一道。各隨其時。各因其品。其有道

德積躬。懷抱非常。而與時未合。且高潔以自守者。朱子註云。如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此一道也。

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

其有知止不殆。知足不辱。

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者。朱子註云。如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一道也。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

其有量在己之能。度為下之分。自安貧賤。不求聞達者。朱子註云。如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所謂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又一道也。

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

其有清風介節。於天下事一切不屑。而以潔身為主者。朱子註云。如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謂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

之勢。又一道也。

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之數者。時地不同。品格亦異。如可以守而

守可以退而退。其人固無遺議。若一意不求知。不屑天下事。亦未免所見者小。而不能無失。然雖有得失小大之殊。要皆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以其進退合道。不為事物勢分所侵亂。是可法而則耳。若夫潔身亂倫。以為高尚。則聖人亦何取乎爾。

伊川曰。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此程子釋遜象

傳意也。遜。退避也。爲卦乾上艮下。二陰浸長。君子固當知微深戒。見幾而遜。以避小人之禍。然乾剛在上。九五當位。而下有中正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故聖人之意猶未遽已。而有與時消息。欲行其道之心。但未能大正。而利於小而貞耳。按朱子本義。小指陰柔小人而言。謂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其勢將盛而侵迫於陽也。說與程子異。然易不可爲典要。二說兼存而義始備。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

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閒。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

是也。

聖賢之於天下。未嘗一日忘也。遜雖非可以有爲。而爲道將廢之日。然天下事苟非大敗壞而不可救。安有坐視之理。必區區致力。幸陽之未盡消。陰之未盡長。而思所以維挽之。此謂陽也。彼謂陰也。強此之衰。扶陽而伸君子也。難彼之進。抑陰而遏小人也。

凡以圖其暫安。如孔子當周之衰。浮海興嗟。思遜早矣。而東西南北。轍不停軌。卒老於行。孟子於齊梁之君。屢倦倦焉。至於三宿出晝。交際不卻。豈非苟得爲之。卽屑屑欲爲者乎。三代而下。如王允謝安。雖非聖賢之比。而允值漢之季。董卓擅政。安值晉之亂。王敦桓溫相繼叛逆。力任其艱。盡心匡扶。皆略得聖賢小利貞之教者也。

伊川曰。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此程子釋明夷初九爻義也。夷。傷也。爲卦離下坤上。離火之明。入坤之地中。明而見傷。曰明夷。初九傷猶未顯。人不及察。

處之甚難。非見幾之明者不能避之早而去之決。故其爻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蓋以初之德言，則爲陽剛之君子，以初之時言，則爲明而見傷之始，以初之位言，則爲有可遠避之義。故寧三日不食，不可以不行。寧主人有言，不可以不往。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所謂俗之疑怪者，指爻中主人言之。主人謂四爻初與四應而先去，四必怪其潔身之太早。然君子不因有言而遲疑其行者，衆人多見於事後。君子獨炳於幾先。若俟衆人盡識，則已傷而不能去。如禮酒不設而穆生去楚，以申公白公之賢，猶且非之。況衆人乎？其後卒有受胥靡之辱，欲去而不得者，豈非明證。

伊川曰：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咎，裕无咎。

此程子釋晉初六爻

象也。晉進也。爲卦坤下離上，當明盛之時，可以出而仕矣。然初六以陰居下，筮仕旅進之始，而應不中正，必有從而擠排之者。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於中心，尊德樂義，盡其在我之守，以雍容寬裕處之，無急於求上之信。此君子處進退之道也。若求信之心切，則其始也將汲汲以失其守，而行己未必守其正。其繼也且悻悻以傷於義，而居心未必處於裕矣。故爻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摧挫折也。貞正也。孚信也。裕寬裕也。貞以行言，裕以心言。所行者正，庶乎見信於上，而可以獲吉矣。設猶不信，亦當處以寬裕之心，然後進退不失。其正而无咎也。

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

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聖人垂教之切如此，讀其辭可以知其義矣。又恐後之人有所不達，而以爲概。

宜寬裕則在位必將怠慢廢職反失事守故特叮嚀之曰裕无咎者未受命也言初在晉始未有官守之命則未任其職所以進退綽有餘裕若有官守而上不見信動多猜嫌事輒掣肘安能不失其職則不可一日居以速曠官之罪此又及辭言外之意也

然事

非一槩久速惟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要而言之未受命則以寬裕爲无咎當職任則以廢職爲失守固理之常然事非可一概論也可久可速不失其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所貴知幾之君子神而明之以變通乎大易

之教則善矣

伊川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

而固守

此程子釋睽六三象義也爲卦兌下離上水火之性既已相違中女少女之志又不相同是以易至於睽如三之應上志非不專而介於前後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以致上九之猜恨致有髡劓之傷然天下惟以不正合者其始雖合久亦

必離者正應則有終合之理故其象曰无初有終言邪不勝正事久則疑自釋也是故賢智之處於世惟順其理之自然而安行無事知其幾之必然而固守不惑則心安者身亦必安有守者人亦必不能奪其守否則違乎理昧乎幾毋論必不得合即合亦非其正而必至於離則何益矣

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

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

此程子釋困卦大象之辭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困之爲卦坎下兌上水下漏則澤上枯正困窮之時君子於此苟盡防慮之道而得免於困焉則亦幸矣如不得免亦命之

當然也則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方爲善處困之君子蓋無一毫計私避害之心雖死亦所不恤而一以行義爲主身安道泰志固遂也殺身成仁志亦遂也何則命者氣數之適然義者天理之當然志不在沽名志不在任性義所當行則必行斯爲義命合一之學苟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隕穫顛躄也。不知命則不能行義。禍患方來。遂巡退卻。中情回惑。其初止爲恐懼於

險難。而繼且前。跋後壘。隕穫於窮厄之中。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故遂志惟君子能之。

伊川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此程子因困九四象傳而概言之。以爲寒士之妻無

慕富之理。弱國之臣無遠去之義。惟當各安其正而已。蓋困之初六，乃九四正應。但九四以陽處陰，爲不當位而不能濟物。有寒弱之象。究是正應於義在所當與，不可不從。故象傳曰：雖不當位，有與也。若以其寒弱棄之，貪慕九二之剛中，喜其近己而有欲從之志，則是擇勢而從，乃惡大莫容。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昔曹爽之妻夫亡，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曰：仁者不爲盛衰改節，義者不爲存亡易心，可不謂賢乎。

伊川曰：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

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此程子釋井九三爻義也。渫，水不停汙也。九三以陽剛之德居下之上，未爲時用，爲井已渫治，清潔而不爲人食之象。猶人有才智不見用者，以不得行於時爲憂惻也。夫君子出處當以時

爲權衡，乃合乎道之中。三有剛德而不得中，但知切於施爲，而以不行爲憂，則與聖賢行藏無心得用舍之宜者異矣。按朱子本義：行惻指行道之人言，說與程子異。蓋九三自惻則爲躁切者以行道之人言之，則好善自有同心，故不勝其扼腕歎望也。

伊川曰：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

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曰：日乃革之也。

此程子釋革六二爻辭也。君子欲出而有為，必須內度其才德，外度其時勢，與其所居之位，然後可以行其德。今革卦離下兌上，水火相

息而為革，而六二爻居中得正，則無偏蔽之病。又當離體，其內文明，則盡事理之實。五為正應，有應於上，則得權勢之資。爻位皆陰，其體柔順，則無違悖之嫌。是故以其時言，當變革之世，則其時可以其位言，應上得權，則其位得。以其才言，中正文明而柔順，則其才足。無一不善。故曰：處革之至善者也。然必已日而後革者，臣之於君，未可自擅，必待上下盡信，然後革之。謹之至也。卦曰：日乃革。謂變革之初，人猶未信，須已革之日而後信。爻曰：已日乃革，謂可革之日足以自信，而未必上下之信，須已信之日而後革也。

如二之

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居心固不可不謹，而行道尤不可以後時。如二之才德當進而進，乘時勿失。故爻曰：征吉无咎。言進

則吉而无咎也。若當此時而不進以行其道，失可為之時，其咎將安所歸。

伊川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此程子釋

鼎九二象義也。九二以剛居中，為有實之象。如人之有才業，固足貴也。然鼎以有實為貴，尤以不雜為美。初為陰爻，與二比近，恐其雜以疾惡之味，乃非我之正應，而為我之仇者。二能剛中自守，以上從六五之正應，而初之陰邪不得而雜之。是能慎所趨向，人之有才業者，當如是也。不如是而昧於所往，則必陷身不義，反為才業所累。故其象傳曰：鼎有實，慎所之也。之往也，苟或之類，豈非股鑿乎。

伊川曰：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此程子釋艮六二爻象也。拯，救正也。隨，從也。艮之六

二、居中得正爲止其腓之象。腓，足肚也。而以過剛不中之九三止於其上。二體柔弱不能往而救正之不得已而隨從，所謂拯之不得而後隨者也。位有上下，出於君相之措置。義當拯隨，行乎吾心之可安。如處高位者以正君定國爲任，則有拯無隨。在下位者，職之所在，則以拯爲義。職之所不及，則以隨爲義。亦有不得拯而後隨者，謂本欲行道，道既不行而身猶未可去，不得不委曲隨從，以爲可拯之地。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請討陳恆而不可，則亦隨之，非依阿苟合也。所居之位然也。

伊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此程子釋艮卦象辭也。艮爲山，兩山並立，有各止其所之象。位者，所處之分，卽所謂所也。天下萬事，各有其所。常人思在位外，而反遺乎位之理。君子思不出其位，則能

致專一之思，以精求至善之用，是謂得其所則止而安者也。如行止久速，皆有一定不易爲所當止之位。或過或不及，則非止於其所而爲出位矣。況踰越常分，據非所據，又而出位之尤者，可不慎諸。

伊川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此釋艮卦上九爻傳也。敦，厚也。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有敦厚於止之象。大凡人之止，難於終，如其始，故節移於晚，則喪其節。守失於終，則奪其守。事廢於久，則虛其事。皆不篤實之故。艮體篤實，上爻

居終，愈久不變，見精守定，止至善之極功也。何吉如之。

中孚之初九日：虞吉。象曰：志未變也。伊川易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

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此程子釋中孚初九爻象也。孚，信也。虞，度也。相信之道，當審於始。初九居中孚之始，志未有他歧，中懷无妄，於此度其所以可信者，必能詳審而得其正，是以爲吉。

若志有所從，則恐牽於偏繫之私，而好惡成於中，是非淆於外，必易變動而失其所度之正矣。何吉之有？故象曰：志未變者，堅之之詞，亦危之之詞也。

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命者，窮達屈伸，主之於天。義者，是非可否，斷之於己。賢者惟知已有當然之理，本乎心，達乎事，而因以決吾身之去

就取舍，命非所計也。究之所以立命者，即在盡義之中。若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以安命之說制之，謂命定於有生之初，非我所能爲，則亦不敢越義妄行，乃是以命處義也。語有之曰：義所以責賢者，命所以安中人是也。

如言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

惟命爲中人言之，是以聖賢教人，勿求富貴利達，未與論義不義，但與計益不益曰：求有道，則不可妄求矣。曰：得有命，則不可必得。

矣。求之無益如此，則人亦知以命處義，而求之之心，庶乎其自止也。

苦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若夫知義之賢者，則固不必信於命而後決也。內重則外輕，何嘗有意於必求，借曰求之。

其求亦以道耳。祿在其中，亦或有時得之，然必無不當得而得者，其得蓋以義耳。道即義，道屬天理之自然，義兼人心之裁制。故對求與得而分言之，其實求以道，則得便是以義，無兩意。此所謂道與上文求之有道意異，上言不可妄求，此言揆之於理。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

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此言素患難行乎患難，而不顧其外也。人不幸而遇患難，皆天所命，只有一箇處置之方，所謂義也。義有當趨者，義有當避者，義有當維持調護者，須盡人事。

之所當謀。既謀之後。在我無關。成敗利鈍。泰然安之於命。可也。若遇此等事。脚忙手亂。只管怨天尤人。橫著胸中。念念不捨。究歸何益。夫遇事而不會處置。是無義也。既處置而不放下。是無命也。豈所以處患難之道哉。

伊川之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黜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

可入於堯舜之道矣。黜。甚少也。此言人之應舉。不可有利心也。朝廷設科。固以開功名之路。士子應舉。止自盡學問之長。伊川之門人。蓋蔡人而來居太學者。此處就試。亦可見知。豈京師無賓興之期。而欲歸蔡鄉舉耶。伊川問其故。乃以蔡人

黜習戴記爲決科之利。故不憚僕僕欲歸耳。抑思窮經將以致用也。聖賢所垂經世之書。祇爲僥倖梯榮之階。是不知義命而工於謀利者。此心豈可以入道。道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茲則滿腔都是人欲。故伊川斥言之。夫子

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

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因引夫子之論。子貢者以罪之。夫以見識之高。如子貢。豈如今之規規計錙銖者。一心謀道。復

一心謀食。特於豐約之見。未忘。不免留情耳。夫財之豐者富也。財之約者貧也。命定之矣。子貢留情其間。便非篤信於道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命非人所得爲。不怕他不受。只著些計較安排。便是不受。有此心事。志趣不高。把持不定。故有志於道者。要當去了此心也。集註謂子貢聞性天後。必不爲此。大約是早年事耳。夫以家計貨殖。卽不爲聖人所許。況功名衿來。何所加損。忌憚卽士品之卑。食躁更儒行之賤。近世黃綠巧鑽。蠅營狗苟。奔走若狂。以視歸應鄉舉。較量難易者。何如。尙可與之入道哉。

伊川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

要如此乃安。

此程子欲人心安義理而勿安於所不安也。因引論語朝聞道夕死可之句以爲道者義理之當然也。聞者真知義理之當然而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人苟積平昔研索涵養之功。至於一旦沛然有得而聞乎道。則一切事理見真守定。全生全歸。夕死可矣。存得此志。必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蓋棄義悖理。是所不安。偷生苟榮。是安於所不安。聞道之後。無論一日安之。有所不可。卽須與安之。亦有所不能。如曾子病革易簣之夕。只須臾耳。必要得正而斃。不肯安於華皖之簣。非矯也。如此乃安耳。是曾子之聞道也。人何不以曾子爲法耶。

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大抵人之不能如曾子而安於所不安者。非有他故。只爲未聞道而於實理不曾見得耳。見卽聞也。聞卽實見。其是非而得之於心矣。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開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

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

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

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

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

自此以下反覆推明。皆言人有

實見則得於心。其不得於心者。不見者也。凡實理得之於心。自有一段磊落俊偉之象。光明正大之氣。與徒耳聞口道者不同。蓋耳聞口道者。不過道聽塗說。心裏終欠明白。所以謂之不見。若見得則心必安。於是必不安於非。那肯安於所不安乎。夫人無論智愚。當身儘有

所不爲。所謂羞惡之心也。但不能達於所爲。故至他事又未必然。如士嘗讀書識義理。一旦使爲穿壁窺牆之盜。吾知雖殺之。亦必恥而不爲矣。此心正無穿窬之心。義之所當充者也。奈何爲他事。則有類於穿窬而亦爲之者。此何說也。又如執卷讀書者。禮義是口頭慣說。的爲王公大人者。軒冕已極。亦會說是沒緊要的。就其言觀之。似能了然於義理富貴之際。及其利害關心。不就義理。卻就富貴。此又何說也。凡如此類。總是心無實見耳。所謂實見云者。如蹈水火而畏傷。避之惟恐不速。語云。見不善如探湯。是也。誠能如是。見地自別。譬如猛虎。三尺童子。皆知畏之。然曾有經傷於虎者。則與徒聚談虎者。又另有一樣神色。何則。實見與未實見之殊也。實見水火。不避不能。實見虎。不懼不得。實見道不安。不肯甚矣。實見之者之鮮其人也。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

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苟有其人。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則謂有德之人。不待勉強。自安於是。不安於非。然此乃學問純熟之後。非可爲始學例也。學者之初。必須從事擇執。用

勉強工夫。以求所謂道者而實見之。方不爲富貴利害所移。古人有輕生不惜死者。若非實見。烏能如此。彼實見得義爲重而生爲輕。則生不安而死爲安也。故有殺身成仁。豈以仁爲美名而市之哉。只成就一個是而已。反乎是。則爲非。是非之關。道之大閑。聞者聞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人雖不肯。必無甘蹈於非而自以爲是之理。不能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汨沒一生。空死無聞。得罪天地。程子諄諄提醒。其如人心之聾曠何哉。可慨也。

伊川曰。孟子辨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閒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

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此辨義利於心術之微。以發明孟子之意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分

以地位之相懸。言開以彼此之初判言。初判只毫釐之差。而相懸有千里之謬。只爭公私兩箇字。公是天理。私是人欲。天理人欲中間。站立不得。纔出此便入彼。故同一事也。著那計較念頭。便是私心。爲利害起見。而不循天理之安者。若無利害。物來順應。獨往獨來。則計較何用。大抵利害者。人之常情也。常情爲此二字掛搭。不肯放下。是以趨避之術生。有日流於蹠而不自知者。聖人則惟見義而已。義所當趨。雖害不避。義所當避。雖利不趨。蓋知利不可苟得。害不可苟免。便是命在其中。此聖人定命之學。卽聖人精義之學也。舜之爲舜。何以

茲加

伊川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此程子望人漸進於道而

以其所存決之也。大凡心爲學問所從出。彼深造於道而不已其功者。此好學之儒。未敢違望。且只得存心端正。好善惡。知廉識恥。雖致知力行。尙須察識擴充之功。循序漸進。必假歲月積參之久。但如此等人到底漸好。蓋心正則無邪念。無邪念則無歧趨。無歧趨則無倦志。以之深造不難矣。能無於斯人有望哉。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趙景平。程子弟子。景平亦心知聖人之罕言利者。必不獨財利之利。故以爲問。蓋財利之利。淺而易曉也。程子就人心上剖析其旨微矣。蓋存一利

心便只知有己。徇己之欲。卽如作一事。要尋自家穩便處。便於己者。未必便於人。卽未必便於理。豈非利心。豈不害義。聖人惟知有義而已。義安處。便爲利。所謂利者。義之和也。事理得宜處之而安。乃義之和。利莫大焉。單言義。則利在其中。可以不言所利。若對義爲言。則爲害甚大。夫子所

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釋氏空諸色相。似非言利。而不知其爲自私自利之尤者也。以人倫爲可滅絕。以山河大地爲見病。皆是要尋自家穩便處。且念佛是要求福佈施。

是要免災。得道是要超脫苦海。豈非皆本於利。說愈精。害義愈甚。儒者所當力闢也。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伊川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

便至如此。

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他且勿論。卽如洛黨禍興。盡棄所學。又從而譏搆之。程子編管涪州。謝真佐以爲族子公孫。及邢恕之所爲。狼狽極矣。或問從學已久。何至於此。想其從學時。都無知識。教無所施。故有後來之狼狽耳。程子謂非全無知。緣他

知得不真切。易爲利欲所汨沒。而本來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是以天理日消。人欲日長。便至如此。聖門所以重克治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不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

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謝湜。程子弟子。儒者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往京就試。

自薦自媒。卑陋已甚。況求爲人師乎。程子買婢之喻。其所以諷之者切矣。噫。女非可試。媪猶能爲此言。乃今有求試而不得者。有試輒見斥。而易術詭遇者。又有全無可試之具。而鑽請干謁。巧於營進者。蓋不勝江河日下之感矣。謝湜紆其途。以見師。聞師言而遂止。豈非篤

學君子可爲今世之儀刑者乎。

伊川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

歷子，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歷。

此見程子之出處，以道自重，而不效請乞之陋習也。卽如官之有俸，國家養廉之大典，舊例初入京官時，下狀出給料錢歷，與戶部支領。戶部存留開銷歷，猶履歷也。先生在講筵，不請者，意謂朝廷起

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何待於請。同事諸公代爲牒移請給，而戶部以索前任歷子爲辭，蓋以常人之例例先生也。先生謂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固是據實以對。言外見得莘野磻溪三聘而來，後車而載，豈是循例領給之比。其抱道自重如此。迨後戶部自出券歷，則禮士之意自上下而已。非干祿，亦可受斯受之而已。

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

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

時說。

近世士大夫有陳乞封蔭之例。先生又不爲妻求封，因門人范純甫之問，而言其所以不求之故。蓋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故三辭然後受命也。已則辭之而爲妻求之，於理可乎。范純甫以乞恩似無妨義，今

人皆以爲本分事不爲害，不知乞之一字，敗名喪檢，回面汗行，豈可萌於士大夫之心。出於士大夫之口，只緣淪胥日甚，而今道得慣了，公然敢說，視不知愧，動不動又是乞也。純甫又問乞封父祖於義如何。先生以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答之而不言其當否。至於再三請

益終不明白說破。需以別時者。蓋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當有隆資。與常人異。何須陳乞。別時泛論道理。可以顯說。此時難爲言也。然則由前之不請俸觀之。可見先生以禮自處。由不與妻乞封觀之。可見先生以義自裁。由不答封親之問觀之。可見先生斟酌於禮義之中。而不以義掩恩。亦不以恩掩義。總一重道之心也。洵可爲天下後世法矣。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此言士君子出處宜正也。三代以上。言揚行舉。旁求俊父。君求士。士不求君。秦漢而下。已非三代之舊。然

漢武帝初卽位。策四方賢良文學之士。是時菑川人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移病免歸。後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復推弘曰。前已西用。以不能罷。願更選也。菑川又固推弘。則是強起之。乃就對耳。雖弘之爲人。姦詐無足取。而其始進之初。猶知自重如此。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已。若志在富貴。

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世風日靡。士隕厥守。其所謂賢良者。非上以是加之也。交相標榜。自求舉耳。至於求舉其出處。已非正矣。且試問其求舉之志何爲也。若果經濟爲心。欲以忠

言議論。對於天子之廷。策天下事。直言無隱。則志猶可嘉。若今人之志。徒在富貴耳。志富貴。則自家氣節。與國家大利大害。一切丟置。只曉爭名逐利。患得患失。得則驕奢縱恣。失則放曠悲愁。以是自號賢良。亦輕朝廷而羞當世士矣。然則周貴秦賤。非士自爲之耶。

伊川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

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此言舉業無累於人。人不當爲舉業累也。當時有以程子爲不肯教人習舉業

者。故程子言某何嘗如此。方今朝廷以及第取士。應舉者便當以是爲事。廷獻之資。致澤之階。坐言起行。於是乎在。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閉門叉手。謂福可從天降。責天理而不修人事。如之何其可也。但習之者。度其可以明聖賢之旨趣。合功令之科律。無愧及第。則亦已矣。本領工夫。身體力行。尙有別可盡力處。若只求舉業。尚去上面盡力。而求所以必得之道。則必有以闢奇誇豔爲尙者。有以循聲習吻爲精者。有以揣說吉祥。避嫌遠忌爲工者。有以尋行數墨。比字櫛句爲訣者。又其甚者。締結聲氣。彌縫主司。借決科名目爲終南捷徑。得失關情。身心廢棄。種種弊竇。豈非大惑言念。及此舉業。直如敝帶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

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

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此言知命之君子。必不以得失累其志也。人生爲得失二字。汨沒多少精神。而況家貧親老。其於應舉求仕之際。以得失累心者。賢智不免。故或以爲問。而疑其免此之

難也。不知人貴定志。志者以理義爲主。心一於是而氣從之者也。志不勝則不識義理。都是血氣用事。所謂氣壹則動志。所謂不豫於心。則餒。故爲得失所累。若志勝則得失置之度外。而自無此累矣。不是說家貧親老不用祿仕。然盡其在我。聽其自至。得之不得。有命存焉。知其爲命。何累於心。或又以爲親念重。不比爲己。功名可得可失。奈何便能脫然。程子又應之曰。不要看爲己爲親。是兩件事。親者己所從出。爲親正是爲己。己者親之所生。爲己正是爲親。故守身便能事親。不能守身。不能事親。若仕之不可得。無害於事親也。命也。人其如命何。

哉。孔子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患難得喪利害一切皆命。人不以此惑志。見真守定。然後可以著力做君子。否則志不勝氣。爲累多矣。何以爲君子。竊怪今之恬退守拙者。不汲汲於富貴。則羣強爲無志。奴顏婢膝。終日奔競。倖邀升斗。衆共夸耀焉。吾不知所謂志者何志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

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古人之學。是志道德。今人卻志功名。科舉事業。功名之階梯也。然道德因功名而顯。舉業本是闡發聖賢義理。或必以爲奪人之功。是大不然。人患不肯著實用功耳。且如一月之中。分十日

爲舉業。餘日尙多。何患妨功。只是我輩所志何志。須把持得定。纔以得失爲心。則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蓋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苟志之不奪。自家工夫用得到那邊。得失便看輕。舉業何能累人耶。

橫渠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

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

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

此爲世家子弟不務循理者戒也。自古以來。仕有世祿之典。蓋念其上世功德在民。故恩遇及於子孫。以見其愛之

厚之。而思所以報之不窮也。爲人子孫者。席祖宗之積業。受國家之寵眷。正宜樂職勸功。以服習其所當爲之事。勤效其所見居之任。長廉遠利。以比似於先世之人。嗣述於閭閻之風。方爲守義循理。奈何近代公卿子孫。不知自貴重。而下比布衣營升斗者之所爲。如詩賦

之學有四聲八病之說。轉相倣效。以望售於有司。此布衣之求仕也。既食世祿。猶沾沾然。工此技。投牒竟舉。終日求售。則亦陋矣。不知求仕之非義。而反以安分循理爲拙。而無能不知。蔭襲之光榮。而反以詩賦虛名爲賢。而善繼。此義理之心。不勝其名利之心。上負朝廷。下玷祖父者。噫。張子之言切矣。顧今之時。去張子又加遠矣。裘馬淫戲。熏灼逼人。誇張門戶。武斷鄉曲。閒有敲詩論文者。便是翩翩佳公子。安望守義循理哉。

橫渠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人所以不能忘人之勢者。非資其力以爲汲引之階。則利其有以爲肥潤之計。若無所資利。則何所歆羨。是以忘也。忘之云者。非差稱富貴。驕語貧賤也。心中

不設此念頭。眼底不著些渣滓耳。

橫渠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

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此勤破世俗嬌語貧賤之人。而爲誅心之論也。安是心安。非勉強排遣。其所以能安者。樂在其中。義理足以養心。故也。俗人亦動說安貧賤。推原其由。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三者。營求無門。區畫無路耳。若計有所出力有可

爲。才有足濟。稍會轉動。未有不趨走如驚者。恐未肯安之也。必其真知義理之可樂。內重者外自輕。一切利欲。無足以動其心。乃能安乎貧賤耳。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無損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也。無求之之心。纔算是安。

橫渠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

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儒夫不能自立。只管畏人非笑。滿天下都是這般病痛。殊不知今之非笑人者。皆其自可非笑。而以人之非笑爲畏。

者。正其大不足畏也。如不養車馬。蠹惡衣食。所居貧賤。乃分之常。何損於我。卑俗心腸。或相非笑。自家沒見識。遂惴惴以此爲恐。正坐不見有義耳。義之所在。可生可死。可萬鍾。可富貴。亦可棄之而飢餓。只當如此。倏忽轉移。惟義之適。大丈夫心事。無愧怍。奚恤人言。有意要人服。便是僞。有意畏人。諂便是俗。試觀今之高車駟馬。執袴膏粱者。或從攘竊而來。或由股削而得。真廉鮮恥。何等可非可笑。自不知畏。旁觀亦或豔而羨之。吾不知於義何居。此又今日之大患也。

近思錄卷八

治體 凡二十
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啜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漦。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此篇綜論治體。而首引周子之論易卦者。以發明之。言治天下者。不求之於天下也。有其本焉。本者。萬事之根本。本身之謂也。有本斯有則焉。則者。天下所視以爲法家之謂也。惟身爲天下之本。本欲其端而心不誠。則身不正。故端本在誠其心。惟家爲天下之則。則欲其善而親不和。則家不齊。故善則在和其親。和親猶親親也。和有二義。不啻嘻而狎。不啻嚙而離也。綜天下之大勢論之。家於身爲近。而齊之最難。天下於身爲遠。而治之較易。所以然者。家親而天下疏耳。親者義難勝。

恩疏者公易制私。天下未有不先其難而可及其易者。而要其難齊之故。大都起於婦人。故易卦之序。睽次家人。而其象傳之辭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蓋睽卦兌下離上。兌爲少女。離爲中女。合成一卦。以人事言。則是同居。離火炎上。兌澤潤下。水火異性。以人事言。則是志不同行。婦人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此家人所以多離也。不離則家齊。而治天下有則矣。昔者堯將禪天下於舜。而未知舜之可。否下嫁二女以試之。試者試其能刑于二女。則可禪以天下也。由是言之。治天下必先觀於家。審矣。然家之本在身。故治家尤先觀於身。身之所以端。由其心之誠。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何以誠。在復其不善之動。以爲善而已。復反也。心本善而動有不善。故君子慎動。此修身之要。而治天下之本也。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不善之動。徇人欲。違天理。乃私僞之妄也。今有以反其妄。則人欲去。天理存。而无妄矣。無望則實理不虧。而心誠矣。夫心亦莫難於誠耳。誠則

能動物。以之修身而身端者此也。以之齊家而親和者亦此也。舉而措之天下。直易易耳。而特患吾心之妄。有以閉之。斯誠之難也。故易卦之序。以無妄次復。而其大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猶順也。言惟先王至誠无妄。故能盛大其順時育物之功。而天下無不治也。大象之意。不亦深哉。合易四卦之言。而融會其意義。無非聖人之蘊。示人以爲治之體。有志於治天下者。未有不得其本與則。而可以復三代之盛者也。

明道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

此論

治道醇雜之辨。而舉堯舜以爲治天下之準也。天理卽仁義之理。仁義之理何由見。卽見於五品人倫之間。衆人氣拘物蔽。鮮有得其正者。故於仁義或過或不及。而不能盡人倫之至。聖人得其正。則有以全天命之性。極其至則有以盡修德之教。此所謂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豈有他哉。亦曰仁義而已矣。若夫不得天理之正。而用其私心。以依倚乎仁義之偏。則其不盡乎人倫者多矣。蓋不正故私。私故偏。此霸者之事。非堯舜之道也。

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

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王道也。無偏無岐。有如砥石之平。是皆本乎人情之固然。出乎禮義

之不得不然者。無他人情。即天理。禮義即仁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回邪私曲之爲也。彼五霸者。舍大路而由曲徑。既崎嶇而不直。且反側而不安。準於人情而失其平。衷以禮義而違其則。非復天理之正。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治道之不同如此。

故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

推原其故。只在誠僞之分而已。堯舜之於仁義。性之也。徹內外。貫始終。實心實政。無少間斷。以是而興道致治。則王道之宗而爲王矣。霸者之於仁義。假之也。市美名。行小惠。雖能動人。終難自信。以是而取威定霸。則王道之降而爲霸矣。欲知其道之所

以不同。在審其一念之初而已。初之誠僞。差若毫釐。而治之醇疵。繆以千里。古易辭所深以爲戒。論治道者不可不審也。審乎此。而知治天下之本。莫要於誠其心明矣。

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

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心之誠與不誠。非他人所得與也。在人主耳。誠能稽於易而思先聖立言之意。察於治而思人事盛衰之理。則知堯舜可

爲。而其道皆備於己。何也。堯舜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命乎天。具乎性。足乎內。無待乎外。反求之身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存養克治之功。深粹然無復計功謀利之念。仁民愛物之意切。坦然皆成蕩平正直之規。舉斯加彼。推及四海。中外禔福。遐邇蒙休。萬世之後。以爲堯舜復生。豈不幸甚。觀程子此言。真所謂堯舜其君者。而辨誠僞於心術之微。抑亦深切而著明矣。

伊川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

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此程子告君以爲治之本，而尤以人君之立志爲責任求

賢之本也。蓋治當世之務，必期於事治，而不相其所尤先者急務之，則事不可得而治。故主治者君也，君志宜先立。輔治者宰也，宰宜先責任。分治者賢也，賢宜先求。不然者，嘉謀善算，下非無款款之愚誠，而君志不立，則聽用不專。君有聽用之志，而不責其任於宰輔，則奉行不力。君相協心，號稱一德矣，而非賢者分布庶職，則亦孰與施於天下。此三者當世之先務也。所謂本也。本立則事治，由是而臨時之宜酌而應之，皆制於事之用也。未有本不先而用可理者。而三者之中，則尤以立志爲本。志者，宰輔視之以爲從違，賢才視之以爲進退。故其所謂立志者，非好事喜功偏聽獨任之謂。示人以誠，使人不疑，自任以道，使人知準。黜百家之權謀術數，而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遠霸術之智名勇功，而以先王之治爲必可行。力圖乎久大，不狃於近規，而有滯心。嚴絕乎二三，不遷於衆口，而有惑志。此志一立，股肱宜力，羣材輻輳。三代可期，而致其本計得也。愚按程子此言，乃大人格心之要論。蓋君非無勵志銳治者，往往計目前之利害，狃近忘遠，而衆論異同，又從而惑之。故雖有嘉謀善算，亦始用之。終棄之。病根總在不誠。不誠者，信道不篤故也。至誠一心，以道自任，偉哉言乎。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伊川易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

此程子因此九五爻辭而

發明比道也。蓋有意求比而比之，則人未必比，而其比也私。無意求比而比之，則人皆來比，而其比也公。故以人君比天下之道言之，但當顯明其比之道，非以私恩小惠要結百姓也。如積誠實之意以待物，示天下以不欺，推恕己之心以及人，示天下以無私，發於政者皆仁之施，示天下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惠澤之遠暨，此人君拊循教養，所以親比天下之道。應如是也。故天下皆在德洋恩普之中，如萬物覆幬於天地，則人孰有不親比於上者。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

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若以一念一事之小仁，竊竊然恐人不我知，而故爲表暴之，又或違於當好當惡之道，沽名示惠，干求百姓之譽，已此則有意於下之比者也。其所謂道私而

不公隘而不廣，非易所謂顯比之道也。天下之人，早已窺其心而見之，又安能得其比乎。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

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

王者則不然，凡其紀綱法

度之施，悉皆蕩平正直之規，蓋自以顯明其比道，而羣心悅服，自然來比。來則如赤子投於父母之懷，須鞠育撫字之固，非欲物之比我，而我先煦煦然求比於物也。如田獵之際，開一面之網，不合圍而用三驅，任彼前禽之失縱，之不追，惟其自來，則不拒而取之，而非期於必得也。王道之大如此，此所以政立於上，化成於下，道德一風俗同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爲人上者，烏可不知易乎。

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

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命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

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又因人君比天下之道而推言之。見人有求比之私心。則無往而可也。如臣比於君者也。然內盡其心而忠誠有所必竭。外盡其職而才力有所必致。顯比之道則

然。用否在君。非所計也。若阿順面諛。逢迎君意。庶幾君之暱我。是容悅也。其可乎。又如朋友亦有相比之義。然修身以正。而言動。嗔笑之不苟。誠意以接。而忠告善道之不欺。亦顯比之道。則然。親否在人。非所計也。若巧令。澳潏。曲從苟合。以冀友之親我。是狎客也。其可乎。至於鄉黨有相友相助之道。親戚有同災共患之道。衆人有一視同仁之道。莫不皆然。要非有意於人之比已。此易所謂三驅失前禽之義也。凡爲人者。又烏可不知易乎。愚謂人生無孤立之理。尊卑貴賤。親疏遠邇。情渙義暎。則人道息比之時。義大矣哉。只是出乎中心之誠。便合天理之公。蓋光明正大。顯之義也。若有一毫私意。卽曖昧不可告人。我愈欲求比於彼。適足以增彼之怨怒忿恨。違言比乎人情。物理。曠古如斯。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朱子釋之曰。周公而比私。比非私也。有意求比。則爲私耳。程子發明易理。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

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

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

不亂難矣。

此言爲治在定民志也。人情莫不慕尊榮而羨富侈。無以品節限制之。則人心貪欲無窮。志不定而難治。今之所以不古若也。古之時。使人循循然。皆有以自効。而無僥倖苟得之心。故自公卿大夫而下。度德授官。終身居於其職。而無分外的營求。

其位不稱德者。舉而進於上。僚。則君自舉之。而非有預於己也。其學修於家者。不求聞於人。而君自求之。亦非有預於己也。如是。則自庶士至於公卿之志定矣。等而下之。以及農商工賈各事其事。則各食其食。皆不敢舍業以嬉。而所享之利。必稱其事之勤惰。則農商工賈。

之志亦定矣。志之定者，心自一。三代而上，久安長治，蓋以此也。後世則不然，位不稱德而妄希超擢，有小人貽羞負乘者矣。學求人知而資緣干謁，有終身奔走形勢者矣。此輩志在尊榮，既汲汲老死而不暇，而農工商賈則又自傷卑賤，徒以貨財相夸尙。既富者越分踰涯，敢於恣肆而罔憚。未富者靡頂放踵，羞爲寒素而乞憐。此輩志在富侈，尤隨波而靡，而不知所底。則是自上及下，利之所在，趨走如鶩。億兆其人，亦將億兆。其心熙熙，穰穰孰能一之。夫亂之所由生也，由言利以爲階，未有天下之人皆志於利而心可得而一世可得而治者。程子所以望古之時而慨然也。

秦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伊川易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宏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秦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此程子因秦九二爻辭而發明聖賢保泰之道也。蓋聖賢之治天下

也。量欲其寬，不寬不足以容物。用欲其決，不決不足以幹事。時當泰運，稱極治矣。然人情狃於安肆，則震動恪共之意少。因舒緩而廢弛，因廢弛而無節，亦其弊之必至者。九二以剛居柔，上應六五，正以綱紀政教而爲法度所由出，庶事所由裁者，則治之道不可不亟講。

也。必以柔爲用。而有包荒之義焉。夫荒穢雖在必去。而急則擾。擾則殘。故其量主於包含。則夫見之施爲者。寬而不褊。裕而不迫。詳而不略。密而不疏。既無舒緩廢弛之弊。從容事理。而人亦循循相安於教化。否則躁心淺慮。反成暴擾。弊未去而患已生。故在包荒也。又必以剛爲用。而有用馮河之義焉。夫馮河似乎氣猛。而自古泰極而衰者。往往狃於安逸。逸則怠。怠則玩。自非其君有剛斷之資。而復得英烈之臣以輔之。則舊習難改。必不能挺然特立。奮然發動。以革其因循之積弊。故用馮河也。或者不察。以馮河之奮發改革。似與上文包荒之含宏寬容。義有相反。不知用柔所以善其剛。用剛所以濟其柔。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萎靡。二者相資。而後保泰之道成。古聖君賢相靜以養天地之元氣。動以振宇宙之人心。其作爲有如此者。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伊川易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

如旣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此程子發明觀卦象辭。見上以誠感。而後下以誠應也。盥。將祭之始。用水以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若誠敬積中。仰而畏之之象也。

觀之九五。以陽居陽。居中得正。四陰羣仰。是君子在上位而爲天下之表儀。必外之容貌極其莊內之心思極其敬。如郊天格祖。方盥之初。有嚴有翼。勿使誠意少散。如旣奉酒食以薦之後。禮畢而怠。蓋表正則影端。有儀斯可象。君以孚誠感其下。下敢不以孚誠應其上。莫不顒然而瞻仰之。固其宜也。否則雖帝天之尊。雷霆之威。亦祇承而心不服矣。夫子曰。臨之以莊。又曰。莊以莅之。雖單言莊而實兼敬字之義。蓋此意也。

伊川曰。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閒也。無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有閒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閒於其

開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此釋噬嗑之義。以發明治天下之大用也。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嚼也。嗑。合也。噬之而後合。去開

之義也。開也者。隔斷於其間也。凡天下有天下之開。一國有一國之開。一家有一家之開。一事有一事之開。蓋物必合而後和。有以開之。則中生罅隙而不合。不合則欹斜杌隄。那能和。若無開則自合。而和不須言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莫非二氣訴合。是以能遂其生成之功。凡陰陽舛錯。五行僭忒。其有未合者。皆爲戾沴乘之而有開也。若人之五倫。交相維繫。何等親切。乃有情愛離貳。積成怨隙者。豈其天性異人哉。良由讒邪乘開。浸灌滋潤。積微成鉅。墮其衝中而不知之。悟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以恩合者。動於情之不容已。以義合者。聯於分之相比屬。無不和且治矣。此易於噬嗑。正所以明治天下之大用也。何也。離上震下。噬嗑之卦也。離明也。震動也。非明無以致其辨。非動無以致其決。明動相資。嚴於去開。雖有大奸邪。敢睥睨於其間哉。

大畜之六五曰。積豕之牙吉。伊川易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

雖賞之不竊矣。

此釋大畜六五爻辭而言。聖人止惡之道不在威刑而在政教也。天下事非得其要而操之則令不行。禁不止。勞而不可爲治。所以物有總攝。總攝者總其柄而攝持之也。事有機會。機會者弩之發而赴於其的也。皆所謂要也。聖人

操得其要則億兆雖紛視之如一。欲使之行則行。欲使之戢則戢。不勞而治。即易所云積豕之牙之義也。積豕之去勢者豕性剛躁。牙足爲害而不可以強制。惟去其勢則有以柔其性。故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觀此爻之象而知止惡之義矣。夫暴橫強禦性之桀驚而不可馴者不啻豕也。嚴刑峻法民之狃於犯上而不忌者非可以力制也。察其機而持其要。以塞絕其本原。有不假於區區刑法之閒者。且即以止盜言之。盜之起也起於欲心之生。利者人所同欲也。平昔無禮義之教。恆心既失。又況飢寒驅之不得不迫而爲盜。不知其本。徒執三尺之刑法以繩其後。刀鋸死也。飢寒亦死也。死刀鋸者十之一。死飢寒者十之七。激而愈甚。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以是止惡。惡不可得而止也。聖人知止之道不在威刑而在政教。威刑強而制之之道也。政教操得其要之道也。於是修其政。使有農桑之業。以遂其生。則民有所賴而不爲惡。又修其教。使知廉恥之道。以復其性。則民皆觀感而樂於爲善。雖賞不竊。以止盜一節類推之。莫不皆然。然則察其機持其要。以塞絕其本原。是所望乎有天下之責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伊川易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剛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

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尙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

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此釋解卦象辭。言難之方解。宜與民休息也。蓋蹇難之後。元氣初復。多一紛更。則多一苦難。所以解之爲言解也。其卦震上坎下坎。險也。震動也。取險以動。動

而免乎險之義。謂苟可以免乎險。則不必復有所動。須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故程子釋之意。以爲利西南云者。利宜也。西南屬坤。陰靜之方也。其體廣大平易。象政之寬大簡易也。人始離於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之治治之。則西南乃其宜耳。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治。苟其既解之後。安平無事。是免乎險而可無動矣。則爲無所往者也。便當振作廢墜。修明治道。使先代明王之盛。復見於今日。是來復之義也。復反也。反乎理之正而非有新法之變也。自古聖王當其戡定禍亂之始。紀綱未暇遽正。法度未暇遽明。以時未安定故耳。既已安定。則立典則以示可久。如周官周禮之爲。昭垂統緒以示可繼。如卜洛定鼎之世。守治所以稱善也。自漢而後。補偏救弊。隨時維持。而不能成善治於除亂之後。蓋昧於易所云來復之義也。其又云。有攸往夙吉者。謂無所往固宜相安於無事。有所往則亦不可忘其所有事。如難雖既解。而或尙有當解之事。是猶險而宜動。則當早爲解之乃吉也。蓋去惡務盡。無使滋蔓。故其未盡者。不早去之。勢將復盛。其蠶芽之復生者。不早爲之所。久將漸大。是以宜夙不宜遲也。要之無往之復。所以培養血脈而非擾也。有往之夙。所以誅鋤稂莠而亦非暴也。寬以濟猛。靜而毋動。聖人首繫之曰利西南。而程子又詳言之。其旨微矣。

伊川曰。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此言聖人因物付物之治也。物必有則。則者理也。卽至善。

之所在。而爲物所當止者也。以其各有是當然之理言之。謂之則。以其當然之理一定不可易言之。謂之所。以其適合於一定不易之理言之。謂之止。如父子君臣物也。慈孝仁敬則也。止於慈孝仁敬。止於其所也。推之萬物庶事皆然。得之則安。失之則悖。所以然者。天命人心所自具。非可意爲得失也。聖人自盡其則。而因以盡天下之則。其修道以品節之。而能使天下順治者。非能爲物作則。而有加於其物之外也。物自有其當止者。而我因而止之。物物止於其所。卽物物各當其則。所謂因物付物而已。不與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也。夫天生物而各正其性命。聖人治天下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亦順乎天而已矣。

伊川曰。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

於心而說服無斁。

此釋兌卦象辭。而言君子說民之道。順乎天應乎人也。兌之爲卦。柔在外而剛得中。柔有說之義焉。剛有貞之義焉。說而能貞。是上順天理之正。以下應人心之公。爲至善之正道也。正故善耳。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固無拂百姓

以從己欲之理。然道所當然。順之而行。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若有意於百姓之譽已。而違道以干之。則是苟焉而已。詎知道出於天。違道則不順天。天理卽人心。干譽則不應人。雖一時或能取說。究非君子之正道。天地以正道說萬物。君子以正道說萬民。天地不言恩。君子不市德。而受天地之施者。感之於心。說服無有厭斁。民於君子亦若是焉已矣。

伊川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

人至此奈何。曰：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此因既濟象傳之辭而釋之。欲人以義理挽回氣數。

也。蓋既濟之卦，水火既得其性，陰陽各順其序，六爻又各當其位，以人事言之，可謂極盛極治矣。然天下之運，不能有盛而無衰，生民之道，不能有治而無亂，故夫子釋既濟之象，傳有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而程子復發明之，以爲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盛治猶進也，衰亂猶退也。既濟終爻，無復可進而止矣，事無常止而不遷者，常人苟安於既濟而不知盛治不可以爲常，則衰亂至矣。何也？其道已窮極也。因設一辨，以爲所貴乎聖人者，謂能使天下永無衰亂耳。若聽其窮極，亦誘之氣數，無奈何乎？則應之曰：惟聖人爲能以義理通其變於未窮，而不使至於極。如堯舜值中天之運，念切平成，修府事之和，時靡咨傲，惟恐一物不得其所，不敢自謂已治已安，是其猶病之心，正有以持既濟之終，而通其變於未窮者，故可以繼五帝之後，開三王之始，有終治而無亂也。然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賴有學堯舜之道者，而聖人繫易，必以未濟終焉，豈非深思遠慮哉。

伊川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此程子因春秋書城中邱而統論人君養民之道當慎重於用民力也魯隱公城中邱而以夏夏之時正椒載南畝之時奪民時以有事於城非養民之道故春秋書之而程子原上天立君之意以爲不養民則無以興教

化而美風俗不重民力則無以使民力足而得其養爲政者不可不知所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書不時者如城中邱城郕之類書害義者如丹桓宮楹新作南門及城虎牢城費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其書時者如城向城防之類其書義者如築王姬之館之類蓋不時害義輕於勞民固當書以示罪雖時且義而亦書者蓋以人君養民之心視之則勞民皆爲重事春秋之意總欲後之人君知此義卽於不能不用之時尙當懷一不敢用之心而況必不當用之時奚忍輕於一用之理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豈非用民力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有深意焉泮宮所以教育人材闕宮所以尊事祖先尊祖者生人之本也育材者國家之用也二者之興廢所關甚大皆爲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春秋無譏焉人君知所以不可用又知所以當用則先後輕重各得其宜而養民之道出其中教民之道亦出其

中矣。

伊川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

治道卽大學之道治法卽周官之法二者不可以偏廢然道爲制治之本法爲輔治之具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若外道以爲法徒恃其具而不探其本則亦三代以下之法而非聖人之治矣。

明道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言治天下當以道爲主也先王之世躬行仁義凡其紀綱制度無非勸民爲仁義之事則是以道治天下而法亦在其中

然非以是爲把持之具也。若後世祇以法持天下，則是控馭之束縛之權，驅勞壓而法亦非其法矣。毋怪乎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於後世也。

明道曰：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

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此言爲政者自用則私，用人則公。推此公心，可以興邦也。蓋政有大體，必斤斤自爲，不惟勢所不給，此心亦私而不公，只須要有紀

綱文章，使之條理不紊。故夫子所云先有司者，誠以有司之中，分職課功不一而足。如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諸事，皆政之不可闕者。而賤者職詳，貴者職要，下有申詳，上有稽查，次第以考其成，即是紀綱文章之所在。凡若此者，總爲一人耳目心力有限，必因天下之人幹辦天下之事。如人各親其親，然後可統天下之治，合成一人之治，不獨己之得親其親而政於是乎成矣。夫子先有司一語，雖與舉賢才分兩件事，而大公無私之意，已寓於其中。及仲弓有焉知賢才之疑，是以賢才爲必己知己舉，則亦私之乎見矣。故夫子告以爾知爾舉，人知人舉，一片公心，豈非不獨親其親者乎？即此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蓋私則小，公則大也。推此義也，功皆不必自己出，名皆不必自己成，私智自用，邦之喪也由於斯，廣思集益，邦之興也由於斯，只在公私之間而已。爲政者其知之。

明道曰：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此言人臣因時行道，有從本從事之分，而其爲輔治一也。蓋君心爲萬化之原，君心正則

朝廷百官一歸於正。故必積誠以感孚之。納牖以開導之。格其非心。而非僅適閒於用人行政之失。此從其本而言之也。若以事言。其爲事之不可救者。則已。倘利害所係。國步民生所關。必須救之者。則當振刷精神。釐奸剔弊。勿牽於旁撓。勿惑於浮辭。而力爲變更之。蓋不變則所損必多。大變獲大益。小變獲小益。此從事而言之也。君子當從容講幄之時。則以正本清源爲先。而本不可不知。當隨事補救之時。則以剛果勇決爲主。而事亦不可坐視。至於出入承弼。有格心之責。兵農分曹。司補救之方。職有不同。道亦各異。此皆輔治者之所宜講明也。

明道曰。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

正。萬目亦未盡舉。

此綜論漢唐宋而歎爲治之難也。本朝程子自謂當時也。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謂之三綱。禮樂政刑制度文爲之屬。謂之萬目。唐虞三代之治。綱舉目張。尙矣。自此以後。皆不能盡善。如兩漢之治。莫盛於高光。當時政尙寬平。黎

民淳厚。其光明正大之氣象。猶有三代餘風。豈非以三綱克正之故乎。其萬目之未及舉者。經嬴秦之後。一時改制立法。未暇復古。於封建井田。庠序禮樂。概多疏略。唐之太宗。三代下號稱英主。觀其晉陽建議。義旗伐隋。奮揚武功。足以安內擴外。增修文德。用能致治保邦。馨顏納諫。而言路宏開。告災肆赦。而霖雨大沛。遣囚縱獄。固圉爲之空虛。給復蠲租。生民藉以休息。立府兵之法。使耕戰兼修。定租庸之制。使賦役皆平。貞觀二十餘年之治。自漢以還。不能數見。然而後儒猶有遺議者。蓋律以古帝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未能表裏如一耳。程子所以稱其萬目舉而不取大綱也。宋自藝祖開基。眞仁繼序。政體皆務寬仁。而柄權多歸宰輔。其時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大綱粗正。其萬目未盡舉者。誠爲確論矣。愚按三綱者。天地之經紀。宇宙之元氣。不容一日泯於人心。若大綱果正。則動循天

理人倫明而禮樂興。豈有萬目不舉之
理。求天下之治者。要以正三綱爲本。

明道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此爲教人治民者發探本之論也。人性本自皆善。其爲惡者。習染之汙耳。善心未嘗息也。養其善心。

則惡自消。有潛奪默移而不自知者。善與惡正相反也。人情莫不知讓。其有爭者。不敬之積耳。敬意未嘗忘也。導之敬讓。則爭自息。有終身愧悔而不敢出諸口者。敬與爭正相反也。養有涵育薰陶之意。導有躬先倡率之意。養主教而導主治者。教本於心。治見於事也。

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此言徒法不能自行也。關雎麟趾。皆周南之詩。文王后妃有幽閒貞靜之德。故宮人作關雎以美之。文王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

之性。故詩人詠麟趾以比之。周官。周禮之六官。法度。禮樂制度也。德化爲治之本。法度爲治之具。二者交致。則治業盛。然必先有其意。而後可以行其法。否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未見其能行也。朱子亦曰。須是自闔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然後可行以周官之法度。

說與此合。

明道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旣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

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此見君心爲萬化所從出。而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也。孟子有言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仁義者心之理。

有是無非。循之則安。而天下治。悖之則危。而天下亂。故君心所繫爲甚重。單言仁者。全乎天理之公。便合乎事物之宜。言仁而義在其中也。如君心一念私邪。離是非。則生心害政。豈待形迹著見。作之於外。而後知不仁不義之爲害大哉。是以聖賢正君之道。必先正其邪心。如孟子於齊王是已。當其時三見王。而不言事。以致門人之疑。孟子乃解之曰。我固未暇言事。惟以攻其邪心爲先。心正而後事可理也。今讀孟子書。觀其與王言仁術。言反本。言是心足王。又因其一時嗜好之心。而推之以與民同。無非攻心妙劑。大抵政事之失。用人之非。雖亦國家大體。而智者直者。皆可以施補救之力。不正其本清其源。以致非心猶存。則事不勝救。知者安能盡更。直者安能盡諫。而使無不正乎。故必隨其非心而格之。君心之非。不是一端。有忿心。有驕心。有吝心。有怠心。而總皆不仁不義之非心。格之道。亦不一端。有以誠格。有以忠格。有以學格。有以言格。有以直格。有以巽格。而總必自正其心。始可以正君之心。故曰。非大人其孰能之。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吁。當此者。其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乎。

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

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故諸侯之國。其大者曰千乘。言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論語載夫子言治國之要。只言其所存。未及治法。而張子發明之。以爲法不徒行禮樂刑法所云法也。而法皆本於君心。必

人君有不敢傷財之心。而用則節焉。有不忍害民之心。而人則愛焉。有不妨民自便之心。而凡所役使。必以農隙之時焉。此治本也。能如是。則見於禮樂刑政之閒者。實心美意。不令而行。否則亦制數而已。徒法不能自行也。制品制數條件。夫子首言敬信。而張子略之者。敬

信彰於節愛時使之閒。舉其尤顯見者言之也。

橫渠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守。故放遠之。

論語載夫子告顏子爲邦之言。而張子發明之。以爲夫子

舉虞夏商周之治。誠帝王之德業也。而又以放遠爲戒者。蓋爲治不可喪其所守。法立而能守。斯可以持心德之全。終如其始而可久。建事業之宏遠。無不該而可大。若夫淫靡邪僻之聲。口給面諛之人。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尤。皆能使人喪其所守。故以放遠終焉。誠

千秋金

鑑也。

橫渠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所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此言道學政術之出於一。而二之者非也。張子答巽之來書。以爲道學明其理。政術行其事。非有二者。朝廷分而二之。正自古之可憂者。彼蓋以道學非爲政之急務。而不知孔孟之學。卽孔孟之政。不可不熟思明辨也。因設一問。謂起孔孟於今日。必推其學之所得而施諸

天下之政。必無以平昔學術所不爲者。而強欲施其政術於天下。巽之可深思而自得之矣。何則。孔孟之學王道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則政卽學耳。苟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非政之善者矣。而以爲王道之學。可乎。學與政。只在空言實事之別。然所謂父母之心者。原非欲託空言也。必須行之於政。視民如己子。設使其政之行。真能視民如己子。則其平居講治之學術。必以王道爲準。而不爲秦漢之慘覈少恩。五霸之假仁義以沽名也。明矣。由是言之。道學政法。豈誠二事哉。巽之而欲爲朝廷計。不在規規適閒於用人行政之閒。但能以王道導其君。使君盡父母斯民之道。則治必日新。而何政之可閒。進必良士。而何人之可適。以是行五帝三王之道。不必改途易轍而政術成矣。而要不外於平昔之道學而得之。非有殊心也。否則學之不明。政於何出。慎勿謂道學爲迂闊不適用也。

近思錄卷九

治法 凡二十
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朱子通書本註云。綱。網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

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此濂溪通書樂上篇文也。濂溪言古聖王之宰世也。制爲禮法。使人有可循。修教化之道。使風俗歸於淳厚。三綱之在天地閒者。既正而不紊。洪範之所謂九疇者。既順而有敍。天下之百姓。莫不時雍而太和。兩閒之萬物。莫不並育而咸若。此可謂治定而功成者矣。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通書本註云。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言聖王治平之後。乃作樂以象功德。所以宣通八

方之風氣。使順時有節。因以平天下之情。使之各適其性。自若其天也。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

則躁心釋。

朱子通書註。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耳。○惟樂爲可平天下之情。故先王作之。必求其至。而理取乎至。正氣本乎大中。聲之出由於至

正之理。便淡而不至於傷。樂之發得乎大中。之聲。便和而不至於淫。以其淡且和之音。入於人之耳。感於人之心。則人心亦將莫不淡且和焉。夫人心特患不能淡耳。淡則天真流。而人欲消。欲心有不平者。乎特患不能和耳。和則正性定。而浮念止。躁心有不振者乎。

優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朱子通書註云。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夫人躁心既釋。則性情便優容柔順。欲心既平。則襟懷便平易中正。此乃德之充積美盛者然也。而樂有以使之。至天下之人。咸化而協於中道。此又治之至極而不可加者也。而樂有以致之。若是者。樂本於禮。而禮樂無非易簡之道。故其功效之盛如此。是謂道配天地。而古聖人之作樂。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者矣。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

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後君遺親。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朱子通書註。縱欲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

增悲。而至於後君遺親。○此言後世治法頹壞。故淫樂遂作。淫樂既作。則聽之者淫心日長。而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子通書註云。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此因古今作樂之異而歎之也。由是觀之。同一樂也。古人習舞審音。原欲以平其心。今人嬾舞嬌聲。只欲以助其情欲。古人調氣流和。原所以宣雅化。今人幽悽愁歎。祇以長人之怨恨。用意一差。其謬至此。甚可慨也。

不復

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朱子通書註云。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可聽其流而不變乎。故樂本於禮。變樂當由於變禮。不復古禮。不變今樂。其所為治。皆苟而已。欲求如古。至治之隆。

豈不相去甚遠哉。

明道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

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此程子論朝廷取士之法以端治原也。治天下有法。而法必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欲得賢才。非有以教育之不可。故宜先隆其禮遇。命親近輔侍之賢儒。以及百執事之職。使盡心訪問。有德性學業充足全備。

足爲人觀法而無愧師表者。若而人。其次有實心篤志。好修學問。材質循良。品行修潔者。若而人。咸致恭而延聘之。隆重而敦遣之。萃聚於京師。首善之地。使朝夕講明聖賢之正學。所講之學。其道必本於生人五倫之常。明乎事物同然之理。其學中之教。必有切實工夫。自小學之節。如灑掃應對。循循以進。修其入孝出弟之行。忠誠信實之心。與夫周旋進退之儀。禮樂中和之旨。無不習熟而切究之。其所以立教之術。必誘而掖之。以一其趨。激而勵之。以堅其力。又必漸摩之。以俟其自化。成就之以底於純全。凡其養育之道。莫不皆有節目次序。而其要歸在於致知格物。以擇乎善。而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自家及國。教成而化。可通於天下。斯道也。何道也。自鄉人而可循序漸進。以至於聖人之道也。學之已久。其所學所行。有中於是道者。方是實得於己。而爲有成之德。更取材識之明敏。通達可進於善者。使

朝夕受其學業。學業既成，則就中擇其學術通明、道德尊崇者，爲太學之師，以表率之。而其大亦分而任之，以教天下各府州縣之學。以廣其傳。又如學中選擇士子入學之法，則自縣而升之於州，自州而舉實興之典，送之於太學。於是聚四方所貢之士而教之，教成而材爲可用。一歲之中，又論其有德而賢、有材而能者於朝，以待人主之用焉。此皆依仿周禮中鄉大夫實興士子、與司馬辨論官材之制度。歷歷行之有效者。至於選士之法，則所取皆以性行端方、清潔居家、孝親弟長、立志有廉恥、威儀能禮遜、內則通明乎聖賢之學業、外則曉達乎帝王之治道者。然後得與是選。如是則賢才得而風俗正，天下安有不治者哉。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

曰山澤，十曰分數。

十事經國治民之事也。師傅者，教導之職。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缺，所以成就德業者也。六官者，天地四時之官。二帝三王以來皆有之，所以分理庶政者也。經界者，經畫溝塗封植之界，乃井地之分限，制民常產之規模也。

鄉黨者，比閭族黨州鄉鄰，遂聯屬之法，所以使民親睦而易治也。貢士者，養秀民於學校，由縣而升於州，由州而實興於太學，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兵役者，寓兵於農，講武以備不虞，而不至驕兵毒民，耗匱國力，以貽大患者也。民食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均民田，豐積儲，以備荒歉者也。四民者，士農工賈，各有常職，通財用，警游惰，重本抑末，以業其民，使衣食易給者也。山澤者，山虞澤衡，各有常禁，長養之使可長久，以阜萬物而豐財用者也。分數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各有差等分別，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使有所檢飭，莫敢僭踰者也。十事皆國家治法之切務，故程子歷陳之，欲詳其利弊者，尙取全文觀之。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治。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使目前。

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因論十事而反復言之。明古治之可復也。蓋此法度無

論古今無論治亂其規模措置皆不可一日不講若此

者乃聖王之法亦卽生民當然之理也。於此而或有所致疑。除是生民之理有窮盡斷絕之時則聖王之法乃可改易而生民之理固未嘗窮也。故後世有能舉其規模善其措置則紀綱明於上風俗成於下而時雍可期。稱大治矣。卽或盛得大概行其一二亦可補苴罅漏小致治安。此皆歷代以來彰明較著之效驗載在史冊可考者也。蓋古法所遵固宜通權而達變而良規可守無不可準古而宜今苟或徒拘泥古法不能隨時變通以施之於今或姑欲徇復古之名而良法美意不能力行而遂廢其實此則鄙陋之儒見識迂淺何足以論致治之道。然若反是而謂今人之俗情皆已變遷大異於古人先王之事迹斷難拘守再行於今日只得趨自便之私苟安目前而不必務崇高之治遠大之模則亦因循苟且非大有爲之論未足以革薄從忠而濟當今流極之弊政者也。

伊川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先生除崇政殿說書

首上之疏先明師傅保

之名義也。蓋三代之時人君必有三公三孤之官者人各有司而義各有取謂之師者所以開導而誘掖之以教訓之旨也。謂之傅者所以傅佐而附益之以德義之行也。謂之保者所以保護而安全其身體者也。因其義而官以名居其官者不可不盡其職乎。後

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此言後世之輔君者不知自盡其職也。師傅保之官固所以輔

其君而輔之道當先知其要緊者而圖之後世之人所見不

明不知先後輕重之分。故作事皆無根本之計。如出輔吾君只知求致治之務而不知致治之本。在於正君只知規君之過而不知規過之本。莫先養德。蓋君正則事莫不正而致治不難矣。德養則差虛自少亦將無過之可規矣。奈何不求其本務而徒爭之於末乎。傳

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惟不知輔佐之本則教訓之要所失不待言。即傳德義之官。徇名失實。其道固已疏而鮮當矣。至保身體之官亦依違從事。而切要之法復無聞焉。又何以朝

夕左右使君之身心俱淑。以爲興道致治之原乎。

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

此即傳德義之本也。德義之愆多因外誘之乘而私欲之萌。故傳德義者於外之所見所

聞或有非禮則必防之。於內之嗜好好樂。或有過差則必節之。如是則德日純而義日熟矣。

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

此保身體之本也。身體之虞。又因日用起居之不謹。輕忽暴慢

之日滋。故保身體者外而起居之宜不可不求其適。內而畏慎之心亦當使之常存。如是則身範愈端嚴而氣體愈舒泰矣。

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

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

又言經筵實類公孤之任當以權委重之以收匡正之益也。蓋今日既不設保傅之官則人主之左右親近皆乏正人惟有經筵時常講讀不但教訓之道所由係即保傅之責皆惟其人是

屬矣。故欲乞皇帝在宮禁之中凡一言一動與夫衣服飲食皆明示經筵官使得與知之。則所謂見聞之防嗜好之節起居之宜畏慎之心無時不謹而處深宮無異乎對大廷矣。

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

方則應時諫止。

翦桐之戲按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持養之方謂持身養身之法也。言經筵既事事與知設有失錯之事如翦桐之戲則經筵聞之得隨其事而陳箴規之言以正之而

不至於闕誤或違持養之方則經筵聞之又可應時進諫以止其欲而不至於損傷。此今日之經筵其責甚重而不可徒視爲勸講之具文也。

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

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

檢察士人行檢等法。

此伊川欲使學中士子。知禮讓勵行檢也。公私試補者。公私皆有試。第其高下而補之也。舊制公私皆有試補之法。殆無虛曠之月。欲以試之高下。示獎勵也。程子言學校之中。乃禮義相推尊之地。而乃高下其名次。每月

使之相爭。是教讓者。適以教爭。大非教養人才之道。自今請改試爲課。課者。課其功。以知學問之淺深而已。學問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其名次之高下。使知設教之道。原以習禮遜爲先。而不必沾沾於爭名爲也。更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有道德所謂賢者也。尊之使學中有所矜式。若四方之士。有行能可敬者。賓而待之。有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者。館而隆之。故於尊賢堂而外。更置待賓吏師二齋。以廣其教。至於士人之行檢。務期端方。不可不有以檢察之。故立檢察等法。使不得飾節而沽名。凡此皆所以養育人才之良法也。

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

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

又慨後來取士之弊也。自元豐以後。設取士之法者。欲以利祿誘之。使知所勸。增國學解士之額。多至五百名。來者奔競鬪湊。捨棄父母之養。而不顧。遺忘骨肉之愛。而不恤。僕僕道路之間。

寄居異鄉之遠。以求進取。而功名念重。天性情輕。人心從此日習爲苟得。士風從此日就於衰薄。豈非利誘之法誤之哉。

今欲量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

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弟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掄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

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

解額太多。輕薄日長。非良法也。今欲酌量於解額五百人中。止留一百餘人在國學。其餘四百人。則分在各州郡解額。窄少處安置之。自然士人得就近肄業。各安鄉里。得遂其父母兄弟之心。并消其

奔趨營爲流瀆輕浮之志。風俗亦當漸漸淳厚矣。又曰。三舍生升補之法。皆按其詞章之文。責其行事之迹。以爲去取。此乃有司任役之事。非庠序之中養育人材揀選俊秀之道也。舊制三舍諸生。以不犯罰條者爲有行之士。考試列於高等者。爲才藝之士。徒按其所作之文。而不考其品行之實。徒責其行事之迹。而不察其誠實之心。平日所以預教之者。既非養育人才之道。臨時所以取用之者。又非揀選俊秀之法。則安所得良士而升之乎。至於朝廷之取士也。授以一定之法。自上達之於下。有必然之規。無隨宜之制。官長守其所授之法。而遵行之。曾不得主張其閒。以有所爲。是以事局既成於下。而有定例。則多寬高。下下之人。得以必然之法。脅制其上。雖乏賢能。亦不免徒取充選。此後世之政所以不治也。

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

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或有辨者曰。解額不必一定取士。難執成法。是固然矣。然如此必爲之官長佐貳者。本是賢明之司。而得其人。方能盡教育之道。得取士之公。可謂善矣。倘或非其人。反不若有定例成

法。使防禦閑衛之術。詳明周密。爲可循塗守轍。而不至於壞也。殊不知凡事無治法。而有治人。先王制法。原待人而行。正謂有人而制法。未聞立一不待得人之法。使人依法而無弊也。苟長貳既非其人。不知所以教育之道。爲問徒守空虛之具文。詳密之法制。果遂足以成就人才乎。吾有以知其不能矣。

明道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

作明道行狀有云。先生嘗爲澤州晉城縣令。凡民以公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居家須盡孝弟之道。爲人須存忠信之心。蓋孝弟者人倫之士。忠信者立心之本。人入知所以事其父兄。出知所以事其長上。則本行旣敦。風俗從此日厚矣。

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此防奸詐之法也。量度鄉村道里之遠近。設爲伍保之法。五家爲伍。五伍爲保。參伍而保守之。使之遇力役之

時。則交相爲助。遭患難之事。則交相憂恤。如是則羣情旣親。友愛孚洽。雖有奸邪詐僞之人。亦無所容於其閒矣。凡孤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

疾病皆有所養。此體天地之仁。以補生成之憾。而濟遭遇之窮者也。凡邑中有孤獨而困瘁。與夫殘疾而廢棄者。彼旣無所依倚。不能經營。責其親戚鄉黨之人。時常關恤。使無失所。或有行旅出於其塗者。不幸疾病。則隨其所在之人。皆當照管調

理。而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

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此又其教民之事也。諸鄉村皆立學校。每閒暇時。先生親至其中。召鄉閒父老與之語。以示優渥。兒童所讀之

書。則親爲之校正。其句讀。使不至差訛。其教兒童之師。或有不善。則爲之更易。而置其善者。選擇鄉中子弟之秀者。聚於學校而教之。鄉閒之民。歲時使爲社會。又爲立社會之科等條目。以旌別其孰爲善。孰爲惡。善者則旌而褒之。使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惡者則別而戒之。

使有所恥。而不敢爲惡。皆先生化民成俗之善政也。

萃王假有廟。伊川易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

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此釋萃卦象辭。至也。萃道之大。莫如王者。至於宗廟以承祖考之時。伊川傳曰。宗廟之禮。所以聚一己之精神。而祭祀之禮。達於天下。亦所以聚天下之精神也。天下羣生至衆。立宗廟使之。一其歸仰。凡人之心。出入莫知其定處。而能以祭祀之故。使之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測度也。而盡其誠敬。以致其如在。亦能使之來享而來格。蓋天下萃合生人之心。總攝衆人之志者。其道固非一端。而其至大者。莫過於宗廟祭祀之際。故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廟中。以承祖考。其萃道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夫木本水源之思。人所同然。誠敬感通之理。幽明無間。先王以此萃之。其盛爲何如。

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蓋祭祀之義。以云報也。此報本之意。實本於人心之不容自己。聖人制爲禮文以達之。乃所以成人心之德。而使之各遂其隱。非多爲是禮以勉強人也。蓋此祭報之情。非獨人心物亦有之。故豺有時而祭獸。獾有時而祭魚。其所以能祭者。非有所使之本性則然也。

伊川曰。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

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此見古戍邊之法之善也。古者戍邊之卒。徒每閱再期而後還。再期兩周年也。如今年春暮三月中行。明年夏代者方至。戍所前之

戍卒復留而未還。以備秋時之警。至過十一月而歸還家。卻是再期。又明年二月中春。即遣次番之戍者。如此週而復始。是每秋與冬二季初兩番戍卒。皆在疆場之上。蓋一番留以備秋。一番歸而在道。正值冬月。如此更番戒備。乃與今之另設秋防者無異也。所以然者。秋風凜烈。弓弩可用。故北狄易侵。每留戍以防之。然後無患也。

伊川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此釋復卦大象之辭。至日者，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復生，其氣甚微，未可以有為。先王於此日閉其關塞，安靜以養之。蓋聖人所爲之事，無一端不順承天之

時令。故當此天心復見之候，必順養無害，以爲後來發達之基。此亦後天奉天之一節也。

伊川曰：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分數者，管轄之分與多寡之數也。用兵須有統紀，如漢韓信對高祖言，臣多多益善者，彼

指揮之柄在我，人雖多而法則一，無呼應不靈之患，亦無糾察不及之虞。寧有紛紜蒙蔽不適用於用者乎？故多多可以自信也。

伊川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

管轄

者，管束而統轄之也。大凡統管軍人，須有法度方善。若徒恃其禁令之嚴，總不濟事。苟不論法，試問當今管兵者，勿論其多，亦勿論他事，卽以帥千人言之，又卽於千人中以飲食言之，求其能依蚤晚之時及遲速之節，千人一齊得飯喫，只能如此者，亦曾有幾人，豈非以能用法者之不易得乎？

嘗謂軍人夜驚，亞夫堅臥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

下。亞夫堅臥不起，有頃遂定。伊川論之曰：軍人夜驚，而亞夫鎮靜堅臥不起，其所以處倉卒之變，固云善矣。然誰爲主將，猶使軍中不肅而至於夜驚，何也？則是亦有疏漏處而未盡善故也。然則任軍之道，欲求盡善而不至於夜驚，必自有詳明謹慎之法，而不徒恃有倉卒之操持矣。

伊川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譜者氏族之冊籍也。系者宗派之聯屬也。宗子之法。

有大有小。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爲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爲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爲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也。言在上者欲統攝天下人心。收拾宗族親愛之情。以厚風俗之化。使人不遺忘根本所由來。須是修明譜牒。以辨其支派之系屬。收世代族氏之人。而立宗子之法。庶幾人人知尊祖敬宗。各有所統。而情意不至於渙散已。

伊川曰。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

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割分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宗子之法。所以使人知本本水源之思者也。此法既壞。則人心離散。不自

知其宗派所由來之處。以至輕去其鄉。流轉四方而不恤。往往有親愛之誼未絕。遂爾不相識。若路人者。深可慨也。今欲使天下盡行其法。亦難卒行。且試以一二公卿士夫家行之。亦謂以風示天下。但其術要得拘謹堅守得定方可。須是且如唐時故事。世族立宗廟院宇。以爲棲神承祭之所。子孫仍不得分割祖宗所遺之業。於族中擇一能幹之人。主管其事。夫有廟院。則人心有歸屬而不散。不分祖業。則衆志知所保守而不遷。宗法之善。凡以此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

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凡宗族之人。須時常相見。則志意親熟。故人家之法。每月須立爲一會之規。此乃所以合族業使之敦睦也。古人中相傳有花樹章家宗族聚會之法甚善。可取而行之也。其法每有族人自遠方來者。亦爲之合族人而一會使之交相熟識。或有吉凶事及嫁娶之類。族人更須相與問遺爲禮。使親親之情時常成貫。通蓋從來骨肉之親。所以日漸疏薄者。只爲久遠不相見。遂至篤擊之情。彼此不相接。不再傳而與行道之人無異爾。

伊川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

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

本註云。庶人立影堂。又云。高祖以上卽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伊川言冠婚喪

祭四者。乃禮之大關係者。今人都不料理。體會使其名義各有所當。夫豺獺皆知祭以報其本。今士大夫號稱禮義之家。偏多忽略。豐於奉養其身。而薄於享其先世之祖宗。忘背根本。莫此爲甚。大不可也。故嘗修六禮之書。其制則凡人家必立廟。以爲奉先之所。廟必有主。以爲棲神之位。而祭禮可自此行矣。

月朔必薦新。

本註云。薦後方食。○月朔。每月之朔也。子孫之於祖宗。月必勿敢忘焉。因思每月各有物之新出者。供而薦之。而未薦則爲子孫者。不敢先食。所以示尊敬也。

時祭用仲月。

本註云。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時祭者。四時之祭也。天道三月而一變。時既易而念其祖。亦人情也。故四時必祭。而祭必用仲月者。蓋以其時之中也。

冬至祭始祖。

本註云。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

位。合考妣享之。○冬至陽氣始生之時。始祖子孫所從生之始。祭以此時者。取報本返始之義也。

立春祭先祖。

本註云。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立春者。天地生物之氣方長。凡祭始祖以下

諸先祖必於此時者。取其生生不已之意也。

季秋祭禴。

本註云。季秋成物之時也。○季秋者。天地成途萬物之候。禴者。生成吾身之人。故祭禴者必取此時。蓋以萬寶告成之意。寓吾願復鞠育之思也。

忌日遷主祭於正

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忌日。當死之日。而子孫所忌諱者也。忌日必祭。祭則遷其

所祭之主。安置於正寢而祭之。凡事死亡之禮儀。當加厚於奉養生人之數。方爲盡誠敬之道。凡人家能存此等

重祀報本之事數件。常行於歲時之間。則雖家中幼小無知者。亦可使習見其事。而知生人禮義之不可無也。

伊川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

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

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

犁所及。此論葬地之宜。以解當世之惑也。葬埋大事也。何可不慎。而卜其墓宅。瑩兆者。卜其地之醇美與醜惡也。地土若醇美。則死者

之神靈安。而所生之子孫亦盛。其理然也。然則曷爲地之醇美。而可用乎。其土之色有光輝潤澤。其地所生之草木又秀茂美

盛。乃其吉氣之徵驗也。而昧於其理。多所拘忌者。爲世俗所惑。必欲擇地之方向坐位。占決日辰之吉慶凶咎。以爲去取。其甚謬者。不以

安奉先人之體魄爲計。而專以利益後人之福澤爲心。孝子之安厝其親。其用心固宜若是乎。惟有所謂五患者。不得不謹慎以避之也。五患。維何。須是使異日其地不至爲人所行之道路。不至爲人築城郭。不至爲人開溝池。不至爲貴家勢豪所侵奪。不

至爲耕田之犁耜所傷及。此皆有切於墳墓之患。而不可忽者。又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佛教之溺人已深。人家居喪。盡用浮圖之說。非深知其謬。卓然有得於聖賢之道者。孰能不爲所累乎。伊川自言其家不用浮圖在

洛之鄉人。觀感已久。亦有一二人家。知佛教之謬化而不用者。此可見天理人心終不泯滅。有其醒之。蓋未有不悟者也。○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升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到燒春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伊川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宗子之法。有祿者世襲其

祿。則有世臣。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祿之法。而無世臣。若使宗子之法既立。則人知其所從來之祖而尊之。尊宗子者尊祖也。因祖所正出之本而重之。重宗子者重本也。既知重本。則人心定於一尊。推之何處。不有本之當重。宗子者一族之本。朝廷者又天下之本也。此意不言而喻。而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其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

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古之時宗法鄭重。故人知尊尊親親。而子弟之卑幼。一惟父兄之尊長是從。今則尊尊親親之意。蔑如父兄之衰邁。反從

子弟之壯盛而不能違。如此者。由於宗法已壞。人不知重本故也。且如漢高祖時。去古猶未遠。當其欲下沛郡時。只是以帛爲書。與沛中諸父老。勸諭輸誠。其父兄便足以服其衆。而率子弟順而從之。又如司馬相如使蜀時。亦必移書責備蜀中之父老。然後子弟皆降心聽

命而歸化。由此觀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人人有和順親長之心。乃易於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度以聯屬其情意。安可以化民而成俗乎。此宗法所以不可不立也。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

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

此見宗子之法。乃出於自然。而非強立也。蓋宗子之法。不

惟關繫甚大。不可不立。且立之亦是本天之理。原有不可易者。譬如木之生長。必有從根概直上一幹。亦必有從旁分出之枝。其直上者。本也。其分枝則附於本者也。又如水之流行。必有正出之源頭。亦必有分析爲別流之派。其正出者。一源相承也。其別流則同其源者也。此其分由於一而統於正。皆自然之勢。而非故有所區別於其間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正本偏枝。不容混視。是固然矣。然而有旁

出之枝。後來亦可直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立侯國。則天子爲一宗。諸侯既主其國。則諸侯亦得別自爲宗。無非以其有大功德故也。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

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文講。皆造其極。外之各國情形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此見明道之才全而德備也。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之事云。自古二帝三王之治。所以廣博浩大。悠長久遠。上下之閒。直與天地同其流通者。其治法道法。先生固默契融會識之於心矣。至於興造有所規作。禮樂本於中和。制度文爲品節條目之繁。下至行師之

紀律用兵之機括。戰陣之規模。其法無所不講。明而皆造其至極。他如外方諸國之人情形勢。山川道路之險阻平易。鄙絕遠之區。防守戍禦之重。城郭營寨之地。與斥候警報之所。山原之控引。流水之係帶。其要害之處。無不窮究而知其宜。其出而爲官也。凡吏治之事。操持決斷之才。文移法律之閒。以及簿書期會之務。又皆精細而周密。詳明而諳練。凡此皆先生之肆應咸宜。體明而用達者也。謂之通儒全才。豈虛譽哉。

伊川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律者。刑書也。八分言其道理未滿足也。王介甫言律乃是八分之書。未能於所以治人者。全備無欠缺處也。伊川謂介甫此言。乃是他見得律中分際明白者也。○朱子

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功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辭。

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

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用兵必有謀略。行師必以法律。然師旅之興。不能無擾於天下。聖人乃不得已而用之。其爲術見於三王方策之所垂。歷代簡書之所載。惟有志之士。仁愛之人。爲能知其計謀法律。乃行軍遠大之道。平素必精求其理。預

爲戒備而不敢輕忽遺忘。蓋詭詐殘酷。皆狃近小之見。而臨時無備。或貽疏略之失。皆非用兵之所貴也。

橫渠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肉辟。卽書所謂五刑是也。漢文帝時。始罷墨劓剕宮之刑。止留死刑。橫渠欲取

死刑中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亦庶幾足以寬民之死。過此以往。又當念教化無術。民心渙散已久。故多犯法。亟思所以正其本。不徒有以緩其死而已也。

呂與叔撰橫渠行狀曰。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此見井田之當復也。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命不苟。慨然有志。欲復三代之治。以爲三代之所以治者。根本只在井田。故論整理人民之先務。未

嘗不以井田之經界爲緊要。嘗曰。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此語誠切。當不易。蓋經界正。然後田業無紛爭之病。若不定其經界。使民貧富不均。而教養俱壞。雖欲矯言致治之道。皆是苟且而已。豈足與語至治之要乎。

世之病難行者。未始

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服。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世之病井田之治。以爲難行於今者。大抵以今日之田多歸富人。欲行井田。勢必奪之後。可故不能無所阻。不知此法一行。處處均平。悅之者衆。苟處之得其道。期

以數年之間。不用刑罰一人而便可復矣。所病者特上之人未有實心爲政。決然行之耳。豈真有妨於富人而不可行哉。張子思治之切。乃更立一言曰。縱井田之法不能行之天下。然有志之士。猶可即其美意。驗之一鄉。於是欲與學者議古井田之法。共買田一所。經畫爲數井。聚數十家。以分耕之。上不失公家之賦稅差役。退則自以其私地。正經界。分屋宅里居。立收斂之法。廣積儲之備。興學校於其中。教之。使成禮讓之風俗。因之相親相愛。可以共救菑患之至。相率敦其本務。抑其逐末之思。如是足以推見先王之遺法。明示當今以井田

之可行而無難。此皆先生卓然有志復古。惓惓不忘者。惜乎未就而資志以沒耳。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

民不敦本則浮華逐末。皆足以為治之病。風俗既凋。家鮮孝弟之行。邑無禮讓之化。不有以善之。治道如何可成。故先生之為雲巖縣令也。政

事大抵以此為先。其為治可謂知所重矣。

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

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月吉。月朔也。會高年而親為勸酬之禮。所以風示老老之典。使民知所尊也。問民疾苦而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所以明親民之情。使知官長之以教化為重也。如是而民安有不遷善而遠罪乎。

橫渠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

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衣服飲食難為得一。

此言宗族異宮。正所以善全其睦族之情也。古者族大人眾。則所居之宮。有東西南北之分。異其宮室。而同其財用。

此禮亦可行於今。夫古人之異其宮者。其思慮深遠。自目下論之。迹似於疏。不相親愛。以其實言之。必異其宮室。乃得猜嫌不作。而久益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嗜好各殊。豐儉各異。飲食衣服。畫一為難。惟異宮而處。故彼此不至於相形。使同宮同居。則爭怨之端漸起。而親愛之情。反有不克終者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

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此言諸父異宮。正所以得盡其為子之情也。諸父雖同一本。親疏原自有分。惟異宮乃使

爲子者得伸其愛親之私。私則不必使人共知。故異宮者所以避之也。使子不致其私於父。則子職有虧。不得成爲子。此古人異宮之制。正所以曲盡夫人情。若居必同宮。則叔父伯父皆所當愛。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獨受其子之厚。於心必不安。又烏得而當之乎。蓋諸父皆在所愛。情之公也。其父獨在所厚。情之私也。子誠能盡其私。則合乎天理。人情之至當。而亦不害其爲公矣。

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

此言父子異宮。因其分而有殊也。父與子亦異宮者。

自一命爲士。等而上之。其位愈貴。則分制亦愈密。蓋愛親之心。原人子之所同。而爲所得爲。又宜隨在而自盡也。

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此又言異宮之制。不同於異居也。蓋所謂異宮者。猶今世

之有逐位。非遂分析而居也。夫異宮則得各盡愛親之情。不異居則不失其敦倫之意。仁之至。義之盡。其兼得之矣。○此下三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

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田有定分。豪強不得以兼井。自各得其平。治天下之法。使不由井地。則田里不均。游惰姦佻不軌之民。得容於其間。而不平甚矣。詩曰。周道如砥。正言其均平也。此井田之制。聖王所以均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匹夫匹婦各得其所。爲治者可不法乎。

橫渠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封建之法。聖人所以制天下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之。大小相制。內外相維。自黃帝堯舜迄於三代。皆因之而不變。故欲行井田之制。終歸

於封建。其勢乃定。蓋國有定君。君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此與上條合觀之。張子經濟之學。可見學者其深玩焉。

近思錄卷十

政事

凡六十
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

君也。

此程子疏中之語。見人臣告君。當積誠意以感動之。爲講官者。不可兼以他職也。夫鐘無心之物。而隨擊而應。若可以心通之者。如人懷怒心以擊之。則鐘亦應之。以武毅之聲。而有怒意。人懷悲心以擊之。則鐘亦應之。以哀慘之聲。而有悲意。是何也。真誠之意有所感。雖金器亦可以入也。告語於人者。其誠意之感而善入。亦若是耳。此古人所以必宿齋豫戒以養誠心。而後敢以告君。亦欲善其所以感之也。

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伊川言臣前後兩次進講。君前當其未進時。未嘗敢不宿齋預戒。外潔其身。內潔其心。沈潛思惟。以靜存誠敬之意。覬望有所感動於上心。庶其言易入也。若使不專其任。兼委他政。營營焉謀計職事。紛紛然役其思慮。則心無積誠。待至進講於上前。然後斟酌善其辭說。徒

欲以口頰唇舌感動於人，則其所言取辦一時，無精誠之積，亦淺之乎告君矣。安望言之能入乎。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旬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

此言臣之奏藁，當以愛民爲急。時勢之說，又其後著也。有示藁者，大要以民饑必致寇亂爲言。伊川欲其得立言之本，故爲

書答之言，觀公奏中之意，專以民饑致亂，其勢可畏。據此爲主，使人君聞之，或知所警，自我觀之，不若以愛民之生爲先。務言百姓之饑，且將至於死亡，其勢甚急，其情甚可憫。冀朝廷聞言而生哀矜憐恤之念，則既有以動其本心之仁，因而懼之以將爲寇亂之漸，如此然後可以有益於時。此不惟人臣告君之體，立言有本，固當如是，即以事理情勢論之，亦宜如是之有先後緩急爾。

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

害，則將恃財以自保。

蓋公方以民饑而爲求散財於上以活之，若能祈之以愛民爲心，則君知民之當仁愛，自輕視財而重視民財之發也。自易苟第懼之以寇亂之利害，則君存禦亂之計，將謂惟財可以集事，而欲儲財爲自保之圖，而吝嗇

意生財更不可求矣。進言者可不計及此乎。

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

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此又言古人知本計，而後世恃富強，君子惟在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古之時能得乎邱民之心，則可以得天下，故民爲邦本，此義甚重。後世每欲以兵節制乎民，以爲雖不得民，民

亦無奈何。第欲聚兵之衆，非糧不可，於是欲恃財以聚衆，若財既聚，便謂有所恃而能長守其天下。一言保民，則目爲迂疏寡當之論，世俗相沿久矣。惟當竭其誠意，感動上心，冀其知民疾苦，有以發其不忍人之本心而已。若區區以將亂激之，恐無以開其軫民之思，而益

以堅其聚斂之謀也。
奏事者當知所重矣。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

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

此見明道爲政之善也。明道爲邑令時。凡所以及民之事。皆衆人所

謂世法所拘。不可行於今者。然明道爲之。未嘗過元以大戾於法度。而衆亦相忘而安之。不甚有駭異之見。此而謂明道已得伸其志而大有爲。則不可第就目前論之。求其少補於治。則比今日之爲政者過之遠矣。人雖異而視之。亦不至指爲狂妄而無當也。至謂之狂妄無當。則將大爲駭異。不能一日安矣。然人之於明道固不爾也。可見王道不遠乎人情。而政教未始不可行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人之不肯行先王之政者。多諉爲當今之世。若太執古。必至不容於時。不

知我盡其當然誠心爲治。人亦未必不容。若果不容而後去之。不失其在我之所守。又何嫌而不肯爲乎。

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此見實心愛物者不可有所諉而不自盡也。爲官便當以愛物爲心。愛物則隨時隨處皆能見惠。卽如一命之士。至卑也。苟存諸心者。實能慈

愛乎物。則欲與聚而惡勿施。其於人也必能實有所濟。然則爲官者。何人。不當以愛物存心。而存心愛物者。又安得曰我位猶卑。未可以有爲乎。

伊川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

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此釋易訟卦大象之辭也。訟之卦象，天上水下，其行相違，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不一，安能無上下相違之時，故必有爭訟之道。既不

能免於訟，當先有以絕訟之端。故凡所作爲之事，必於未爲之始，謀之使盡善，能謀其盡善，則與訟之端已絕於作事之始，而訟之弊亦無由生矣。夫最難無者訟也，而實得諸謀始之道，則其義可謂廣大而無以加矣。天下何者爲與訟之由，大抵交結契券之事爲多，若能於初致其謹慎，求其明白，所謂謀始者，卽此類是也，而訟亦不禁而自絕矣。

伊川曰：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

此釋師卦九二爻義，以九二居二在師之中，一陽統乎

羣陰爲師之主，以陽居陰而又得中，故爲恩威並行，隨宜制勝之良將。蓋在師之中，恃權專制則失爲下卑遜之道，不能專制則威不立於闔外而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辭曰：在師中吉者此也。

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又卽所謂得中者申言之，二之所以得中而吉者，何也？凡行師之道，紀律固在於嚴，然必有寬洪之意以行之，將卒一心，乃爲善也。情意固當藹惻，然必有約束之令以肅之，步伐不愆，乃爲得也。能使威和並至，則得剛柔相濟之義而吉矣。

伊川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

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成王

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世儒好爲附會之論，以爲周公之勳勞，不比常人，夫惟能爲衆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以周公而用天子禮樂，似不爲過。伊川嚴辨之曰：爲是論者，皆不知人臣之

大義者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當爲周公之事。周公之位，乃人臣之位。周公之事，亦人臣之事。由其位而有其事，凡其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非於職分之外有所加也。在周公亦不過自盡其職之當然耳。人不能爲者，不能盡人臣之道也。爲所當爲而又用所不得用之禮樂，其非人臣之道則均也。故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其非周公之志亦明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伊川易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享通。

於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

此釋大有九三爻義。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當大有而能忘其私，以奉上，故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伊川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

諸侯之位。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其富盛。雖因天地之運。無非天子之澤。必出其所有而用享以通於天子。若謂我國之所有。乃爲天子之所有。而非己所得私也。此人臣公爾忘私之常義也。

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

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小人昧於公私之義。貪鄙成性。使之處大有之時。則專擅其富有之入。以爲一己之私。不知已固天子之臣。正當致其身。公已以奉上。乃爲人臣之當然。然此

豈貪鄙之小人所能乎。故曰：小人弗克也。

伊川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此釋隨初

九爻義也。人心之私，凡有所從，多出於所親愛之人。蓋常情溺於所向，每不加察。愛之則不問其所爲之合理與否，而祇見其是。惡之亦不問其所爲之合理與否，而祇見其非。故妻孥所愛者，也。凡有所言，雖出於失，而往往多從之。至於所憎者之言，雖出於善，亦以爲惡而不從也。夫從違自有當然之理，苟徒以親愛之故而隨而從之，則祇是私情之所交與，豈合乎是非得失之理正。故隨之初，未有私主，若能出門而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蓋人能忘好惡之私，以合於是非之公，則擇善而從，集益之功，豈淺鮮哉。

隨九五之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伊川易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

其過矣。

此釋隨九五小象之義也。言隨五之孚於嘉吉，而象謂其位正中，何也。隨之道以得中爲善，已得其中，乃能孚人之中。嘉者中

嘉者，以其中正而不偏故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伊川易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

明處，乃能入也。

此釋坎卦六四爻義。樽酒者，一樽之酒。簋二者，二簋之食。用缶，以瓦缶爲器，質樸之極。所謂約也。喻人之忠信善道也。牖，室所受明處也。伊川言坎四之辭，乃言人臣欲以忠信之心，善道之術，固結於君心，必自其君心所明白之處

而開導之，則聽從自易，而吾言乃能入而格君之心，此人臣進諫之善術也。

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

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

承上文所明處而言。人心大約有所蔽處，亦有所通處。蔽者氣拘物累，遂至於昏，而通者本體之明，未嘗或失，乃其所必有者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以

寬其量。求信吾言。則易爲力。蓋其理之所不昧者。易使之通曉也。故云納約自牖。人臣能如是。以告君。則隱而善入。聞者足戒。而言者無罪。雖艱險之時。終能有濟。而得无咎也。

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

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

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

此即納約自牖者。而反覆言之也。蓋人臣於君。誰不欲開其所蔽。而蔽豈易開乎。且如君心蔽。

於荒遊佚樂。勢固不得有所諍。然唯其有所蔽。故至於荒樂者。是苟不思善啓之。雖盡力詆諫其荒樂之非。義其如言之不能感動。何必也。於其所不蔽之事。爲之開陳。其是非邪正。然後推類而連及之。則既明於此。便有通於彼。而能啓悟其心。使之知返矣。自古能諫其君。而相與有成者。未有不因其一節之所明。而納之以歸於正道者也。故納諫無術。徒恃其訐直不同。強勁不屈者。率多觸犯。而取君之忤。而溫柔渾厚。明白辨析。以善其規諷之道者。其說多聽從。而得行其志。豈非納約自牖之明驗乎。

非惟告於君

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

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此又推納約自牖之義。以通於教也。蓋凡心之明處。易通。非惟告於君者。其道當如此。即推之設教之道。亦自有必然者。夫教之術。豈漫無所因而教之哉。必就其人之有所長處。而啓發之。故其教爲易入。所長者。即其心

之明處也。從其心之所明。引而入之。了然不惑。然後推類。以及其餘。使之亦皆曉暢。而條達。此即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成德者。因其德而成。就之。達財者。因其材而通達之。皆就其明而通之也。教者如是。餘又可推矣。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伊川易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

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矣。

此釋恆初六爻辭及小象之義。恆之初六。所以言浚恆而成其貞凶。而象又謂其始求深。

何也。蓋初六陰柔居下。而四爲正應之爻。其必應者。理之常也。但四以剛性居高。震動上行。而情不下降。又爲二三兩爻所間隔。其應初之志意。已異乎平常相應之道矣。而初以其巽入之情。乃求望之深。欲盡其歡。欲竭其忠。是徒知常理之應爲不可解。而不知人情之變。已不可測也。如是則所求雖正。而期望太深。易生怨隙。故爻象皆謂其不免於凶也。

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

又以世之不善處友者。證浚恆之失也。故素。故舊之素交也。言交友之道。不可

相求太深。世之責備期望於故舊素交之人。極其無已。而終至於拂情逆勢。致悔取吝而不能全者。皆深求於常理之中。而不知其過者也。亦浚恆而已。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伊川易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

此釋遯卦九三爻義。當遯之時。便要果決而退。安可有留戀觀望之意。一或留戀觀望。則敗名喪節。病痛百出。不危何待。故占者所深戒也。伊川言係戀之私恩。沾沾然以要結爲意。此乃懷念小人女子之道。如僕妾之輩。稍示以眷戀。或能得其歡心而用之。故以畜臣妾則吉。爻辭亦非教人畜臣妾也。明此意餘無可用。惟畜臣妾或不妨耳。

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此又即畜臣妾之占而反之。以見係戀之私。無一而可。蓋小人雖或可以恩結而近之。則不遲。果其當去。亦必決然去之。

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必以係戀者貽姑息之悔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伊川易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

異。此釋睽卦大象之辭。睽之象上火下澤。水火合體而性不同。君子觀火澤之象。凡事不故爲立異。而亦不混然從同。故以同而異。伊川言聖賢之處世。總以理爲衡。在人之常。若綱常倫理之大共。日用事物之固然。君子莫不與人大同。而無忤。至於世俗所同者。或風俗之流弊。好尚之偏私。則有時毅然持獨異之見。而不從俗以傷義也。

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

異耳。

此言異同之見不可偏主也。天下之理本出於同。然若先立己見。必欲立異以鳴高。而不能大同者。此乃悖亂常經。拂逆義理之

道。要在與人同其道。而不至於流。又能異乎。衆人之所爲耳。然其異也。乃所以爲同也。

伊川曰。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

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

此釋睽初九爻義。睽之初九本無正應。徒以陽

剛同德。有相與之誼。然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而不相合者。亦至衆矣。若盡棄絕而不與之交。不幾盡天下之人。皆相率而仇怨於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容寬宏之量。致使小人有戕害之意。是取凶咎之道也。又安能感化小人。使悔其不善。以歸於善。而於我有相合之一日乎。故必稍示優容。而見惡人。使知君子未嘗不可親。則可無嫉惡太嚴之咎矣。

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蓋頑惡雖當不齒。而悔罪或有

同心。惟絕之太過。則彼亦將果於自棄耳。古之聖王。曲盡人情。善爲挽回。所以能化奸惡凶暴之人。使之回心。嚮道。轉爲善良之行。革仇讎抗敵之輩。使之納款輸誠。樂爲臣民之歸者。由於自新有路。弗深惡而痛絕之也。

伊川曰。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

此釋睽九二爻義。人臣欲出而濟睽。當先得乎君。而後可以有為。九

二當睽之時。君心未能孚合。則身居下位。祇宜竭其股肱之力。盡其忠敬之誠。期使吾君信其才之可用。心之勿欺。庶幾有一心合德之日而已。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

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

人君求合於君。亦非易易。必也積其至誠之心。以感動之於內。盡其勤敏之力。以扶持之於外。講明義理之所以然。以致吾君之知。杜絕其遮蔽惑亂之端。以

誠吾君之意。如是宛轉奉承。無事不盡。無念不擊。然後可望其有合也。故為遇主於巷之象。

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所巷。未失道也。

此言

人臣求合於君。原有當然之理。而非邪媚之小人所得藉口也。蓋爻辭所云遇者。乃從容積漸以有合。非枉屈其正道以逢迎君意也。所云巷者。乃委婉曲折以相通。非偏邪險僻由乎小捷之徑也。故象曰。遇主於巷者。猶未失乎人臣格君之道也。若營鑽以進身。阿徇以為容。則非遇主於巷之道矣。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伊川易傳曰。不自損其剛直。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

以損之而已。

此釋損卦九二爻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損其名節。委曲以干進。而君實受其益。而不知伊川傳曰。人臣出圖吾君。惟不自損其堅剛貞正之德。則能砥廉隅。助雅化。有益其上。雖其不能承順君志。若無所益。而其不自損者。實乃所以益

之也。若失其剛貞之德。而務為柔媚容說。在己既自損以求進。在君亦若樂得而用之。而驕君之志。遂君之惡。適足以損之而已。又何益之與有。

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

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夫誰非人臣誰不求益於君然欲益君非可以損己者爲之所謂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乃世之愚昧者流不明於致君之大義往往有人焉其事上雖無邪僻之心而止知竭一身之力以順主上

之意謂此卽是盡忠報國之道殊不知徒以趨走承順爲恭其自輕也甚矣自輕者安能有濟於君若是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者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伊川易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

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

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上下皆有咎也

此釋益初九爻辭及小象之義也初九當益下之時受上大益當大有作爲以爲報效必大善而後得无咎故象曰元吉无咎者以在下不當任厚事既任厚

事則必如是乃可塞咎也伊川傳曰在下之人本不當受上厚益之事厚事者責重大之事故也其處之而不辭者以爲在上所任不容辭也既不容辭則所以當大事者必展其經綸宏其才智能濟乎大事而致大善之效乃爲无咎蓋能大其作爲以著大善之效則在上者任之可謂知人之明在己當此隆遇亦有勝任愉快之美不然上爲誤用下爲虛聲皆不能无咎也

伊川曰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此釋革卦象辭易卦未有言悔亡者惟革象言元亨利貞悔亡伊川曰革非得已必人信之而大通得正其悔

乃亡此革而有益者也若革而無甚益人必以爲紛更之病猶有悔也況一變更而多滋煩擾反有所害者乎此古人所以重於改作而不敢輕易以從事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伊川易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

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此釋漸九三爻辭及小象之義也。漸之九三過剛多失，惟利於禦寇耳。伊川傳曰：君子之與小人相近也。自守不可不嚴，故必以正。然此豈惟君子一身自完

全其在己之正而已。亦使小人因我之正，不能相混。知所自持，以不陷於非義。如是乃以大順之道相爲保全，以禦止其惡也。其利雖在君子，實亦在小人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伊川易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

辱，取災咎也。

此釋旅初六爻義。旅之初六陰柔居下，當旅之時，凡事過爲瑣屑，斯其所以取災禍也。伊川言陰柔志卑之人，見地不朗，度量不宏，處旅境困苦時所爲鄙猥其志，瑣細其行，無所不至，此乃其所以致悔咎羞辱，取災禍之端也。君子觀此所當

略細故，存大體，使志意

高朗，善處旅之道也。

伊川曰：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此釋旅九三爻義。旅之九三過剛不中者也。凡事皆不可過剛，況在旅時乎？在旅而過剛，則泰戾之氣必爲人所尤，過剛而自高，則驕矜之色必爲衆所忌，其致困

辱災禍者，必然之道也。然則謙遜而下人者，其於旅爲無傷矣。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伊川易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

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此釋兌上六爻義。兌之上六。以陰柔處說之極。牽引其說而不能已。象曰說當其可。則爲光大。

徒爲牽引。未見其光也。伊川言凡人之情極則當止。今說既極。又引而長之。不能有所限制。雖其所以說之之心。不肯便已。而事理之可說者。已過而無餘緒。實亦無足說矣。夫事當盛大之時。則有光輝可象。既極矣而勉強引之使長。故作無端之說。其無意味而可厭甚矣。

豈有光輝之可仰乎。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伊川易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

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此釋中孚大象之議。中孚之象。上巽下澤。風感水受。貞信可通。君子體此。以詳議犯罪之獄。寬緩其當死之刑。伊川言。獄者天下之大疑也。出入卽關輕重。君子之

議之。惟務盡其忠心。而不敢苟簡。以至於寃人。死者刑法之最重也。頃刻卽關存亡。君子之決之。惟務致其惻怛。而不敢躁急。以貽輕易之悔。夫天下之事。何在不當盡吾心之忠。而至於議獄緩死。則所關最大。尤所當盡心者也。

伊川曰。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

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此釋小過大象之辭。言事原不可或過。至有時而當過者。所以從權而爲隨時之宜也。然亦祇可小過。豈可甚過乎。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小過。所以猶可。若大過而爲足恭。爲滅性。爲鄙吝。則不可

矣。所以小過猶可者。謂順乎時宜。不妨於過也。過而能順乎時義之宜。是謂得中之權。所以爲吉之大者也。

伊川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小人之於君子。志趣不同。而行事遂分。本有妨害君子之意。不可不有以防之。然防之道無他。只在正己而已。既正。則在我無取認之由。在彼亦無可乘之閒。故其他防備之道。雖當隨

時知戒。而大要以正己爲先著。何以正己。存誠。寡過。循分盡職。以無失此己而已。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

此言聖人之心公平無欲。所以爲持身應事之本也。古今稱任大責重而當危疑之地者。莫如周公。然周公之心。却是至公無我。未嘗有一點自私之見。

是以爲進爲退。一以當然之道爲歸。而無財利物欲之端。足以蔽其心思而亂之。此所以爲聖人之心體。而後人莫得及之也。

其處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所以雖在危處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夔夔。戒謹恐懼之貌。存誠者。志意無他也。蕩蕩。坦易明白之貌。言周公以大聖人而遭流言之謗。其居處也。敬謹自將。夔夔然存恭慎畏懼之心。其自信此心之誠。

而無私妄也。蕩蕩然無瞻顧疑慮之意。所以內信於己。外信於人。雖在危疑之地。終覺光明正大。不失其爲聖人也。

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又引詩以證周公之端重而正大也。詩之美周公者。言公之性情遜順而虛碩膚而

大。故其赤鳥之容几几。然進退安重。無不自得若是也。可見大聖人之處憂患。無欲而存以恭畏之心。小心而出以鎮重之度。噫。此其所以爲周公也與。

伊川曰。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此見使臣非無當務之急也。使臣奉命而往。所重者。固在使事。而一路長征。虛閱歲月。豈無使臣所宜留心之處。是必於所過地方。探察風土民情。求訪賢人君子。庶幾周知風俗之不同。斟酌衆論之盡善。而周旋應對。亦足以補其不逮。而不辱乎王命也。故使臣雖無

兼權。而必以二者爲大務。亦可知人臣循分稱職。無時無處。不當盡心如此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

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此見明道立心忠誠公普。故其論事和平。待人懇至。無人

所差錯之處。未嘗不盡其忠告之意。故更謂師禮曰：可爲我所談之說。盡述而通之介甫。言我之所論。亦未敢自信以爲一出於道理。之是而無可易。如介甫有說。欲辨實是非。願更以其說往復折證。此乃天下公共道理。原不是彼私的。亦不是我私的。果能講明辨別以歸於是。彼我皆當有益。若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總求得益耳。非欲爭勝也。似此和平之語。雖介甫之執拗。亦安得不服乎。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

德量如此。

司竹。司竹木之任也。張天祺在司竹時。常愛一卒長。任用之。及將移任交代。親見卒長盜取筍皮。遂以法處治。無少假貸。至其罪已正。天祺待之復如初時。略不介意於意中。其德量和平如此。可見天祺之自治其性情者已深。故能以溺愛。流爲

姑息之恩。又能不以遷怒。存其

慈憫之見。喜怒幾乎中節矣。

明道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

明道因與人論口將言而囁嚅一句云。如此情狀。最是不濟。所言只論該不該耳。若合開口時。雖要用他頭。如荆軻

於樊於期事也。須開口直說。何故作囁嚅不開口之態。須是聽其言也厲。

承上文當言則言。須使人聽其言嚴厲。有不可犯之氣。蓋理明義直。無不足於內。合開口即據理言之。方成箇大文。

夫辭氣彼囁
嚅者何爲乎

明道曰：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此見君子之學必求有用，非徒事佔畢而無當也。蓋學所

以明理應事，須是就事上學，最爲親切，如易蠱卦大象言：君子以振民育德。此二者皆修己治人切要工夫，然必習熟既久，有所真知之後，方能振之育之，則卽此是學，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乎。此二句子路所見，斥於孔子者，然子路欲以事爲學，則天下無躐等漫試之理，固是強言。明道以學問而論，則卽事是學，而道理自有閱歷愈進之境，又是正論，非可一例觀也。

明道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常似賢急迫。

此言急迫非所以處事之

道也。先生見一學者慌忙急迫，殊少從容之意，問其故，曰：欲料理幾處人事之繁，故不得不爾。明道化之曰：某非不欲周旋處置人事者，然處之必有序，應之自有節，從容料理，亦足了人之事，曷嘗如賢輩著急迫如此也。此不惟性情有所未安，卽事體亦當有錯，然則先生之應事從容，可想見矣。

明道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安定，胡瑗字也。嘗爲湖州教授，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教學，徒故其門人皆知明體適用之學，沈潛於經義便是稽古。

實體於治事，便能愛民。稽古愛民者，政事之根本也。安定之門人，既能知此，則其教成矣。於此從政，何難之有。明道蓋實見其門人多有如此者，非虛譽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而不告其

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此見朋友之誼，當誠意交孚，然後可以有言也。明道之門人有問曰：吾與人同居，若明見其過而隱而不告，則

於吾心有所不安，然告之而人不聽吾言，不受吾規，則言者聽者俱難釋然矣。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則爲親熟之交，而不肯告之過誤之事，非盡心交友之道也。然告之亦自有所以善其告之方耳。要使真誠之意，彼此交通，在於未出言之前，則此心相諒已久，一言出而吾友亦信其無他受之不逆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且真誠之意，非徒積於言先也，并當使此

意充積極盛，方爲無憾。故又曰：責善者朋友之道也。要使此心相孚，實意常覺有餘，而所告之言，乃是不容以已，常若不足，則言者重而聞者感於人有聽受之益，而在我無見疏之辱，斯爲善矣。

明道曰：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一官則有一官當盡之事，所謂職事也。若欲求免其事，則必巧爲規避之術，在爲之者方自喜其用心之巧，而不知其不可也。職有未盡，則爲曠官事，或旁諉，則爲不誠，勿論其不可倖免，即使免焉，此心

何以對上下比之溺職，其情更可惡矣，可不戒哉。

明道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此見士君子立言宜凜輕薄之戒也。好言人過，已非忠厚之道。況大夫者，天子所命，以父母是邦者也。居是邦，則有尊親之誼，其所云不非者，有不敢非，不忍非之道焉。

通其義，卽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之意。既安分誼，亦存厚道，故曰此理最好。

明道曰。克勤小物最難。

勤猶言謹也。小物小節目之事也。大節所關人多矜持。至於細行則多忽略。能於此敬謹勿有過差。最是難事。蓋非存省功深。義精仁熟。動容周旋中禮者不能也。

明道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欲當大任者。人多取才其實。不如取德。故須是操行醇篤。立心信實之人。乃可以當之。蓋篤實則事不虛假。有詳審精密之識。氣能鎮靜。有堅忍不拔之操。故能克勝其任。鮮有敗事也。

明道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爲人言者。與人辨其是非得失也。以理爲主。反覆開陳以喻之。則其事易於曉暢明白。若以氣爲主。動多激烈以爭之。則彼亦將尙氣相加。反以招

拂逆之病矣。是以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者。爲能言之人。而義理相孚。客氣咸消者。亦無不可以感人而使之悟也。

明道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

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此亦爲下不倍之義也。一王必有一王之法令。士君子居今之時。不安守今時之法令。便非尊王之義也。若論居官爲治之事。不出而爲則已。如復出而爲之。須就今時

之法度內。斟酌便宜。處置得其停當。方爲合於義理。若以時制爲非。須更易改變而後爲之。則是自用自專。此意已爲倍理之甚矣。又何義之與有。

明道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此言上官須體念下屬。協心爲治也。今之爲監司官者。多自恃其權柄。不

興州縣官聯爲一體之情。爲監司專欲窺伺密察州縣之所爲。以苛求其罪。故爲州縣者。遂欲掩飾遮蔽。以瞞上官之耳目。是上下交相病也。然則爲監司者。不若推眞誠虛公之心。與州縣共襄政治。或州縣有所不及之處。其未至於敗壞。尙有可教者。則從而教之。其已錯過不可挽回者。可督責之以懲其後。至於始終蒙蔽。不聽教督者。擇其尤可惡者。去一二人。用以警戒衆人。勿復如彼之所爲而已。若以察爲明。以刻爲公。非上下同心協力之道也。

伊川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此警厭事者之非也。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也。奈何人有因事之

多而惡之者。或者不察。以其所惡爲無可奈何之思。且相與憫之。不知世間事雖極其多。何一不是關係生人之事。既係生人之事。不教人去做。爲問這些事。誰是能做。誰是當做。將更責備誰人使之做乎。

伊川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殺身皆足以成仁。舍生皆所以取義。而死之難。易亦有不同者。如人有所感。忿慨慕。遂至殺其身而不顧者。其死也。乃激於一時血氣之事。猶屬易能者也。至若分在當

死。從容潛定。無激昂慷慨之迹。以死之所在。乃吾義所當然。恬然就之以爲安者。此乃義理之勇。非天性醇厚學問精熟者。不足以與此。豈不難哉。

人或勸伊川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人之相接。自有當然之禮。因近貴而有所

加。此側媚之態。豈伊川所肯爲乎。或人不知此義。而以爲勸。先生亦難明言。第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反責以加禮。若以盡禮相責。則怨禮文未盡。在己或不及。知猶可言也。以加禮相責。則禮有定分。原不容加。不可言也。恭禮至於盡。則亦已矣。豈有可加乎。有所加則非禮矣。此亦不惡而嚴之意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此見積誠乃服事官長之道也。或問縣中

有主簿之職。所以佐令者也。佐令則當依令而行。或簿有所欲爲之事。而其令執已見不從。則奈之何。伊川曰。此亦無他術。只當以忠誠之意感動之。使之降心相從而已。凡今之令與簿所以不和。只是爭私家客氣之意。不知令是邑之長。有父兄之道焉。簿所以佐之。有子弟之道焉。若能以事父兄之道推而事之。事有過差則歸己之失。政有美績則必推讓其功。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懇之意。以事長上。豈有不感動得人之理。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何患夫令之不可事。而簿之不可爲乎。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

此見器量之所關匪淺也。或問人於議論事理之間。大抵

多欲直己之所見。無肯存包容受之氣者。此或未能養氣。故多忿爭而不能平否。伊川曰。固是爲氣所使。不能和平。然亦不盡關氣。總是度量淺狹。故只知有己。自覺己之是耳。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

長者。是識實未至也。

承上文量有廣狹。而推本言之。以爲量由於識也。蓋凡人之量。固出於性。生而大要亦隨見識而長。見地高一層。則度量亦廣似一層。顧亦有識見則其高曠。而度量偏不見其長者。究竟是識力所及。尙有影響之處。實於

道理之無窮。有所未盡也。

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

此見識量必由養到而然也。大凡人於他事。猶可勉強見長。惟識與量。不可以勉強爲也。識未到。則其中之理。必不能了然透徹。量未廣。則偶有所觸。便

不能廓然有所包涵。蓋一毫粧飾不得也。

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

此言人之量各不同。而如其器以爲量。皆未離乎器者也。

有江河之量。江河

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

之有量者。天資也。

此又卽量之大者極言之也。離乎器而言量。則又有如江河之量者。江河之量。亦可謂至大矣。然尚有涯。涘可尋。是有邊際。有時而積水多。亦自滿溢矣。惟天地之量。則無邊際。可限。故無滿溢之時。聖人無滿溢之量。則亦天地

之量也。聖人之所以與天地爲量者。道爲之也。常人之以有量見稱者。天資爲之也。天資有厚薄。則量亦隨而大小矣。

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

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

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

此言量有限。必滿。因引古人之矜持不得者。以爲證也。鄧艾。三國時魏將。與鍾會入蜀。艾請從陰平。由邪徑奇兵取勝。後以恃功爲鍾會所殺。謝安。晉太傅。謝元其姪也。武帝時爲車騎都尉。

率衆八萬。擊秦苻堅。大敗秦兵於淝水。伊川言人之天資。有其本量。既有本量。須是有所限。大抵六尺之軀。一身力量。只是如此。徒以軀體論。雖欲不滿足。不可得也。如魏鄧艾。位至三公。年登七十。所處爵齒俱優。器量亦自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爲功所動。不免自恃。以取禍。又晉謝安爲太傅。風度自重。聞其姪謝元已破苻堅。時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強自持重。及歸。入門。不覺屐齒之折。究竟勉強不得。何也。以其量有限也。然則如艾與安者。可謂天資之量而已。

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

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

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

又以醉人貴公子。明矜持之量。非可以言量也。人之量狹者。往往欲矜持以自廣。不知矜持卽是不能忘矣。如人大醉之後。心知不可放肆。故益自持恭謹。只此益恭謹之意。便是爲酒

所動雖與放肆者敬肆不同。而其爲酒動心則一也。又如貴家公子地位益崇高。心知其不可驕慢。故益卑下謙退。只此益卑謙之意。便是爲貴所動。雖與驕傲者謙傲不同。其爲位而動心則一也。然則量之狹者。原自矜持不得耳。然惟知道者量

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天資之量固不可強之使廣。然量豈終不可學乎。惟知得道理無窮。此心亦當與道理爲無窮。

則量不期其宏大而自然宏大。不待勉強。而包涵之量自成。今人有所見日流於卑污低下者。此無他故。亦是其識量不足。故只見及此。只安乎此耳。然則聖人自然合道。其與天地爲量者。固不易言。而求知乎道以擴其所見。則拘迫之量亦未必不可化也已。

伊川曰。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

公者。天地之道而生人之理也。人能爲公。豈不是好。然爲之者。只本其自。然循其當然。便是公的道理。一著爲公之意。即有所爲而爲。便是私心矣。

昔有人典

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

典選。典主選舉之事也。磨勘。研磨勘驗其舛錯也。言昔有人典主選舉。其子弟應舉者。該磨勘其舛錯。典者以其爲己之子弟。理之恐是涉私。因避嫌而不爲理。伊

川以爲此著意爲公。乃是私心也。夫朝廷選舉。公天下之事也。子弟可選。爲之較正。使無妨於舉。亦是爲公。若以我之典而避嫌不爲理。是以此事爲我得私去取也。是未能忘私心者也。

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

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承上文避嫌卽私心而言。人又多以古時淳樸。人皆用直道而行。故不避嫌疑。亦自行得。後世人心不直。每多疑忌。用此不避嫌之法。恐行不得。程子因決之曰。自是人無秉公之心。故

怕人疑而避嫌耳。非無可秉公之時。必避嫌而後爲公也。

君實常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旣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

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司馬溫公嘗問伊川曰刻有給事中缺欲升除一人補之未知誰可爲者伊川應之曰當初若不言要除補只泛論人材却好直言其人

今既需補缺願心中雖有其人可勝此任亦何可明言言之卽是私薦矣君實尙未豁然復言曰只出於公之口入於光之耳別無人知又何害於事殊不知義有未安雖無人知亦不當說況出口入耳爾我明有涉私之迹何爲犯之故先生終不一言此可見先生之一私不染也

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願將爲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願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

此見執政

當以求士得賢爲急而聞過引咎又以見持國之服義也持國名維韓忠憲公之子爲宋門下侍郎伊川言持國服義不自是最不可及曾一日與泛舟潁昌西湖時范夷叟同在坐須臾傳事之人言有一官員上書欲參謁見大資大資者持國官職之尊稱也程子疑其有緊急公務後方知是來求薦知之書因詰之云大資居高位當以求賢爲急却不能求人乃使人有才不見用倒來求見知於己是甚道理此乃伊川以薦賢爲國之公道責持國也

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

事也願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伊川之責持國正理也亦公心也夷叟又欲爲持國解脫云只爲正叔太

過於拘執故爲此刻責耳若論今世求薦舉書亦平常所有事何足深咎程子更折之曰吾所言者不是謂薦書不可有也只爲平日所薦不公有當薦者不求便不與而來求者欲結私恩卽與之遂致人知求之爲得故如此不憚求也持國聞之卽服其言苟非慕義心誠

安肯聞規自屈若是故
程子謂其最不可得也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

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

此見內重外輕。朝廷體統所當然。不可不謹也。先生因言今日在國子監供職。只第一件事體便做不得。監內吏人不識體統。便要押申詳轉運司狀。申者自下奉上之義也。程子自言不曾簽押此申狀。蓋國子監自係京畿臺省衙門。臺省乃係朝廷內官。在外諸司有事。合行申詳之狀。在內臺省無倒申外邊有司之理。只爲從前之人。只計較利害。遂以外司爲關係。不計較事體有尊卑之別。直得不識輕重。恁地押申。其實不該如此也。

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

便至禮樂不與。是自然往不得。

言我之所以強欲爭此體統者。非無謂也。須看聖人爲政欲正名分處。是爲何。見得聖人道名分不正時。便至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與。思到是則名分所關甚大。若不正如何往得。故程子之

爭重內輕外。亦所以正名分也。亦自然往不得也。奈何隨例簽押申狀。不顧朝廷之體乎。

伊川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世務者。當世之事務。如兵農禮樂刑名錢穀之類。皆是學者讀書窮

理。是欲有用於天下。則世務安可不通。蓋天下事總是這些人辦。譬如一家有多少人。便當爲多少事。非我即彼。原推託不得。若不通世務。不知其所學何事。從未有修齊治平。不自格致誠正中來者也。亦從未有不能修齊治平。而可以言格致誠正者也。

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引夫子之言而釋之，以見人凡事當思患而豫防也。夫子言人無久遠之思慮，必有迫近之憂患。程子言所以謂必有遠慮者，蓋以人之思慮當在所事之外。

方能整暇而無輕忽之病。若事已迫，則神不寧，亦不能善其思慮矣。近憂之必有，不待言也。蘇氏謂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饒氏謂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同是此意。

伊川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之於人，無處不是忠厚之意，即以責人論之，其用意常多寬緩，便見得聖人只欲其事歸於正當，無欲顯

暴人過惡之意，也能改即止。豈有責人無己之患乎。

伊川曰：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此見居官者當盡其所可為，不可以不得為一

概諉之也。如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如古井田之法，阻於時勢而不得為，然止此一事耳。其他在法度中，儘有利於今，無阻於時，而皆甚可為者，特患人無實心為政，多諉之而不為耳。可勝慨哉。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顯常愧此四字。視民如傷，孟子所稱文王者也。作縣者能存此意，愛民亦甚矣。故先生作縣時，凡所管坐之處，皆

書此四字，以自警省。嘗自言曰：顯每時常慚愧見此四字，蓋其心平愛民，猶覺未能視之如傷也。推此心也，其即文王之心乎。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人情多好言人短，即於論前輩亦然。不知屢言其短，不惟傷忠厚之意，在己亦未見有效法長進處矣。故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勸之

曰。古人豈無長處。汝輩欲論前輩。不如且就其長處取之。較爲有益也。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媿屈。

此見明道之誠能動物也。安禮劉立之字。從幼爲程子所教養。安禮言王荆公參知政事時。議

行新法。改舊時律令。天下言事者攻擊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內旨召赴中堂參議政事。荆公方怒言事者。以明道亦以言事之類。殿厲其顏色以待。先生從容言曰。天下事乃天下公共道理。非一家自私之議論。願公和平其氣。以聽天下公言。勿先存怒氣。使言者色阻也。荆公聞之。爲慚愧屈服。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爲官當以親民爲要。臨之以威。則民隱不得上聞。惟以寬臨之。使民有不得已之情。各得自輸陳於長上之前。而冤抑者鮮矣。民間之利害。亦靡不盡達。而可以行

其興革之道。古人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之謂也。

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爲上之道。固在親民。而吏或作弊爲奸。安可不有以御之。安禮故又問御史。而明道曰。御史亦不在於刑罰之嚴。與訪察之密也。己能不貪不虛。而所以

自持者正矣。則以此御史。吏亦習見其上之正。未有不遷善遠罪。以赴官長之意。以致政事之平者。是乃所以格物也。御史之善術也。

橫渠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嘗爲

之則能使人。

此言使人之不易也。凡人之情當其爲上則發號施令殊覺易爲使之爲下則奉命承旨轉覺甚難。然究之事不親歷人情何由體貼不能爲下之人便不能使下何也。以其所爲之情僞曲折我不盡知也大抵欲使人者常在其身前日

已嘗爲之凡所以趨承効力之數輕重緩急無不了然心中則能斟酌使之無所往而不當也。

橫渠曰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此釋坎卦象辭坎卦上下皆坎有積險之象然二五

皆剛中爲心全天德之剛則不爲物欲所撓有心亨之象故行有尙橫渠言雖積險之境而處之者有一心苟處之而此心亨通不疑則素其位而行無非天理雖極難事亦必有濟以是而往自有功也。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

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又以水之趨下明心亨之理今夫水臨萬仞之山遇瀉落處要下卽下無復凝滯之在其前而遲疑不往

者蓋以水原疏通洞達可分可合可止可行不失其性故也人之居心惟知有義理而已則此理無適不然復何有遲疑迴避所以無往不通達也。

橫渠曰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宏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

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

此見人之立心貴宏宏則無意羞縮之病凡人所以不能自行其己之是者於其事之所難爲則意惰而不能爲其有異於習俗之事雖屬易爲而衆旣莫爲則自己亦羞愧畏縮而不樂爲惟心中宏大

者則能不顧人之非議恥笑我之所趨向惟有義理之當爲耳義理當爲時視天下之紛紛總莫能移其所行之道尙何情與羞縮之足云。

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隨與

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

又言惰與羞縮之害事也。蓋所爲雖異於習俗。然苟道所當爲之人亦未必非而怪之。正以在己者義理未能實見得。

是。遂不足以自勝。則惰與羞縮終不能免。每至自棄耳。夫惰與羞縮之病。若能消去。則義理之心便

有充長之勢。此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者也。若不消則病根常在。意思間齷齪猥淺。無由作事體。

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又以氣節之士明義理之當爲則爲也。在古氣節之士如忠臣義士之勇烈。恆冒死以有所爲。其爲也於義或

未必中乎。當然之則。然奮然爲之。非有志氣節烈者莫能如此。況吾既於義理明白自信。則心安事當。何所憚而不爲。欲行己者。尙其發憤而爲雄乎。

伊川曰。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

此釋姤初六又義。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勢必盛。甚

可畏也。象羸弱之豕。其誠意在於蹢躅前行。有不終止之勢。蓋豕方羸弱時。力未能動。然心未嘗忘所以動也。故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可不戒乎。君子之於小人。其當防微杜漸亦如是耳。

如李德裕處置閣官。徒知其

帖息咸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按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閒隙。宦寺皆畏服。德裕不知豫防。後來國事之重。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觀德裕

之事。而陰柔之漸長。其當戒益明矣。蓋德裕當時處置宦者。徒知其帖息畏伏。無所能爲。至於小人屈於一時。志不忘逞。則此意德裕忽而不計。後來照管稍有不及處。則失其幾會而爲所中矣。豈不惜哉。可不懼哉。

近思錄卷十一

教學

凡二十
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卽新民之事也。

濂溪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

矣。此言聖人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也。人性皆善。而所稟氣質之性不齊。稟陰爲柔。稟陽爲剛。剛柔之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故析而言之。剛之善者爲義。而能裁。直而不曲。斷而明決。嚴峻而強毅。幹事而堅固也。其惡者爲猛。而暴躁。隘而褊狹。強梁而不順理也。柔之善者爲慈。而惠愛。順而溫和。巽而謙遜也。其惡者爲懦弱。不能自立。無斷而多疑。好邪而諛佞也。然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唯有陰陽合德。兼得剛柔之善。而爲無過不及之中者。氣稟清明純粹。發而爲喜怒哀樂。無所乖戾而和也。中乎天理自然之節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是聖人之能事也。故聖人以己性之中。立修道之教。既以身作則。而又有詩書禮樂。以品節限制之。凡以使人變化氣質。自易其剛柔之惡。自至於善之中而止。朱子曰。易其惡。則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

或爲慈順。又皆中節。而無過不及之偏矣。此師道之立。所以繼天而有功者也。此章所謂中。與中庸不同。而與書之言九執厥中者相合。君子而時中。亦是恁地看。蓋單就已發言之。故即以和爲中。若中庸之中。則兼中和二字之義。

伊川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此言教子貴豫。所以養其純心爲聖功之基也。禮記曰。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以男。唯女俞。是古人之於子。當其初生而教固已行乎其間矣。

大學之

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

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

人生十五始入大學。而大學之法。早已寓乎小學之中。蓋以豫爲先。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是也。夫人之幼也。其天機全。知識未開。思慮未紛。胸無偏主之

見。教者正易爲力。便當以義理之格言。聖賢之至論。日於其前。講明開導。雖未盡能知曉。亦不必遽責之知曉。只當薰陶其心。聒聒其耳。使耳之所聽。腹之所充。皆無他說。久自安而習之。其於吾之所教。若素所固有。則亦必能曉而知之矣。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後雖有淫詞邪說。欲以惑之。而心有主。則不能入。此豫道也。 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若父兄之教不先。子弟習與年長。內有聲色嗜好之私意。一發而偏。外有羣居終日之邪僻。交口而鑠。此時雖以正道繩之。既悍而難制。亦格而不入。欲反其駁。以歸於純。補其缺。以底於完。難乎難矣。程子此言。爲父兄者各當敬書一通也。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伊川易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

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此釋觀上九爻象。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其亦我也。九五自我言之。謂之我生上

九自人言之。謂之其生。微有主賓之異。生平行事也。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不當事任而亦爲人所觀。必合君子乃得无咎。象曰。志未平者言不可忘戒懼也。程子又取而釋之。謂上九爲無位之地。是君子以道自高者。然天下之人。方將奉爲師表。觀我之德。矜而式之。用以爲儀法。則其道不可苟焉而已。故當於一身之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自慎省其得失。果其所生。常不失爲君子之行。反觀無疚。則道德學術。可以儀表一世。而人之望於我者。不失其所望。而羣然化之矣。此君子所以無一息之或懈也。

不可以不在

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若以不在位之故。輕意肆志。忘其戒懼。則大失人望。無足爲人矜式。豈君子所以爲君子乎。人不可不觀其象而玩其占也。

伊川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

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

此取論語之言而明其意。見聖人循循善教也。聖人渾身天理。隨處發見。故其道如天然。與衆人滯於一隅之識。其相去蓋什伯也。門人弟子親近其德而薰炙之。入乎

其中。益知其高且遠。故以足發如顏子。猶有仰鑽瞻忽之歎。以知來如子貢。猶有不聞性天不見美富之說。則若於聖人之道。無可幾及之理。夫聖人原欲使人終日孳孳。勉爲企及也。既羣知爲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豈聖人有意乎。故聖人之教。雖不躐等。亦必俯而就之。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有如下文所云也。

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

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蓋聖人之道雖大。而實不離人倫日用之間。固衆人所能知能行也。觀其言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此三者。君子常行也。又曰。不爲

酒困。此一事尤其近也。而兢兢以己處之。自歎爲何有於我。斯言也。不獨使學者天資之下者。見以爲常且近。則有勉焉企及之心。即才之高而易失之過者。亦當聞言思返。不敢以爲近而忽之。此聖人之教所以善也。

明道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此言教子弟者當以求道爲志，而不可有以奪之也。蓋子弟愚蠢固可憂，其輕俊者亦可憂。輕俊之人，憚拘束而好

馳騁，故心易放而離道愈遠。只當教以經學念書，使其心有所檢而不至於放。因以窮究義理，涵養德性，則其志道也專矣。若令作文字，好使才氣長，其浮華易奪其求道之志，非所以爲訓也。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

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

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蓋子弟之志難專，凡百玩好皆足以奪之。無論非儒者事，卽如習字作簡於儒者之事最近。然偶爲之則可，若

專攻於此，亦喪志之一端。前世如王羲之、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皆善書者，風節稜稜，各有表見，以爲好人，則誠有之。然終不可云知道。夫以數君子天資識力，非尋常比，使其志專乎道，豈難曉悟，惟其志局乎此，不會長進，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是故志者力所由生也。平生精力不可誤用，一用於此，便妨於彼，不但荒廢時日，而捨本逐末，才華日長，浮靡日生，於道必有妨害處。足知志爲之喪，不可以其爲儒者事而專治欲精之也。然則教子弟者，急當植其根本，而以立志求道爲切務乎。

明道曰：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

善治水利，後彙爲政，皆與水利有功。

此言教人者當明治道以適於用也。學所以見之治，治所以行其學，故治道不可不豫爲講。胡安定爲湖州教授時，嘗設數科，分爲數齋，治道其一也。治民如政教設施之方，治民

如行陣止齋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歷九章之類，各隨其聰明材質，預先講明，以爲臨事應變之用。此經濟實學也。劉彝安定弟子，安定嘗言其善治水利，蓋其講明者素矣。後出爲政，益以興水利有功於世。則坐言起行之驗也。今人盡守章句，懵於經濟，儒

衡迂疏。貼人口實。學者之責。亦教者之責也夫。

明道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立言謂立說垂世以教人也。涵蓄意思。則義理包蘊於中。越咀嚼。越有味。知德者玩其意而有得於心。則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可。

以寡過則不惑。若索性說盡。不惟多枝葉。非有德之言。義理亦淺露單薄矣。知此可悟古今經傳之別。

明道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

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

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教人者必有以興起其好學之心。而後樂之不厭。若未見此中意趣。心多扞格。那肯好學。故古人教童子歌詩學樂。舞勺舞象。無非欲見意趣。使其性情手足之閒。皆得其養。而欣欣樂學耳。古詩三百

篇。詠歎淫佚。意味深長。故夫子云。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如首篇關雎之類。尤爲正家之始。最極切要。當時鄉人邦國皆通用之。正欲使人日聞其詩。有以得哀樂之正。而想見不淫不傷之風也。然此等詩言簡約而意深奧。老師宿儒。猶待訓詁而後通。況童子耶。今欲別作易曉之詩。教之以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使習爲易能之事。朝夕唱歎。意趣躍如。似於小學不爲無助。朱子嘗作六經四書中要義。約爲韻語。名曰性理吟。以訓其子。亦即明道先生別作詩之意也。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孔子曰。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張子以此立教最爲得之。正欲學者於日用言動之閒。得依據持守之地也。

魯曰。由至著入至簡。可使不得叛而去。自後關中之學者。多尙氣節。蓋其驗歟。

明道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

聖門教不躐等。苟學者見識未到而驟語之。不惟教無由入。學無由明。所聞不得深徹。反將

意躐等。將理低看了。此所以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也。

明道曰。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

此言教人必以誠。誠者。徹始徹終。故舞射雖細事。而舞所以導其和。射所以正其志。不誠則不能中。舞射之節。便可見人誠。誠所以成己也。古蓋道無精麤本末。自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地位貫通只一理。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聖人亦只是誠。故教人以誠。便是教人做聖人。聖人可學

聖人立教。合下即使之成己。豈沾沾技藝乎哉。

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而至。信然。

明道曰。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人以聖人事。

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誑。欺妄也。聖人无妄。常示毋誑。便是教以聖人无妄之事。蓋幼子未有知識。不示以誠。便教壞了。易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可。勿豫乎。

明道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遠大也。

詳見論語本註。子游譏子夏以其小者近者傳於門人小子。而其大者遠者。卻自倦教。則似先後之間。教者有所私吝。不知理無異致。教必以序。先後者。教人之序也。是教他從小者近者。先理會起。漸漸至於大者遠者。非一傳之後。便不復傳。而有心倦。

教。程子取子夏之意申明之。以爲序不可躐。君子教人本應如此。

伊川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

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今人授業解感。動稱說書。不知學者未嘗體會其中。與之講說。只作一場空話。那能融貫。此非古意也。轉使聽之者。看得義理單薄。凡教學者。須要他潛心勿放。積慮能通。優焉游焉。涵

泳養。以至義理浹洽於中。深造而自得之。則所得者厚。今一日說盡。無復言外之意。耐他咀嚼。只是教得薄了。至如漢書中稱董仲舒下帷講誦。可謂勤矣。然所云講誦者。乃是自家用功。非如今說書之謂也。說見漢史。

伊川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

不治農。然後士農判。

此言教養人材。使有定志。方能趨善以成德也。人材皆是自幼養成。但童穉時。才之可教與否。尙未知也。古者八歲皆使入小學。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而試其可教與否。迨至十五。而其才見矣。於是擇其才之可教者聚於

大學之中。而業爲士。其不肖者。則使復田畝。而業爲農。蓋才分則業分。士農不能易業。治乎此。不兼治乎彼。此士農之所以判。而教人者。當有以養成之也。

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

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

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

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有養方定志於學。故在學之養。其爲士大夫之子。固不慮無養也。雖庶人之子。旣已別其爲秀而使之入大學矣。則亦必一樣教

養。使與天子之元子。卿大夫士之適子。相爲齒讓。蓋古者之制。四十始仕。自十五至四十。中間二十五年。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凡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日日講究行之。久習之熟。又別無利可趨。則其志定。不得不耑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小學不講。大學不養。又不得四十而仕。人爭鬻競。童穉始知讀書。父兄便教他圖富貴。取功名。其志止此。是汲汲所趨者利而已矣。何由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始仕者。非特以其道明德立之候。亦所以先定其志。使專於爲己也。夫君子謀道不謀食。謀食皆害道。只是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奪志。猶卻無害。若爲利祿所誘。汨沒紛華。根本先撥。爲害不細。今之人材。所以不古者。職是故耳。

伊川曰。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穉。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

此言人才成就之難。因世變而分古今也。三代而上。人皆有所藉以成。就其才。後世亦有多少才。只爲先王教人之法。蕩然盡廢。而道不明於

天下。卒至成就者寡。卽如論語所云。興詩立禮成樂。是皆學者得力次第。歷歷可按者也。今之人。雖欲按其候而求之。其將能乎。蓋古之歌詩。如今之歌曲也。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雖比閭曲巷中無知之童穉。莫不習熟其說。通曉其義。故吟諷之下。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

其逸志。今之詩不復作矣。僅存古詩三百。其言簡奧難曉。卽號老師舊儒。白首窮經。尙有疑義。如何責之後生小子。則學者之初所謂興於詩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其一也。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

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

禮所以序親疏貴賤。秩然詳明。自家而達之國天下。學者守其法度。皆可以爲據依。故能有立也。周衰禮廢。制度文爲。已非先王之制。是以人倫不明。卽近而治家。且無法度。則學者之中所謂立於禮者安在也。

材之不成。此亦其一已。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樂所

以導和。如歌詠聲詩。其唱歎淫佚之意。有柔婉樂易之風。是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高下疏數。節奏和平。入耳而不煩。辨色而不奸。是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羽籥干戚之器。習俯仰疾徐之文。容貌以莊。行列以正。進退以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養其血脈也。故學之成。必由之。今則古樂亡。而妖聲作。徒以蕩人心壞風俗而已。則學者之終。所謂成於樂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又其一已。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非材之難。所以成其材者實難。古有成之之方。

其道明也。今無成之之具。其道不明也。難易之故。從可知矣。然學者不隨世變爲遷流。卓然欲自成立。則三百篇之可以興者固在也。禮樂雖缺。而恭敬者禮之本。和樂者樂之本。得乎其本。亦足以立身成德。此又程子言外之意也。

伊川曰。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

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

說見論語本註。蓋憤其未知。而不安於不知。有發憤求知之意。悱是將有知而知猶未徹。有欲言不達之貌。聖人教人。所以必待憤悱而後啓發之者。蓋未嘗憤悱。則未

嘗深思。連與之言。其聽之也。若存若亡。卽有所知。安能堅固。若既憤悱。迎其機而導之。倏然有得。則沛然流通矣。所以然者。通微之道。生於思。思深力窮。然後爲他說。意未開者。開之詞未達者。達之如此便好。此聖人勉既學者爲受教之地。而非斬也。

初學者

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此推廣論語言外之意。言初學者文理意義全然未知。不先爲講解。何處思起。須是且爲他說。所以引其疑而使之問也。若亦必待

憤悱而後啓發。不獨他不曉得憤悱。併亦不能問。是止人好問之心矣。豈可以既學者律之。此又聖人誘進初學之道而非驟也。

橫渠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此張子以禮教人。欲人勉而明之也。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曲禮篇文。鄭氏曰。擗猶趨也。擗節謂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擗

節退讓者禮之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君子從事於恭敬擗節退讓。皆所以明禮也。而視聽言動之閒。天理流行則心德全。故曰仁之至也。仁主於愛。恭敬則無慢。擗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盡乎仁愛之道。故曰愛道之極也。禮可以不明哉。

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

勉而明之。則存乎己。蓋禮之爲用甚大。人非禮無以倡率。道非禮無以擴充。教非禮無以成就。故學者必以禮爲據守焉。盡禮則盡仁。爲仁由己。而不由人者

也。

橫渠曰。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此發明學記之言。見教者不可妄施也。其安其誠。其人其材。皆謂受教者。三忠實相因而然。故下文釋之。

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

蓋教人有其節。若學者心尙未安於此。又

欲以他事進之。所謂不顧其安也。則是強其所未喻。而又告之。便不由其誠矣。徒使人生此節目。猶言添這件數耳。安能盡其材乎。此句屬上文讀。不顧安不由誠。乃轉下語言。不當可而施之。皆是妄也。

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

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

承上文言教不妄施。所以教人至難。

必須各隨其材。有以盡之。方不誤人。觀其可及處。然後告之。所以顧其安。由其誠也。爲聖人爲能知之。其人之明。洞見開隙。因而投之。教者學者。不相扞格。有如善解牛者。游刃有餘之能也。庖丁說見莊子。

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

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大凡人之才。雖有大小。無不足。以有爲者。但非其心之所欲。爲而出於誠。然所以往往不盡。是欲盡其材。必由其誠。

也。而欲使之由其誠。則必循序漸進。勿強以所未至。勿逼以所不堪。他自心安意肯而爲之誠矣。若勉率而爲之。不顧其安。則豈有由誠哉。此章大意。言教人要盡其材。而材非可勉強使之盡。首引學記之言三句。意實一貫。次段正釋學記之意。言不顧其安。不由其誠。則不盡其材也。三段言惟聖人施教。爲能盡其材也。四段言盡其材。必由其誠。必顧其安也。反覆言之。總欲使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耳。

橫渠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

此言教小兒者。必先去其驕惰之心。所以培忠信也。敬事

長者。弟子之職。驕惰成性。久將難馴。故古之人。豫有以教之。當其爲小兒時。便能知敬事之道。如曲禮所載。長者與之提攜。則少者必兩手捧長者之手。所以習扶持也。長者有所問。則少者必掩口而對。所以習其鄉尊者屏氣也。即此二端。可見言動之間。悉閑以禮。而驕惰之根除矣。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蓋人以忠信爲主。忠信其本也。稍不敬事。長者便不忠信。故教之安詳恭敬。正所以敬事而存忠信耳。安謂安靜而不輕躁。詳謂詳

審而不羸率。恭謂端莊。見於外者。敬謂畏懼。存於中者。先以此教之。則漸有以收其放心。久自安習。而德性純熟。必無有不盡其心。而悖於理者。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

橫渠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唯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

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此因孟子之言而推廣其義。朱註備矣。蓋精者正本清源之道也。朱子曰：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

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所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是也。道全德備之大人，固以此事君學者於朋友交游之間，亦當準以此道，不必深爲辨較於立論之異同，但當探其本心而整頓調理之，使反其不正者而歸於正。此即所謂格心之非者也。蓋議論之所爭者小，格心之所補者大。至於非心既格，則議論亦終出於正矣。每見儕輩交游，拗見聚訟，瑣屑細故，終角門戶，議論驚天，心術未必粹然一歸於正，惜無能有格其非而整理之者也。

橫渠曰：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一益也。

此言教小學之有益，猶書所謂敦學半也。蓋人嘗以教小童爲有妨於己功，不知教學之中，在己亦可取益。凡教小童，則必日與之同在學中，

是爲絆繫己身，使不得時常出入，不出入則少外物之誘，是自己得寧靜之道一益也。

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

教小童者必授之以書，且授之不是一時便休，至數數然不已，則在己亦必了然於此書

之文義矣。夫書貴習熟，以授小童之故，而使書理常在目前，在己又得時習之功，是二益也。

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

墮，四益也。

且在我之威儀必謹，亦學問要緊工夫也。而教小童，則必正其衣冠，使子弟有所嚴懼，尊其瞻視，使子弟有所取法，是得小童以攝自己之威儀也。非三益乎。抑凡人之志氣，最患其有頹墮委靡之病，教小童則受人教育之託，常恐因己教壞人之

才質，以此爲憂，則必自求其有可教人之本，而不敢自墮其所學，豈非四益乎。

此條舊列十卷末，葉平巖云：當在十一卷之末，以所言自是教學事也，今從之。

近思錄卷十二

警戒 凡三十
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嘗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此言知戒警者必以改過

爲先也。子路天資剛果。孟子稱其聞過則喜。喜者喜其得聞而改之。是勇於自修。而非以博名也。然而令名垂於無窮。至與舜禹並稱。若子路者。尤爲百世之師矣。蓋人不幸而有過。猶身之有疾也。過必得人規。始知所以改之之方。疾必得人醫。始知所以藥之之劑。今人有過必諱。是自掩護其疾。忌醫下藥。勢必隕滅其身。彼寧甘之而不悔悟。豈不可哀之甚哉。夫子屬望改過。惓惓三致意。而周子又說到滅身提醒。曠凡百君子。各宜猛省。

伊川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此言人當修德以爲受祿

之地。爲祿過於德者。譬也。德非有心於祿。而祿有不期自至之理。蓋上天無親。惟德是親。修德所以積善。得祿便是有福。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者。天理之公也。是故德勝其祿。雖所享者厚。不爲過侈。何患喪敗。人事修於下。天道應於上。理有固然。非倖致也。若夫德善未積。所享雖薄。猶懼不償。況隆盛乎。自古以隆盛而致喪敗。皆由失道而無德。人可不汲汲修德乎哉。

伊川曰。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

不俟終日。故真正而吉也。

此釋豫六二爻象也。豫安樂也。處安樂之地而心說之。不肯決然捨去。故遲之又遲。至於耽著係戀而不能已。此常情也。獨六二一爻。居中得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德安靜而不躁動。如石之堅。確有不

可移奪者。惟其德如是。是以去之之速。不俟終日。無遲遲耽戀之意。真正而吉也。處豫之道。固當如是也。

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

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大抵豫雖安境。然處安思危。不可自以爲安。而耽戀且至於久。久則反以溺人而憂至矣。如六二。可謂不溺於豫而敏於見幾者也。幾者動之微。人只爲不中。正汨於利欲之私。狃

於便安之境。外物足以奪其守。所以心爲昏蔽。事至莫辨。又安能於吉凶禍福未來之先。早圖而速去之。二惟中正。淡然無欲。物不能奪其守堅矣。是以能見幾而辨之早。不終日而去之速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周子曰。靜虛則明。其是之謂乎。

伊川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

逸豫而不知儆。則多致危亡。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帝切嚙咨。王陳無逸。誠戒之也。

伊川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

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此極言安樂之害。見常人之樂。君子所懼也。蓋方盛之時。乃將衰之漸。雖曰天道。實由人事。驕侈生於安富。綱紀廢於舒肆。禍釁發於不及覺。而亂孽起於不及防。如水之漸浸。而至於淫溺。

恬然不知亂之將至。惟聖人爲能思患而豫防之。則可以久安長治。有天下國家者。奈何不知所戒哉。

伊川曰。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

此釋復六三爻傳也。震下坤上爲復。復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是爲陰躁。又震動之終。則其於復善也。爲

躁而動。屢失屢復。而不能固守其德者也。釋頻復二字之義。

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

復貴勿失。以安靜而固守。乃爲善耳。今乃屢復屢失。則是

不安於復也。豈能固乎。苟安而固。何至頻復。言頻復則頻失可知。故曰復善而復失。危之道也。厲危也。此釋厲字之義。

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

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失可危而復則可與。聖人欲人爲善。故開其遷善之道。與之之意及危之之意。竝保於一爻。而

云厲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若曰不幸之中。猶有幸焉。非可以其頻失之故。雖復無益而併戒其復也。蓋以其頻失則危之。使知所戒。以其屢復則無咎。使知所勸。戒勸備至。總開人遷善之道。以其過在失而不在復。聖人惓惓之意也。兼釋无咎二字之義。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蓋久則玩溺而昏迷之極。終亦必不能復。如上六之象。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可不警哉。

伊川曰。睽極則睚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

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此釋上九睽孤二字義也。離上兌下爲睽。上之爲位。處睽之終。則爲睽極。九爲陽剛。以剛在上。則爲剛極。離之爲言明也。以明在上。則爲明極。合而言之。值睚戾難合之地。而又以躁暴不詳。過察多疑之人

處之。故離上爻與六三本爲正應。實不患孤。但以三爲二陽所制。未能來合而已。以剛極明極。處睽極之位。其才性如此。自猜很而乖離也。雖有正應。亦不合矣。何往而不睽孤哉。

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

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蓋人不可過明。過明則多自疑猜。人又不可過剛。過剛則妄生乖離。如今之人。雖有親黨而不免於此。則不特與他人不合。即處骨肉親黨之間。人亦不敢依附。而常見孤獨。豈非

自詒伊戚乎。惟能以此爲戒。庶乎

先睽後合。而睽者不至於終睽矣。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伊川易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

終可吝也。

此釋解六三爻義。負者。小人勞力之事。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寇至者。非有所指。借言無其德而居其位。必致見奪於人。也。貞正也。程子之意。以爲解之六三。以陰柔冒居內卦之上。是爲小人竊居盛位。有負且乘之象。據非其分。盜思奪之。雖使

勉爲貞正之事。然而氣質陰柔。自是卑下。本非可在上位之物。才德不稱。終見羞吝也。世之盜得陰據者。可以戒矣。

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

君子矣。

復設一辨。以爲小人勉之不已。而爲大正。則可以免吝否。因言大正之事。斷非陰柔之質。可勉而能。若能之。則有變化氣質之功。無才無德之小人。且化爲有才有德之君子。不得復以小人目之矣。何吝之有。然而必不能也。所云勉爲正事者。不過揜不

善以著其善耳。奈何輒

不自量而爲盜之招哉。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伊川易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

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

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此釋益上九爻義。震下巽上爲益。益之上九。以陽處極。非能行益於人。而欲自求益之甚。故莫益而若或擊之。擊奪也。程子之意。以爲利必準乎理。私不可害公。天下之無私者理也。衆之公好者利也。苟以至公存心。推而

準之。不失乎理之正。則天下之利。與天下共之。已不侵奪於人。人亦欲與之同其利。若懷著私意。尚欲利己。必昏蔽而忘義理。雖損人之事。有所不顧。則人之好利。誰不如我。亦必與力爭。不但莫益。更有擊而奪之者矣。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不奪不鬻。聖賢均深也。戒。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伊川易傳曰。失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

此釋艮九三爻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列。絕也。夤。脊肉也。薰。薰爍也。伊川釋之。以爲學固取乎能止。然止貴得宜事之在天下。時行時止。不可執。猶限之在人。或屈或伸。不可

艮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而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一體之中。不得屈伸。上下判隔。如列其夤一般。是強止於所不當止。不能以時而膠於一定。其堅忍強執如此。以之處世。必乖違悖戾。與物永不相合。甚危道也。

人之固止一隅。

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因取厲薰心之故。而極言之。拘

固一隅以爲止。而舉世之大。至莫與之相宜者。則身之所處。艱而多阻。蹇而多難。有所不平。則忿。有所不得。則畏。如火之將焚。如木之見撓。交逼於中。豈有安舒寬裕之理。此其所以厲薰心也。本求靜也。而動反隨之。本求安也。而危益甚焉。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而爍之。憂思內鬱也。夫心者。一身視以爲止。而不得其宜。遂至於此。可見得理則安。失禮則危。當止不當止之閒。亦循乎理而已矣。

伊川曰：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此釋歸妹次節象辭。兌下震上爲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從震之長男。又兌說震動。是其情以說而動。人情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乎。故程子推廣言

之言。大凡以說而動，皆未有不失其正性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伊川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義。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

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此釋歸妹三節象辭。男女交媾，本天尊地卑之序。夫婦配合，乃陽倡陰隨之義。此理之常常即正也。然情不可徇，欲不可肆，動必以理，乃利有攸往。若徇情肆欲，如歸妹之三五，以柔乘剛，惟說是動，則

宜剛者失其剛，宜順者忘其順，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此歸妹之所由凶而往，无攸利也。故君子重以爲戒，而發乎情必止乎禮義焉。

伊川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巧言者，巧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工爲媚說，務以惑人，人心喜順而惡逆，鮮有不爲所惑者。雖

以大舜之聖，且猶以此爲畏，況其下焉者乎。凡說之道，易入而可畏，莫不如此。此不以其道不說者，斷必歸之君子。

伊川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

能乎。

此言任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者，非一人私智所能集也。如堯之時，洪水滔天，擇人而治，此非易任，必以至公之心，不矜不伐，用人由己，使天下有一得之議，皆得自盡於前，是以迄有成功。如四岳所薦之鯀，乃方命圮族之人，豈能勝此大任乎。方不順

也。命天理也。圯敗也。族類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人情。自謂已賢。自謂已智。任意而行。烏能有濟。

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

故其自任益強。沸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

夫鯀所少者非才也。書稱九載績用弗成。然其

所治固非尋常他人所可比。凡人而無才。猶不敢師心自用。惟少有才。其功略有可敘。謂人莫己若。故其自任益強。沸乎情。戾乎理。敗壞乎族類。日以益甚。於是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共矣。是以當時殛之後。世譏之。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觀書所云莫與爭功。莫與爭能。帝之所以贊禹者。其即鯀之所以敗事乎。

伊川曰。君子敬以直內。徵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

此發明論語所言之意。君子居敬以直其內。不容有一毫私曲也。內直則己不自欺。安有欺人之事。徵生高於或人乞醯之時。以無

爲有曲意徇物。多少周旋。自欺欺人。所枉者事雖小。而有害於直則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

伊川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剛以理爲主。有以勝物。而常伸於萬物之上者也。人若有慾。則爲物壓得頭低。常屈於萬物之下。雖剛者不止無慾。而慾乃不剛病根。故程子謂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

屈於慾。而謝上蔡又謂剛與慾正相反。其於論語剛慾之辨析之精矣。

伊川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君子小人之分。分於仁不仁之間而已。故人不

同其過亦異。當各以其類辨之。君子失於厚。過於愛。或爲無心之感。觸不能自禁。或爲事勢之驅。迫不敢自白。如此之類。雖亦爲過。如官街上錯路。若小人則一於薄。與忍。肆慾妄行。墜入荆棘中矣。過豈可例論乎。夫子所以有觀過知仁之論也。

明道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人有驕心。無一而可以富貴驕人者。此俗輩也。氣盈識淺。卑卑何足深論。學問驕人。亦極害事。蓋君子之學爲己而已。義理無窮。勤學好問。長見不

足。驕何從生。立心爲人起見。便是務外之學。一段浮氣矜張。更是長傲之端。招損啓憂。自家永無進益處。其爲害豈細故哉。甚矣驕之不可也。

明道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料事。揣料事機也。逆者未至而逆之。億者未見而意之。詐謂事之無情。不信謂言之不實。蓋人能居敬窮理。則自然先覺物不能遁。若崑

以揣料時事爲明。固未必悉中乎事。卽幸而偶中。我已自處於詐不信以待事之來。豈非漸入逆億去耶。周子曰。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學者當以誠而明。勿學此等人也。

明道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

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外物聲色臭味以及一切貨利皆是也。既謂之外。何須要好。自家身心不好。便不可復償。怎生不要好。世人無識。要於外面討好者。謂其可以奉身耳。豈知役自家之身心。幹辦沒緊要之外物。欲以奉身身

已先爲物屈。物縱好。身心卻已不好矣。可笑之甚。可哀之甚。此卽孟子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明道曰。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人心自有天理。故動靜之間。皆理之

流行而天機於焉勃發。何至昏暗不明。只爲在外之嗜慾。入而亂之。便覺昏了。雖嗜慾亦人所不能無。而徇之則爲人欲理。欲二者常相消長。故莊子有云。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莊子固異學。此言卻最是。審乎此而寡之又寡。則天理自漸漸明矣。

伊川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機事謂機巧之事。機心謂變詐之心。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蓋當其閱機事之時。見爲巧祕。欣然有動於中。是喜之心也。既以此爲喜。便好行小慧。如種田者下一種子。久而自然。行險徼倖。終爲小人之歸矣。所以君子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洞開重門。故能常使其心光明正大。無陰險叵測之態也。

伊川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周羅猶俗云包攬也。心不可以廢事。只是明足灼理。

物來順應。則於事之可信不可信。當爲不當爲。皆於其事之至而立決之。那有疑病與周羅之病。人心有二病者。其根皆伏於未有事之先。心本靈也。而有以障之。則疑端伏矣。心本虛也。而有以擾之。則周事之端生矣。是皆爲心之病。故事之至也。必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欲治其病。先去其端。要惟居敬窮理而已。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事無大小。惟理是視。若計較於大小之間。則有苟成急就之心。便是利根。必至害道。其弊也有託爲所屈者小。所伸者大。如陳代枉尺直尋之說。謂功利爲可徵。謂

禮義爲可棄。其病不可勝言矣。原其初心。止爲計較大小。冒然爲之。遂至於此。最宜深省。

伊川曰。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均是人也。廓然與天地同其體。何以謂之小人小丈夫。彼自小之耳。局於氣質。汨於利欲。所以堂堂七尺之身。自安於小而不之惜。夫豈其性惡哉。孟子曰。從

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此之謂也。

伊川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此辨公私於心術之微也。事雖爲公，而所以爲之之意則私，這便是私。所謂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聖門於假仁假義者辨而斥之，其論觀人，則曰察其所

安故學者當正心也。

伊川曰：做官奪人志。

葉平巖曰：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騫乎是非子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哀樂之私，或經營於建功

而仕當爲則爲，不爲利疚，不爲害沮，隨位尊卑，皆可立志，孰得而奪之，如可奪則亦不得謂之志矣。

伊川曰：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此言

吝與驕同病，學者不可不戒也。蓋驕者矜夸，故爲氣盈，吝者鄙吝，故爲氣歉，惟其氣歉，是以常見不足，於財如是，於事亦如是，終身有歉歉之色，而無至大至剛心廣體胖氣象，故驕吝皆學問之累，而吝者驕之本根，人當善養浩然之氣，使其氣常充，則自無此病也。

伊川曰：不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

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人不學不知道，道者是非非一毫不容走作，世上胡行亂走，祇緣於道理上不明白，如人方醉何事不爲，醒則自愧恥矣，人未曾學昏昏曠曠，自以爲是，亦猶醴蘗之薰心也，既學之

後灼見義理。回思前日所爲。大是錯謬。豈不自爲駭懼。又何異醉夢中蘊然一覺乎。若終於不學。畢生沈湎成悖。而顛已不自駭。而人駭之。已不自懼。而人懼之。則亦妄人也已矣。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

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曾子三省之學。非是一日只省三事。其餘都不點檢。正於終日乾乾中。猛見得切身要務。尤無

事無處。不宜用其心。今邢恕泥著三字。做其意而爲之說曰。一日三點檢。又不言所點檢者何事。明道以爲可哀。哀其放肆之時多。修省之時少也。故曰。餘時理會甚事。蓋襲古人之唾餘。實於古人之意看錯。可見自己不曾踏實用功。若曾用功過來。便知此身那一刻可放鬆。那一件不要理會。安得只云一日三次。又好向人面前說一般大話。真若勤學不倦者。明道責之之意。尙欲其返己體認。引伸其說也。乃含糊答應。謂無可說。祥不置辨。心還執拗。明道謂無可說。便不得不說者。猶言卽此三字。便不得不爲之辨正也。其裁抑之意深矣。

橫渠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禮義者。生人之根本。猷爲所從

出也。民不知學。不得以猷爲之事責之。則亦姑置勿論可也。既爲學者。便當爲上等人。乃亦捨禮義而不講。徒飽食以終日。所謀何猷。所爲何事。衣冠士類。竟與下民一般。其所事只是衣食。則志趣可厭。其所樂只是燕遊。則品地可知。未足與議也。

橫渠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意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欲人戒溺音以養聽而絕嗜也。蓋聲音之

移人至易而人心之不惑恆難。鄭衛之音。靡曼淫佚。節調悲哀。人一聽之。心與音逐。則漸就懈弛。因之縱逸不檢。其受惑也甚於珍玩奇貨。彼以目接。固足喪志。此以耳受。尤足移心。凡百嗜好。從此牽援矣。所以孔子必放而絕之。亦由入耳感心。深見其然。但聖人主宰。自能不移耳。否則滅天理而窮人欲。其究有不勝言者。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良有以哉。○此下二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

生如此。

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天下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人心好善惡。自有定見。今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此孟子

特揭以警世。而張子

欲人知所自立也。

近思錄卷十三



辨異端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

人心者甚矣。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此言世變愈甚。邪說愈橫。不得不辭而闢之也。楊。楊朱。墨。墨翟。申。申不害。鄭。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諸公子。亦善刑名法

術之學。佛本西域之人。以寂滅爲宗。漢時其教始入中國。老子名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周衰以來。聖學榛蕪。異端蠱起。皆足以誣惑民。然論其害。則有甚不甚之殊。蓋至佛老而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僞浮之態。雖服衣冠。通今古者。亦受其簧惑而莫之悟也。

已。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

此申言楊墨之害也。爲我

疑似於無欲之仁。其實是自私而不仁。兼愛。疑似於無私之義。其實是泛濫而不義。蓋非仁非義者易明。疑仁疑義者易惑。不有以闢之。恐爲人心之害。而流入於禽獸。此孟子所以昌言排之也。若申不害。韓非之徒。不過藉刑名法術。以弋爵祿取功利耳。淺陋易見。不足闢也。一本作爲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謂楊朱一身之外。截然弗恤。疑於義而不知有致身之義。則非義矣。墨翟無所不愛。疑於仁而愛無差等。視至親無異衆人。則非仁矣。語勢更順。

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

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此申言佛老之害也。佛老把人倫物理滅迹掃盡，言愈近理而愈亂，真蓋佛言心性老談道德，若與吾儒相似。然佛氏只以空寂爲

心性而不知仁義禮智信爲心性之所固有。老氏只以虛無爲道德而不從日用所當行處體察其所以然，則言心性適害心性。言道德適害道德。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揚子雲之所以贊孟子者。今獨無孟子其人乎？聖道不終息，斯民有先覺，辨析精微，崇正闢邪，非程子之責而誰責哉。

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

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

是也。

此見正道不可有毫髮之差。儒者當慎之於始也，始之不慎，所差不過甚微，而千里之繆，有不可救正於終者。如聖門子張子夏，皆潛心正道之儒，卽夫子評爲過不及，亦以中道律之，略有些子差耳。然由于張之才高意廣，泛愛兼容，則漸至兼愛。由于夏之篤信謹守，規模狹隘，則便至爲我。初爲儒者，未流異端，可畏也。就是楊墨之異端，尙竊疑仁疑義之說，豈敢蔑視君父大倫，而孟子窮兼愛之極致，必至以路人視其父，窮爲我之極致，必至自私其身而不知有君，豈是苛論善乎？胡敬齋之言曰：入頭最怕差，將來無救處，下手又怕偏，將來偏到底。故程子教人讀大學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其教人讀中庸又曰：子思恐其久而差也，聖賢兢兢如此。

明道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

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

於道也遠矣。

此見順理盡倫。所以爲儒。滅親去己。所以爲釋。儒釋之分。邪正之懸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循其性而行之。則爲道。故道即器。器即道。形上在於形下之中。形下無非形上之理。天地間無適不然也。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所謂物親之

嚴之之類。皆所謂道。欲須臾離之。而有不可者。今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則是毀業人倫。而不知有親。屏去四大。而不知有己。不知有親。身於何來。不知有己。心於何存。身心俱滅。道於何寄。其外於道也。不亦遠乎。

故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夫天下原不能遺物。獨立則自有知明處。

當的道理。不可以一毫私意與乎其間。故君子無意於可。而必欲爲。無意於不可。而必欲不爲。惟義所可。從而可之。義所不可。從而不可之耳。此君子無須臾之離道。而與道爲無間者也。今釋氏以寂滅爲可。而以處事應物爲不可。是以莫生。適心不比。義視道有空缺之處。而有所間斷矣。豈知道無往而不在。現有色相。何能斷除色相。現在世間。何能脫離世間。出家乃可求道。則必在家無道。亦覺其背天逆地之甚。而於天地全體之流行者。未嘗窺見也。

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

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就釋氏之學論之。習定此心。收斂虛靜。亦若吾儒常惺惺之法。與所云敬以直內者相合。然天下事理各有當然之義。一切掃滅。不求精察。則有體無用。吾儒所云義以方外者。未之有也。既無方外之義。則

敬之云者。亦只是一箇靈覺。無所主宰。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其直內之本。亦不是矣。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

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惟其不知內外合一之道。故其爲說。偏於空寂。今人爲其所惑。而不之辨。一味拘滯。固執不化者。則勞筋苦骨。屠膚乞鉢。入於枯槁。而無人道。其疏曠自恣。矯語通

違者則浮漚世故超豁頓悟歸於恣肆而侮天地是皆外物以爲道之病名爲大自在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適以見佛教之隘也若吾儒則率性之謂道動靜各正體用無閒既不病於拘亦不失於肆程子所謂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者而其理聖人於易備言之夫易廣大矣其言精義入神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及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之類凡以見天地之閒無適非道操存省察勿離須臾據此以斷釋氏之誣判若河漢矣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

此言釋氏不知死生之說不察學違之理不識心性之原不曉爲善之公皆以利己私心成爲異學僞教者也氣聚故生氣散故死死者無能復生散者無能復聚此陰

陽晝夜之道天理自然之公也釋氏謂有生則有滅以死生爲輪迴以輪迴爲苦海要尋一個真身真性可以不生不滅者超脫輪迴之苦分明是貪生而不知所以盡生之道怖死而不知原始反終死生之說只成自私自利妄見豈是公道夫道之公者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全受全歸朝聞夕可天道無有始而不終之理則無有生而不死之物何貪何怖何用私利爲哉

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

閒斷非道也

凡釋氏之說豁然頓悟立地成佛若超出於道德性命之上者恁地捷快然道器不相離滿眼都是實理那能廢得下學循序工夫既已不循其序而於人倫日用工夫欠缺則其上達處乃是注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爲潔淨快活上

者何物違者何事豈有是也道本是徹上徹下周流連屬若離下以求上則元不連屬有閒斷而非道矣尙可謂之上達乎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

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

夫道散於事物具於心而原於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即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彼釋氏識心見性之說亦若與孟子之言相近但只見得自家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途指爲心性是不過

恍惚之閒略見心性影子未曾見裏面許多道理故不肯實用存養之功若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一段說話蓋無之矣然則釋氏以精魂爲心而非真識心也以作用爲性而非實見性也不識心性則其不識道也固宜

彼固曰出家獨善

便於道體自不足。

使釋氏識所謂心性則知道在人倫庶物無一可遺。本非不足。在家庭中儘有許多可學可達者。豈肯蔑視君親。捐妻子出家。獨善以爲利耶。彼之言曰。出家獨善。這四字便三綱廢。五常絕。道體自不足矣。其他更不消說。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

人可化乎。

程子所以闢釋氏者至矣。或人曲爲之解。以爲釋氏心欲勸人爲善。而人莫不貪生怖死。故設爲天堂地獄輪迴因果之類。使他知有所懼而爲善。是爲下根人說法。何罪之深也。程子又闢之。以爲天下惟誠可以化人。蓋實心實理相感孚也。今誠

之至者。往往可以貫天地。而不可以格愚頑。是人尙有不化於誠者。豈有心不如是而設教如是。僞莫大焉。而可以化人者乎。甚矣欲上達而適見其怖死。欲愚人而適以自愚。拋自家之心性。覩無端之私利。以是觀之。釋氏之本末。概可知矣。

明道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

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

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

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更不能亂得。

此言釋教亂人。非信道之篤。未有不爲所溺者。徒言常戒。不如實求自信也。釋氏之說。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故論其棄情滅性。則與淫聲美

色之增悲導欲者。迥不相同。而論其爲害。則一直須如此屏絕。否則有漸入其中而不自知者。蓋學者不知所戒。固無以堅所信。雖以顏子之賢。孔子旣告以四代禮樂。而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且明斥其弊。夫聲與心通。淫自內出。戒之宜也。彼佞人者。口給禦人。是他一邊

佞似非切己病痛。然已不能遠而聽之則危。所以然者。以能變亂是非。使人移其所守。故危也。不獨夫子告顏淵。卽禹亦嘗以巧言令色戒矣。然其言曰。何畏。似不足畏者。何也。畏者戒慎之謂。豈有巧令在側。不消言畏者。只是中無主宰。懷著戒慎。猶恐不免。況吾儒於身心性命道理。未能原始反終。實見人倫日用。無適非道。則雖日以釋氏爲戒。而未嘗不駁駁入其中。故學者不消言常戒。只要反求自信。到自信後。便如冰炭之不相入。不能以彼之非。亂我之是也。程子又嘗云。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知醴之爲甘。則人不得以麩亂之。亦此意耳。

明道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此言釋氏不知萬物一體之理。所以欲脫根塵。而不知皆私妄之見。決無是理也。人只渺然一身。乃謂萬物一體。而與天地無異。其說近誕。實非誕也。人與萬物同具此理。只爲從大源頭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那裏生來。生生不已。而變易無窮。道卽行乎其間。故易曰。生生之謂易也。生則一時生。略無餘欠。渾然完具。而豈一人之所得私乎。但人爲萬物之靈。得氣之通。推擴得去。物得氣之塞。則昏而不能推耳。其實生之氣雖異。生之理無異。不可謂他物無與。而我可以私利之也。萬物一體。又何疑焉。

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大快快活活。

知萬物一體之無疑。何至特於形氣之私而不能相通。只爲將自己軀殼上妄起意念。蓋理是無私底。軀殼則有私矣。見識既拘。心胸自溢。道本大也。看小了。他所以處處窒礙。件件繫縛。欲求活潑潑地之樂。不可得也。須將這身放在萬物中。不從軀殼起見。思身與萬物之所以一。又思身與萬物之所以殊。一例看他。則日用閒見得。天理流行有心性。便須存養。有倫物。便須明察。順受其正。各止於所。一切大小事。極大快快活活。何苦何累。而私己之念。可以去矣。

釋氏

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釋氏以不知萬物之一體。其視身徒爲軀殼。要尋自家快活。而不得所以快活之實。遂於此身苦難安置。自起厭惡之心。以耳目鼻舌身意爲幻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幻塵。謂幻塵滅則幻根滅。幻根滅則幻心亦滅。盡欲去其根塵。使心源硬定。如枯木死灰。殊不知人生在世。無一事可廢。無一物可少。那有枯木死灰之理。必欲如此死而後可死。則氣散氣散則身盡也。否則有身便有心。有心便有體有用。如何絕得。

釋氏其實是愛

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

下石頭。惟嫌重也。

此窮究釋氏之病源而言之。蓋他許多說話。名爲捨身。實是愛身。惜於有我之私。爲這軀殼無處放得。故設爲盡去根塵一切浮蕩之說。譬如蟲之爲物。至小者也。爲貪負販。不勝其重。更復取物在身。越多越重。又如抱石投河。

不知放下石頭。只嫌其重。終日沈溺而已。厭惡煩難。愈增煩難。尋覓快活。愈欠快活。曷若克去有己之私。探此身所從來。則身一日生。即一日備萬物之理。而不敢實其身於枯槁身。一日死。即一日完萬物之理。而何須苦其身於輪迴。程子始則推原其理。以究釋氏之病之所自起。終則勘驗其隱。以窮釋氏之病之所由成。反覆剖析。其爲吾道之干城至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明道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

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程子知命之學也。壽天生死。造化闔闢之大機。而以術自鳴者。謂有長生久視之訣。可以導氣延年。聰明之士爭慕效之。故人亦有以此問程子者。不知術非君子所貴。而理則

日用不違。衣服飲食。所以養生也。一有不謹。則傷生之事出其中。是故寒暑因乎運。後天而奉天時。饑渴得其正。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此無異術。只是順理節慾而已。然節嗜慾以定心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不言養生而養生之理亦寓。順受其正。知命立命者。

正如斯也。若竊造化之大機，謂天地閒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豈有是理乎。

明道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氏虛空之談，自以爲形而上者，似與聖人形而上者，謂之道說若相同，而不知離形下

安有所謂形上如聖人所云。形上性也。命也太極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天命之流行，率性之自然，而不容己者，豈非形上所寓。釋氏乃指爲輪迴，爲幻化，則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之理。其所謂形上，亦異乎聖人矣。而猶謂見性或佛上達，頓悟至奇，至妙，適見其妄而已矣。

伊川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

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

此爲初學者定關邪之要領直

截明快，無毫髮差者也。釋氏譎誕，說不勝窮。初學自信未熟，欲窮其說以爲去取，恐未能攻彼之短，卻已被他降下，漸爲所化，駁入佛教而不自知矣。今爲學者計，只就迹上判定。迹者，心之著也。迹正則心必正，迹邪則心必邪。近世士大夫於佛學，每言他設教雖差，必猶有可取。殊不知心迹合一，彼既以是設教矣，則其心果如何，不取其迹而取其心，固甚難也。王通亦嘗言心迹之判，此是析理未精。胡亂說話，天下未有迹非而心是者。爲穿窬自是有賊心，爲光棍自是有惡念，貪財賄自是無廉恥，貪功名自是無氣節。今釋氏滅倫斷種，背

天逆地。其迹彰彰可考。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與聖人不合。不待深辨而明。倘其言有與聖人合處。則聖人已詳言之。求之吾道可矣。奚必佛其不合者。麤鄙俗惡。固所不取。如是則彼無所遁其巧。是非可以立定。此辨佛學之要法。工夫卻省易。學者所可依據也。愚按心迹之判。如屈於時勢之類。固亦有之。究竟委曲真切之心。即從迹上想見。故夫子曰。觀過斯知仁矣。斷未有明欲如是。而可詭爲之說曰。心不如是者也。且佛學之言。那有與聖人合處。只如言心性。主靜言快樂等語。習儒家。啓吻以佐其浮誕。源頭既差。終無是處。但初學見識低。恐以其合於聖人之言。不敢判定。故伊川曰。吾道固已有。且教他放下。蓋皆爲學者設處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此言神仙之說。非造化自然之理。聖人不爲也。蓋物

有始終。人有生死。無非陰陽闔闢之自然者。衛生家乃倡爲神仙之說。欲超出陰陽造化之外。以常存。自昔迄今。侈口爭談。故或問程子果有此理乎。程子謂人無生而不死。如白日飛昇之類。決無此理。若僻處閒靜。息羣止紛。講呼吸吐納之方。習用逆導順之法。保形煉氣。以求延年。此如置爐火於風中。火易洩。則易過。置於密室。無風之地。火難洩。則難過。理亦有之。然總無久而不散。謂此形可以長存者也。或又問揚子雲有言。聖人不師仙。爲其擇術之異。彼行彼法。我行我法耳。疑聖人不爲。非不能也。程子以爲聖人自是不爲。然不止是異術。此乃天地閒一賊。豈有人而可以爲賊者。天地閒聚散之正理。造化司其柄。人生其中。只好順受其正。今以延年之故。盜弄闔闢。翻騰道理。偷生全軀。僥倖喘息。如鼠竊之輩。播弄神通。時亦攘竊些須。總非有道得財。聖人豈肯作此等悖道徇利事耶。若使聖人肯爲。周公

孔子無不知無不能當亦為之矣。勿說無是理斷不可存是心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此謝上蔡欲窮釋氏之說

而去取之。不知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程子固斷定其不與聖人合。而區區同異。亦無庸置辨矣。○此下四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

言釋

氏緣不知性。而淪於虛無幻妄也。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其誣甚矣。

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

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

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皆展轉流通而失其中也。

其過於大也。塵

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

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也。

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

也。夫道雖無形。實不外於氣。朱子嘗云。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安頓可見。故道無窮氣亦無窮。烏得謂天地為有窮哉。釋氏塵芥六合。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則是離道於氣。而溺其志於虛空之大矣。人身之在世。倫常日用。聚散死生。其所

從來皆道之所爲。本非小也。釋氏夢幻人世。則視身爲無。如夢寐幻妄。不能究其所從來。豈非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乎。總緣不知所謂性。故其說之荒誕若此。而世有高明者。且多惑溺其中。亦於理有未窮而已。苟非闢之。何以入道哉。

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卽道也。體用相因。精麤罔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則以道爲無。以器爲有。有者爲幻妄。爲

土苴。無者爲元妙。爲真空。析有

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橫渠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此張子歷舉佛說之誣。併其流弊言之。

之。欲學者崇正闢邪。而斷然不惑也。夫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既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爲浮生幻化。豈爲知人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性。豈爲知天乎。孔孟所謂天。湖道之所從來也。釋氏直以天爲道。而不復修人事。其惑之甚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受生之說。尤爲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因以知聖人。知鬼神。如此方謂之知道。今釋氏之極論。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者不免。夫道以免輪迴。非率性之道矣。謂之能悟道可乎。如能悟則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甚矣釋氏之誣也。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

引取淪胥其閒。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閒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入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誠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佛教自漢明帝入中國。至梁武唐憲。則俗益熾。

盛達之天下矣。儒者未得容其窺聖學之門牆。已爲佛說引取淪胥其閒。遂指其說爲大道。迷而不悟。致使天下從風。人人著信而不疑。縱有英才閒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惑於俗儒崇尚之言。冥冥昏昏。被其驅率。乃謂不假修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庶物所以不明不察。而治所以滋忽。德所以日亂也。詭誕之言。洋溢人耳。上之司治者。不修先王之禮。則無以防其僞。下之爲士者。非通聖人之學。則無以稽其奸。使誠淫邪遁之辭。翕合興起。皆出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茲。文人名士。胸無主見。往往陷溺其中。卽稍稍不惑者。亦不能辨析毫釐。正言顯斥佛說之害人。久矣。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而有大過人之才識者。何以卓然立於邪說橫行之日。而與之較其是非。計其得失哉。闢異端而崇正學。乃吾儒之責。此張子所爲惓惓也夫。

近思錄卷十四

觀聖賢

凡二十
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愔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此綜論堯舜禹湯文武以爲聖

人之準。非品第其優劣也。堯曰欽明。舜曰濬哲。史稱重華。協於帝。其無優劣明矣。及至湯武。不無稍別。然自古未有以定之者。直到孟子。以堯舜爲性之。以湯武爲反之。分別出來。後人方知有生與學之別。蓋性之者得全於天。無所汗壞。不假修爲。生知安行之事也。反之者。

修身體道以復其性。學知利行之事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別而究未嘗別。文王之德之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亦生知之性也。故曰似堯舜。夫子之贊禹曰。無閒。其明德遠矣。顧得精一執中之傳。而爲堯舜之見。知其克勤克儉。不矜不伐。則亦學而能之。以復其性者。故曰似湯武。要惟聖人爲能盡其性。性無不盡。則初雖有安勉之分。及其成功一也。故曰皆是聖人。然則盡反之之功。以全性之之理。其能無望於行法俟命之君子乎。

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此反覆形容聖賢氣象。欲人潛心體認。反求諸己而學之也。夫子陰陽合德。不剛不柔。太和充滿。衆理淵涵。如一元之氣。渾淪溥博。自然

而然。無二無閒。此聖不可知者也。顏子則亞聖之資。盎若春陽。藹若春風。萬物發榮滋潤。到處皆有生意。如言而無所不說。進而未見其止。卽其驗也。孟子亦亞聖之才。而有剛明果毅整齊嚴肅之意。如諸侯不往見。管晏不肯爲。所謂併秋殺盡見者。亦於此驗也。

仲

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

已。元氣貫通乎四時。則無所不包。此仲尼之道全德備。非一善可名者也。春意發生。則有自然之和氣。此顏子之不達如愚。與聖人合德。令後世可以想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秋爽氣清。高曠軒朗。此孟子之英氣發越。爲露其才。蓋亦戰國之時。異端滋熾。又無夫子

主盟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距邪之力。不得不然者也。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何以擬之。

仲尼之無所不包。其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乎。顏子得天地自然之和。其和風慶雲之協氣。祥光乎。孟子得天地清剛之氣。而發見呈露。其泰山巖巖氣象。峻極而不可踰越者乎。今語孟之言。具在。學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可信其不誣已。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天地無心而成化。雖日發育萬物。人莫得窺其迹者也。仲尼之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如是焉已。風雲變化。雖不知其所以然。而微有迹可見。如顏子爲仁之間。喟然之歎。庶乎可以窺測其微也。泰山巖巖壁

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經所以明道也。一字一句之差。則失明道之本指。而異端邪說得以開之。故傳經爲難。孔子刪定六經。述往訓示來者。如日中天。道統賴以不晦。夫何沒纔百年。便有傳之而差者。蓋由

門人弟子各分支派。轉相師授。未免拘文牽義。墮於已見之偏。惟子思得曾子之傳。作爲中庸。孟子又得子思之傳。作爲七篇。理真脈正。如性道教仁智勇。以及性善養氣崇仁義。黜霸顯之論。真可以昌明大道。得聖人傳經之意者。若非此二人相繼續述。提綱挈領。則幾乎息矣。夫道本於天。具於人。萬古長存。一刻無間。何嘗或息。只爲微言絕。大義乖。坦易道路。實之荆棘。人自不由耳。不由故不得聖人之真傳。否則六經具在。即無子思孟子。亦可講習涵泳而得之。而況嫡派相傳。昭然若揭。可不身體力行。而自勉爲由道之人哉。

明道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況。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敢爲放言高論。作書數萬言。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非。故曰才高其過多。揚雄劇秦美新

之談。過亦甚矣。然摹倣前聖之遺言。作太玄擬周易。作法言擬論語。故曰才短其過少。聖學自孟子而外。幾失其傳。韓昌黎評荀揚。以爲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實二子之過。非止不精不詳已也。

明道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此言荀揚謬本然之性。本領差則其餘皆差也。蓋性

者。大本也。率性之謂道。禮義教化。皆自性中出。聖人不過因而品節修明之。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地專生惡人。天下萬世之人。盡宜爲惡。聖人之禮義教化。矯揉造作。皆屬僞爲。其悖理之甚。豈非極偏駁而本已失者乎。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揚子則見孟子說性善。荀子又說性惡。他無可說。只說得箇善惡混。亦是才短模糊之見。然性者道所從出。要識得真道字。方體認親切。既不識性。又說甚道。均有悖於聖學者也。

明道曰。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董子天人三策。詳明剴切。而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語尤爲要

領世間只爲功利二字。壞卻許多心術。敗卻許多事業。蓋有計功謀利之心。則雖事屬道義。究竟全是功利。不能正。不能明矣。故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打透此關。踏實地做工夫。無些毫徇外爲人。存養自己心性。參贊天地位育。都算做義道之當然。而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學是聖學。道是王道。諸子中誰能見得到說得出者。惟董子能言之。程子謂其度越諸子。豈虛也哉。

明道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此評次漢儒之短長。使後

學知取舍也。毛公名萇。得子夏之傳。爲河間獻王博士。善治詩。獻王悅之。取其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齊謂轅固。魯謂申公。韓謂韓嬰也。董仲舒通春秋。漢武帝舉賢良方正之士。仲舒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疏對再三。語甚親切。程子謂其最得聖賢之意者。毛以修身齊家爲論治之要。董以正誼明道爲格君之本。是也。又云。見道不分明者。或嘗問朱子。朱子曰。如董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毛公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概好耳。揚雄法言太玄。似知遵聖論道者。故曰。下此卽至揚雄。然學老氏。將取固與之術。卒爲莽大夫。非儒者規模。其窄狹又甚矣。使三子者得聖人爲之師。講明而實踐之。其所成就當益有進。而惜乎止於斯也。學者綜而觀之。其亦可知所折衷也。

明道曰。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揚子雲失身事莽。大節已虧。而人猶以爲祿隱。祿隱

者。道不行而浮沈下位也。子雲固如是哉。人但見其所著之書。奧衍深僻。託爲有才。便要說他是。故爲遷就其說。豈知不識性不識道。卽其爲書。亦皆不知而作。徒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恣有是處。人勿爲其所惑可也。

明道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

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輔劉先主，志欲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義理見得極正，規模做得極大，故程子贊其有王佐之心，而謂於王道有未盡者。蓋王者之心，與天地同其無私，不計成敗，止論是非。如其非義，卽行一事可得天下之大，亦必不爲。而孔明則急於致主有成，故先主入蜀取劉璋，孔明與有責焉。雖以璋之昏弱，先主不取，後亦將爲強有力者奪之。而時尙安堵，又以親親之道來，貪冒詐取於義何居。若使聖人處此，寧漢業之無成，必不包藏禍心，蔑同姓之親，擴非分之利。此孔明所以於道有未盡也。

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蓋行而宜之之爲義，王道貴有權衡，當先主依劉表

於荆州會操南侵，表卒，子琮欲降，孔明說先主取荆州，事與取璋意同，而曲直則有開矣。蓋琮出降，曹地爲曹并，漢室山河拱手奉賊，乘勢取之，推亡固存，無負於表。有裨於漢，揆之道義正合。雖先主不從其言，不得以此言爲孔明咎也。程子此論，得春秋褒貶之意，所謂聖人之律令，化工之肖物也。

明道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三代而下，尙權詐，急功利，雖有經濟幹辦才，中少儒者氣象。獨武侯隆中抱膝，承昭烈三顧而後起，其出處之正，與伊尹之囂然幡然者同。至其以忠事主，以義討賊，以節制行師，以公誠接

下，以信賞必罰治軍，以大德不以小惠治民，日在戰鬪雲擾中，胸若無事，而思慮細密，神化不測。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澹泊寧靜，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程子所以稱其有儒者氣象也。

明道曰：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以王道治蜀，雖軍旅數興，而蜀人歌思，至於久而不忘。有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之意，幾於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者，故文中子有言曰：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程子亦曰：諸葛亮已近王佐，其治國

政刑修治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後有作者欲比擬前賢難矣

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文中子即王通隋末不仕

設教河汾著數萬言其弟及其子收其議論附會成書名曰中說雖其論治道不免碎細稱佛爲西方聖人則亦於大本大原未有所見然有荀揚所不能道及者荀揚說性差則所說皆差文中子猶知所謂中是以極有格言也朱子亦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真僞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合程朱之言觀之可以知其爲人矣

明道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

此分明

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程子以爲豪傑之士者蓋生於道壞學敝之時無師友講明之助卓然有見扶正闢邪真超乎凡民之上而爲豪傑者所著原道諸篇其中如言博愛之謂仁但言其用而未及其體言道德爲虛位但辨其名而未究其實

語若微有病然自孟子以後家自爲學人自爲說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孰知仁義道德之必合而言之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知排釋詆佛敢於犯鱗觸鱗瀆死而不顧許大見識可謂絕無僅見至於推論孟子之與荀揚定其醇疵判若黑白若不是他於聖道正學見得真安能如此斷得確宜爲程子所推重而朱子亦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也

明道曰。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

德本也。文末也。古之學者務修德而已。德積於中文

自見於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退之學文而後見道。是由末以及本。卻倒學了。然不如今之學文者。荒忽其本意。或固滯而無所通達。蓋因學文日求所未至。觀其論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先醇後肆。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皆優游涵泳之功。充積既久。遂有所得。如原道原性師說諸篇。皆度越諸子而不同於無用之贅言。朱子曰。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耳。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蓋其見識高卓。發前人所未發。如以孟子之後爲無傳。放胆說出。獨據己見。既非附會。亦非穿鑿捏空。強爲杜撰之談。必有上下千百年之見。勘破

大聖賢之心。方知孟子以前。如何是嫡派真脈。孟子以後。如何是小醇大疵。若無所見。則彼言所傳者何事。豈意中漫不知所指。糊塗作此等說話。是知退之約六經之旨爲文章。即未可謂修德之士。亦可以爲行遠之文矣。故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天理周流。本無窒礙。中有未淨。故多係累。周子心契太極。其胸中精瑩明徹。不疑所行。實有以得夫仲尼顏子之樂。是以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清曠高遠之象。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得此

耶。故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朱子作周子贊。亦曰。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向非真有得於道。而漫學灑落。則是逍遙閒適。歸於放曠而已。豈灑落之謂乎。

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觀其爲政。而其氣象

愈可思矣。精詳者難於縝密。嚴毅者不能寬恕。周子則兼而有之。蓋其洞見道妙。隨物觀理。務期各盡。故孔經祭文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可謂得之矣。當時之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飄灑。雅有高趣。莫有知其爲學知道者。惟程大中知之。宜二程先生之有以大斯道之傳也。竊謂胸中灑落者。無欲也。誠也。爲政精密嚴恕者。動正而用和也。誠精故明也。周子之學。其妙根於太極一圖而已。

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

此篇形容明道廣大詳密。渾化純全。是大賢以上事。非伊川不能知之深言之悉也。孟子以後。惟周子默契道體。明道先生義

理本原。固受之周子。而通透灑落。發明理致。渾然天成。不犯人力。則有充然自得者。可直溯孔孟而上。接道統之傳。是以伊川詳言之。資稟謂其所得於天者。充養謂其所存於己者。此二句爲一篇之綱領。蓋實非中和後來成就雖好。能造其極而不能合於中。養有未充。則雖天資高而精微周折。恐有所未盡。資與學齊到所以非諸儒可及。

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以其天資之高。得天地清淑之氣。如金玉不比凡物。而又加以鍛鍊琢磨之功。愈加精良。故純一不雜。真粹無私。如金之精也。溫而

能理。潤而能澤。如玉之良也。金堅剛。玉柔順。其剛柔合德者乎。

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惟其德之備。故其行之善。凡人褊急者。不可以容物。則寬爲貴。寬易失之縱。乃於寬大之中。井井條理。各有節度。亢戾者。不可以入道。則和爲貴。和易失

之流。乃於和緩之中。恭敬撝節。不隨波靡。寬和是資稟。有制不流是充養。其發皆中節者乎。

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

其積於躬也。無不盡之心。無不實之意。忠誠可以貫金石。篤事親之愛。敦從兄之敬。孝弟可以

通神明。所謂誠正之學。修齊之本也。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

其發於外也。接物之色。盎然其和。如春陽發達。萬物受其鼓動而不知。有道之氣象如此。所謂溫溫恭人者乎。

聽其言。其入人

也。如時雨之潤。

入人之言。漸濡不迫。如萬物得時雨之潤。有德者必有言如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乎。

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

是其由內達外。皆盛德之符。人得而見之。無從而測之。蓋胸懷灑落。如洞開重門。徹底空明。表裏如一。而其學識之蘊。蓄則深博無涯。淡如滄溟之浩浩蕩蕩。不知所際。朱子所謂賢愚皆獲其益。而學者未至。則不可輕議之者乎。

極其德。美言蓋

不足以形容。

德之可以一善名者。則可因其所近而形容之。若夫衆善悉涵。雖有美言善爲擬議。正恐偏而不該。反失其實。故伊川於極其形容之下。又爲贊不啻口之辭。自此以上。皆言其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

先生行己內

主於敬而行之以恕。

綜先生之行已而論之敬以持身無妄思無妄動恕以及物推心如心敬其本也恕其用也本立而用有以行故心存而理得也

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

是以廓然大公忘乎人已之見見善若出諸己不知其在人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乎己也。劉立之曰先生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與伊川善若出諸己句合。

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心之所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處於狹隘身之所行以是非可否爲裁制不由於邪僻言必以實不爲虛夸浮飾之言則有物行必以度不爲新奇詭異之行則有常自此以上皆言行己之本末也。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

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

綜先生之爲學而論之世方習科舉之業妨功奪志未必切合於修己治人之道先生十五六時濂溪爲南安軍司理參軍先生奉父命受學焉聞其論道遂厭舉業慨然以道爲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蓋其所志者大即夫子十五而志於學也。又不敢廢聞見擇識之功博求於多以歸於一。故以諸家之同異老釋之虛無亦嘗汎濫出入於其間窮其說究其蔽如是者幾十年知其不可以爲訓也。返而求諸六經明道之書內聖外王精蘊畢備優游涵泳至久而自得之。蓋學之博而擇之精。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是準六經之旨以窮其理而知道不外於庶物人倫之間明之而有以識其當然察之而又加詳焉則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無少欠缺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本六經之理以履其事而知道不外於孝弟禮樂之要心所具爲性性所從出爲命人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根於性命之自然者爲孝

弟孝弟爲仁義知仁義之實則知爲盡性至命之本矣。神天德也。化天道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大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流行合一之神矣。此則知天知人合而一者也。辨異端似是之

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天人

之理明，則是非之辨真。蓋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往往以似亂真，自信不到，則無以爲辨之本。而人心之惑既久，何由能開。先生識真守定，獨砥於淪胥波靡之會。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觀其自附孟子之後，身任斯文之統，發而爲言者，卓然可見矣。初言異端汎言之也，繼言昔之害，指楊墨申韓言之也。今之害，指佛老言之也。楊墨申韓之言淺近，但足以惑迷暗之人，而高明之士猶知其非。至佛老則推而高之，鑿而深之，聰明才智反爲附會，徧天下皆受其惑矣。此之不可不辨也。

不足以開物成務。蓋彼之所謂高深者，是乃所以爲卑陋也。據其邪遁之說，自以爲通達奧妙，於天地神化之良能，無不窮而知之。而人事生理，顛倒錯亂，不足以有爲於天下，則與吾道之明庶物者異矣。言爲無不周

徧，實則外於倫理。自以爲性周法界，一番中呈現三千大千，其言無不周徧，而廢三綱五常，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了，是外於倫理也。則與吾道之察人倫者異矣。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

堯舜之道。又以爲窮深極微，超出陰陽之外，爲不生不滅之說，而不知無淺非深，無微非顯。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大中至正，其爲教易明而事易行也。索隱行怪，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則與吾道之性命必本孝弟，神化由通禮樂者異矣。天下之

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大抵天下之學者，不得六經旨要之

所存。是以其迷暗者既爲刑名功利之術。訓詁詞章之習。鋼而蔽之。患其淺陋固滯不足。以明道。而其非迷暗者。則好高喜捷。必入於此。種虛無怪幻之談。而道將何自明乎。夫惟道之不明也。異端競爲邪說。使民有耳目而不聰明。如或塗之。使民有心思而多汗濁。如將溺焉。自負高明。不能善用才智。只爲習見習聞。膠黏不化。生則如醉。罔知與生俱來之理。死則大夢。莫識原始反終之義。是皆於光明正大之路。多實蕪蕪。爲學入德之門。竟行蔽塞者。於此之時。欲使學者由斯路出。入斯門。以進乎道也。非毅然闢之不可。先生之言若此。其辨異端以正人心。與孟子距楊墨同功也。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先生爲一時之人心計。則將以斯道覺斯民。爲萬世之人心計。則將明之書以示來者。乃進既不大用於時。退而著書未就。不幸享年僅五十四。力皆未及。今所存者。其辨剖明析。至精至微。令世人可奉爲規模。信守勿違。則皆其時從遊之學者彙輯敘述。循誦師傳云耳。使天假之年。其昌明正道。更當何如。自此以上。皆言其爲學闢邪之本末也。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綜先生之教人論之。先生之學。大而有本。故其爲教。進必以漸。當時學者爭遊其門。可謂多矣。其言總不越於人情物理。平易易知。賢者神而明之。則日進無疆。而愚者亦有所循以寡過。是皆獲其益也。譬如河水。挹取不窮。各隨飲者之量。量有大小。皆虛而往。實而歸。不患其不充足。其教人不倦如此。然則教無躐等。如教人以求知也。則自學問思辨。實盡致知之事。以至於真知所當止之地。中間理一分殊。不希頓悟。其教人以力行也。則自好惡慎獨。實盡誠意之事。以至於舉而措之平天下之大。中間功效次第。知所先後。凡以約之於下學之中。使人從灑掃應對工夫做起。自然漸向上去。至於窮理盡性而止。所云遠必自邇。高必自卑。其循循有序。又如此。正

爲近世之學者。遊心空蕩。有舍近趨遠。處下闕高之病。輕於自大。義理茫然。所以開示親切。使學者有以識其門庭也。此一節言其教人之道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開。感而能通。

綜先生之接物論之。是非必辨。不爲苟同。

之見。而物我無間。不以其人之異於我。而遂生畛域也。感而能通。所謂心如洪鐘。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者乎。

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

教人各因其資。不強以難知難能之事。使過者可俯而就不及者可跂而

及。故人易從。怒人則因其可怒而怒之心平氣和。不念其舊。不阻其新。故人不怨。

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以萬物一體之懷。擴民胞物與之量。賢愚善惡。仁者無不愛也。故咸有以得其心。

狡僞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

自盡其誠。誠能動物。故雖狡而好用其智。僞而好行其私者。亦莫不輸款曲而獻其誠。自篤其恭。恭者不侮人。故雖暴而有很戾之氣。慢而有怠肆之心者。亦莫不生謙遜而致其恭。

聞風者誠服。觀德者

心醉。

其盛德所孚。無間遠近。故遠者聞風。則切景行之私誠。服而非飾情。近者觀德。則飲太和之醇。心醉而無厭志。

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懿德之好。人心同然。故雖共事之小人。薰蕕本不同器。且爲利害起見。恐君子之終軋已爲後患也。不得不排之。使不見用。斥之。使不見信。然退而察其私居燕閒之地。評論及之。未有不以爲君子者。如王

荆公與先生論事不合。而嘗謂先生忠信。是其驗也。自此以上。皆言其接物之道也。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

綜先生之爲政論之。不尙嚴苛。雖治惡人。寬以待之。使得自新。未嘗絕人向善之路。其不惡而嚴之義乎。

不事綜核。雖處極煩。順理則裕。得其要領。自見優游暇豫之休。其居敬行簡之義乎。

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

處之綽然。衆人愛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

法令易以繩人。居下位者不得自行己志。相率爲虛文逃責而已。先生撥之以理。爭之以義。雖當法令繁密。未嘗苟且從衆。總欲處得其當。而非以

爲矯也。故嘗自言曰：職事不可以巧免。人惟爲法令所拘，是以動多窒礙。先生處之綽然，不拘於法，亦未嘗戾於法。故其自言曰：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人。惟以法令爲憂，是以千難萬難，唯先生爲之沛然。擺脫得開，無事不從容。故其自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之謂行所無事者乎。

雖當倉卒，不動聲色。

志不足以帥氣，則倉卒急迫，不能自持，往往動於聲色之際。先生理素明而志素定，及乎事變之來，不失其常，所謂震驚百里，不喪七噫。先生有焉，所以然者，敬而已矣。

方監

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先生忠信懇惻，足以動人，故雖位乎其下者，如監司各憲，方且競爲嚴切刻急。

皆望風震怖，獨爲先生所化，率以寬厚相待，不但無以撓先生之法，并且引以爲重。凡有設施，交相倚賴，所以然者，誠而已矣。

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凡先生之居官蒞民，所以著爲綱領條目，一切法度，次第井然，各有規矩，人人可做而行之。然法可得而師，德不可勉強而至。

先生躬行道民而民自從，不待禁令之煩。至誠動人而人自和，如在鈞陶之中，盡其在我，不求物應，而應之者不疾而速。信在言前，未嘗施信而信之者不言而喻。此其德盛化神幾於聖人地位，非其所稟之粹，所養之厚，烏能若是。是豈人不可及哉。自此以上，皆言爲政之道也。讀伊川此文，條分縷析，而反覆深思之，則知明道先生與道爲體，一團和氣，純是天理渾成，初無求異於人，而其不得不異者，則有時而獨異。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使人知佛老之爲非，孔孟大道得先生而後傳，補助天地，厥功茂焉。他日伊川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與明道同，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明道伊川，造德各異，而不害其爲同者，道一而已。道認得真，各成其實，各就其學，終歸一致，無分彼此。若夫本領既差，一齊差卻，則雖同而大不同。此孟子之後，所以必推河南兩先生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生生者仁也。方當春時，生意發育，隨處呈現，即可於窗前之草驗之。周子胸中仁理完足，不

覺有會於心。所以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註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按明道書。窗前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常欲觀造物生意。伊川諫折柳枝。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合而觀之。可見元者善之長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自古聖賢。無時不默察其本心之仁。而惟之也。恐傷之也。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仁者以天地之心爲心。故己之休戚。與萬物之休戚。相爲流通。張子作西銘。以大君爲吾父母宗子。又以凡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兄弟。則聞生皇子而喜。

見飢孳者而不甘食。卽西銘意也。蓋實見得性體分明。隨所感遇。動於中而不可遏。非有所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

於此處講此事。

千載上下皆此心此理。則舊日合有如此人。講論亦合有如此事。當時二先生終日講論。今亦不知其何事。而乃於興國寺中作此疑語者。正以見道脈相續。必得朋友講習之益。但恐自有此寺以來。久爲念佛談禪之地。汨沒異教。

未審其人體究此事。惓惓守先待後之意。無在不寓。亦可概見矣。

謝顯道曰。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坐如泥塑人。靜而不偏不倚之中也。接人渾是和氣。動而中節之和也。總是主敬功深。故其動靜之間。非勉強擬合。而人

之親承其下者。自有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氣象。非上蔡默識於心而有得焉。亦不能若是形容也。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尙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此合言二先生之師範也。侯仲真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游酢字定

夫。楊時字中立。皆程子門人。坐春風中者。接物如春溫。有粹和之氣。無忿厲之容。即明道自云。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者是也。侍立之久。至於雪深一尺。不命之去。不敢去者。氣質剛方。持身嚴肅。故事之者。知所敬畏。即明道所云。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明道似顏子。伊川或云似曾子。或云似孟子。竊謂以其質。言之。則似曾子。而曾子較謹守。以其勁。特言之。則似孟子。而孟子較高闊。合觀之。可以想二先生氣象。而及門之好學不倦。亦於中可見矣。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

忿厲之容。

劉立之幼從先生教養。知先生最詳。故述其爲人如此。原其德性者。天資優也。言其充完者。學養到也。粹和之氣。盎於面背者。根心而發。自大本上流出也。樂易多恕者。無欲故樂。明通故易。公溥故恕也。終日怡悅者。不憂恐懼。故怡悅也。相從三十

年之久。而忿厲不形者。中心安仁。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也。先生其遂至於斯乎。

呂與叔撰明道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

釋。洞見道體。

此以推尊稱美之詞。抒其哀慕迫切之誠。可補行狀所不及。而益信先生之優入聖域也。先生傑然於千百年之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可謂負特立之才。以格物致知爲孔門入德之要。開示學者。可謂知大學之要。文者道之散見。博聞

強識。所以盡學問思辨之事。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也。躬者。道之實體。躬行力究。所以盡篤行之事。非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也。察倫明物。極其所止。則物格知至而知所止矣。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則自得之而資深達原矣。其造於約也。雖

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

先生之學。蓋由博以歸於約者也。心爲酬酢萬變之主人。心一太極。雖事

感不一。貴隨時處中。要皆應以是心。不失本然之樞度。而變化無窮焉。身爲萬物皆備之原。人身一天地。雖物理散殊。必知明處當要皆反之吾身。自有各足之定分。而感而遂通焉。則於天下之理一分殊。皆止於其所而無疑矣。

其致於一也。異

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

且由精以致於一者也。是非既辨。則如有所立。卓爾雖以異端爭衡。不能移我心之獨是。心理本同。則百世以俟而不惑。後有聖人復起。不能易此理之同。然則於吾學

之守先待後。有以身任其責而無歉矣。

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

懇惻。弗之措也。

先生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令人想見於氣象事爲之際。蓋其養既成。外柔而內剛。發之乎聲。見之乎容。無非太和之氣。充溢流浹。然巍乎其崇濶。乎其深。可尊可親而不可慢也。外方而內直。遇事當爲無不優爲。自覺從容之休

順應不迫。然誠以始之誠以終之。不貳不息。而弗之措也。則陰陽合德。敬義立而德不孤矣。

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

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

先生有以自戀其學問事功。而令人想見其修身見世之志。蓋其自任之重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志乎其大。不安於小成。沾沾一善成名。非所貴也。以萬物爲必各得其所。澤有

不被。則引爲子辜。規規小利近功。非所尙也。則下學上達而堯舜君民。皆欲於吾身親見之矣。

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

屑。先生有以自決於用舍行藏。而令人想見其去就出處之宜。蓋其自信之篤也。出將以行吾志。志可行則道可行。故不潔其去以爲高。處將以安吾義。義當安則命當安。故不屑於就以自卑。則以道徇身。而非枉道以徇人者矣。呂與叔所言與伊川相合。要皆論其道德

學業身世出處之大節。俾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然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亦看聖賢不出也。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參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此狀張子爲學始末。見其精思力踐。進道之勇。大約得氣之剛者爲多也。宋康定時。國苦於用兵。豪傑可以見

才之會。張子幼喜孫吳。年十八。慨然功名自期許。雖其壯心浩氣。不同凡夫。亦是學養未到。氣質未變。故上書謁范文正公。而公責之。勸使讀中庸也。中庸爲性道教之書。體會有得。則天地萬物皆吾度內。動靜寂感觸處洞然。若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孫吳豈問道者乎。非文正公不能成張子遠大之氣量。非張子不能受文正公名教之格言。此時之氣質一變矣。旣而讀中庸而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釋老之書。至於參年之久。悟爲異端邪說。無有所得。然後反而求之六經。知與中庸相發明。守其說而勿失。蓋不析衆非。無以決一。是。其後作正蒙諸書。闡釋老最力。則此時之氣質又一變矣。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一夕二程至。相與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則與叔所云共語道學之要在嘉祐初。當即此時。而始焉不廢旁求之功。終焉方悟自足之妙。不特釋老邪說不爲汨沒。卽汎涉百家。亦覺糟粕。盡棄異學。見道本原。無味之味。至味存焉。故曰淳如也。而此時之氣質又一變矣。按橫渠受益於文正。明道得原於茂叔。橫渠訪釋老而後求六經。明道亦出入釋老而反求六

經橫渠見二程。澳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次第得力，約略相近，但明道得氣質之中，和不用矯揉，橫渠得氣質之剛毅，尙須變化爲少異耳。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

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

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一 此

節言張子之學，全是苦心得之，其用功恁地親切也。熙寧二年，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與執政不合，明年移疾西歸，居於橫渠故地，鄙陋不堪，而處之怡如。終日危坐一室，卽明道教人靜坐之學也。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卽張子所云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也。有得則識之，中夜取燭以書，卽子夏所云，知其所以無忘其所能也。其志道精思，須臾不息，不忘如此，卽張子自云，比他人自是勇處多也。蓋其爲學，深探遠蹟，知日進乎高明，而又正容謹節，以禮爲據，守欲變化氣質，以成其性，其苦心極力，多不外此。故學者有問，亦多告以知崇如天，禮卑如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凡所以變化氣質之道，以聖人爲必可學，學不至於如聖人而有不可已者，循循善誘，學者聞其言，莫不竦動其心，有所進益，又嘗謂門人爲學難，以頓悟必優游涵泳，求其有得於心，既得之矣，則或宣之口，或筆於書，而修之爲辭，必字斟句酌，不使有毫釐之差，命辭無差，然後以之應斷事物，知明理精，而妙用無方矣。此豫道也。若未能有得而無差，臨時斷事，那能無失。故能沛然精義入神，以致用者，皆平日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按氣質二字，是張子立標以明道，知禮二字，是張子親切用工夫，豫字是張子謹嚴真精神，學者宜留心焉。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

之。此一節言張子之德性。威而不猛。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蓋其氣質剛毅。則不屈於物欲。而持終如始。其德盛則充養有道。而氣質不足。以限之。其貌嚴則正大之氣所積。而發自有威之可畏。然與人居久而日親者。誠心懇惻。恆愛恆敬也。凡其入而治家。出而接物。皆

正己以爲感人之本。不責人之未信。反求諸身。安意而行之人。雖終有未喻。而已不以爲悔。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故能得人心之畏服。不敢以非義及之。伊川答張子書。嘗謂其無寬裕溫厚之氣。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若以此節論之。何嘗不寬裕溫厚。想有得於程子之言而益加進者乎。張子真可謂天下之大勇矣。

橫渠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志於學者希矣。況語及聖人。則羣生退讓。孰敢以此爲學。不知同得五行之秀。人皆有聖人材料。聖人只是一箇完人。步步就人倫日用中。無越言。無越動。做

到純熟便是。故學聖人。不要從聖人身上起意。須從自家身上。硬立根脚。十四五時。正當志學之年。而二程先生。卽銳然以此爲學。真得於周子希聖希天之旨者。周子每令二先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蓋亦早以聖人期之。宜其後來優入聖域也。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古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第一等人。而今人只是日懣氣短。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於人也
之可畏

125.5
1122-1

學圖書館

登錄號

529569

~~529570~~

0529569

